

國學基本叢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四

書叢本基學國

錄要年繫來以炎建

(四)

撰傳心李



行發館書印務商

國家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六

【紹興元年】秋七月乙未朔，劉光世以枯枯生種爲瑞，奏之。上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中有十萬鐵騎，乃可爲瑞。此外不足信。朕在潛邸時，梁閒有芝草，府官皆欲上聞，朕手自碎之，不欲主此奇怪事。輔臣歎服。

臣留正等曰：天人之際，相與至密，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則有災異以爲之譴告。然則政教之修明，中祖之渙洽，亦豈無符瑞以示其嘉祥乎？然而古人于災異則深警懼之，符瑞則重黜絕之，何哉？知其有災異則戒，信其爲符瑞則忘，人之常情也。去其意而護其戒，則所益不知其幾何；不然，則徒以自慢而已矣。益哉！此春秋所以記異不記瑞，而柳宗元正符所以謂不于其天，于其人也。太上皇帝歷闢祥瑞之說，至此乃以朝廷有賢輔鐵騎言，豈非所以示其重黜絕之意與？龜鑑曰：其于奉天也，深思政事，以盡

畏天之誠，靜坐內省，以求蒼天之意，舞出井度，則深以天下爲憂。突未風雷，則深以敵人爲慮。久雨則詔求言，大雪則詔決獄，枯枯之生可稱也。吾瑞鐵騎而不瑞枯枯，歸風之獻可喜也。吾寶寶能而不寶歸風，獻芝草則斥，獻甘露則貶，于是而無喜祥瑞，惡變異之失。

詔權湖南招捉公事馬友補正拱衛大夫成州團練使，權荆湖東路副總管。時潭未有守，而奉議郎奏辟通判張揆權州事，奏友討逐孔彥舟之勞，遂有是命。乃以揆通判潭州。先是湖西安撫使程昌寓坐貶二秩，友在潭州，措置酒法，官不造酒，但收稅酒錢，城外聽造而不得賣，城中聽賣而不得造。若酒入城，則計斗升取稅，公私利之。

揆，昭慈親姑之子。今年六月四日，以昭慈遺恩，自儒林郎得官轉一官，比類施行。今未踰月，不知何以卻是奉議郎當考，昌寓降官，在八月已明，今併書之。

新院太府寺丞章億

監都進奏院章億、監登聞鼓院章倬並與外任，以言者論姦臣子孫不宜在朝故也。上因言小人但不當在朝廷，至於閒慢差遣，亦當與之，豈可絕其生路。秦檜曰：舉皋陶，不仁者遠，正謂不可令近君耳。上首肯。

丁酉。徽猷閣直學士銀青光祿大夫王序落職。降二官。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序以奉祠滿歲。請于朝。詔許再任。而給事中李擢。中書舍人洪擬言。其詔事梁師成。法當討論。乃有是命。詔自今堂除及舉辟差遣之人。如礙本貫。並不得放。上用三省請也。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好問薨於桂州。計聞。例外賜帛五百。錄其弟朝散郎言。問通判桂州。官給葬事。言者論靖康之變。好問身爲執政。不能死節。先拜僞楚於庭。褒卹過厚。尤爲不可。上不聽。第損賜帛之數而已。誠齋附在十月辛卯

己亥。奉議郎知大宗正丞常同知柳州。

庚子。朝議大夫新知澧州吳革爲潼川府路轉運副使。自置安撫司後。四川監司以敕除者始此。詔通泰鎮撫使岳飛一軍權留洪州。彈壓盜賊。以江淮招討使張俊將班師也。遂以飛爲神武右副軍統制。宣撫處置使張浚。以便宜印造綾紙度牒。鬻之川陝。京西以助軍用。至是以聞。詔日下住罷。

辛丑。皇伯右武衛大將軍信州防禦使。令話爲寧州觀察使。封安定郡王。先是燕秦二王後爭襲封。久不決。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言。燕王太祖長子。其後當襲封。議遂定。令話德昭元孫也。熙寧初。首封秦王孫從式。已而更封燕王曾孫世清。至世

編無人。宣和中。又封秦王元孫令燾。及是秦王後令底年長當封。而禮官以爲小宗。乃封令話。

壬寅。申命有司討論濫賞。時范宗尹以上將行明堂故事。文武官遷秩且任子者衆。故舉行之。上覽條目。

曰議得當否。朕不欲人以事每議及上。皇聖德翰林學士汪藻嘗言。陛下詔有司立討論之目。凡不以道而補官遷秩者。皆論如律。天下孰不以爲宜。然此法尙行於吏部。而堂除之人。則一切置而不問。是使孤寒椎鈍者。獨廢其終身。凡稍黠而有援者。巧騰捷出於法度之外。而僥冒自如也。此豈聖朝行於天下畫一之公法乎。臣愚欲乞應今後堂除人。並先取會吏部。無有於礙討論事件。如涉討論。卽依條改正。會宗尹乞去位。事遂不行。復置翰林天文局。太史局學生。太史局五十人。天文局十人。權湖東副總管馬友在漢陽。嘗獻賀天申節銀。及是至行在。詔獎之。

癸卯。奉直大夫景興宗直祕閣知興元府。時張浚已用王庶。興宗遂改命。虔州賊陳顛聚鄉丁數千。焚掠零都。信豐諸縣。詔趣捕之。

甲辰。祕書少監程俱言。本省見獨員。今著作官闕。請用元豐故事。牒校書郎或正字暫權。詔今後特令祕書省長武通修日曆。

乙巳。朝散郎劉大中爲祕書丞。大中。揚子人也。

丙午。金左監軍昌自宿遷北歸。昌過東平。僞齊劉豫不出迎。使人言于昌曰。豫今爲帝矣。若相見。無拜之禮。昌怒責之。卻其獻。豫遣僞相張孝純隨而和之。昌卒不解。

丁未。太尉兩浙西路安撫大使淮南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兼海潤州宣撫。時淮北之人歸附者甚衆。故命光世安輯之。殿中侍御史章誼言。聞邵青自太平州乘船經由鎮江府。江陰軍遂入平江之常熟。

縣所至劫掠。劉光世以梟將銳兵而不能應時擒制者。邵青所乘皆舟楫。而光世皆平陸之兵。故國家既憑大江以爲險阻。而於舟師略不經意。今邵青小醜。光世大帥。乃敢越境深寇。使賊有大於此者。將何以禦之。臣聞古兵法。舟師有三等。其舟之大者爲陣腳船。其次爲戰船。其小者爲傳令船。蓋置陣尙持重。故用大舟。出戰尙輕捷。故用其次。至於江海波濤之間。旗幟金鼓。難以麾召進退。故用小舟。由此觀之。凡舟之大小。皆可以爲守戰之備。不必皆用大舟。然後濟也。望於駐蹕之地。置一水軍。帥以名將。計亦易辦。詔淮南三宣撫措置。時青已移舟通州海門鎮。而行在未知也。

戊申。詔諸路出賣官田。指揮勿行。以久佃之民失業故也。

己酉。昭慈獻烈皇后虞主往温州太廟。上奉辭於行宮門外。宰相率百官城外奉辭。退進名奉慰。所至郡縣。長吏已下迎送於城外。朝奉郎符確權知昭州。書填僞度牒千二百餘道。爲轉運司所劾。遂遁去。詔籍其貲。確瓊州人也。

庚戌。迪功郎新江西提刑司幹辦公事謝祖信爲從事郎。祖信。邵武人。獻屯田利害於朝。乃有是命。

壬子。武功大夫明州觀察使知真州史康民。移知揚州。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直祕閣胡考寧知資州。朝奉郎喻汝礪知果州。閣門候祇種湘知文州。湘。師道弟子也。考寧初在京西。爲劇盜薛廣所執。用爲鄧州通判。又入王仔軍。黃潛善喜之。擢通判襄陽府。張浚入蜀。考寧從辟以行。積官朝奉大夫。直祕閣。既

而御史奏其狀。遂罷之。仍詔宣撫司自今毋得與守倅差遣。

據狀。考寧以去年十月四日到州。其罷部在今年八月已卯。

癸丑。直顯謨閣知台州晁公爲罷。直龍圖閣新知台州沈與求令疾速之任。先是天台人求珍以殺人繫獄。珍以金賂公爲之妻。遂得不死。降授承事郎知天台縣。劉默言之都省及御史臺。范宗尹與公爲厚庇之。乃移默他官。命憲臣施垆究實。

五月辛酉。

垆依違以聞。七月戊申。

上覺其意。內批公爲先次放罷。宗尹始緝。

乙卯。朝散郎廖剛爲尙書吏部員外郎。時辛企宗奏剛招安余汝霖不當。剛上疏自辨。上曰。近數訪問臺諫。及上殿士人。皆言剛有守。必不與賊交通。富直柔。范宗尹。又稱其賢。乃有是命。

上諒在是月庚戌。

中書舍人

林通轉對。論金雖北去。安知不示弱以怠我師。候秋高馬肥。遣李成招集瀕淮饑民。呼吸羣盜。侵軼江南。徐遣勁騎。由真揚。福山。擣虛浙右。願乘此時聚衆積粟。蒐將閔士。以備防秋之計。今日之弊。在於兵不習戰。將不肅命。財用殫匱。民食艱鮮。州縣以軍興爲名。而掎取無度。此乃腹心之深病。政事所當先。而盜賊四裔尙爲病在四肢。可以漸去也。惟陛下與大臣汲汲講圖之。初。五湖捕魚人夏寧聚其徒爲盜。後有衆千餘。專掠人以爲食。郭仲威嘗招之。不應命。至是受劉光世招安。又有仲威餘黨出沒於淮南。亦受光世招安。皆令來長蘆。埃舟以濟。寧等無食。半月之間。復陷萬餘人。是日始具舟迎之。由是江北鄉村愈覺凋殘矣。

丁巳降授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韶州居住張思正許自便。通議大夫試刑部尙書胡直孺以攢宮頓遞之勞進二官直孺不受。

己未昭慈獻烈皇后卒哭命左監門衛大將軍士譽卽內中天章閣几筵前行卒哭之祭上不視事百官進名奉慰。

辛酉故追復觀文殿學士劉摯贈少師後諡忠肅以其子知開州長麻有請也。摯渤海人元祐尙書右僕射黨籍執政第六人新州安置六年五月

丙子再贈召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赴行在欲代范宗尹也是日頤浩督諸將與張琪戰于饒州

城外大敗之琪自徽州引兵犯饒州乘號五萬時頤浩自左蠡班師帳下兵不滿萬郡人大恐頤浩遣統制官巨師古招降之琪詐受招誘師古入其營遂薄城下統制官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闞皋頤浩愛將也方捕盜於宜黃走檄呼之會皋平盜而歸星馳以赴頤浩召諸統兵官姚端崔邦弼顏孝恭郝旻等駐軍城外皆令聽皋節制端軍爲左邦弼軍爲右皋將中軍頤浩自畫陣圖授之琪兵至近郊前軍將張俊失利琪恃其衆直犯中軍皋力戰而端邦弼兩軍夾擊遂大破之追奔三十里殺賊甚衆賊又別遣水軍分道自景德鎮來犯頤浩遣統領官張慶以崔增餘衆禦之琪遁去夜其愛將姚興以所部詣巨師古降琪遂走浮梁縣復還徽州。此以呂頤浩所奏及熊克小廬參修克繫之今年五月末案日麻江東安撫司以八月九日奏到以爲二十七日事蓋七月二十七日辛酉也故移附此但克以爲皋等纒出城五里而賊先鋒已至頤浩所

奏乃云令舉等披城下寨二十七日已時賊兵到十五里外則克所云誤也克又云賊列遣精銳爲水軍分道而進願浩自將水軍禦之而所奏乃云本司前期於都昌縣旬集崔增看寨老小將兵千人令統領官張慶部領橫截賊兵奪船四十餘隻則非願浩自將也巨師古被執姚興來降克並不書今以願浩所奏增入

壬戌宣教郎新通判嚴州黃策直祕閣策吳縣人元符末以上書入籍坐廢久之上方錄用黨人策因上疏言昭慈獻烈皇后既過瑤華秦陵嘗有悔意以蔡京所錄上皇聖語親札上之故有是命

日麻無此今以紹興三年孟忠

厚奏劄

修入

癸亥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充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初宗尹既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僥倖者爭排之諸大將楊惟忠劉光世辛企宗兄弟皆嘗從童貫行軍論者疑其亦當貶削

此據朱勝非秀水錄然朝廷元旨止謂虛作從軍之人勝非所云蓋當時沮議者之說云耳今略修潤增入

吏部侍郎高衛初以園田改官

此據紹興二年二月章疏

及是主右選力持此以爲不便上疏詆之同知樞密院事李回亦言宣和間任中書舍人以校正御前文籍遷官乞削秩罷政上曰宣和政事恐不必一一皆非人主留意文籍自是美事豈可與其他濫賞同科參知政事秦檜曰此法一行濁流者稍加削奪便比無過之人誠爲僥倖清流者少挂吏議卽爲辱甚大不敢立朝恐君子受弊上顧諭宗尹宗尹曰此事如同者無幾其他亦不足惜遂降旨侍從及館職兼領

者罪。又詔武臣濫賞，並免討論，令尙書省榜諭。其日壬子也。

日曆六月十八日，有旨罷武臣濫賞，並免討論追奪。案此時尙未進呈討論文字，日曆誤也。熊克小廩亦云高衛先

上疏說之。乃罷武臣討論。既而李回乞罷政云云。據克所書，亦承日曆之誤。蓋罷武臣討論，乃七月十八日，而日曆所候檢人，誤在六月耳。日曆中如此者甚衆。

命既下，上終以爲難。後二日，上批：朕不欲

歸過君父，斂怨士大夫，可日下寢罷。

七月甲寅

宗尹堅以爲可行，卽日求去。翌日，遂詔直龍圖閣新知台州沈

興求赴行在。

案是日乙卯

又一日，輔臣進呈，上曰：天下事不必堅執。至如人主有過，尙許言者極論。若遽沮遏，

祇須人不進言，如此則於誰有損。

七月丙辰

始宗尹之建議也。楸力贊之，至是見上意堅，反以此擠宗尹。又五

日，詔驛召呂頤浩。次日，遂召翰林學士汪藻。藻宗尹免制曰：日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箴，以廟堂之尊，而附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方丁寧德意，而申命於朝，汝乃廢格詔書，而持必於下。宗尹入相踰一年，始宗尹與辛道宗兄弟往來甚密，上不樂之。及是罷，於是崇觀以來濫賞，悉免討論。但命吏部審量而已。

討論濫賞，初見建炎二年十月丙子，四年六月辛巳，今年七月壬寅再舉行。熊克小廩云：侍御史沈興求條宗尹大罪二十宗，尹力請罷政，蓋誤。此時興求未還朝。今年九月，乃用興求言奪宗尹職名，克不詳考耳。

詔曰：朝請

大夫知邳州王侯，尙書右司員外郎萬格，以刻薄之資，成傅會之惡，首建討論之議，盡失士夫之心。姑示輕刑，用懲私意，可並送吏部。

熊克小廩云：侯格時並爲都司。案侯今年二月已出守克誤也。

上因諭輔臣曰：侯格既罷，自此恐紛紛不已。日後

當盡置勿論。恐分朋植黨。非國家福。張守曰。此陛下盛德。臣欲建議未敢。富直柔曰。前日呂頤浩、趙鼎之去。陛下與之終始到今。今於宗尹復如此。聖性忠厚。天下之幸也。

甲子。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朝拜昭慈獻烈皇后攢宮。先是禮官以明德權攢故事。請上行朝拜之禮。既而以道遠不可親詣。乃命回代行。

是月。川陝宣撫使張浚以直龍圖閣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楊斌爲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朝散郎知巴州馮熾爲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利路提刑題名。斌以此月二十九日被受宣撫使。熾以九月六日到。故並附此月末。但不知是時永興帥寓治何地當改。武翼大夫知濠州李

玠棄城去。以巡防官張德權知州事。玠在濠州。嘗羣盜縱橫之時。以嚴酷殺伐爲政。縱所部擾民。故能得軍士之情。久處危城中。金珠寶貨不可勝計。玠欲順流東下。爲鳳凰州寇宏所扼。至是玠貽書與宏通好。宏許之。玠遂挈其孥泛淮而去。僞齊劉豫以其子大中大夫知濟南府麟爲諸路兵馬大總管。尙書左丞相封梁國公。戶部尙書張昂兼權左丞。兼門下侍郎。爲豫傳載此事於阜昌二年。而無月。案日曆。今年八月十九日。癸未。劉光世撤豫。僞詔已用麟爲左相。銜故參酌。且附七月末。

八月乙丑朔。詔奉安天章閣祖宗神御於法濟院。以乘輿播越。神御猶在舟中故也。宣撫處置使張浚娶直祕閣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宇文時中女。時中已詔時中奉祠。而浚稱其有勞。承制陞時中副使。再任。時中。虛中弟也。成都記。時中以八月一日陞副使。日曆。時中十二月四日除副使。再任。今附初除之日。

丙寅。利州觀察使湖東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爲蘄黃鎮撫使。兼知黃州。用張俊奏也。時彥舟在鄂州。舟多糧富。俊恐其盤據要地。故奏用之。拱衛大夫相州防禦使新除舒蘄鎮撫使張用有衆五萬在瑞昌。後數日。俊親揀其軍。精銳者留之。老弱者許自便。有投曹成者。有投岳飛者。有投韓世忠者。有自去而爲民者。俊既并其兵。遂以用爲本軍統制。趙銜之遺史云。俊以八月壬申親揀用軍。今並書之。案宋史係丁卯日。武顯郎南雄州兵馬都監郭康僞造

制書。自稱奉使廉察廣東兵官。已下。轉運判官章傑覺其詐。捕送廣州。誅之。至是以聞。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入內侍省副都知梁邦彥特遷昭宣使。錄攢宮之勞也。

丁卯。觀文殿學士新知潭州吳敏爲荆湖東西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時江湖餘寇未平。而敏留居嶺右。故就用之。熊克小廩。今年六月末書。初舊相吳敏。方實居涪州。范宗尹薦敏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敏以祖母年高力辭。遂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至是又復敏觀文之職。充廣西湖南宣撫使。案敏以靖康元年九月實涪州。建炎元年五月移

柳州。已而自便。四年七月復官。今年七月甲子。除知潭州。八月丁卯。除荆湖東西廣南宣撫。其年十二月乙丑。改資政奉祠。克所云官職及先後皆差誤。不知何以如此。山東統制忠義軍馬范溫所遣參議

軍事李植至行在。溫遣植事。見今年五月丙寅。上嘉之。以溫爲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統制山東忠義軍馬。仍鑄印以賜。

而植亦補承事郎。

戊辰。參知政事張守等上對修嘉祐政和敕令格式。○百二十二卷。看詳六百四卷。詔以紹興重修敕令格式爲名。自來年頒行。中大夫直祕閣新知饒州王喚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喚以鄭居中故。積遷至大

官時方討論。故有是請。

喚仲山子。鄭居中女壻。已見建炎元年四月。

右司諫韓璜論堂吏滑浩等與討論濫賞文字。秦檜曰。吏

行文書耳。恐不必罪。李回曰。如罪兩都司。彼自無詞。上曰。兩都司殊刻薄。爲朝廷建議。須有忠厚之風。乃以浩送吏部。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言。自正月領事至今。所降軍儲漕司未嘗發到斗升顆粒。又六月。中給降鹽鈔七萬緡。其資次乃在同時降下一百萬緡之後。未知算清當在何時。詔委漕臣張匯濟其軍食。匯。河南人也。勝非又別疏論安撫大使名甚重。而無錢糧及兵。實不及一小邑。然勝非受命踰年。遷延不進。逮張俊班師。始入城視事。論者咎之。

己已。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彥復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參知政事張守言其才可用也。後四日。遂以伯彥爲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權尙書工部侍郎韓肖胄以修敕成。落權字。大理卿王衣權尙書刑部侍郎。尙書右司員外郎趙子畫等各遷一官。以權貨務成中收茶鹽香錢六百九萬餘緡故也。

庚午。直龍圖閣沈與求試御史。上嘗從容言。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與求對曰。誠如聖訓。然人臣立朝。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揚雄名世大儒。乃爲劇秦美新之文。馮道左右賣國。得罪萬世。而安石於漢則取雄。於五代則取道。是其心術已不正矣。施之學術。悉爲曲說。以惑亂天下。士俗委靡。節義凋喪。馴致靖康之禍。皆由此也。微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光知饒州。時饒信寇盜甫平。光方里居。

而停官人康允之未敘，乃復允之朝請大夫，與光分守二郡，允之行至長溪而卒。

辛未，刑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守兵部尚書。

壬申，吏部員外郎胡世將奏其兄唐老、靖康中嘗建議除上爲大元帥，且爲之請諡，上曰：「當時之事，亦偶然耳，何功之云？」張守等退而歎曰：「大哉王言！」尚書兵部員外郎陳與義試起居郎，故追復奉議郎張

庭堅贈直龍圖閣。

庭堅，廣安人，元符末，右正言，黨籍餘官第二十九人，兼州編管。

洛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從自衡州移司溫州，所過

搔擾，詔罷之。

癸酉，初命大禮，復引試刑法官，自渡江久廢，至是舉行之。

此以二年二月六日刑部申明狀增入。

乙亥，上諭輔臣曰：「黨籍至今追贈未畢，卿等宜爲朕留意程頤、任伯雨、龔夫、張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卽褒贈，乃贈夫直龍圖閣。」

夫，河間人，元符末，殿中侍御史，黨籍餘官第三十五人，化州編管。

時工部侍郎韓肖胄嘗密啓上，乞追褒元祐諸臣，

故有是諭。

丁丑，命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芑、祔昭慈獻烈皇后神主於溫州，太廟哲宗室用太常少卿蘇遲議，位在昭懷皇后之上。是日，韓肖胄題神主罷，藏虞主於西夾室，上不視事，百官進名奉慰，故事，虞主瘞於殿後，議者以上方巡幸，當埃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爲例。士芑，濮王曾孫也，陷金得歸，及是甫至行在。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沈與求言守舉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武德郎閣門宣贊舍人滌濠鎮撫使劉綱爲兩浙東路兵馬副鈐轄詔綱不卽還鎮罪當誅責以其父忠勞特與厚貸其羣從六人皆授官有差武信軍承宣使辛興宗卒特贈檢校少保安化軍節度使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書抵范宗尹報關陝曲折及以去秋出師失律上章待罪會宗尹已去位輔臣以其書進呈上曰比屢有人言便欲行遣朕以人君用人當以大度聽其所爲但責成功俟無成功責之未晚浚又奏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傳雱擅用便宜未嘗赴司供職乞罷之雱時已在張俊軍中詔可其請浚念上繼嗣未立是日密奏乞講明故事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屏於是上已命選二人而浚蓋未知也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降授奉議郎蘇軾特贈資政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宣教郎知蜀州符言復官未盡也

辛巳詔尙書省復置催驅三省房及催驅六曹房范宗尹之相也事多留滯比其罷相制下省吏抱成案就宗尹書押者不可勝計言者請命大臣相度委本省官各一員監督點檢諸房文字置籍結絕故復舊制詔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自建州移屯福州時帥臣程邁言下四州已爲盜所殘今熊志寧等作亂本見六月丁亥恐侵軼餘郡乞遣一軍自溫台直出以備之朝廷亦以企宗玩寇故命企宗移屯會江東統制官

闕皋招降潘逵所部叛兵。

事見六月壬午。

企宗請其兵自隸。遂詔皋以全軍往福州。受企宗節制。

遺闕皋在此月癸未。

壬午。成忠郎虔化縣巡檢權縣事劉僅爲秉義郎。開門祇候。李敦仁破虔化縣。僅擊去之。郡守上其功。故有是命。徽州言張琪復入祈門縣。詔張浚遣兵捕之。詔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王德領同州觀察使。餘將十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皆進官。有差錄防江之勞也。

癸未。進呈劉光世所繳劉豫僞詔。詔尾乃其子爲左相銜也。上曰。可見豫褊陋。朝請大夫致仕周諤。遷中大夫致仕。諤。范純仁甥。王覲子壻。陳瓘婦兄也。元豐中。嘗上疏請修京城。神宗命籍其名。欲加擢用。元符末。上疏言章惇罪。且論元符后不可配先帝寢廟。遂坐廢錮。至是其子從事郎淵以爲請。故錄之。

諤蕭籍錄

官第一百六十八人。詔宣撫司類省試五路舉人。許依舊制別項考核。以陝西陷沒。故優之也。

乙酉。詔樞密院選使臣賈蠟書賜陳。蔡二郡。令掩殺李成。成既敗。其餘黨趙端等皆來降。朝廷聞成在順昌。詔知淮寧府李寶。知蔡州范福合兵掩捕。先是福以蔡州危。棄城遁走。土豪李祐。馮直率軍民以守。言於朝。乃以祐爲淮寧順昌府蔡州鎮撫使。

日。八月辛卯。樞密州馮直乞降李祐鎮撫使。降旨未聞。九月甲寅。詔淮寧等州鎮撫使李祐與程興。桑仲。王彥互相救應。不知何時除。今並附此案。宋史繫

日。庚寅

丙戌中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翁彥深復集英殿修撰

丁亥參知政事秦檜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既免相位久虛檜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遂有是命

林泉野記云檜還朝爲禮部尙書紹興初除參知政

事檜曰陛下用臣臣必能聳動天下之士後宰相范宗尹罷上欲用呂頤浩已詔之富直柔韓琦辛道宗水宗皆懼其來密勸檜爲相俾塞其道乃拜尙書右僕射案諸書皆言檜與直柔爭遂故以道宗兄弟爲直柔之黨深疾之其後得政竄斥無餘今乃云道宗驚檜恐誤

餘見今年九月癸

丑呂頤浩拜相注

詔諸路折帛錢昨每匹三千慮高下不等若一概立定有虧公私自來年令諸路漕司

各估實直申省聽候指揮約折時諸路稍直纔二千所折高民多倍費故言者以爲請云

此見四月壬午諭克小廉既不載元

旨又云自今各估以實直而節去來年自各申省聽候指揮之文遂失其實今依日履書之

戊子贈張舜民寶文閣直學士程頤任伯雨並直龍圖閣制曰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遠道以趨利捨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賊於斯文甚矣爾頤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陽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帷幄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內以察其外以所已爲而逆所未爲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其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

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外示樸魯。中實姦猾。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下聞其風而疾之。是不幸焉爾。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所與。在此不在彼也。尙其明靈。知享此哉。先是。頤子端中。知六安軍。爲盜所殺。其孫將仕郎晟。在韓世清軍中。伯雨子承務郎先由。建炎初。嘗除御營使司主管機宜文字。不赴。至是。詔並赴行在。

舜民。鄆州人。建中。吏部侍郎。黨籍待制以上第三十一人。商州安置。頤河南人。元祐崇政殿說書。黨籍餘官第三十三人。涪州編管。伯雨。眉山

人。建中。右正言。黨籍餘官第二十八人。昌化軍編管。

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以明堂恩。澤爲子忠翊郎閣門祇候亮易文資。許之。

諸將以文資錄子孫。蓋自此始。於是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已任孫正平爲班行。旣而亦請換授。遂以爲

例。光世陳乞。在十一月己亥。

己丑。直祕閣浙西提舉茶鹽公事梁汝嘉言。本路歲收鈔錢一百十九萬緡。詔汝嘉及幹辦公事迪功郎方滋。主管文字修職郎蘇師德。各進秩一等。明年。又增五十一萬。滋。蒙孫。蒙廬人。元祐中。爲御史。師德。頌孫也。頌。丹陽人。元祐

間。右僕射。

大理寺丞梁藻奏。諸鎮帥臣。接受文資者。並令赴行在。量試程文。以觀素所蘊習。然後等第推恩。

從之。

庚寅。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復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許翰。中

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邴並復端明殿學士初綱既奉祠久之未敘右文殿修撰胡安國嘗獻嚴實論言如綱才氣亦不易得特以疏直幾至殺身望行辯雪稍復故官庶使後來宰相赤心爲國者不懼不報至是以改元德音而有此命勒停人王庭秀敘承議郎詔募人往河南伺金齊事宜且持蠟書慰撫忠義之人保聚者至汴京人給錢七十千還日有驗授保義郎餘州等第賞給

辛卯尙書右僕射秦檜爲明堂大禮使參知政事李回爲禮儀使兼禮衛使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爲禮器使兼禮頓使五使不置局令三省禮房專行自是遂爲故事右司諫韓璜論新除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汪伯彥爲相誤國不當用不報疏再上上曰治天下蔽以一言曰公而已朕亦安得而私乃詔伯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職如舊秦檜之少也嘗從伯彥游學至是伯彥雖罷相而因得職名蓋檜力也

林泉野記云檜拜右僕射若誤國之相汪伯彥首復其官與之宮祠以報舊恩

故中大夫直龍圖閣張上行贈集英殿修撰上行自夔州移興元未至

道病卒張浚言其在夔州捍寇有勞故有是命

上行之死當在建炎四年秋或可移附其年七月末

詔停官人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

禦使漢州居住辛彥宗許自便彥宗提舉承興秦鳳路保甲兼提刑張浚案其罪貶秩五等至是用赦而復之

壬辰直祕閣知太平州郭偉令再任以士人武節郎致仕儲宏等舉留也時新守通直郎方承已視事偉行至鎮江而返承閉子城拒之偉乃借用兵馬都監印蒞事於班春堂事聞詔停承官而偉以守城功陞

直徽猷閣。既而言者論偉貪殘，亦罷去。踰年獄具，承坐貪祿罰金云。

日曆今年九月丙辰，偉陞職名。十月丁卯，偉申承不令選任，承申偉有國詔提利司體究十一

月乙未，尚書省勸會方承遠拒敕命，而閉城門，不令郭偉入城交割。又申直憲諫，有劫持朝廷之意。詔方承先次勒停，令建康府取勸。庚子，臣僚上言：郭偉有入己城，入干實行剽劫之也。乞放罷取勸。詔偉先次放罷之。四月丙戌，刑部大理寺狀建康府勸到方承虛失錄養，要占恩差遣。案發郭偉姦賊等事，法司稱准條私罪杖罰銅七觔，有旨字斷。洪邁夷堅已志：當塗塗田最厚，民事清簡，居官者樂之。紹興初，遇守郭偉滿秩，不遣吏卒迎新守，方承不能俟，送人擊舟徑至郭閉子城拒之。云：已申朝廷，乞補謁告月日。方君乃借用兵馬司印，蒞事於班春堂，監司具奏其狀。兩人皆罷去。案適所記本末差誤，今不取。

詔夏國曆日自今更不頒賜，爲係敵國故也。

癸巳，朝請郎守大理少卿王綱進秩一等，綱爲郎刑部歲中駁正死罪囚五人，徒流已下甚衆，故有是命。停官人鄧雍復爲朝請郎。

是月，吏部員外郎廖剛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實自將之，所以備不虞而強主威，使無太阿倒持之悔。漢北軍、唐神策之類是也。祖宗軍制尤嚴，如三衛四廂所統之兵，關防周盡。今此軍稍廢，所恃以備非常者，諸將外衛之兵而已。臣願稽舊制，選精銳十數萬人，以爲親兵，直自將之，居則以爲衛，動則爲中軍。此強幹弱枝之道。最今日急務。昔段秀實嘗爲唐德宗言：譬猶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狐豚特犬皆能爲敵。正謂是也。願陛下留神毋忽。初，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郢州曹成雖受官爵，稱兵如故。自鄂岳引兵數萬掠湖西，先是比部員外郎万俟卨避亂，乞主管亳州明道宮，居沅湘間。安撫使程昌寓用便宜檄高權沅州事，成掩至城下，沅城小而惡，高晝夜廬城上，召土豪集丁壯以守，成食盡引去。與知

復州李宏合軍屯瀏陽縣。既而二人有不相下之心。成引衆攻宏。宏遂奔潭州。湖東副總管馬友令宏屯於湘陰。而成亦移屯攸縣。曹成圖沅州。據萬侯。萬侯不得年月。案明年正月癸丑。柳州奏成以八月間至攸縣。故并附此。高初見建炎二年五月。其餘郎及奉祠月日。史皆失之。修職郎知攸縣范寅遜聞成掩至。走連州避之。寅遜、建陽人也。斬黃鎮撫使孔彥舟在鄂州受命。遂以所部知黃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七

【紹興元年】九月甲午朔宣撫處置使張浚奏邊事。上謂輔臣曰：金人既去，陝西必可經理。荆楚以南亦須措畫。庶幾形勢相應。有收復之漸。秦檜唯唯奉訓。中書舍人席益兼權直學士院。

熊克小廨在八月。蓋因學士題名也。今從日廨。

給事中王擢罷爲顯謨閣待制。知嚴州。先是侍御史沈與求奏擢嘗事僞庭。不當用。不報。擢求去。乃有是命。中書言池江二州地勢僻隘。失祖宗分道置帥之意。詔江東西路帥臣復還建康府。洪州舊治。

熊克小廨在八月庚辰。今從日廨。

女真人古裕特補修武郎閣門祇候。賜姓趙。古裕自楚州歸劉光世軍中。故錄之。

乙未。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韋淵求差遣。上曰：淵以宣和皇后季弟。義當敦睦。然其人素不循理。難以出入禁闕。故斥遠之。朕不敢以公爵示私恩。密院可與一遠。恐居官有過。難以行法。已而以淵爲福建路副總管。淵除總管。日廨不書。今以紹興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淵乞宮詞狀增入。殿中侍御史章誼守大理卿。劉豫之從弟與爲疆吏所獲。詔送

處州羈管。

丙申。直寶文閣知建康府張縝移饒州。徽猷閣待制新知饒州李光移婺州。右文殿修撰江東安撫大使司參謀官權知池州劉洪道移宣州。時復以建康爲帥府。而江池皆命武臣。故三人改命。温州觀察使

神武前軍統制王瓊知池州。檢校少保健武軍節度使江西馬步軍副都總管楊惟忠知江州。並兼沿江安撫使。各將本部軍馬之任。其錢糧令尙書省應副。

〔案〕宋史 繫甲午日

湖東安撫司言曹成、李宏犯潭州之瀏

陽。詔趣吳敏摘那廣西軍馬前來潭州之任。屏捍二廣。斬進義校尉李世臣於越州市。世臣、敦仁弟也。世臣既爲官軍所獲。而敦仁據虔化縣仙山叛服未定。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自爲文檄募太學生彭世範往招之。不數日。敦仁與其從二十餘人請降。然尙未解甲。後錄其功。以世範爲右迪功郎。

熊克小厓載此 事於今年五月

仍云世範誘敦仁出降。然後諸郡解嚴。蓋因勝非行述所書也。其寔敦仁雖受招。仍犯虔化縣。十月丙寅。勝非罷師。十二月甲戌。詔顏季雅等討之。或者因勝非罷而再叛。亦未可知。今參酌附此。世範明年十月丙寅補官。

迪功郎宜撫處置

使司書寫機密文字張混。特改承務郎。以其弟浚請以慰駕所遷一官回授也。朝散郎吳必明知邵武軍。時盜賊蜂起。守臣朝奉大夫張公庠不能制。言者請擇能吏。遂命必明代之。必明崇安人也。

戊戌。刑部奏軍士黃德等劫殺案目。其從二人。俟於岸次。刑寺欲原死。上曰。強盜不分首從。此何用貸。朕居常不敢食生物。懼多殺也。盜於此時。須當殺以止殺。富直柔曰。物不當死。雖蚤蠶可矜。其當死。雖人不。可恕。上甚以爲然。詔統制官李復興所部軍將四百五十人隸神武中軍。其民兵九百餘人皆縱之。

復興未見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奏邵青窮蹙。恐其絕洋犯明州。詔樞密院准備將領徐文以舟師屯定海。

縣。召朝奉大夫陸欽彥赴行在。令成都府津遣欽彥。建炎初提舉陝西茶馬。因事罷去。至是復官。

欽彥紹興

五年以左中奉

大夫爲宣謀

己亥。詔文臣寄祿官依元祐法分左右字。贓罪人更不帶。以示區別。用樞密院編修官楊愿請也。其后選

人亦如之。

選人分左右在明年二月丁卯

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葉夢得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

壽春等六州宣撫使。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中大夫劉鋹爲夔州路轉運副使。右文殿修撰提舉毫

州明道宮劉觀知遂寧府。浚又言。朝請郎楊晟惇挾持詭計。躡求高官。包藏禍心。常幸時變。公肆狂悖。鼓

惑衆聽。望賜竄黜。羈管。詔浚一面施行。先是浚以便宜授晟惇官。至中大夫直徽猷閣。及是盡奪之。觀辭

不赴。

晟惇所遷官職不得其年月。案日曆紹興七年十一月乙巳。晟惇以左朝請郎陳乞換給左中大夫直徽猷閣告命得旨依故附於此。浚所謂覲求高官蓋指此也。

是夜雷。

庚子。以張琪賊馬壞宣州太平州墟田。命守自葺治。

宣州化城。惠民二墟。相連長八十里。太平州蕪湖縣方春。陶新。和政三官墟。共長一百四十五里。當塗縣廣濟墟。長九十三里。於時長五

里。十是日。張琪犯宣州。琪在宣城。南陵之間。駐於孔村。其下李捧。華旺謀殺琪以降。

辛丑。琪遁去。捧聞劉洪道在池州。欲受其節制。洪道遣統制官李貴招之。朝廷聞琪等犯宣州。乃詔神武

前軍統制王瓊以其軍討琪，然後之鎮。

日麻。宣州中張琪九月七日假犯本州城下。七日庚子也。十月辛未，江東安撫大使司李椿狀自九月八日不曾再犯宣州。初九此壬寅也。今附此。

壬寅，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朱勝非言：本州殘破之後，闕官甚多，無人願就，欲乞州縣文武官到任一年及任滿各轉一官，選人任滿通理四考，改合入官，後不爲例，從之。

此以今年十月十五日吏部供到狀修入。

河南鎮撫使翟

興遣幹辦公事文林郎任直清部契丹降人赴行在，至召對，直清具奏西洛艱危之狀，及陵寢事，上歎歎久之，以直清爲宣教郎直祕閣，賜五品服，進興三官爲武功大夫，加忠州團練使，敕令所小吏成中郎楊球、蔡京家吏楊哲之子也。范宗尹薦於上，令後省策試，授以文資。

七月丁巳日降旨。

侍御史沈與求以爲不可，

乃罷之。

甲辰，中書舍人胡交修、洪擬並試給事中，中書舍人林逵充寶文閣待制，知廣州，祕書少監程俱爲中書舍人，尋詔俱免召試。直徽猷閣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方孟卿爲尙書右司郎中，右文殿修撰知温州盧知原添差兩浙轉運使。初，朝廷以張琪、邵青反覆爲盜，命諸將毋得招安，而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胡松年言：大將四合，連旬不能破賊，今青據通州，崇明鎮沙上，寨柵之外，水淺舟不可行，泥深人不可涉，本府錢糧已費十三萬貫石，公私騷然，而賊未可睥睨。況劉光世兵將類多西北人，一旦從事江海間，有掉眩不能飲食者，況能與賊較勝負於矢石間哉？先是光世奏已遣統制官王德討青，又奏青窮蹙，朝廷以

爲然。及松年有是言。乃令光世措置。後二日。右司諫韓璜亦奏。謂青擁舟數千艘。而朝廷未有舟師制禦。恐轉入海道。驚動浙東。且浙西正當收成之時。青若倏來。必誤國計。又師老費財。或金齊寇江。藉青爲用。凡可慮者五事。疏奏。遂趣光世招降之。禮部言。自今應賢良方正科。乞並用從官三人薦舉。不如所舉者坐之。故事。閣試六題。以五通爲合格。及是侍郎李正民。員外郎王居正言。今復科之初。使士大夫徒能記誦義疏。亦無補於用。欲權罷義疏出題外。餘如舊制。詔兼於義疏出題。仍以通四爲合格。

乙巳。進士呂元亮補迪功郎。元亮。平江人。以薦對而有是命。詔百司稽違。許御史臺六察官彈奏。以侍御史沈與求。援元豐舊制有請也。是日。呂頤浩自饒州至行在。

丙午。左奉直大夫王實爲淮南東路營田副使。上召對。使往鎮江。與劉光世同集其事。實。韶子也。韶。江州人。元豐樞密使。

翊衛大夫成州防禦使楊忠。閱提點製造御前軍器所。

丁未。詔樞密院每半年遣使臣二員。往河南省視諸陵。因撫問所屯將士。用起居郎陳與義請也。命湖東馬步軍副總管馬友移屯鄂州。尙書省請下江浙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兩浙之婺衢。明湖州。平江府。江西之虔吉。洪撫州。各共千五百。福建千二百。饒信州八百。逐州令通判一員董其事。所費以上供折帛錢支從之。己酉。上齋於內殿。

庚戌命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芑朝饗太廟神主於温州。

此據會要。

辛亥合祭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並配。赦天下。諸州守臣更不帶節制管內軍馬。免殘破州縣耕牛稅一年。越州曾得解舉人。並免將來文解一次。諸路大辟可免奏案緣。道路未通。並聽減等決遣。二年正月乙未申明改正。唐

李氏後唐李氏後漢劉氏後周柴氏郭氏子孫。並各與一班行名目。錄用元符末上書人子孫。應遇兵道。棄小兒十五歲以下者。聽諸色人收養。即從其姓。諸盜許一月出首自新。前罪一切勿問。是日以常御殿增築地步爲明堂。上設天地祖宗四位。其位版朱漆青字。長二尺有五寸。博尺有一寸。厚亦如之。用丑時一刻行事。上親書明堂及飛白門榜。時未有蒼璧黃琮。禮官引故事。請以木爲璧。繪天地之色。上以祀天。不當計費。厚價市玉以製之。既而尺寸不及禮經。乃命有司隨宜製造。禮畢。就常御殿外宣敕書。以行宮門前地峻狹故也。是歲內外諸軍犒賜凡一百六十萬緡。而戶部椿辦金銀錢帛三百五萬四千七百餘貫匹兩。皆委官根括於諸路。此據三月甲寅戶部侍郎孟庚所奏。川陝諸軍。則宜撫處置司。就以川路助賞物帛給之。

此據紹興四年二月二十日本司所申。

自諸軍外。宰執百官。並權行住支。以貢賦未集故也。

八月壬午降旨。未知建炎二年如何同當考。

時中書舍人兼

直學士院席益草敕文。有曰。上蒼懷悔禍之心。羣策竭定傾之力。六師奏凱。九扈成功。爰舉宗祈。聿修大報。上以其夸大不悅。

壬子。嗣漢王仲湜請合西南外宗正爲一司。以省官吏。事下給舍。中書舍人胡交修等言。泉州乏財。不許。是時兩外宗子女婦合五百餘人。歲費錢九萬緡。南外三百四十九人。歲費錢六萬緡。西外一百七十六人。歲費約三萬緡。

癸丑。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拜少保。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頤

浩引故事辭所遷官。乃以特進就職。

頤浩改特進。在十月乙丑。今併書之。趙銍之遺史。范宗尹罷相。乃呂頤浩而先相秦檜。又宮直柔韓瑛。辛道宗。水宗皆諱頤浩。故到調多日而未有除拜。人皆疑之。俄拜少保左僕

射。案史。頤浩以七月二十日降召命。九月十二日到行在。適值明堂齋禁。十六日得旨陪祠。十八日明堂。十九日領院。二十日拜相。此云到調多日者。誤也。道宗時已除福建副總管銜之亦誤。今略刪。調於辛水宗罷去時修入之。

甲寅。尙書戶部侍郎孟庚試戶部尙書。詔官兩浙錢氏子孫嫡長者一人。以敕書所未及故也。初。上

以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席益草敕文。夸大惡之。會益草呂頤浩復相制。有曰。朕中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難。上尤不喜。乃出益爲顯謨閣待制。知温州。（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調翰之職。所以代王言。調翰雖成於人臣之手。而其所以爲言者。若出於人君之口。則爲得體。若其夸大而稱美。則是人

君自大而自美也。豈禮也哉。然而人之常情。莫不好大而悅美。故人之爲是言者。亦或不以爲非。今太上皇帝以敕文夸大。爲悖拂朕心。而以麻制兼創業守文之言。皆以爲太過。當當時調翰之臣。以見其心之所不然者。其爲謹抑也重矣。豈常情之所可度哉。

起居舍人侯延慶以母老求去。除右文殿修撰。知湖州。直顯謨閣。江東轉運副使曾紆爲直寶文閣。以

紆自陳係元符黨。特遷之也。

好係黨籍。餘官第九十八人。建中太僕寺主簿袁州編管。初見建炎三年三月癸巳。

既而右司諫韓璜言。今日禍首實自王安

石變新法始。方安石秉政。布以親戚最先引用。聚斂刻剝之事。布皆與謀。逮建中靖國初。故相韓忠彥守正持重。布爲右相。每留身以破壞忠彥所爲。卒逐忠彥而成京賊之勢者布也。至紹聖間。與章惇爭權。乍合乍離。皆出爲身。本非國計。紆在宣和間。奔走闕寺門下。蓋以交結而取官爵矣。近乃撰造正論。以欺廟堂。望賜追奪。紆遂罷去。

紆罷在此月庚午。

詔進士何溥特補上州文學。以江淮招討使張俊言其招降李成餘

黨趙端有勞也。

乙卯。贈故朝奉郎知岳州袁植直龍圖閣。官其家二人。於是編管人汪若海亦復承務郎。以誘說李允文之功也。張俊因奏若海爲招討司幹辦公事。上問輔臣。始知若海得罪之因。乃曰。若容在軍中。恐爲俊累。後有罪者。亦必援例。第勿許之。朕自諭俊也。

丙辰。呂頤浩言。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李允文革面。張用招安。李敦仁已敗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不久必可蕩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間。而鄧慶、龔富剽掠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中之寇最急。廣東之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未經殘破。若非疾速剿除。爲患不細。詔樞密院措置。朝請大夫傅亮勒停。雲安軍羈管。亮旣從張浚西行。以夏國道梗。不果使浚俾知秦州。又移遂寧府。亮縱其從卒擾民。浚罷之。亮頗缺望。浚言於朝。故有是命。宣義郎兩浙轉運副使劉寧止直龍圖閣。以寧止自言建炎勤王。嘗典餉事。而賞典未及故也。

翊衛大夫泉州觀察使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卒於江西江淮招討使張浚訟其勞特贈遙郡一官賜其家帛三百。

丁巳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沈晦復徽猷閣待制中奉大夫王義叔復直徽猷閣義叔嘗爲戶部侍郎今復職已卑非舊典也。是日金房鎮撫使王彥敗李忠於秦郊店忠走降劉豫初曹端旣爲程千秋所殺。

事見建炎三年十一月丁未。

忠自稱京西南路副總管爲端報仇擾於京西漸犯金州謀入蜀遂申宣撫司乞

下洋州關隘照會張浚以爲憂乃遣提舉一行事務閣門宣贊舍人顏孝隆稟議官宣義郎蓋諒馳詣金州以慰撫爲名探其意且以黃敕除忠知商州兼永興軍路總管孝隆至軍中爲所劫以狀白浚言忠實有兵二十餘萬諒覘知白浚乞爲備浚恐孝隆爲忠所殺委利夔路制置使王庶收接忠入關仍散處其衆於梁洋境內庶檄忠令解甲給隊而入忠去關二十里駐兵回翔月餘無解甲意一夕殺孝隆遁去遂攻金州彥率兵禦之忠沈鷲善戰其下多河北驍果官軍與戰輒不利一日彥遣兵與忠戰於豐里令提舉官趙橫率統領官門璋駐於山上爲之策應彥乘高視之官軍少卻彥麾橫救之不應官軍遂敗彥退舍秦郊忠遂陷諸關彥令將士盡伏山谷間偃旗幟焚積聚若將遁者募死士得千餘人設伏以俟其至戰之前一日彥度忠長驅且入郡城夜半分官軍爲三以遏其衝凌晨賊果大至官軍逆戰聲震山谷勝負未分俄伏騎張兩翼繞出忠大敗追襲至永興軍之秦嶺會王庶遣偏將鹿晟馮賽來援賽由間道乘

之斬其將曹威等三人。浚錄其功。以彥爲拱衛大夫。温州觀察使。賽初除隆德府路經略使。自盧氏從邵隆至興元府。故庶用之。孝隆博州人。後贈果州團練使。

賽初見建炎三年八月乙酉。晁公邁作王庶傳。稱李孝忠爲盜。久求入關。而日屢及王彥行狀。張鈞續忠義錄。皆作李忠。無孝

字。妻李孝忠。又自是一人。建炎初犯襄陽。爲王師所殺。去此已久。公邁實其誤也。

戊午。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落職。用侍御史沈與求奏也。與求言。宗尹罷相制麻。止言沮格詔令。恐後有議論者不知其端。妄謂宰相與天子爭可否。未爲失職。去年敵騎將欲北歸。韓世忠於大江中流。以舟師邀擊。臣僚數請號召上流舟師。相爲應援。宗尹坐視不恤。敵人果自上流乘風縱燎。而世忠孤軍撲覘。及敵騎留屯天長。六合之間。趙立等嘗請乘暑合共擊之。宗尹以謂無事生事。沮止其謀。卒致立等相繼屠滅。罪一也。宗尹充位一年。略無措置。但將江東西。湖南北。祖宗所定路分。朝改暮易。有同兒戲。罪二也。出帳盡賣係官田屯。使二百年安業之民。怨怒紛起。罪三也。鬻爵之令。一切增價。且如修武告鬻四萬五千緡。朝廷以此拋降。繹本例。須抑配。設法罔民。罪四也。討論之事。陛下累諭不從。卒致騰洶。罪五也。宗尹每事判呈實稟。堂吏至有印押空名敕劄。付之胥吏。隨事書填。賄賂公行。罪六也。勅議討論之初。本欲假借此名。拔援非類。搢紳介冑之士。皆謂宗尹背國從僞。罪在十惡。此宜大討論者。罪七也。士大夫守節不回者。未嘗肯薦一人。至欲雪吳玠。莫備。徐秉哲等罪名。引用顏博文輩。罪八也。曾慥指斥國家。語言不順。宗尹以慥係吳玠之壻。面欺陛下。除慥江西轉運判官。罪九也。宗尹與范瓊厚善。寄居洪

州受其黃金百兩。聞瓊之死，居常恨之。罪十也。宗尹自知不協人望，乃陰結閣門藍公佐、內侍康誥、刺探宮禁，傳漏語言，欲因希旨之言，專爲固寵之計。罪十有一也。宗尹洩事一年，身任宰相，乃建議不歷知縣，不除郎官監司。蓋緣宗尹以迪功郎王居正改京秩，除省郎，恐後人援例，遂塞其路。既降指揮之後，所除監司多非會歷知縣之人。舞文便事。罪十有二也。策試中書，本求人望。宗尹乃以吏職楊球者，亦預召試。罪十三也。京畿宣諭，雖三尺童子，知其未可。宗尹徒欲起復胡舜陟，召寘從班，故設此使命。罪十有四也。宗尹妻孥寄居洪州，公受賄賂，家問一至，輒有差除。如賊吏魏滂，緣其門僧請託，遂除監司。又令使臣筆貼定價，出賣差遣。罪十有五也。結卜相之士，倡言於衆，以爲朝廷若相宗尹，四方盜賊自然衰息。既而不驗，復使王居正之徒爲之說曰：張邦昌奉迎太母，宗尹有力，陛下以此用之，惑衆自媒。罪十有六也。晁公爲妻取受求珍金銀，使公爲改換殺人公事案節，減落刑名。宗尹挾情庇之，不肯根究。至煩中批放罷。罪十有七也。宗尹拜相之初，卽與何之辰正舊名，繼得差遣。罪十有八也。顯黜言事之臣，至謂投鼠忌器。罪十有九也。

案七月癸亥，宗尹罷相，注沈與求條具大罪二十，此尙缺一條，俟考。

望特下臣章，明正其罪，庶爲萬世之戒。故有是命。與求所謂何之

辰，蓋何昌言也。時以奉議郎調監全州酒稅，於是與會慥皆罷。

二人罷命在十月乙丑。

顯謨閣待制新知嚴州李擢、徽

猷、閣待制新知温州席益並降充集英殿修撰，以沈與求論擢有罪，而益任職日淺，不當除待制故也。

詔福建轉運使毋得齎牒所部州縣，抑勒士民出助軍錢物，令提刑察之。先是漕司以軍食費廣，乃諭福

州土居陳義夫等願以一錢之產均出十錢因遣官徧諭下四郡徵餼關直學士知潭州蔡崇禮言本州新經楊勅侵擾之後已嘗均敷民間錢八萬緡不可再有科斂事聞故有是命承事郎蔡延世特進二官建昌軍進士蔡孟容補下州文學李敦仁之犯建昌也延世率民兵捍賊敦仁敗去城以故得全己未詔以江湖寇盜多貢賦不繼命戶部尚書孟庚領江東西湖東等路宣諭制置使使理財治盜尙書省言近給賣新告價直高大變轉不行乞減敦武郎爲三萬緡承直郎爲五千緡其餘以是爲差仍不作進納理爲官戶免試注官從之

庚申初措置河南諸鎮屯田侍御史沈與求亦言今欲因沿江荒閒之田募人屯耕用爲籬落兼資儲餉此誠計之得者乃陳屯田利害爲古今集議上下二卷上詔付戶部後亦未克行

附傳載此事於明年春恐誤今從日履繫此(案)宋史繫

己未勒停人張灝復朝散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灝孝純子靖康末爲河東都轉運使坐失汾州送雲安軍羈管至是悉復之

辛酉詔應四方有爲謀策能還兩宮者實封以聞可行有效當以王爵賞之翰林學士汪藻充龍圖閣

直學士知湖州

孫觀雍蓬萊誌載藻知湖州仍領日麻車其實譚誤熊克小麻不深考又因而書之已辨正錄入詳見二年十月庚辰并注

顯謨閣直學士致仕翟汝文復爲翰

林學士。學士院題名在今年三月。熊克小廡因之。今從日麻。

給事中胡交修兼權直學士院。學士院題名在十月。而日麻與漢。汝文除日同下蓋汪藻已罷而汝文未來自當有權官係之十月者誤也。

尚書吏部侍郎黎確。高衡並爲徽猷閣待制。確知漳州。衡知撫州。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大。徽猷閣待制新知婺州李光並試吏部侍郎。吏部員外郎胡世將。祕書省校書郎劉一止並爲監察御史。一止首上疏論君子小人用否之辨。以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不足。一小人敗之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且是時朝廷將遣世將出使。故擢用之。右文殿修撰新知宣州劉洪道復徽猷閣待制。呂頤浩薦之也。名河南鎮府使翟興所部軍曰忠護。時與屯伊陽山。塞餉道既絕。上自武功大夫。下至義兵。日給糧二升而已。至春艱食。又或無支。然其下無叛去者。論其忠勤。故錫佳名焉。

壬戌遣監察御史胡世將督捕福建諸盜。吏部員外郎廖剛言。比江南探報事宜。頗致懷慮。臣謂周防津岸。申嚴斥堠。在今日最爲機要。而鑿與或當順動。預宜經理。自得報以來。未聞朝廷措畫。建康鄱陽。勢未暇議。自會稽以南。惟永嘉與福唐所當留意。永嘉之險。可恃與否。臣所不知。如閩之四境。南控大海。三面皆重山峻嶺。稍加人力。不復可犯。不得已至於幸閩。則凡供億之事。必責佗路。致於海上。而兵環駐於四境。閩人無所困苦。斯可安矣。願速令本路增修寨柵。以備不時之巡。盜雖未息。願賜曲赦。因遣重臣往宣德音。使潢池赤子。得以自新。悉爲我用。剛所云江南探報未見富考。然臣料今歲敵其勢分。必無南渡之事。望姑寬聖

念。以幸天下。

癸亥以明堂禮畢命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恭謝越州天慶觀温州守臣恭謝景靈宮

是秋金左副元帥宗維盡遷祁州居民以其城爲元帥府凡民之當遷者止許攜籠篋其錢穀器用皆留之右都監耶律伊都至和勒端城達錫林牙率餘衆北遁伊都以食盡不克窮追而還時盜賊愈多宗維用大同尹高慶裔計令竊盜賊一錢以上皆死雲中有一人拾遺錢於市慶裔立斬之蕭慶知平陽府有行人拔蔥於蔬圃亦斬之民知均死由是竊盜少衰而劫盜日盛慶裔又請諸路州郡置地牢深三丈分三隔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外起夾城圍以重塹宗維從而行之宗維患百姓南歸及四方姦細入境慶裔請禁諸路百姓不得擅離本貫欲出行則具人數行李以告五保鄰人次百人長巷長次所司保明以申州府方給番漢公據以行市肆驗之以鬻飲食客舍驗之以安止至則繳之於官回則易之以還在路日限一舍違限若不告而出者決沙袋二百仍不許全家出及告出而轉至他處於是人行不以緩急動彌旬日始得就道且又甚有所費小商細民坐困閭里莫能出入道路寂然幾無人迹矣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蕭慶招降太行紅巾首領齊實武淵賈敢等送於宗維盡殺之於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八

【紹興元年】冬十月甲子朔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孫覲提舉江州太平觀以集英殿修撰新知温州席益代之覲不爲呂頤浩秦檜所喜故引疾而有是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宋喚復朝請大夫喚庠曾

孫庠安陸人皇祐中宰相

蔡攸妻弟也靖康初以徽猷閣待制爲江淮發運副使坐累責永州至是復官奉祠而言者

以爲罪戾昭著乃罷予祠之命

乙丑詔曰黨錮之論自古病之本朝自章惇蔡京首建元祐之黨至崇寧宣和間委任一相則天下人材不歸蔡京則歸王黼之門矣恭聞太上內禪之日已自悔爲姦臣蒙蔽乃屬其大臣令輔淵聖盡用司馬光政事逮朕嗣位以來遵用太上玉音追復元祐臣僚官職我又錄用其子孫亦欲破朋黨之論也方今國削而迫殊乏賢能幹蠱之士與其圖治而於推擇除授之際尙以蔡京王黼門人爲嫌似未通變自今應京黼門人實有材能者公舉而器使之庶幾人人自竭以濟艱難之運時呂頤浩爲政喜用材吏以其多出京黼之門恐爲言者所指乃白上下此詔焉參知政事李回不爲呂頤浩所喜力勾免能爲資政殿學士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

回罷政日麻不載會要罷免門亦無之皆不可曉熊克載於九月甲寅案日麻十月二日乙丑回與執政同加恩尙帶參知政事街四日丁卯方書回辭免江西新命克甚誤也況朱勝

非尚在江西未罷。回何由傾除洪州。樓鑰拜罷錄繫於乙丑日。蓋得其今從之。

給事中洪擬試吏部尚書。尚書右司員外郎趙子畫試太常少卿。

降授朝奉大夫權江東安撫大使司參議官姚舜明。考功員外郎仇愈爲左右司員外郎。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潘良貴爲考功員外郎。朝奉郎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樓炤爲兵部員外郎。炤永康人。秦檜所薦也。太常少卿蘇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歐陽懋請補外。皆命爲徽猷閣待制出守。懋初見建炎元年。言者以

其非舊典。爭之。乃並改集英殿修撰。遲知處州。懋知婺州。二人改命。在是月丁丑。

右武大夫榮州團練使江南東路

馬步軍副總管巨師古爲神武後軍統制。

丙寅。降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江西安撫大使新知洪州兼淮南宣撫使朱勝非爲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時侍御史沈與求論勝非避事辭難。且言馬進陷九江。由勝非赴鎮太緩。故貶勝非以寄錄官分務。不帶卿監官。中書失之也。勝非家傳云。勝非嘗論鎮撫使處置邊方之狀。又謂安撫大使名甚重。而實不及一小邑。上皆是之。而當軸者不樂。諷言者指其逗遛之罪。責官居住。案呂頤浩初秉政。與勝非無嫌。又勝非所論。乃范

宗尹時事。頤浩胡爲不樂之。今不取。

詔自今諸郡守臣改移及罪罷者。並不俟新官。先次罷任。令轉運使選以次廉幹官權

行主管。其帥臣則令監司權攝。以言者奏罪罷之人。無所顧忌。藉肆爲不法故也。直顯謨閣江東轉運副使王琮。直祕閣福建轉運使朱宗並罷。張邦昌之僭位也。二人自庶官擢爲侍從。至是用言者奏而斥

之初命福建制置使辛企宗移屯福州。

八月壬午

而企宗留南劍州不進。呂頤浩聞之。是日下堂劄詰責企

宗。仍令斟量賊勢。如不能措置。卽具以聞。當別遣將。會范汝爲請屯福州。就糧。企宗懼得罪。乃言。初受命招捉盜賊。已招捉過二十三萬餘人。汝爲元係謝嚮等統轄之人。已令陸棠說諭赴軍前公參矣。詔企宗係制置使。毋得分彼此。速往福州措置。

丁卯。詔直祕閣李允文就大理寺賜死。坐擁兵跋扈。擅權專殺也。集英殿修撰知嚴州柳約權尙書戶

部侍郎。詔朝請郎耿延禧復龍圖閣學士。中書舍人程俱言。京城之陷。咎由延禧父子。專以和議阻天

下勤王之兵。二聖未還。艱危未濟。而乃起自廢放。盡還舊職。何以慰天下之公議。詔延禧復徽猷閣待制。

提舉江州太平觀。寶文閣直學士趙子樞提舉萬壽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陳宥復昭宣使貴州防禦

使。提舉江州太平觀。以赦敍也。初。方臘之亂。令中奉大夫張宛提點兩浙刑獄。挺身遁去。詔貸死。長流昌

化軍。至是已敍舊官。復以明堂恩。還直祕閣。言者奏其罪。命乃寢。宛。武進人也。吏部言。元祐黨籍及元

符上書三等邪人。渡江籍記。各已散失。欲令逐家子孫。各錄告敕於照。自陳從之。旣而直祕閣黃策以蔡

京所書黨碑。及國子監所刊印黨籍上書人名來上。詔付吏部。

戊辰。詔寶文閣待制新知廣州林通當苗。劉之亂。首請納祿。可除龍圖閣直學士。以寵其節。

日屢於戊辰。丁丑兩書。會要在

十四日丁丑。發出

額之日。今從初旨。

己巳。登州防禦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復護國軍承宣使侍親軍步軍都指揮使。主管殿前司公事。中奉大夫盧襄復爲太中大夫。襄始坐事僞廷貶。至是盡復之。詔陳喬之補迪功郎。

喬之未見。

是日浙

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王德以黃榜招安水軍統制邵青。旣而降之初。青自鎮江引舟師駐於崇明鎮。朝廷遣德往招捕。德駐軍青龍鎮。自率親兵往崇明。而爲泥港所隔。青先遣人鋪板布釘籤。官軍不知。爭渡而過。多死於泥中。青遙語德曰。太尉後隔潮水。我若以數百人棹舟掘守津要。則太尉糧食不通。而自弊矣。然豈可掘人於險。太尉其速歸。德曰。邵統制。汝壯士。盍歸朝廷乎。青曰。諾。然軍中不能不犯朝廷之法。太尉可乞降一黃榜。應以前罪犯一切不問。則與太尉同歸。德許之。折箭爲誓。言於朝。詔以青改過自新。可依所乞。日前罪犯。特與赦免。德遣使持榜示青。榜中有云。官軍晝夜攻打青等城上。乞降。青見之。大怒。其妻謂青曰。汝不記作賊繫獄。我翦髮饋汝。今旣如此。乃欲負朝廷耶。時副統制從義郎單德忠等皆欲受招。惟統轄官闕在不欲。後數日。諸將晨謁青。德忠卽繫殺在於坐。謂衆曰。敢有不歸朝廷者。依此。衆默然。青聞之。揮淚而出曰。單統制若欲得印。當好相付。胡爲乃爾。德忠食塊自明。然後勸青納兵以贖罪。青從之。德忠卽命倒旗鎗。通款狀。遂受招安。

此據趙姓之遺史修入。但姓之記持榜事。於十月乙亥。而日曆劉光世所奏狀。乃云。據邵青公文。今月六日。承福密院黃榜。則其日乃己巳也。或是初六日黃榜到。

而十二日間在爲亂德忠所殺。遂定降計耳。日麻。九月丙辰降黃榜。去己巳十四日。姓之記云。黃榜大槩言王德茂殺水賊鄧青。其勢困厄。不欲廣殺。乞降榜招降。與史所載不同。今從日麻本語。

庚午。戶部尙書孟庾參知政事。

王明清揮塵後錄云。孟富文爲戶部侍郎。紹興辛亥之歲。邊邊少寧。廟堂議乘隙削平諸路盜賊。其方張者。莫如范汝爲。乃以命韓世忠。然病其難制。或爲州縣之害。當選從官中有風力者。

一人。置宣撫使。世忠副之。衆謂孟人物醇厚。且嘗爲韓所薦。首選本部尙書遣之。又以爲韓官已高。亦非尙書所能令。乃欲以爲同輩。極上意已定。時洪成季爲禮部尙書。呂丞相以孟除與成季參預之命同達。上留疑狀。值連日假告。而已傳播。初。沈必先爲侍御史。嘗擊去成季。至是。沈召還舊列。成季亦復爲宗伯。以呂丞相初拜。未欲論也。至是。聞將大用。亟奏成季罷去。上意謂二相初拜。斷二執政。其一已先擊去。其一又有議之者。二相俱不安矣。遂亟批出富文除參知政事。蓋誤當成季所擬官。二相亦恐紛紛不復申前說。然亦議定俟闕中使還。即罷之。而會逢多事。居位獨久。凡三年。然後去國。此尤謬誤。案孟庾以今年九月自戶部除江湖宣撫使。未嘗兼闕中。亦不除韓世忠。是時辛企宗已在建寧朝廷。又遣胡世將督捕十月二日。洪擬始自鐵關還。吏書後五日。庾即除參政。又兩日。擬以沈與求論罷。此時擬方在外。安得云上已留參政。擬狀數日也。十一月五日。庾除副建寧撫。世忠副之。其執政已彌月。蓋方滋誤記。而明清又因之。今不取。

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乞補外。不許。先是侍御

史沈與求之論范宗尹也。其言頗及居正。故居正請外。上謂輔臣曰。宗尹既去。朕嘗諭止責萬格。王侯二人。餘不可因宗尹進退。卿等在廟堂。且爲朕力破黨與。上因謂呂頤浩曰。劉光世與卿有故怨。諸事略與應副。頤浩具奏致怨本末。因言。臣蒙聖恩。再使備位宰相。軀命世足惜。但觀近日事。尤費力。奏楨曰。頤浩所謂費力者。蓋恐小人不悅。事多掣肘耳。上曰。但問搢紳公論。小人何足卹。熊克小廡以居正爲太常少卿。案居正明年二月方遷。此時少常乃趙子

也。始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其論范宗尹。所引用者悉出之。與求曰。近世人才。以宰相出處爲進退。蓋習以

成風。今當別人之邪。正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爲進退哉。建武軍節度使新知江州楊惟忠。復爲江西馬步軍副都總管。屯洪州。武經大夫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劉紹先。知江州。兼沿江安撫使。時朱勝非在江州。紹先不之禮。由是勝非恨之。詔進內授官人。毋得注令錄。後又詔毋得注親民及理法官。初。四川制置使張深。利夔路制置使王庶。各以宣撫處置司之命。檄所部監司。並受節制。知夔州韓迪。以其不便。密聞於朝。詔張浚相度。仍命施黔義兵。毋得調往他路。徽猷閣直學士湯東野。爲江淮等路發運使。代權邦彥赴行在。直龍圖閣知婺州傅崧。卿試祕書少監。起復宣義郎。知溧水縣。高堯明。敍宣教郎。堯明。侏子。嘗爲戶部員外郎。靖康初。停廢。至是。遂爲邑。非舊制也。保義郎漣水軍兵馬監押劉靖。爲閣門祗候。江東安撫大使司言。李捧。華旺。已就招。詔揀其兵隸諸將。初。張琪。既遁。捧等。乃以所部。就劉洪道。招安。尋以捧爲武經大夫。壽春府兵馬鈐轄。旺爲池州兵馬都監。既而洪道言。捧所部精銳。可得萬人。捧狀貌偉健。且勇於戰鬪。雖語言鄙俚。每合兵機。又不矜能。採用衆謀。以得下情。觀捧所長。殆非庸將所及。乃命神武前軍統制王瓊。以捧衆赴行在。

十一月
戊申

壬申。吏部尙書洪擬。罷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温州。擬初除尙書。而侍御史沈與求言。其未嘗歷州縣。乃命出守。內侍楊公恕。嘗爲康邸都監。又從上在河朔。至是以舊恩。乞差遣。三省欲與州都監。上曰。其人難使近民。富直柔曰。近一任鈞者。至密院干差遣。陛下知其爲人否。上曰。鈞尤狠愎。此曹稍不循理者。不欲

使之在左右遂已。

熊克小履載此事於八月壬申蓋誤。

詔行在置宗正一司以武翼大夫越州兵馬鈐轄趙仲蒸權行主管。

時內外宗司分寓廣潮泉三郡以上行在宗子無統屬之人故有是命。敦武郎韓世良爲閣門宣贊舍人。世良世忠兄也。中奉大夫新知梅州魏彥純爲中書門下省都點檢文字。彥純彥明兄。初自省吏出職。至是呂頤浩復用之。

甲戌尙書吏部員外郎廖剛守起居舍人。剛在吏部時嘗言臣前所獻幸闕之說。姑備一時之急爾。國家艱難亦已云極。今乃圖新之時。故經營建康。殆不可緩。歲晚固所未暇。俟有機會可乘。當親擁六師。往爲固守之計。彼敵雖黠。詎能妄意吾之虛實而輒窺也哉。且東南建國。無易金陵。臣聞劉豫在齊。魏開省徭薄賦。招徠人士。誘以僞官。安知不圖吾根本地乎。宜出其不意而徙居焉。亦先事制人之道也。及爲舍人。又言陛下游意翰墨。博覽羣書。亦可謂之好學。然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因援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身。與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誠意。願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以復羣生矣。祕閣修撰孫近爲尙書戶部郎中。近武進人也。直祕閣秦梓知臺州。

乙亥起復明州觀察使陝西諸路都統制秦鳳路經略使吳玠及金人戰於和尚原。大敗之。初金陝西都統洛索死。完顏宗弼遂會諸道及女真兵。合數萬人。謀入犯。宣撫處置使張浚命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宗弼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原。玠及其弟秦鳳兵馬都鈐轄璘率統制官雷仲等。選勁弓強弩。

與戰。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絕。且繁密如雨。敵稍卻。則以奇兵邀擊。絕其糧道。凡三日。是夜大破之。俘馘首領及甲兵以萬計。宗弼中流矢二。僅以身免。得其麾下。自入中原。其敗衄未嘗如此也。於是浚承制以玠爲鎮西軍節度使。璘康州團練使。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是役也。玠所部全軍轉五萬官資。而朝請郎通判鳳翔府兼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陳遠猷亦遷左朝散大夫直祕閣。秉義郎閣門宣贊舍人王喜遷左武大夫威州刺史宣撫司統領軍馬。喜滿城人。靖康初。金人犯京師。陝右大震。喜聚壯士十八人。不旬日。附者甚衆。喜爲立保伍法。於常樂鎮營建寨柵。號王萬年。王庶爲節制使。奏授成忠郎。已而率所部歸玠。玠用爲秦州兵馬鈐轄。改知同州。至是以奇功遂驟進。始宗弼既犯江。浙乃自淮南入陝西。是行也。及韓世忠戰於大江。劉錫戰於富平。吳玠戰於和尚原。凡三戰而兩勝。蓋世忠與錫失利。至是宗弼爲玠所敗。始自河東還燕山。左副元帥宗維留宗弼在軍中。更以陝西副統薩里千爲陝西經略使。將兵屯鳳翔府。與玠相持。

王之望西事記曰。吳玠以一軍見韓和尚原。金人屢攻之不克。大破金人。殺其大帥。人多疑其不實。夫吳玠之勝。四太子之敗。固未可知。然金若不敗。則全無四川突案和尚原之捷。蜀賴以全。張隨所進節要。亦備言之。非無實也。張浚行狀云。尼瑪哈在陝西時。病篤。召諸大帥謂曰。吾自入中國來。未嘗有敢擾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爾曹宜悉此意。但務自保而已。烏珠出而怒曰。是謂我不能耶。尼瑪哈死。即合兵來犯。案諸書。此時尼瑪哈在雲中。實洛索死。行狀誤也。方

玠之起師也。檄河南鎮撫司統制官董先。董震自商。統出師爲牽制之策。先引兵而出。道遇金人數百。狗洛上。敗之。遣使詣宣撫司伐其功。欲得河東陝西經制使印。且求餉其軍。浚以間利夔路制置使王庶。庶請使之攻敵以示信。苟不聽。吾絕之有詞。先與敵戰。則俱弊。其求歸我易與也。使人告先曰。餉遠不可

致。輦金帛往矣。誠能破女真。宣撫司無所愛。先信服。庶身出秦州。殺傷敵相當。其兵耗失多。無何。天大雪。先等乏絕。歸取償於金州。守將王彥訴其侵。庶遣二裨將行金州。揚言與元兵至。先遁去。

此以吳公迥所作
王庶傳及日曆中

董實奏狀參條。庶傳以爲庶使人言先攻敵。而
實奏以爲準矣。珍公文。今兩存之。庶不失實。

降授朝議大夫宋伯友復集英殿修撰。伯友靖康末知鄭州。坐失

守得罪。至是始復之。權吏部員外郎李元裕自湖南督上供。綱泛海還行在。是日至福州大金灣。爲盜

所殺。

此據紹興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元裕母呂氏自訴狀增入
狀云十月十二日在大金灣乙亥十二日也。故附於此。

戊寅。定江昭慶軍節度使神武右軍都統制江淮招討使張俊以凱還除太尉。移屯婺州。武德大夫閣
門宣贊舍人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王進知池州。代神武後軍統制王玚赴行在。時進統所部在池陽。
故就用之。詔樞密院先因童貫陳請過指揮。更不施行。如有可行事件。令本院參酌取旨。初。命兩浙
安撫大使劉光世宣撫淮南七州。至是光世請鑄淮東宣撫使印。置官屬。給錢糧。增將吏。時已賜揚、楚等
諸郡錢各二萬緡。乃命鑄真揚通泰承楚州連水軍宣撫使印。餘皆許之。光世復請用便宜指揮。不許。
直祕閣河南鎮撫司營田官任直清言河南殘破。民歸業者尙罕。所剋營田。全籍軍兵。恐力微難以號令。
乞鎮撫使翟興兼營田使。從之。

己卯。翊衛大夫福州觀察使浙東馬步軍副總管兼溫臺明州防遏事辛道宗罷兼職。初。道宗既出。會浙

東副總管楊可輔上書言時政辭旨切直罷之。

此據遺錄之遺史

富直柔因薦用道宗且叛防遏司使領其事論

者以爲言故省。祕閣修撰德安鎮撫使陳規以守禦功陞徽猷閣待制而奉議郎觀察使權通判府事李忬亦加直祕閣。

庚辰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謝克家知泉州。江淮招討使張俊奏本軍榷辦官鄒漸從軍有

勞乞除直祕閣。既而言者以爲職名非所以賞軍功乃進一官爲朝請郎。

漸改命在二年二月庚午

奉直大夫淮東

營田副使王實爲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填復置闕。武顯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知滁州寇宏知濠州。

武翼大夫知濠州李玠爲樞密院準備將領。

日曆九月四日丁酉武功大夫知濠州李玠奏乞委宣撫司補王才十四日丁未武翼郎特差濠州兵馬都監李玠奏乞下宣撫使嚴責近限勸殺王才奉聖

旨李玠除知濠州令專一措置所書前後抵牾皆不可曉又紹興二年正月癸丑江西安撫大使李回奏東南第六將闕乞差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李玠此所云階官又與前兩奏不同今且用第三奏俟考

初王才據橫湖山寨遣

將丁順圍濠州兩月不退權州事張德患之宏時在鳳凰洲與德皆遣人詣宣撫使劉光世告急光世遣統制官鄺瓊率本部攻橫湖山才急乃招順歸寨順夜伏兵叢莽之中焚其營而去州人喜啓門爭出順乘亂叩城城中出勁弓射之相持一餉閒賊乃退時官軍與賊皆乏矢悉破冢斲樞以爲箭箝由是破伐無遺德自以守城之功在宏之下乃以州印授宏宏不辭德甚悔恨朝廷聞宏已在濠州故有是命。

日曆宏玠

陳命於九月丙辰十月庚辰兩書之而庚辰所書頗詳又證牲之遺史亦載此事於十月故附此但牲之以爲朝廷授武郎與日麻不同蓋誤

辛巳直祕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喚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後半月復寢其命以言者論列也

壬午尙書省言近分撥神武右軍往婺州屯駐合用錢理須椿辦緣行在至婺州不通水路難以津搬契勘便錢之法自祖宗以來行於諸路公私爲便比年有司奉行不務經久致失信於民今來軍興調度與尋常事體不同理當別行措置詔戶部印押見錢關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執關子赴杭越權貨務請錢每千搭十錢爲優潤有僞造者依川錢引抵罪東南會子法蓋張本於此詔建州順陽村張毅特補保

義郎用樞密院請也毅受李芘招安屢與范汝爲戰故官之是日福建民兵統領范汝爲入建州汝爲

據建安衆十餘萬至造黃紅傘等制置使辛企宗用兵連年卒不能制及是汝爲引兵入城守臣直祕閣王浚明以下皆遁賊遂舉其城時承議郎葉斐權知甌寧縣爲所拘卽以斐權知州事

熊克小麻十二月建寇范汝爲聞大軍將至亟

入據州城監司守宰以下皆遁去案日曆十一月十七日庚戌知鉛山縣姚舜恭申范汝爲以十月十九日據建州城遂據守俾十九日壬午也十一月十九日戊戌始命孟庚韓世忠克所云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州城者恐誤今併附此更須詳之也

甲申起復龍圖閣待制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王庶陞徽猷閣直學士初庶以本路軍籍單寡乃籍興元府興洋州諸邑及三泉縣強壯每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興免戶下物力錢二百千號曰義士每五十人爲一隊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日閱武於縣月閱武於州不半年有兵數萬每遇州教則厚犒賞之教閱

有方可以出戰。則令尉皆改京秩。張浚言於朝。故有是命。其後合興洋三泉四郡義士。至七萬餘人。至今不廢。

此以庶附傳。呂大麟見聞錄。及吳公迥所作庶傳。參修王之望四事記曰。張浚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兩路。付之軍士。然官軍甚少。所將以爲用者。皆招安之盜。又團結民兵。號爲義士。興元興洋。旋得七萬人。資裝旂鼓。有類兒戲。去年八月間。傳金將以陝西之衆。數路大入。南人震恐。但營築山寨。搬糧清野。爲避伏計耳。案興洋義士可用。西人頗能言之。王之望所云。蓋休兵之後。教閱廢弛所致。非庶時比也。大麟所錄云。庶於興元府興洋金蓬關。遣諸屬令州縣選強壯。不半年有兵二十萬。而公迥所作傳。但云案興元武康順政輿籍。得了之抗健者七萬餘人。號義士。二書復不同。案金州此時乃王彥所統。庶無由可制其民。大麟亦誤也。張浚奏狀稱庶勸誘興元府興洋州并三泉縣良家子弟。籍爲義士。今從之。

直祕閣都大主管成都熙河

五路茶馬宣撫使司隨軍轉運使總領西川財賦趙開陞直顯謨閣。以張浚言其出賣茶引。措置酒課增羨也。時浚已用便宜特授開直龍圖閣。而朝廷不知。故有是命。

日麻二年四月八日張浚奏。趙開自建炎元年至今。年積措置酒課增羨。已陞直龍圖閣。蓋在朝廷降旨之前。

今附見此。

金之圍慶陽也。帥臣楊可昇固守不下。張浚承制授可昇靜難軍承宣使。言於朝。朝廷疑可昇未

落階官不許。

據宣和詔旨。楊可昇宣和末已爲權州團練使。不知朝廷何以猶未知其落階官也。

然可昇後以降敵。或謂其詐降。將有以報事泄遇害。宣

議郎劉子翼知建州。子翼子羽弟也。朝廷聞李芑病亟。故改命之。子翼請降招安黃榜。權住招軍。獨明年夏稅。諸縣尉權差武臣。罷本州添差官。審察縣令凡六事。吏戶部看詳。除蠲稅不行。及添差官許終任外。

餘從之。

丁酉行下。今併書之。子翼所請以十一月。

朝散大夫直祕閣滕膺特除名。興化軍編管坐附會李允文也。

紹興六年五月十三日量移人。

諜齊狀。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蒙特旨除名勒停。送興化軍編管。念齊昨任京西路轉運副使。知州程昌富於建炎四年正月內詐作被召離任。臨行擁兵恃強迫脅齊軍。及至漢陽。密告梅諭馮康國及節制軍馬季允文。申述昌富棄城擁脅之狀。季允文差韓官富誼前來體究。其富誼卻恣受昌富金銀等物。轉與寫地。其允文用便宜指揮。差昌富權知荆南府。齊方獲脫身還本路。偶因分鎮罷司。見允文說及昌富詐稱被召棄城不當。復差知荆南允文恐齊陳訴上件。因依途勾抽送還兵級分刺諸軍及拘擁脅入城。其允文妄作等事。悉不干預。蒙判部告示稱齊未勒停前。係充鄂岳長汀州鎮撫使。季允文下參謀官。念齊不曾充允文參謀官。況允文下參謀從許官許大年等。已蒙錄用。而齊請在遠方乞照敕除落過犯。有旨特放逐使。

乙酉。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言。祖宗時。三衙用邊功戚里班行各一人。蓋有指意。上曰。參用戚里。固祖宗法。然窒礙處多。恐不可用。

丙戌。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劉超知光州。時超在公安。宣撫處置使司幹辦官劉光輔以詔書撫諭超。聽命。遂以超守光州。王明清揮麈第三錄。張默荆州遺事云。乃公在荊州。說孔彥舟平鍾相。遂入蜀謁魏公。行至夔州。又遇劉賊劉超。者擁數萬衆。欲往湖南劫掠。張又以告彥舟之言告之。且言太尉或肯從我。當併往宣撫司言之。超亦聽命。駐軍於夔州。不爲擄掠之計。後遇劉季高自蜀被召趨朝。持降書入奏朝廷大喜。季高之進用。由此而得之。案日麻紹興四年閏四月二十二日起自敘狀。乃云。劉光輔招安。與默所記不合。當考。案。宋史繫甲申日。

超行至黃州團風口。爲

斬黃鎮撫使孔彥舟所襲。其衆皆潰。超與餘兵數百至蕲陽鎮。彥舟復邀入城。奪其姬妾輜重。然後遣超與光輔偕行。小校趙進聚衆走江州之瑞昌。其徒漸盛。是晚行在越州火。燔民居甚衆。

戊子。斬有蔭人崔紹祖於越州市。其弟光祖配瓊州牢城。以僞造上皇手詔。自稱大元帥故也。事初見二月丙戌。

詔邵青以舟師赴行在。宣撫處置使張浚始聞熙河馬步軍副總管劉惟輔死狀，承制贈惟輔昭化軍節度使，賻銀帛布各二百匹兩。官子孫十二人，立廟於成州，號忠烈。此據宣撫司案牘。

己丑，升越州爲紹興府，以守臣陳汝錫有請也。斬修職郎李雱於都市。雱爲李成軍正，成敗爲太湖令所獲以獻，至是誅之。錄唐宰相張九齡十二世孫昭爲中州文學。張琪自宣州遁去，欲北降僞齊。是日，知承州王林所遣總轄官閣門祇候張養生擒之於楚州，檻赴行在。

辛卯，朝請郎知南康軍陳敏識爲江南東路轉運判官，令與葉夢得計置錢糧。時敏識猶未赴南康也。壬辰，錄程頤孫將仕郎易爲分寧令。後五日，又官其家一人。

癸巳，范汝爲遣兵犯邵武軍，守臣朝散郎吳必明統制官閣門宣贊舍人江西兵馬副都監李山率兵與戰，衆潰，退保光澤縣，山遂走信州。此據鉛山縣所申修入。

是月，曹成引兵及馬友戰於潭州，成敗去，復還攸縣。僞齊劉豫遣其將王世冲以蕃漢兵寇廬州，守臣王亨以計誘世冲斬之，大破其衆。豫置招受司於宿州，又以其弟北京團守益爲汴京團守，知單州李儔知青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十九

【紹興元年】十有一月甲午朔。尚書祠部員外郎鄭士彥罷。初。士彥奉太廟景靈宮神御在温州。而主管內侍許佃等三人與之不相能。頗爲所擾。上聞之。黜內侍而徙士彥。命大臣選郎官有風力者代之。乃以都官員外郎向宗厚爲祠部郎官。兼權太常少卿。知温州。充景靈宮太廟提點。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岑峯爲內侍省押班。主管迎奉。仍詔峯凡事并申提點所。毋得行移文字。忠厚。敏中曾孫也。兵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卒。特贈端明殿學士。官給葬事。承務郎任申先通判秀州。申先辭召命。特錄之。

乙未。右文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胡安國試中書舍人兼侍講。秦檜薦之也。直祕閣知宣州李彥卿爲尚書刑部郎中。詔泉州布衣朱冲召赴都堂審察。是日。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始至建康。時建

康荒殘。見兵不滿三千人。諸將散居他郡。夢得至。乃奏統制官韓世清一軍自宣州移屯建康。遣水軍統制官崔增屯采石。及統制官閻皋分守要害。

夢得行述云。巨師古閻皋分守要害案師。古今年十月已除後軍統制行述恐誤。

而世清尙未至也。先是王

才據橫澗山。降劉豫。遂引僞知宿州胡斌以兵入寇。詔淮南宣撫使劉光世遣兵招捕。夢得使統制官張俊自青陽開道會之。呂頤浩欲招才。乃命才以所部赴行在。於是夢得遣使臣張偉論才如詔旨。才遂率其將丁順等三千餘人渡江。才懼罪。請置建康。頤浩議以淮西一郡授才。使統其兵之任。夢得以爲不可。

乃詔才自顯武郎開門宣贊舍人特遷武翼大夫充建康府兵馬鈐轄汰遣其衆得正兵千餘人分隸諸軍。案史今年九月丁酉詔劉光世遣兵捕才丁未詔才赴行在甲辰光世奏止小張俊出兵辛亥又奏才犯濠州十二月一日夢得奏才已謝恩詔相度與淮南一鄂甲申才轉官除建康鈐轄丙戌坐夢得奏才不可往淮西首尾蓋百餘日今奉賜書之

丙申翰林學士翟汝文兼侍讀吏部侍郎李光兼權侍讀遣內侍高傑任鎮持詔書撫問孔彥舟桑仲且以銀合茶藥戰袍戎器金束帶賜之

丁酉神武中軍統制辛永宗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權中軍統制初上召呂頤浩復相而永宗與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右司諫韓璣見上多言頤浩之短侍御史沈與求奏其交結上將絀永宗故有是命。趙銜之遺史云與求再章言永宗之罪其章不行面有是餘非也其實上將罪永宗先解其兵權耳賜宇文虛中家錢千緡以其奉使日久守

節不屈也。日麻紹興元年十二月一日甲子樞密院奏據探報金國昨差宇文虛中往河北册立劉豫虛中請國相並監軍耶君茶酒虛中道若册立劉豫與黃河外陝西五路放過二主歸國我只佐得一主國相監軍不語尋差太原張孝純册立劉豫了當

勸會已降指揮宇文虛中奉使守節不屈令福州賜錢一千貫與虛中男師瓊今據探報忠節可嘉有旨令福州更切存恤虛中家屬承事郎王趨充廣西經略幹辦公事專切提舉左

右江峒丁及收買戰馬自五路既陷馬極難得議者謂嶺外於西南夷接壤有馬可市而大理特磨諸國所產尤多時已罷買司。事見建炎四年八月以師屬領其事工部侍郎韓肖胄言戰以騎兵爲勝今川陝馬綱不通

而廣右隣諸番宜卽邕州置官收市專責成功故復置官提舉

二年五月發已所書可參考

戊戌詔以會稽漕運不繼移蹕臨安命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兼權臨安府與內侍楊公弼先營公室既而康國奏爲屋百楹以充大內公弼請增之上不許

遺公弼在辛丑公弼請增屋在乙巳

先是尙書左僕射呂頤浩言今國步

多艱中原隔絕江淮之地尙有巨賊駐蹕之地最爲急務伏惟陛下發中興之誠心行中興之實事要當先定駐蹕之地使號令易通於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然後速發大兵一軍從江西湖南以平羣寇一軍往池州至建康府處置已就招安尙懷反側之人於明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大暑之際遣精銳之兵與劉光世渡淮犄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搖青鄆命張浚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乘兩路餘民心懷我宋未泯之時知王師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覲也若不速爲之遽巡過春夏則金人他日再來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觀自古有爲之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則不能戡禍亂定海內伏望考漢高祖以馬上治之蹟法唐太宗櫛風沐雨之事以速圖之不可緩也三四年來金人纔退士大夫及獻言之人便以爲太平無事致機會可乘之便往往沮抑不得行今天下之勢可謂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浙閩廣數路而已其間亦多曾經殘破浙西郡縣往往已遭焚劫浙東一路在今形勢漕運皆非所便若不移蹕於上流州軍保全此數路及漸近川陝使國家命令易通於四方則民失耕業號令阻絕

俄頃之間已至秋冬。金人復來。則雖欲追悔無及矣。至是遂定移蹕之議。

國浩奏不得月日。行狀係之再相時。而奏有云。浙東形勢。漕運非便。則是未移

詳臨安以前也。

參知政事孟庾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副之。時朝廷猶未知范汝

爲據建州。而論者皆言神武副軍都統制福建制置使辛企宗懦弱玩寇。福建安撫使程邁等請改命將帥。章四十三上。故更遣世忠自台州進。仍命世忠械招撫官朝散大夫謝鸞。承直郎陸棠赴行在。

械二人之旨在

此月庚子。

己亥。宣教郎婁寅亮守監察御史。以其言宗社大計也。

寅亮初見六月辛巳。

帶御器械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辛。永宗罷爲江南西路兵馬副總管。坐與幹辦官李秉文盜請諸軍券錢。爲御史沈與求所論。秉文故堂吏李瑗子也。遂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防禦使邊順兼權主管馬軍司公事。而緹秉文爲遠小監當。湖西安撫使程昌寓。以便宜印造販茶短引。以給軍食。呂頤浩聞其事。命金部止之。承務郎敕令所刪定官陳康伯通判衢州。康伯。弋陽人也。

辛丑。詔孟庾韓世忠應官吏軍兵一切事務。共爲一司。不得輒分彼此。自范汝爲外。餘皆與免罪。許令歸業。庾請徽猷閣待制李皓。屯田員外郎李易並爲參謀官。朝奉大夫陳杓。直祕閣張銳並爲轉運使。直祕

閣李健等十人幹辦公事。朝散大夫新通判岳州趙康直等十人準備差遣。皓不就。庾又請賜空名敕告。以備賞軍。尚書省勘會庾係見任執政。所行文字與朝廷一同。其立功將佐合行推恩之人。自當一面施行。訖奏從之。自劉豫之僭位也。朝廷以金故。至以大齊名之。至是襄陽鎮撫使桑仲始上疏請正豫惡逆之罪。下詔進幸荆南。庶幾中原人心不致搖動。詔答以荆南形勢固可駐蹕。但以糧運未通。已令參知政事孟庚計置。俟就緒進發。太常少卿趙子畫請續編紹興太常因革禮。明年乃成。凡八十六篇。爲二十七卷。淳熙十二年三月庚子。子畫又言。每歲春分日祀高禘。自巡幸不行。雖多故之時。禮文難徧。至於祫無

子又進中興禮書。子祝多男。以係四方萬里之心。蓋不可闕。望自來歲舉行。從之。

壬寅。起居舍人廖剛以招降閩盜余勝之勞。進秩一等。時制置使辛企宗與剛有隙。會士人廖廷實爲勝所擄。企宗奏廷實乃剛之姪。爲賊參議。剛愬於朝。十一月庚子。事既明。剛卒辭不拜。

甲辰。詔從議郎單德忠。節顯著。特先進秩二等。詔以鎮江府常州江陰軍苗米三十七萬斛爲劉光世軍中一歲之用。仍令漕臣分月給之。

乙巳。右司諫韓璜責監潯州商稅。用侍御史沈與求奏也。先是與求言。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附會辛道宗。永宗兄弟爲致身之資。作者直柔任御史中丞。永宗攜女妓宴飲其家。物論騰沸。暨陛下擢登樞府。而宗道兄弟倡言於朝。自謂直柔之用。我嘗有力。已而道宗果爲樞密院副都承旨。是時給事中陳瓘議取

除命之際。道宗使所親諭。曰：直柔以附我。故有今日。公第行之。必有以報。會陛下批降。道宗怙寵賣恩。亟罷承旨之命。天下稱快。比又除道宗防遏及總管差遣。往來溫台明三州之間。羈置此闕。以便其私。蓋直柔請也。外人皆云宮禁語言。道宗永宗往往傳漏。陛下意嚮無不知之。必以語直柔。而直柔又以語司諫韓璜。凡璜所言。逆知事端。巧發微中者。直柔道之也。賴陛下英斷。逐道宗。永宗於外。伏望併黜直柔及璜。以爲臣子陰惡私邪之大戒。時呂頤浩秦檜皆忌直柔。繇是二人卒俱罷。詔發運使置司饒州。迪

功郎陳剛中上書論。今民力凋瘵。國用匱乏。而冗食之官衆。不急之務繁。行在之局務。可省併者。三分居一。而州縣冗食。尤可怪駭。以月計之。不知所費緡錢幾何。萬民之脂膏。日以乾涸。邦之財賦。日以蠹耗。奈

之何。民不窮且盜也。願罷冗食。去虛文。以足邦用。上詔對改合入官。所陳令三省措置。剛中改官在十一月壬子。言者

論浙西科斂之害。以爲均買度牒。勸諭告官。下戶貧民。俱已困乏不支。糴錢強令輸粟。號曰均糴。又別立一名曰借糴。當此艱食。方時大旱。而官吏於常賦均糴之外。復計頃畝。以月科敷。既均度牒矣。又敷修城木。木未及輸。復敷麻皮。又敷牛皮羊皮。又敷糯米。則農末之病。殆不聊生。將鬻田而償。則孰肯受者。將棄之而遁。則質其妻孥。錮其婢僕。其他郡邑。大抵類是。上下相蒙。名曰健吏。暴虐若此。民其無所措手足矣。若此等事。雖非陛下之意。然所以科敷者。必以朝廷爲名。是利歸於貪吏。而怨歸於陛下矣。若今盜賊幾半天下。豈天下之人皆跖之徒哉。實三吳失業之良民。不聊生之赤子也。陛下試遣有司。執一人而問之。

曰。若何爲盜。其必有說也。願詔重科數之罪。嚴食墨之法。指天誓日。示以必行。庶幾人心未叛。天命未改。疏入。詔本路漕司究實聞奏。通直郎知瓊州虞沈言。近歲州縣之吏。多賄敗者。望自今命官犯入己贓。許人越訴。其監司不卽案治者。重行黜責。從之。沈。錢塘人也。是日。礫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張琪於越州市。

丙午。起復寶文閣直學士權邦彥。試戶部尙書。呂頤浩薦之也。

丁未。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奏。本鎮營屯田畫一事件。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規與羣盜屢戰。自楊進。李孝忠。孔彥威。董平。曹成。馬友。桑仲。李璜之徒。皆不能犯。由是德安獨存。牢城卒方壽等嘗謀亂。規方會食。有告變者。規捕而詰之。問從謀者幾。壽曰。一城之軍。公之左右皆是。今夕舉事矣。規命誅壽。餘不問。一府皆服。時羣盜稍息。規以境內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命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各處一方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爲堡寨。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權罷之。使從軍。凡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斛。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爲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畫既具。乃聞於朝。詔嘉獎。明年。下其法於鎮。使行之。朝散郎知邵武軍吳必明。以失守待罪。詔降一官銜替。令赴宣撫司軍前自效。承議郎知公安縣孫倚。以營田辦集。遷二官。用荆南歸峽荆門公安軍鎮撫使解潛奏也。

己酉詔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聽宣撫司節制。

庚戌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守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沈與求既劾直柔罪詔下其章直柔乃求去遂有是命承務郎鄧肅主管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福建江西湖南宣撫使孟庾辭行庾請樞密院計議官張致遠主管機宜文字致遠沙縣人先是謁告歸閩中還言賊勢方盛乞遣重兵致討故庾辟之承議郎知鉛山縣姚舜恭言建賊范汝爲等乍臣乍叛首尾二年中間謝鸞陸棠施遠等三人皆以招安爲職反爲賊計俾其固守巢穴辛企宗提兵本路經今及年而企宗初不識汝爲之面昨企宗全軍自南劍退往福州止畱李山一軍守禦邵武近汝爲據建州破邵武軍李山已來信州駐劄萬一賊兵果破福州則全閩皆賊有矣契勘江南兩浙係與福建鄰境本縣正與崇安光澤連接雖申信州遣發巡尉召募土豪分布把截然不諳戰敵深慮不能捍禦伏望朝廷速賜分遣大兵專委近上將帥從浦城崇安等處分路致討詔以付宣撫司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閻皋進秩二等錄饒州掩殺張琪之功也將士受賞者四千四百八十有二人於是武功大夫威州防禦使閻門宣贊舍人張俊以不策應特貶一秩是日荆湖廣西宣撫使吳敏始受命置司柳州

敏奏臣以十一月十七日辭受除命置司治事庚戌十一日也

時降授右武大夫和

州防禦使馬擴避地融州之仙溪敏卽起擴爲本司都統制兼參議直密閣范直方爲參謀直方純仁孫也擴之在仙溪也宣撫處置使張浚以貲幣招之且貽書曰上之待公不輕雖緣讒毀終必保全公荷上

恩如此。可不圖報乎。擴以參贊軍事。劉子羽在真定。有隙。不復往。以書謝之。至是始爲敏用。

辛亥。陞康州爲德慶府。尙書右司郎中。方孟卿行右司諫。閣門宣贊舍人。主管宿衛親兵。李永志降。

一官落閣職。令吏部與遠小監當差遣。永志。吳湛部曲也。辛永宗用爲中軍提舉事務。侍御史沈與求論其同爲姦利。使軍情不安。故絀之。除名勒停人。盧宗原。敍承議郎。宗原。宣和末以徽猷閣待制爲江淮

發運副使。坐與朱勔交通。送肇慶府編管。至是始復之。宗原已見建炎元年正月辛卯。

壬子。手詔內外侍從各舉所知三人。限五日以聞。舉得其人。當受上賞。毋以先得罪於朝廷。及蔡京。王黼。門人爲嫌。先是上得陳襄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奏章。大善之。故有是詔。禮部侍郎李正民以爲光等皆不合時宜者。由是上薄之。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臣誦周詩。而知安天下之本。觀孔子之言。而得廣求人材之要。文王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武王之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成王之詩曰。佛時仔用。示我顯德行。蓋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故成周治效。致兵寢刑。播而國祚過八百年之久者。本於此三詩而已。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自言論求材者多矣。語簡而曲盡其要。無過此一言者。今太上皇帝詔曰。方仰瞻雲謁。不有多士。置之周行。則不能也。此蓋深得文武成王爲治之本。詔又曰。已雖賢。不若薦賢之爲愈。因舉陳襄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疏章。宣示羣臣。使之各舉所知。則與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是聚精會神。相與協成。三十六年中興之治。蓋本於此詔而已。嗚呼。大哉。

翰林學士兼侍讀

霍汝文爲學士承旨。新除吏部尙書盧法原。依前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法原自成都召

還。道梗不能赴。從所請也。蕭克小廬。建炎四年五月。法原除吏部尙書。不及供職。改知慶州。誤也。法原明年十二月始以張浚奏。就差知慶州。此時韓迪爲慶帥。克不詳考耳。詔天章閣祖宗神

御二十四位。權於臨安府院奉安。朔望節序。酌獻供饗。一分而已。

此據會要增入。三年二月己亥復舊。

癸丑。祕書省校書郎林待聘。守尚書司封員外郎。待聘嘗言。原廟之在郡國。有漢故事。而太廟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還之行闕。以彰聖孝。閣門宣贊舍人韓世良爲神武中軍右

部統領官。兼主管宿衛親兵。

世良初見令。年十月壬申。

中奉大夫張純提轄樞貨務都茶場。純。省吏也。呂頤浩更張鹽

法。故引魏伯芻舊例而命之。

朝奉郎知南劍州張燾爲福建路轉運判官。燾未行。會范汝爲之將忠翊

郎葉徹引衆來犯。時武德郎制置司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力戰。燾獨率州兵拒敵。徹中流矢死。燾知士安方權無功。卽函徹首與之。州兵皆憤。燾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未幾。徹二子引衆聲言復父讐。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偕戰。大敗之。汝爲稍挫。燾候官人。士安本范瓊部曲。有衆數千。瓊誅。改隸御營司。辛企宗因以爲將。

乙卯。紹興府奏百姓路榮失火罪狀。上曰。此災不細。恐是天戒。不專爲榮罪。止杖遣足矣。

丙辰。侍御史沈與求論起復福建等路宣撫司隨軍轉運副使陳玘貪污剝剋不可用。詔孟庚、韓世忠別辟能臣代之。呂頤浩、秦檜因言。與求前論宗尹。近擊直柔。頗爲稱職。上曰。論宗尹固當。然在今日。能破直柔黨。與尤非小補。尚書禮部侍郎李正民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吉州。詔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曹成以所部赴行在。命張浚遣使持詔書往攸縣就賜之。時朝奉大夫提舉江西茶鹽公事侯懋言。成今據衡

山上流控扼要害。毒流三千里。莫之誰何。馬友見與李宏潰卒合爲一軍。雖駐兵在潭。然素畏曹成。昔成在鄂。友自漢陽移軍潭。衡以避之。其忌成可知矣。臣料賊意。若成由衡山順流而下。友必棄潭而東入江西。蓋前有孔彥舟之隙。後逼曹成。西拒劉忠。萬一勢窮力盡。則必歸曹成而攻江西矣。聞友近招人買馬。打造兵器。度其狡獪之心。觀望向背。止在今春。朝廷若不早作措置。則江西諸郡。恐非朝廷有。江西失則二廣危矣。詔付宣撫司。懲潭州人也。懲奏下在庚申。今併書之。

丁巳。日南至。命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絢祀昊天上帝於告成觀。初復舊禮也。

己未。命吏部侍郎兼權侍讀李光往臨安府。節制本府內外見屯諸軍。及兼權戶部侍郎。總領臨安府應千錢糧。卸納綱運。及修繕移蹕事務。詔武經大夫東南第十副將辛璋處斬。先是福建安撫使程邁遣璋以所部屯古田縣。璋逗遛不行。邁奏免之。璋集麾下持兵見邁請留。既而亡去。邁言於朝。有司迹璋於海鹽縣。捕誅之。

辛酉。詔諭福建州縣以弭盜罷兵與民休息之意。承奉郎樞密院編修官楊愿。從事郎李誼並充樞密

院計議官。誼初見建炎二年九月。遣大理少卿錢稔往浙西路催促見楚公事。稔請因便密行體訪民間利病。許之。

僞齊秦鳳經略使郭振以數千騎掠白石鎮。武節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宣撫司選錄將王彥與熙河統制官關師古併兵禦之。賊兵大敗。振爲官軍所獲。遂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爲康州刺史。彥上黨人也。

明年九月

丁丑癸丑

壬戌監察御史劉一止言。伏見尙書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初無畫一之論。類以人吏省記。便爲予奪。蓋法令具在。姦吏猶得舞之。今乃一切聽其省記。顯欺蔽何所不有。欲與則呈與例。欲奪則呈奪例。或與奪在其牙頰。其患可勝言哉。陛下聖明。灼見此弊。嘗降處分。令左右司郎官。以其省記之文。刊定頒行。然左右司職事。號爲最繁。竊恐於此不能專一。無由速成。伏望改差詳定一司敕令。所立限刊定。鏤板頒降。內吏部條法。最爲急務。乞責近限。先次施行。庶幾杜絕姦吏弄法受賕之弊。詔如其請。吏部法限一月。餘限一季成書。既而廣東轉運司以元祐吏部法來上。乃命參以七司所省記。元豐至紹興條例。參酌修立。再踰年而後成云。是日曹成犯安仁縣。執湖東安撫使向子諲。初成既屯攸縣。而子諲兵不滿萬。駐司於衡之安仁。遣使招成。成亦聽命。子諲乃檄成權本司都統制。而命諸將韓京以一軍西守衡陽。吳錫以一軍南定宜章。賊徒逡巡不敢南向者百有餘日。上江諸郡。遂得以獲。旣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掘己。卽擁衆而南。子諲遣從事郎權安撫司幹辦公事何彥猷。迪功郎隨軍錢糧官張節夫。見成計事。遇於途。二人皆遁去。子諲率親兵與成相拒。自午至申。官軍悉潰。子諲度不可遏。單騎入成軍。諭以國家威靈。成不服。遂掠安仁縣。進攻道州。執子諲置軍中而去。節夫安陽人也。金房鎮撫使王彥斬中軍統制官趙橫。統領官門璋。彥旣敗李忠。凱歌而歸。大賞將士。待橫如初。終不言豐里之敗。橫亦不疑。至是忽會諸將。

於毬場酒四行。叱橫使起。數其豐里不策應之罪。併璋斬之。復飲數行而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

【紹興元年】十有二月甲子朔。知樞密院事宜撫處置使張浚言。今年二月於階。成州駐兵。與金人相持。聞潼川府路有偽造檄書。稱平蜀大將軍。不顯姓名。指斥宗廟。搖動吏民。臣移師利閩之閒。密切採訪。據知潼川府宇文粹中稱。本府吏民。乞用曲端充統制官等。緣端跋扈之迹顯著。臣受陛下重寄。豈有主兵之官。卻用藩府薦用。萬一事出於意外。臣將何辭以報朝廷。已送端恭州置獄。推治外。四川見今前執政侍從等官在職。慮與臣議論不同。別有奏陳。乞賜下照。詔已覽來章。令三省劄浚照會。時端已爲浚所殺。而朝廷未之知也。併著此。以見端之死。所坐無名。故浚之詞支離也。

詔直徽猷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黃叔敖。文學吏事。皆有可觀。恬退之節。士夫推重。可除給事中。令所在以禮敦遣。赴行在。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路允迪守本職致仕。允迪以前執政告老。不進官。非故事也。

乙丑。太常少卿趙子畫權尙書禮部侍郎。本朝以公族爲從官。自子畫始。朝散郎廣南路提點刑獄公事程瑀。試太常少卿。秦檜引之也。降授朝奉大夫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曾班。除名勒停。雷州編管。以右司諫方孟卿論其在秦州植旗降敵。上書秦州已投拜大金國八字。且行移斥御名也。班兄弟顯謨。閣直學士楸。顯謨閣待制開乞納官以贖班之罪。上不許。太中大夫吳敏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敏初除湖廣宣撫使。以祖母年高力匄免。未報。敏受命置司柳州。時寇盜充斥。敏方鳩兵選將。未能出師。而呂頤浩檢會敏勾祠之章。故有是命。敏至司才十六日也。

熊克小麻笑敏不能制賊。爲言者所論而罷。降實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與日辰所書不同。當考。

國學進士上官孔明上書論范汝爲猖獗之狀。且言爲范賊之策有三。直搗廣南。盤據要地。疲用王師。使苦嵐瘴。歲月莫能下。此上策也。引衆直前。據福州城。食城中粟。北守北嶺。南斷浮橋。備河口舟。阻古田險。坐困王師。此中策也。不度智力。迎敵王師。此下策也。臣今料之。彼人出下策。然福建之地。平原曠野。率皆磽确。民利於步戰。而王師長於車騎。便於長戟。利於弓弩。地有所宜。戰非所利。謂宜永嘉航海。直至福建。秣馬厲兵。張皇聲勢。募福建之民。以攻福建之賊。詔付宣撫司孔明、邵武人也。

丙寅。詔依祖宗故事。復置樞密都承旨。以兩制爲之。如未曾任侍從之人。卽依權侍郎法。詔應販私茶鹽。並不用蔭原赦。樞密直學士知遼寧府席貢上遺表。贈光祿大夫。後諡襄榮。

丁卯。吏部侍郎李光請復東南諸郡湖田。詔戶工部取會奏聞。初。明越州鑑湖。白馬、竹溪、廣德等十三湖。自唐長慶中。剋立。湖水高於田。田又高於海。旱澇則遞相輸放。其利甚博。自宣政閒。樓守明、王仲蕤守越。皆內交權臣。專事應奉。於是悉廢二郡陂湖。以爲田。其租米悉屬御前。民失水利。而官失省稅。不可勝

計。王明清揮塵錄餘語云。王仲蕤守會稽。頗著績效。如乾湖爲田。導水入海是也。案二郡湖田。其租悉屬御前。章和元年二月甲子。詔鑑湖田租。以備繕修原廟之須。不許他司奏請。他皆類此。上虞一縣。考究自宣和元年至建炎四年湖田。凡得米三萬三千餘斛。入御

前而約放省稅米十四萬六千餘斛。民間所失不在焉。其本亦如此。明清所云誤矣。

光奏請復之。既而上虞縣人趙不搖以爲便。

不搖申到在明年三月庚申。

遂廢餘姚。上

虞二縣湖田而他未及也。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封永康軍普德廟神爲招惠靈顯王。漢右將軍張飛爲忠顯王。詔依已行事理。普德神秦蜀守李冰次子也。宣和間改封真人。至是浚言神比託夢兆欲婦妖凶患爲兵印。又言閬州有死卒復甦稱飛與關羽分兵境上。摧拒強敵。故封之。

己巳祕書少監傅崧卿權尙書吏部侍郎充淮東宣諭使。且賜諸州守臣銀合茶藥。仍命崧卿體訪民間利病來上。

庚午手詔閩賊范汝爲嘯聚日久。反覆變詐。害吾良民。比再遣帥。盡行翦戮。重念軍旅暴露。轉輸勞煩。皆朕不德之所致也。王師到日。其諸徒衆能執汝爲請命者。當重賞。其餘咸赦除之。可令宣撫司多出榜示。及箭射蠟彈入賊中。使明知朕意。

辛未呂頤浩奏乞通京東河北商賈。先是劉豫置權場通南北之貨。頤浩以爲便。乃奏行之。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孟揚。責授黃州團練副使孟揆。並放令逐便。先是揚父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昌齡。既卒於封州。而揚揆猶在嶺南。朝議以其蠹國害民。累赦不宥。昌齡妻東平郡夫人靳氏以昭慈近屬於朝。乃許自便。昌齡開封人。宣政間與二子繼任水衡。昌齡仕至保和殿大學士。揚揆皆光祿大夫。靖康初坐姦賊廢。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閣門宣贊舍人知興州同統領秦鳳等路軍馬李師顏知成州。閣門宣贊舍

人利川路第三將柴斌知興州。金之陷陝西也。師顏爲耀州守。獨率所部來歸。其家屬皆爲金所得。金人服其忠義。遣其弟師文招之。師顏不顧。師文卒爲所害。由是浚擢用之。師顏事以紹興三十年三月壬辰宮元衡所奏增入。夜行在紹

興府火。

壬申言者論今日爲百姓甚害者。無如科配一事。州縣比年以來。於常賦之外。別立一項軍期科配。一歲之間。一戶至五七次。臣竊謂與其許科配。不若專責常賦。與其放逋欠。不若嚴禁敷率。今稅租免役和買。及關征權酷之利。別無失陷。則軍事所需。何容不足。伏望特降睿旨。今後除依法催科。以備軍期外。其餘非法科配。一切停罷。詔戶部勘當。戶部侍郎柳約言。遇災傷及經兵破。難以不放逋欠外。若是因軍期須索。亦有許收量添酒錢應副。或因軍期所需。多科其數。別作支用。昨降旨以自盜賊論。官竄嶺表。望依累降指揮施行。從之。時議者又言。朝廷之上。喜徇祖宗愛民之良法。而諱言今日科斂之大害。如早稻未熟。而借冬苗。春蠶未畢。而催和買。富民鬻田舍。下戶質子女。籲天不聞。誠宜嗟憫。伏望明詔大臣。繼自今後。勿以科斂爲諱。而特如條畫。申敕監司。謹其拋降之名。俾不得加數掊克。因事漁利。則四方之民。凡有征求。莫不樂輸。而無怨矣。疏奏。詔檢會五月己未。指揮申嚴行下。後奏在此月甲戌。今聯書之。明年正月陳汝錫謫官。恐緣此事。左朝奉郎葉

夏卿直祕閣。知饒州。時江東羣盜方熾。故選用之。旣而言者論夏卿通守洪都。以城投拜。命遂寢。甲戌。詔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郝。顏孝恭以所部四千往建昌軍討賊。權聽守臣朱芾節制。先是建

昌之石陂寨軍賊丁喜饒青聚衆爲亂提刑司檄士居宣教郎蔡延世會安撫大使司都統制閻皋擊之官軍失利至是李敦仁復犯虔化縣閉門祇候權縣事劉僅與戰爲所敗言者慮二寇相合故命苦討之最孝恭時駐軍鄱陽就遣之也

乙亥淮康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追三官令統所部赴宣撫司軍前自效坐擁兵逗遛爲御史所劾故有是命初詔內外侍從官舉縣令中書記名以次除授而言者以爲所舉多親舊或罪累礙於銓選之人乃命吏部參考其負罪礙格之人並罷仍坐所舉官詔立賞錢千緡有妄言火災者許人告捕從軍法時都人訛言太史局奏是月望復有火災故禁之

丁丑手詔略曰比緣國難盜起未息者蓋姦賊之吏無卹民意及煩王師而軍需不免又取於民因循展轉日甚一日欲民不盜不可得也可將建炎三年以前積欠除刑勢戶及公人外一切蠲除如州縣不奉詔及監司迫脅州縣巧作催科者並除名令御史臺糾察多出黃榜曉諭又詔三省備坐祖宗朝真決賊吏舊制鏤板行下自今有犯依法行遣仍籍沒家財上以軍興民困吏緣爲姦故盜賊蜂起乃下此詔焉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范宗尹爲相踰年南宋沈與求論其過惡二十事而誠學居其四焉於是罷相宮闈彈疏既傳無不駭愕繼有詔旨官吏犯賊依祖宗舊典誅戮仍籍其家因宗尹也(案)宗尹罷相非因與求論死前已辨之此語恐非因宗尹特勝非惡之之辭今不取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右軍副統制岳飛爲神武副軍都統制仍以所部屯洪州時飛遣本軍主管文字秉義郎高澤民至紹興而澤民其甥婿也乃詐爲飛狀乞都統制或總管職事故有是命飛皇

恐自辯。詔諭以出自上意。仍鑄印賜之。詔浙西安撫大使兼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防遏金人。招安

盜賊。保護浙西一路。厥功懋焉。可特與恩澤三資。奏補本宗。或異姓有服親。戶部侍郎柳約言。軍興科

需百出。望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均一科敷。從之。明年正月丁巳不行。是日曹成至道州。守臣直祕閣向子恣

聞之。悉城中官軍。得百有二十五人。俾之迎敵。又遣使招之。兵行三十里。與成遇。士皆驚逸。成自東門入。

子恣從西門跳奔。獲免。成遂據道州。

戊寅。以禁出會稽。許臣民實封言事。(案)此手詔甚詳。而日曆不載。蓋失之也。詔行在職事官人添職錢十千。日曆十二月十五日沈與求除龍圖閣學

士宮祠賈安宅工部侍郎胡松年給事中黃龜年起居舍人(案)此皆紹興二年十二月事。史蓋誤也。又於此日書右諫議大夫徐俯上殿(案)俯明年春方除諫官。又書遣駕部員外郎李愿充川陝撫諭(案)愿明年四月方以國子監丞被命入蜀迎郡王。史皆誤也。周必

大序駕部題名。亦繫於今年十二月。同此一誤。今並不取。

庚辰。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制置山東忠義軍馬范溫遣參議李值來獻捷。詔以溫爲武功大夫忠州刺

史。仍命聽樞密院節制。是日桑仲遣兵攻復州。守臣修武郎俎適棄城走。

辛巳。復置廣西茶鹽司。舊淮南鹽息歲收八百萬緡。自軍興。淮南道梗。許通廣鹽於江湖諸路。而二年半

入納才七十萬緡。至是江湖鹽價每斤爲七八百錢。議者以爲利厚而冒販者多。故復置官提舉。戶部侍

入納才七十萬緡。至是江湖鹽價每斤爲七八百錢。議者以爲利厚而冒販者多。故復置官提舉。戶部侍

郎柳約復請增諸路酒錢。上等每石二千，下等一千。其半令提刑司椿管，餘備軍費。從之。

去年十一月辛亥已增至此又增。

詔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知海州薛安靖朝散郎通判州事李彙並赴行在。令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遣將統兵戍守。安靖本劉錫屬官，彙嘗爲沙河簿。在滄州結約南歸，會劉豫使守海州。至郡踰年，遂誘率簽軍蓋諫等殺金人所命沂南淮北都巡檢使王企中及僞齊之戍守者，率軍民以城來歸。尋以安靖爲浙西兵馬副鈐轄，賜彙同進士出身，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安靖等除官日歷不見，據明年三月四日安靖等申明東海軍戍兵賦增入彙以二

年二月乙丑賜出身。

武翼郎單德忠充樞密院準備將領，以所部三千人自爲一軍，以其忠節顯著也。詔戶部給銀

五萬兩付温州爲福建等路宣撫司大軍家屬錢糧之用，以添差兩浙轉運使盧知原有請也。先是宣撫使孟庾總大軍道由温州，守臣龍圖閣待制洪擬趣使赴援，庾怒於餽餉外命擬亟犒師，犒已卽行，擬歸未及州治，軍人已塞滿庭下，詢詢且不測。擬卽借封椿錢用之，事已自効，詔書獎其知變，賊平，庾上其勞加秩一等。

擬轉官在明年十一月癸未蓋因宣撫司保奏也。

僞齊汴京留守劉益遣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從問奉表請劉豫

遷都。是日豫下僞詔曰：汴京實四方之上游，名區輿壤爲天下最。今所宜都，無以易此，而重念遷都重事，未嘗輕議。旣而寇盜衰息，強梗還歸，關輔混同人漸寧謐，宅中而據會要，因舊以建新邦，乃其時矣。朕志已定，朝論僉協，將戒嚴而順動，宜先事以示期。誕布詔音，竄孚羣聽。已定明年春末遷都於汴，凡爾遐邇。

宜知朕意。豫又以僞權尙書右丞張昂權門下侍郎。權尙書右丞張東爲左丞。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范恭兼權右丞。

初。監察御史婁寅亮卽陳宗社大計。尙書右僕射秦檜以寅亮富直柔所薦。惡之。使言者論寅亮宣和初。父死於賊。匿不舉喪。壬午。詔大理寺劾治。

甲申。右司諫方孟卿言。祖宗故事。諫官置局於後省。號爲兩省官。蓋兩省朝廷政令所自出。祖宗以諫官居之。不無深意。今行在諫院。許於皇城內建置。未有定處。望令依舊隨省置局。詔諫院許於行在所都堂相近置局。尙書吏部郎中孫近充祕閣修撰。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

乙酉。祕書丞劉大中爲尙書吏部員外郎。

丙戌。詔大理寺且留紹興府。俟勘斷見禁公事盡絕。赴行在。詔入內侍省。應官司取索文字。依舊例。

更不回報。後又詔內侍省準此。

此以二年二月十七日內侍省狀增入。

丁亥。言者請賊吏當死者勿貸。上曰。朕本心欲專尙德化。顧賊吏害民。有不得已者。然亦豈忍遽置縉紳於死地。如前詔杖遺足矣。武經郎閣門宣贊舍人潘永思追一官。坐爲人市恩澤也。先是大理寺推治僞告事。連永思。上曰。永思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乃命罷職就逮。右司諫方孟卿言。比年大兵所過。

肆爲虜掠。甚於盜賊。望賜告戒。詔自今出師毋得秋毫搔擾。樞密院察大將。大將已下遞察。犯者並行軍法。

戊子。知樞密院事宜撫處置使張浚。奏和尙原勦殺金人。先是浚徙治閬州。徽猷閣待制參議軍事劉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是日。呂頤浩等進呈浚奏劄。言浚今居閬中。爲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因奏。去年臣初至行朝。論浚者紛紛。甚可嘆駭。賴陛下保全。得以安迹。萬一有功。實賴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上因備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害少而利多。皆所可爲。若聽浮言。則事將俱廢。且如前年航海一枝之外。便皆爲不測。使惑於浮言。逸巡不決。豈不敗事。頤浩。檜出至省府。未食。捷奏至。上大喜。

己丑。制授起復明州觀察使陝西諸路都統制兼知秦州吳玠。鎮西軍節度使。從張浚請也。仍遣中使任充持旌節。官誥賜玠。尙書右司員外郎江躋爲殿中侍御史。初。上旣褒錄符祐黨人。而其子孫陳乞推恩者。吏部猶會刑寺有無過失。議者言。敕書旣稱以忠爲罪。望悉除落過名。以正名實。從之。詔襄鄆鎮撫使桑仲。金房鎮撫使王彥。釋怨體國。不得自相侵擾。初。仲雖受命。然猶恃兵衆。再圖取金州。是冬。以其衆分三道。一攻住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洵陽縣。使其副都統制武節大夫榮州刺史李橫統之前軍。去金州三十里。彥曰。賊兵以我爲寡。故寇三道。以離吾之勢。今吾破其堅。則脆者自走矣。時賊之大兵在馬郎嶺北。彥遣統制焦文通。禦住口關。而自以親兵營馬郎嶺。與之對壘。幾月。大戰凡六日。賊大奔潰。彥

縱兵追擊均州平。

仲寇金州，據彥行狀在今冬不詳月日。案史降旨令二人釋怨。在此月己丑，故途聯書之。曹琦撰陳規行狀云：鄧督張公入蜀，桑仲遣兵躡其後，爲王彥所敗。即日遣鄧州兵入謀蜀，公遣人諭董明毋附仲，仲怒，夾數百騎來鄧。

州爲明所殺。案浚以建炎三年冬入蜀，去此已久。仲不願躡其後，若以爲浚入援時，則其還秦州在建炎四年三月。至此亦已踰年。琦所云誤也。仲追鄧兵及被殺，皆在明年。已刪澗附見，庶不抵牾。仲承制加橫榮州團練使，日曆明年四月戊寅。桑仲奏，李橫近緣再立功效，已便宜加榮州團練使，有旨，李橫特與轉團練使，依前武節大夫。案橫自此未嘗出兵，故且附於蜀金州之後。俟考。

庚寅，詔存恤張孝純、鄭億年、李鄴家屬。命所在州根刷期已上，親赴行在，候到取旨遷擢，以其用事於僞齊故也。

辛卯，尙書考功員外郎潘良貴守左司員外郎。

壬辰，詔自今春試選人及京官初出官人銓試如故事，後不果試。

明年正月丙申，依例免試。

明年秋，乃克行之。

是月，賜陳東家錢五十萬。詔以冬寒，命有司賑給行在紹興府居民不能自存者。其後移臨安，亦如此例。

是歲，宗室善淵賜名者二人。

初命戶部降本下江浙、湖南和糴米以助軍儲。

十八年閏八月所書可參考。

靜海軍節

度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南都護上柱國南平王李乾德薨。子陽煥立。乾德在位四十五年。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一

紹興二年

歲次壬子金太宗晟天會十年僞齊劉豫阜昌三年

春正月癸巳朔上在紹興是日從官以下先發以將還浙西也

甲午詔自今科場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令幹辦內東門司李珂衛茂實提點紹興府畱住六宮事務徽猷閣待制致仕王昇卒昇建德人事親至孝建中靖國初以經明行修授官事上皇爲明堂司常卒年八十一

乙未詔諸路死罪囚應讞者道路已通處依舊法奏案未通處許酌情減降如舊以三省言今道路稍通若令一例減降慮生姦弊故也

五年正月壬子復奏案○(中興聖政)上語及禁戢賊吏呂頤浩曰賊吏侵漁不可不禁然州縣官依條格合得請給宜按月支與使之食足然後可以養廉隔上曰然輔臣因違呈諸路公

使庫支給外縣官供給條格詔申明行下○(臣)曰置正等曰富而後教聖人之心也衣食足知榮辱衆人之情也今使仰事俯育且不給而欲以刑法驅之於義禮教化之不克成宜哉太上皇帝將大治賊吏則先足其供給誠得事理之序比年以來州郡經費不支屬吏之奉有至數月不給者天下賢人少而庸人多方責其廉而勢或使之鮮廉誠不可以不察也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諜報金國主死尼瑪哈已立劉豫率官

僚舉哀見合兵謀取壽春詔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和州無爲軍鎮撫使趙霖措置防備

丙申故奉議郎贈直祕閣楊邦乂加贈朝奉大夫爲立祠名褒忠以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言其忠節也

五年四月再贈。承事郎劉默除名。特送饒州編管。默知天台縣。訟守臣晁公爲之過。范宗尹、呂頤浩互庇之。公爲

才免官。而默坐違法科敷及饋送過客屬吏。至是獄成。遂有是命。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州。先是世忠行師至福州。守臣程邁以賊方銳。欲世忠少留以候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師次延平。劍潭湍險。賊焚橋以拒王師。世宗單馬先浮以濟。師遂濟。距建寧百里許。范汝爲已伐木埋竹。及布鐵蒺藜。開陷馬坑。以扼諸要路。世忠偃兵自間道急趨鳳凰山。是日旦。至城下。遂圍之。

戊戌。祕閣修撰知紹興府陳汝錫。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先是手詔因軍期所須索之物。令州縣以印榜實數科理。毋得多取於民。事見元年六月。汝錫受詔不行知屬邑。侍御史沈與求劾之。下臺獄。法寺當汝

錫私罪狀。該恩原免。右僕射秦檜惡汝錫。特有是命。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知紹興府。

宣撫處置使司書寫奏報文字進士張樸爲右丞務郎。樸浚之從子也。

辛丑。昭慈獻烈皇后几筵進發。上詣禁中焚香。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劉珪卒於梧州。熊克小麻。珪以提舉太平觀卒。按珪此時未

落分司。閏月丙辰方追復元官。訃聞。官其二子。後又追復龍圖閣學士。是日韓世忠收復建州。初。范汝爲既被圍。固守不

下。世忠以天橋對樓雲梯火礮等急擊。凡六日。賊衆稍息。夜。官軍梯而上。城遂破。賊衆死者萬餘。生擒其將張雄等五百餘人。汝爲竄回源洞中。自焚死。其將葉諒以所部犯邵武軍。世忠擊斬之。餘衆悉平。初。世

忠疑城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資政殿大學士李綱時在福州。見世忠曰。建州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及城破。世忠令軍人悉駐城上。毋得下。植旗於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種使耕。商賈者弛征禁。爲賊脅從者汰遣。獨取其附賊者誅之。由是多所全活。及師還。父老請祀之。世忠曰。活爾曹者。李相公也。壬寅。上御舟發紹興。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中軍統制巨師古。以其軍從。留右軍統制官劉寶收後。以吏部侍郎李彌大。權知紹興府。節制內外軍馬。時百司先渡江。扈衛者獨執政與給事中直學士院胡交修。中書舍人程俱。侍御使沈與求而已。晚。執政登御舟奏事。上至錢清堰。乘馬而行。是日。湖東安撫使向子諲。自曹成軍中復歸藍山縣。初。成旣入道州。會樞密院遣幹辦官左鼎持詔書諭成。俾散遣江。淮等路民兵。獨與堪出戰。人赴行在。聽張俊節制。其徒爲盜久。憚俊嚴明。不聽命。湖廣宣撫使吳敏時在桂州。以兵力微。不能進。新中書舍人胡安國移書於敏。以謂帥臣見執。而方伯不能治。此方伯之恥。不知策將安出。願速遣前軍。進由昭賀。以通舂陵。北檄韓京。自衡移永。東檄吳錫。嚴兵宜章。而親總中軍。急渡嶺。而北下臨清湘。據三湖上流之地。然後詰問曹成。擅移屯所。與執帥臣之罪。就檄子諲。赴軍前議事。若其悔罪自新。則與之招安。不然。斷而討之。勝負可決。若復延久。必生內變。矧迫東作之期。民失耕種。不待接刃。已投於溝壑矣。敏然其言。而不能用。先是。宣撫使都統制兼參議馬擴嘗駐軍大名。爲成所服。乃遣小校張布持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且令準備將魏憲遣擴書。略云。欲得相公指差一處。參謀官范直方曰。成不必招。可促之使赴行在。擴曰。彼旣不願遠出。萬一促之。是使散而爲亂也。不若藉以爲用。敏不能

決擴獻書於敏請提軍親至道州入成軍中撫定分撥選強壯以隸五軍進兵長沙制服馬友正二月中可以就緒不然失此機會不惟湖湘重困師老財殫無以善後矣敏弗聽後數日擴爲詩獻敏曰未敢此時非趙括已愁他日類田豐遂辭職歸融州敏遣騎追之弗及成聞擴去又數日敏祠命亦至成遂復爲亂朝廷聞子諲爲成所執詔子諲提舉江州太平觀便居以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權湖東安撫使將所部往潭州而子諲已出矣

子諲得嗣在正月乙卯飛權帥事日麻不書今以三月甲子江西安撫大使司奏狀所云增入

甲辰上次蕭山縣顧見帷幙華煥問輔臣得毋擾民乎輔臣奏聞之縣令劉嶠民盡出庫金上曰斂不及民爲善

丙午上至臨安

潘芳大全集趙德莊賀車駕回鑾起居表皇威煥赫方望幸於中原聖孝寅恭暫歸承於清廟民有雲霓之慶師無霜露之勞恭惟皇帝陛下開濟艱難圖思久大尙勤寶儉來天祐於清躬惡殺好生養國祚之元氣昌期將啓強敵

自夷時乘六龍淮海風動日圓百里豪傑景從適志祀以言還因薦勳而飲至格於藝祖即收虞狩之常作我上京終復漢家之舊臣義均國體喜若己功誓憂坐疏雖愧甘泉之從衣冠未掛猶瞻清渭之朝○曹植林集代殿州賀回鑾表大巡六師坐底妖氛之靜外薄四海欣聆法駕之旋宗社咸安君臣相慶恭惟皇帝陛下道侔天地功顯祖宗能化本於至誠神武歸於不殺強鄰自頌靡勞勞達覽之弓巨寇就屠必有假李兒之手乃眷雲屯之旅方馳月捷之書往無爾勞溫挾忘寒之繡有激其勇時揮御暮之戈遂使聞風勦擒驚督師固已取踪觀而爲京觀商政猶舊而戎衣大定徐方不回而王日還歸禁禦生春旂常動色臣職拘守壘軀阻逆變朝隨葵影之傾夜喜旄頭之落功成惟斷願獻平淮西之文復不逾時請詠荆漢漢之頌○張孝祥於湖集代方務得賀回鑾表靈鋒電掃殲厥渠魁與衛天

旋格於藝祖。神人歡喜。華夏寔安。恭惟皇帝陛下。仁配乾坤。恩兼南北。始結瓊圭之好。欲齊民均蹈於泰和。茲觀革轂之征。乃強敵自干於皇略。速訖。覬覦之數。亟傳龍駕之歸。萬里提封。將復漢圖之舊。百重陸戰。載新吳會之朝。臣屬奉清閒。獲瞻神輿。邊庭賤守。莫陪飲至之饗。馳道告行。暫止前驅之踞。

戊申。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蘇易乞以奉化縣界把截所轉一官。於階官上收使。許之。自政和初。改官名。以郎大夫易正副使。由是武功大夫率徑遷橫行。至是橫行凡數百千人。中書舍人程俱力論其不可。且謂祖宗之制。自閣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爲橫行。不繫磨勘遷轉之列。蓋橫行職事親近人主。恩數多類。從官以元豐三年班簿攷之。橫行共二十二人。如种諤、韓存寶、劉昌祚、姚麟之徒。皆一時名將。故元豐官職。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今文臣之爲庶官者。率不過中大夫。而武臣乃遷橫行。此何理也。望自今非軍功勿遷。從之。

熊克小廡載此事於元年九月末。實蓋不知其月日。故附俱初除舍人之月也。日廡自有本月日。今從之。

己酉。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席益。移知衢州。從所請也。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宋輝。知臨安府。

臨安府題名正月十日

八日。宋輝自龍圖閣陞祕閣修撰。蓋誤。輝除祕閣。在今年五月乙丑。尚書左司郎中姚舜明。直龍圖閣。充江淮發運副使。

庚戌。詔僞造券榜人。並行軍法。時諸軍僞造者多。故倉部員外郎成大亨以爲請。

壬子。侍御史沈與求遷御史中丞。時禁衛寡弱。兵權不在朝廷。與求言陛下移蹕東南。將圖恢復之舉。先

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北軍。唐自府兵。曠騎之法。既壞。猶內有神策諸衛。外有諸鎮之兵。上下相維。使無偏重之勢。其意遠矣。今圖大舉。而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尙書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詔大臣。講求利害。而舉行之。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助成經理中興之志。

熊克小原又於此書與求上屯田集議(案)屯田集議乃

去年所上已具本月日

初。建昌軍石陂寨卒丁喜、饒青等爲亂。聚衆數千人。而蘆溪寨士兵楊招與鄉民乘之縱掠。

喜尋死。其徒姚達代領其衆。上命徽猷閣待制新知宣州劉洪道督統制官崔邦弼等往捕。至是。劉洪道請濟師。乃詔統制官韓世清自宣州遣兵二千。時奉議郎知貴溪縣符建中亦遣舉人劉銳往說諭士兵。衆皆聽命。詔官其首。餘衆分隸信州諸軍。

癸丑。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加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賞和尙原之捷也。

浚初除左通奉大夫未拜

故自左中大夫除

詔招信縣復隸泗州。朝奉郎杜欽智知舒州。初。李捧既受招。其徒路進以所部數千人渡淮。

而北。進犯舒州。守臣武節郎李鑄無兵不能守。棄城遁。知池州王進遣兵擊破之。進與其徒遁去。居太湖縣之司空山。事聞。故有是命。欽智尋卒。江西安撫大使李回以準備將領武經郎武糾代之。進尋爲糾所殺。其黨李通率衆作亂。

乙卯。詔臨安諸門權勿稅柴薪油麪等物。

丙辰右奉直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徐俯試右諫議大夫

俯初見建炎元年三月丁酉

俯之母黃庭堅從妹也避亂抵昭

州上始因閱庭堅文集見其名而胡直孺在經筵稱其行義文采汪藻在翰苑又薦之上賜呂頤浩手詔曰朕比觀黃庭堅集稱道其甥徐俯師川者聞其在靖康中立節可嘉今致仕已久想不復存可贈右諫議大夫或尙在卽以此官召之頤浩奏俯避地廣中乃詔俯文學行義著聞於時除右諫議大夫赴行在俯入朝未數月遂執政或曰內侍鄭謨與俯遊於江西重其詩文至是力薦於上

御劄史不載王明清云嘗於呂氏見之鄭謨事以趙

姓之遺史增入時人多有是言今年二月甲申四年五月甲戌所書可參考

詔見任郎官自建炎以來已經上殿者並引對吏部侍郎李光言方艱難

之時朝廷廣收人材兼收議論郎官最號高選其閒豈無豪傑之士可備大用乃不令一覲青光廉退之士固難於自進故有是旨

丁巳右司諫方孟卿言近權戶部侍郎劉約請推祖宗限田之制凡品官名田數過者科數一同編戶今郡縣之閒官戶田居其半而占田數過者極少自軍興以來科需與編戶一同若以格令免科需則專取於民必致重困臣謂艱難之際士大夫義當體國豈可厚享占田之利又況富商大賈之家多以金帛竄名軍中僥倖補官及假名冒戶規免科需者比比皆是願寢前詔弗行從之

約建請在去年十二月丁丑

宰相呂頤浩秦

檜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被旨揀放邵青單德忠李捧三盜部曲青等有衆二萬三千其疲老不任披帶

者皆釋之。所存七千而已。如上所料。

中興聖政臣謂正等曰。始傳漢高帝豫知吳王濞五十年後必反。謂狀有反相可知也。至於五十年之說。非通於數者不能蓋不然。且其知三傑料陳平。期周勃之安劉氏。此豈數

之能及哉。大抵帝王之興。其睿知絕人。太上皇帝料降卒可用之數。妙於著龜。其張良所謂沛公殆天授者歟。

皇城司更造入禁衛宮殿皇城門號四等。歲一易之。

敕入禁衛三千道黃

綾八角。入殿門二千道黃絹方。入宮門八千道黃絹圓。入皇城門三千道黃絹。長三年十一月壬申。更宮門號以緋紅絹方。皇城門以緋紅絹圓。自後不復易。

是日宣州火。先是閣門宣贊舍人韓世清

自淮西以所部五千戍宣城。世清招納亡命萬餘。歲費縣官錢十萬緡。米十八萬斛。朝論恐其爲變。會州人有傳世清軍中欲縱火擄掠民財者。逮火作。世清往來彈壓。城中乃定。守臣李彥卿新除刑部郎中。未上。密遣監稅趙令吉告於朝。呂頤浩遂有殺世清之議。彥卿尋卒。

戊午。三衙奏定臨安府左右廂巡爲百有十五舖。用卒六百七十三人。三衙及本府兵各居其半。

二十二年十月己卯。

又增爲百有五十舖。

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絢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絢在經筵凡兩歲。力請

外祠。而有是命。詔自今停藏接引私鹽。並與犯人一等科罪。用浙西提舉茶鹽梁汝嘉請也。

此以紹興三年三月八日

淮東提監郭梅劉子修入。

己未。詔修臨安城之頽圯者。以修內司所集湖秀等五州役卒就築之。詔商販茶鹽。並許經由海道出

入以運河阻淺故也。

庚申詔發運使湯東野往建康收簇江東西路上供歲額米斛。樞密院將領徐文有衆二千餘命神武中軍統制巨師古莅揀之。仍詔文及李捧、邵青、單德忠、趙延壽等所部兵並專聽樞密院節制。

辛酉遣入內東頭供奉官容思殿祇候任源往張浚軍前撫問。源請金字牌以招收所過羣盜。上許之。言者奏自崇寧以來宦官握兵馴致禍變。天下之人言之切齒。今任源所經去處。就使偶有盜賊。止當移文所屬措置。勿致稽留使命足矣。而乃欲以招安自任。然則盜賊肯聽之乎。又況挾招賊之名。開握兵之漸。事有幾微。不可不慮。乃詔源遇有盜賊。將金字牌旂給付守臣招安。後旨在二年庚午。左武大夫棣州刺史馬欽

特遷橫行遙郡二官。錄招降邵青之勞也。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楊勅以所部四千屯吉州。恣橫不法。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統管楊惟忠欲圖之。乃與勅同姓之歎。邀勅會飲。伏兵誅之。遂并其兵。尋進惟忠軍職一等。勅自建炎中爲盜。踐蹂福建、湖南諸州。及是乃敗。惟忠以二月辛未除捧日天武四衛都指揮使。其誅勅不知在何時。今從趙銜之遺史附此月。

末勅初見建

炎四年五月。

【紹興二年】二月癸亥朔。詔臨安府近行宮高阜。禁人毋得至其處。犯者徒二年。以其可以下瞰宮中也。甲子。詔平江府守臣市賀鑄家所鬻書。以實三館。

丙寅命江西安撫大使兼淮東宣撫使劉光世將銳卒萬人移屯揚州。勸率農桑。經理一路。時至鎮江視師。光世不奉詔。詔建州權罷鼓鑄二年。以監兵避亂散逸。用知漳州蔡密禮請也。詔泉州草澤陳嵩赴行在。直顯謨閣李承造復爲兩浙轉運副使。專一應付。劉光世餒糧。以光世言累有機會。多緣無椿辦錢糧。幾誤大事故也。於是轉運副使直龍圖閣劉寧止遂罷。

丁卯。詔選人七階並分左右。時用元祐舊制。寄祿官分左右。而賊吏不與焉。言者謂祖宗以來。選人皆以州縣繫銜。故無所分別。今選階品秩雖卑。豈可無以律貪。而獨置之廉恥之外。乃下吏部如所請。尚書吏部侍郎李光試禮部尚書。吏部侍郎李彌大。試戶部尚書。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蔡密禮。試禮部侍郎。太常寺少卿程瑀。試給事中。密禮。呂頤浩所薦。瑀。秦檜所薦也。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交修。充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交修以引疾得請。此恐是緣周杞事干運乞去。此月庚辰可參考。殿中侍御史江躋奏徽猷閣直學士江淮

發運使湯東野。承議郎知瀘安縣鮑慎好姦賊。脅使輸錢五千緡。庇而不發。東野遂罷去。右宣教郎王彥恢。知無爲軍。無爲分鎮地。至是始命守臣也。楚州參議軍事李用成。充本州團練判官。用成久參視友軍謀。最所親信。劉光世因拔授用成朝請大夫。言於朝。故有是命。其後祕書少監傅崧卿自淮東還。奏

其勞。乃正補承事郎。用成補正在

五月乙丑

己巳。詔榷貨務。依臨安府樣。製造斛斗百隻。降之諸路。倉部員外郎成大亨言。紹興府斛斗增大。出給之

際。例各折閱。具獄滋多。惟臨安斛斛均平。公私兩便。故有是旨。詔比緣移蹕臨安。令漕臣措置營繕。聞諸頗取材於民。違背初旨。可令監察御史黃龜年取索。仍給銀絹度牒。計市價償之。朝奉郎福建轉運判官張巒爲尙書攷功員外郎。直顯謨閣。新除兩浙轉運副使李承造。移福建轉運副使。直祕閣。提舉浙西茶鹽公事梁汝嘉爲兩浙轉運判官。

承造爲劉光世所辟。未到。司改命當攷。

庚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爲觀文殿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前五日。直祕閣知道州向子諲奏曹成犯道。賀二州宰相呂頤浩。秦檜因陳天下大計。當用二廣財力。葺荆湖南路。使通京西。接陝右。此天下右臂。如京東諸州爲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畱以蔽敵。諸路先定。他時併力圖之。似爲未晚。檜請身至湖外。自當一面。效羊祜襄陽之體。上曰。卿等當居中運裁。不可授人以柄。至是命綱仍令福建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以所部統制官任仕安一軍三千人授綱。由汀道州之任。又命權湖東安撫使岳飛率湖東副總管馬友及諸將李宏、韓京、吳錫等共擊之。時新除中書舍人胡安國避地湖東。亦以書遺秦檜。言吳敏兵寡。宜就遣世忠以爲之副。俾殲殄羣寇。收拾遺民。人言向子諲忠節。在今日可以扶持綱常。願憐其無救而陷於賊。復加任用。俾收後效。

辛未。上諭輔臣將來御試舉人。止造蓆棚於講殿之前。不必更修別殿。呂頤浩因讚聖德。以爲如此。可以示四方士人。使知陛下恭儉如此。上曰。朕天性不好華麗。況與承平之主不同。秦檜曰。大布之衣。大帛之

冠。是古人處患難之事。後世以為夸美。上曰。卿言極是。初命發賣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浙西田。至是六年。而未售者尚五千餘畝。乃詔發運副使姚舜明措置。

壬申。詔自今巡尉毋得注吏職出身人。此以紹興五年二月十一日敕令所狀錄入。

癸酉。起居舍人廖綱權尚書吏部侍郎。左中奉大夫李友聞復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朝論以其子鄴為偽齊所倚。故錄用之。友聞年八十矣。詔諸路州軍遇天申節依舊試經。撥放僧道度牒。每三百人放一名。建炎末。權住試經。至是禮部員外郎兼權祠部王居正言。本部歲降諸路空名度牒。各不下五六萬。而其閒乃無一人緣試經者。揆之人情。恐有未安。故降是旨。

甲戌。福建轉運副使陳原廣東提點刑獄公事徐端本。江西轉運判官趙公斌。浙西江東廣東提舉茶鹽黃昌衡、陳鑄、王鈇、章僅、福建提舉茶事孫恭、兩浙福建提舉市舶鮑存、陳鼎等十人並罷。以御史中丞沈與求論其猥濫也。端本、鑄子。鑄。西安人。宣和。僅。惇孫。嘗除光祿寺丞。鑄。亨伯弟子。鼎。鎮江人也。吏部尚書。遂古殿直學士。

李光為淮西招撫使。神武前軍統制王玘副之。呂頤浩欲討韓世清。乃託言路進等諸盜未平。命玘將前軍往捕。而以樞密院準備將徐文所部為光親兵。仍命世清及江東統制官張俊、崔邦弼、王進、王冠、李貴等軍。權聽光句抽使喚。事干軍政。待報不及者。許便宜行訖以聞。朝請郎新通判池州樂亮臣改知滁

州用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請也。滁州自向子伋死，不復除守臣。至是盜賊稍衰，而鄉村尙有食人者。亮臣捕得其首周智磔於市。由是遂止。亮臣清介自守，惟一僧偕行，郡事之餘多瞑目獨坐。滁人久猶思之。亮臣事以趙姓之遺史增入，但姓之所記作岳諫臣，蓋字誤。今從日麻（按）亮臣除命在二月甲戌，而姓之於正月乙卯書之，疑夢得先遣亮臣而後奏也。

乙亥，權尙書戶部侍郎柳約落權字，以將使高麗也。是日雨雹。

丁丑，給事中黃叔敖兼侍讀，權尙書吏部侍郎廖剛兼侍講。詔閣門宣贊舍人崔增、樞密院準備將領趙延壽、單德忠、李振、徐文、武功大夫李捧、樞密院水軍統制邵青所部兵分爲七將，以御前忠銳爲名。內增、青仍作水軍，並隸侍衛步軍司。非樞密院得旨，毋得擅發，仍鑄印賜之。

文除第七將及賜印在此月庚辰，步軍司在辛巳，今聯書之。

秀

州海鹽縣令徐百祿，敕令所刪定官莫儼並罷。百祿乘哲子儼、儼兄殿中侍御史江躋以爲言，故罷。金均房州鎮副使王彥奏文林郎續賢充本司書寫機宜文字，宣教郎高士瑰起復承事郎王弗並榦辦公事。士瑰、瓊曾孫，弗，滎陽人也。

齊已見元年二月。

始淮南營田司募民耕荒，頃收十五斛，及是宣諭使傅崧卿言其

太重，故百姓歸業者少。上用崧卿言，詔損歲輸三之二。俟三年乃征之，仍賜崧卿錢五萬緡，俾貸民爲牛種之費。故朝散郎梅灝贈直龍圖閣，以元符黨人故錄之也。龍圖閣待制致仕洪中孚卒。己卯，浙西安撫大使兼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同執政對於內殿，光世自鎮江入朝，留彌月，上命光世

移屯維揚。而光世以爲恐鄰寇有疑。或致生事。願仍領浙西以爲根本之地。蓋光世實憚行也。右司諫方孟卿言。今陛下旣已移蹕臨安。豈能免鄰寇之疑。臣又聞光世欲以身任山東河朔之事。其陳義甚高。今乃不欲渡江。其意安在。臣願清燕之間。召宰相呂頤浩。秦檜。與之面議於陛下之前。及早應副錢糧。並措置合行事件。諭以聖意。使之必行。庶幾不致臨事首鼠敗事。上召光世入對。諭使將大軍偕行。光世終以爲難。乃命移屯五千。往來節制而已。光世之來也。以贈帛方物爲獻。上命分賜六宮。御史中丞沈與求言。今艱難之際。不宜有此。乞斥還之。上納其言。仍降劄獎諭。是日。秦檜因奏事言。每見陛下屈己從諫。中外士民無不感悅。上曰。如前日百姓揭牌。題以供御繡服。問之。乃十年前京師舖戶用其舊牌。已令毀撤。不知者將謂舊習未除。朕所服者多繒素。豈復有綺繡也。從事郎知高郵縣鍾離濬言。宜撫司指揮合營田之民。有警旋行句集出戰。本縣四十村。歸業之民。僅千八十家。少有耕種。又慮秋成。或爲賊有。欲分爲二十社。社三百人。擇精強可仗者二人爲巡社首領。其餘十人爲甲。甲有隊長。如遇警急。遞相救援。二十社計六千人。約耕田六百頃。若無耕牛。可以人代。每畝收一斗五升。共收穀九千斛。計貸種錢萬六千緡。詔宣諭使傅崧卿以永豐圩禾稻給之。如其請。濬先爲辭慶幕客。屢勉以忠義。慶信用之。其後崧卿還朝。薦濬學有師承。忠國愛民。一路鮮有其比。上嘉之。命特改京官。濬改官在四月戊辰。

庚辰。詔自今監司不得任本貫。其見在任者皆移之。時言者論近兩浙轉運使盧知原等。皆係本貫之人。

利於殖產營私。應副親識。干求請託。一切用情。望別與差遣。庶革途賂徇私之弊。稍復祖宗立法之意。故有是命。降授朝請郎周杞。除名。惠州羈管。杞在常州。爲政殘酷。會大旱。上御經筵。問所以致旱之由。顯謨閣待制胡交修時爲中書舍人。對曰。此殆杞伏罰。遂以杞屬吏。杞怒。上書告其罪。詔大理寺丞胡蒙詣常州按驗。交修無所挂。然羣從亦多抵罪。而杞坐賊殺不辜及贓罪流竄。蒙歷城人也。熊克小麻載杞獄具於去年十二月

甲寅按甲寅乃建隆體究文字非具獄克誤也

詔內外諸軍並各供具人馬衣甲器械總數。及開坐統制統領官所轄數以聞。自

今每軍月具籍申樞密院。時呂頤浩以諸大將專兵難制。故舉舊制行之。然終不能得其柄。夜雷聲初發。

辛巳。直祕閣知道州向子吝落職放罷。以湖東提點刑獄公事周隨亨劾其不法及棄城故也。新除中書舍人胡安國自全州遣尙書左僕射呂頤浩書曰。昔韓忠獻公秉政十年。勳蓋一時。權震天下。然議者亦或排之。則孫公沔、李公參、呂公誨、王公陶與司馬公光是也。衆人常情。睚眦必報。而忠獻公於此數人。皆引用之。各盡所長。不以爲怨。而近世諸人。借國威福。行其私意。取快一時。欲救往迷。正在今日。相公中間均逸。亦有異同之議。今日公袞言歸。進退賢否。賞罰功罪。固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讐。爲戒然比於忠獻公。猶有未及。不免天下之疑。以貴者言之。如舊相吳觀文起帥長沙。繼除三路宣撫。吳雖辭免。而軍書羽檄。幅湊門巷。又以劇盜方集境中。恐失事機。惶恐拜命。鳩兵選將。夙夜究心。亦未爲失。一旦賜罷。自觀

文降資政自通議降太中傳播諸方駭動觀聽所可疑一也以微者言之向子恣之守道鋤治姦猾雖犯衆怒識者是之申乞移按他部不爲過也巨寇侵陵衆寡不敵移守山寨而外臺乘此交劾罷之所可疑二也相公平心爲相施於貴者將存其事情施於微者當海度容之若改正此二事則不違公議釋疑於天下矣夫宰相時來則爲不可擅爲己有人才亦各自負不可蓋以己長安國見辭新命冀賜片言俾從所欲則受賜大矣頤浩不納隨亨江山人時以避賊寓治江華子恣檄歸衡陽隨亨怒懇於朝子恣坐削官至是復有此命

子恣降官在今年二月乙丑今併附

直龍圖閣主管湖東安撫司公事向子諗言已撫定曹成人馬在道

州河南駐劄緣臣折衝無術有失國體望賜罷黜詔子諗免罪赴行在

壬午敕文州司馬黃敦彥復通直郎敦彥建炎末通判袁州坐降敵停廢刑寺當敦彥謀叛還歸會赦敕散秩敦彥懇於朝大理少卿錢稔言與真犯不同故有是命

敦彥自承議郎建炎四年八月甲申追一官勒停

癸未上始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詔張浚選精銳西兵五千人騎遣將統押隨中史

任源赴行在以騎軍不足故也詔國學免解進士張雷令入對舊制州縣官正郎以下身亡者給倉

券兩浙轉運判官梁汝嘉言詭冒者衆蠹耗邦財詔坐罷是日淮西招撫使李光發行在

甲申中書舍人程俱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上既召徐俯俱密言於上曰俯雖才俊氣豪然所歷尙淺今以前往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攷之古今非卓然傑出如陽城种放則未嘗不循資

望而進。臣願陛下須其至。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他日置之左右。何所不可。如元稹在長慶間。命知制誥。以至翰林學士。真不忝矣。止緣自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爲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荆南監軍崔潭峻引之。近傳其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名曰警策。恐外人不知陛下所以得俯之由。以此爲疑。仰累聖德。上不聽。右司諫方孟卿因奏。俱諂附蔡攸。在秀州棄城而遁。俱遂罷去。戶部尙書李彌大兼權侍讀。

大理寺丞李處度。監都察院蘇簡並送吏部。限三日出門。

此必有故常攷。

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新知光州

劉超爲武功大夫榮州防禦使。知真州。後數月。超乃赴行在。

許約知光州事已見此月。未恐可移入此。或附超初除光州時。超以今年閏四月壬子到行在。

故奉

議郎守尙書工部員外郎滕茂實以死節贈龍圖閣直學士。官其家三人。茂實既死雲中。其友朔寧府士曹椽董誥自投歸張浚。浚以爲陝西轉運判官。誥乃錄茂實所爲哀詞。使其同歸者羅鉞來獻。浚亦上其事於朝。故有是命。

茂實此節已見建炎元年正月壬寅及二年八日末。

後謚忠節。

乙酉。上諭輔臣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若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問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一字。非堯舜莫能當。呂頤浩。秦檜曰。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修身齊家治天下。有餘裕矣。賜劉光世淮東宣撫使印。

光世初除揚楚等七州宣撫使。與江東西二大帥同命。後光世乞請淮東宣撫使印。得旨以揚楚通泰真承州連水軍宣撫使印爲文。至是再請。遂改謚。

陞東海縣爲

東海軍。時海州復爲僞齊所得。乃以成忠郎閣門祇候葛珣爲軍使。將薛安靖部曲五百人往守之。

丙戌初置著作官二員。編次日厯。自渡江以來無史官。及是御史中丞沈與求始以爲請。然未及行。武功郎閣門宣贊舍人知廬州王亨權主管廬州壽春府鎮撫使司公事兼知廬州。亨守郡踰年。條陳禦寇利害來上。故就用之。詔六部於東北角開便門。遇有職事赴都堂稟白。聽於便門出入。

丁亥尙書工部員外郎王昂守起居舍人。禮部員外郎王居正試太常少卿。昂珪弟子也。

戊子龍圖閣待制知撫州高衡落職。與宮觀衛言甘露降於州之祥符觀。且爲圖上之。王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言者劾衡以蔡京園田叨冒改官。頃者抗疏極言討論之非。實自爲地。搢紳號爲流外侍郎。今乃崇飾詔諛。老不知愧。望賜罷黜。從之。右修職郎陳淵充樞密院計議官。淵璫兄孫。舉進士。不第。以積舉得官。秦檜薦其才而有是命。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臣聞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人主府庫也。自古言利之臣。初非天降地出。不過推剝細民。移東於西。以欺其上。唐德宗時。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皋在西川有日進。刺史進奉。自裴肅始。幕僚進奉。自嚴綬始。載在史冊。爲世所譏。蓋不可不戒也。陛下盛德日新。躬履節儉。不殖貨利。有如成湯。臣子所宜奉承德意。近日乃聞前知明州吳懋。輒有所獻。踰五萬緡。州郡有餘。朝廷自當移用。豈待進獻。以爲己能。竊恐朝廷受之無名。將何以示天下。倘或小人觀望。爭相效尤。殘民以爲己利。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一吳懋固不足道也。欲望陛下斥還懋所獻錢。仍加黜罰。少寬四方民力。且爲後來貪競之戒。詔委自憲臣勘當。如係科斂。卽仰給還。以聞。吳懋俟勘當到取旨。懋守明踰年。時四明承喋血之餘。公私掃地。而水軍步卒戍明者踰萬人。懋以等第貸民錢十萬緡。又得權酷之

贏軍用無乏。懋用是得職名。懋除職在元年四月丁丑。比代去。又獻錢五萬緡。其後勘當如章。然懋所獻羨錢。朝廷皆已

移用。但貶懋二秩而已。

熊克小廡。四明承嘍血之餘。公私墮地。列將陳思恭統步軍二萬。張公裕水軍一萬。皆圍虔郡境。軍費不貲。懋得權酷之贏。以供廢給。民不知兵。朝廷嘗以直詔圍竄之。至是貶秩而去。尋察其枉。除湖北轉運判

官。克小廡所云。乃汪藻所撰懋墓誌中語也。日廡紹興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浙東提判司奏。體訪得吳興縣諸縣云。都統陳太尉所帶軍馬四千餘人。前來駐劄。今相度權於人戶等第。物力錢自三十貫以上。借錢二十文。省實催到九萬七千九百餘貫。又踏逐崇寧寺屋分酒務米麴。寄造美酒。收息錢三萬七千餘貫。又將朝廷降到度牒。分下諸縣出賣。收到錢一萬一千餘貫。并都酒崇壽務。撥出二合酒錢二項。共十五萬貫。據此則藻所云。非其實也。陳思恭步卒四千人。并張公裕水軍。不應有三萬人。今但云踰萬。庶不失實。懋以五月癸未。既秩。今并附見。右奉議郎監諸軍計司秦湛添差通判常州。以黨人子特錄之也。湛。觀子。已見。

己丑。有司以春分日祀高禩。禮畢。宮嬪有位號者。以次卽宮中飲福受胙如儀。復荆湖東西爲荆湖南北路。以徽猷閣待制新知宣州劉洪道爲徽猷閣直學士。知鄂州。充荆湖北路安撫使。詔湖西安撫使程昌國還行在。仍命洪道以所部顏孝恭。崔光弼軍之鎮。

熊克小廡。四月甲申。時朝廷已除呂頤湖東提判。故因言荆湖分東西路。地勢人情。皆不便。乞依舊爲湖南北。從之。蓋克不考

二月已降旨。乃繫之四月也。

詔申嚴福建路私有私造軍器之法。以提點刑獄徐庚有請也。

庚寅。監察御史婁寅亮罷。寅亮既爲秦檜所擠。按治無所得。至是獄成。坐爲族叔鄂民田改立官戶。刑寺

當寅亮私罪杖。罰銅七斤。詔免所居官。送吏部。未幾。寅亮卒。直龍圖閣。知臨安府。宋輝。萊州防禦使。主

管侍衛馬兵司公事。邊順皆貶秩一等。坐城中多劫盜也。既而盜獲。復其官。

三月癸丑復官。

資政殿學士知泉

州。謝克家引疾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奉直大夫知邛州。陳右提點潼川府路

刑獄公事。而以朝散大夫鮮于繪代之。時有旨以朝請大夫王侯知邛州。浚乞合改替。繪。朝廷不能奪也。

是月。知商州董先叛。附於劉豫。先是。閣門宣贊舍人李興以節制軍馬屯於商州。會先為陝虢安撫司統

制官耿嗣宗所迫。來依興。以兄事之。未幾。河南鎮撫使翟興俾先知商州。先心懼之。密有害興意。因置酒

伏甲。執興於坐。以鎮撫使之命。械興赴河南。欲於中塗殺之。行兩程。宿山林菴舍中。興見羣卒熟寐。乃荷

械而去。逮曉。至洛南。農家人識之。咨嗟熟視。遂破其械。以糗糧遺興。使去。其子女諸妾皆被害。興既脫。復

得麾下舊兵千餘人。往來商虢間。先既與興為仇。且劉豫勢漸盛。先不能軍。遂以商虢二州降豫。初。淮

西諸州。多為劇盜所據。朝廷因而授之。閣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宏。雖受朝命。陰與僞宿州守胡斌通。李

成之敗也。襄信縣射士許約。收其潰兵。入光州城。以收復告。即以約知光州。約與武節大夫中州刺史知

壽春府陳卞。皆與僞境往來。兼用紹興。阜昌年號。光州土豪張昂。獨率民兵。據仙居縣之石額山為寨。事

聞。詔授昂忠翊郎。忠義兵民統領。至是。北賈有至建康者。言中原之民。苦劉豫虐政。皆望王師之來。江東

安撫大使葉夢得聞之。即遣使撫諭卞。宏二人。皆聽命。既而豫遣僞京西南路安撫使王彥先攻壽春。為

卞所敗。而宏遂與斌絕。卞尋復固始縣。會豫衆犯二州。卞棄城保南岸。夢得令統制官王冠、張俊等援之。豫衆引去。彥先、維州人也。

此以葉夢得行述增修。而不得其月日。小麻附之。此月按日曆三月六日李光奏。體問得江東安撫大使司已差王冠知宿州。過江前去。則冠之行必在二月也。又紹興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寇宏申。順蕃知宿州胡斌令人寫文字誘宏從偽。已行處斬。詔特轉一官。二年二月十五日葉夢得申。王彥先、胡斌犯壽春府。濠州已差王冠、李貴、張俊策應。四月十二日奏。已收復壽春府。此皆與行述同。但小麻所書。以陳卞爲陳辨。又云。遂復光州。皆誤也。日曆今年四月五日孔彥舟尙申。得光州牒。緊用僞年號。則知未嘗復光州。許約。張鼎事。並不得其年。今以紹興二年正月五日張昂奏狀附見。俟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二

【紹興二年】三月壬辰朔，詔襄陽隨郢等州鎮撫使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桑仲量度事勢，乘時收復陷沒諸郡，仍令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盧壽、王亨更相應援，毋失機會。如能成功，當議不次推賞。

仲除節制軍馬，未見本月日。或可附去年乞幸荆南之後。

尚書左司員外郎潘良貴以父老乞補外，乃除直龍圖閣，知

嚴州。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徐秉哲送惠州，昭化軍節度副使吳升南雄州，寧江軍節度副使莫儋韶州，並居住。先是秉哲等既以赦得還，而僞遣人詣鼓院自陳上皇出郊之日，己方在敵營，不預其事，乞改正。戶部侍郎柳約奏：今二聖遠在沙漠，而秉哲等復居善地，言之至此，陛下寧不動心，縱未忍加誅，亦宜永竄遐荒，以爲萬世臣子之戒。故有是命。虔化縣凶賊李敦仁補正修武郎，閣門祇候，其徒三十八人皆授官，分隸張俊等軍中。敦仁起書生，爲盜三歲，蹂四州十縣，最後爲江東統制官顏子恭所破，至是始平。淮西招撫使李光執江東安撫大使司都統制韓世清於宣州。初，光與副使王玘將忠銳神武軍合萬餘，以辛卯晦抵城下，時日已暮，隔溪而營。世清將迎謁，其壕寨將曰：不可。李尙書往淮西，而下寨甚嚴，非過軍也，必有謀耳。世清曰：我何罪？遂將親兵千餘人來謁。是夜，光與玘共議，翌日，世清率諸將來賀。月旦，守臣具食，玘先以甲士守其從者。光謂世清曰：得旨，揀軍往淮西，可批報諸軍，令素隊出城。世清欲上

馬馬已持去。光命持黃榜入城，統領官楊明、吉榮聞之，諭其徒撥甲毋出。世清不得已，批報諸軍，衆乃聽命。擇其壯者五千餘人，隸神武前軍。餘許自便。光又得世清所用舟九百艘，帛七千匹，遂執世清以歸。其中軍統領官趙琦先以精銳二千討賊於建昌，亦命琦赴行在。

熊克小厓云：世清在江東，彈壓有勞，民間惟恐其去，至畫像祠之。時呂頤浩方招安張瑄，而世清襲擊瑄。

破之。頤浩以世清壞其事，故不樂。後徽人翟汝揭在言路，嘗欲爲世清辨白而未果。今敷文閣直學士程大昌亦徽人，知其事，嘗爲克言之。案：日麻呂頤浩未相時，上屢以論范宗尹，則當時言世清可疑者，不特呂頤浩也。然世清彈壓有功，亦未可知。如李光王瓌所奏揀散事，亦不言其拒命，可見世清初無反意，但述可疑耳。今併附此。是日，水賊翟進犯漢陽軍，殺武功大夫權軍事趙令戮及吏民百餘人，掠舟

船而去。遂以其衆歸於蘄黃鎮撫使孔彥舟。

此以今年五月七日據安撫使司所奏修入。

癸巳，詔温州太廟百步內遺火者徒二年。尙書司封員外郎林待聘爲禮部員外郎，左朝奉郎張熹爲司封員外郎。詔以朱勗平江南園地賜孟忠厚。責授果州別駕顏博文乞以敕鈔，權刑部侍郎王依擬敕奉議郎與差遣，而吏部侍郎葦密禮言博文嘗撰僞楚赦書，今使之通籍朝端，公議未允。乃詔博文永不收鈔。

日麻利更部並無名(案)此時吏部尙書李光出使，而密禮爲左選侍郎，必密禮也。

甲午，詔兩浙市舶就秀州華亭縣置司。承直郎施遠除名，婺州編管，坐爲范汝爲游說辛企宗也。初，宣撫使孟庾械遠及招撫官謝嚮、葉棠赴行在，且言嚮等三人與汝爲同情反叛，殺戮生靈，不可數計。聞尙

有人爲之多方營救。不知何意。嚮棠未至都。道死。上益疑有爲之地者。下達臺獄。命中丞沈與求窮治。二

丙子
降旨

逵至獄。因得以歸罪二人。刑寺當逵依隨企宗。不多方措畫攻討。追二官。罰銅十斤。案上。特有是命。

熊克小麻云。逵遠避郡縣。管中塗逸去。案。逵十月己丑再竄瓊州。其逸去當在彼時。今移附十月。

乙未。江西安撫大使李回言。湖東名賊曹成在道州。馬友潭州。李宏岳州。劉忠處潭。岳之間。雖時相攻擊。其實聞二宣撫之來。陰相交結。分布一路。爲互援之計。馬友據潭州踰半年。漕臣錢糧不得移用。今朝廷以岳飛知潭州。友安得不疑。飛亦安能引兵直赴潭州。與友共處。若使飛先往道州捕曹成。友必懷疑阻。害糧饋。則飛有腹背受敵之患。不若且置成不問。先引兵往袁州。約友。宏云討劉忠。以俟二宣撫之來。庶使成不便過嶺。最爲長策。飛之將行也。回既諭以此意。復言於朝。呂頤浩。秦檜進呈。因言湖廣大寇。曹成爲首。馬友。劉忠次之。此數人相與交結。爲輔車相依之勢。上曰。宣撫使兵到。必能平湖南諸寇。續次令轉往湖北。襄漢間。以通川。陝。譬如漢高祖先遣韓信破趙。復破齊。然後擒項籍。乃詔飛斟酌賊勢。如未可進。且駐袁州。以俟世忠會兵。時成已進犯嶺南。飛亦移兵茶陵。而朝廷未知也。詔臨安府城內強盜及縱

火焚。有人居止之室。依開封府法治罪。

竊盜指揮在四年四月癸卯。

戊戌。罷江淮發運司。以其錢帛赴行在。始祖宗時。發運司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卽眞。揚。楚。泗州置轉般

倉納受。泝流摺運。以贍中都。且因諸路之凶豐而平其糴。及是江湖盜寇多。綱米不繼。發運司歲費錢十六七萬緡。第職糴買而已。故省之。八年四月復置。資政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吏

部尚書李光充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壽春府滁濠廬州無爲軍宣撫使。仍命光以親兵千人之任。光奏直祕閣宗穎爲參議官。迪功郎胡理主管機宜文字。從之。日。葉夢得累乞宮觀。可依所乞。則是朝廷檢會行遣。非因乞祠也。熊克

小廡亦不云所以。案。夢得之去。恐是處治韓世清事。與朝廷異論。夢得以世清爲大使。司都統制。不見於他書。今年三月四日。樞密院勅會江東安撫大使司軍馬數多。本路賦入有限。兼都統制韓世清一軍人數稍衆。已令淮西招撫使司因便前去揀汰。據此則世清爲夢得所用。而朝廷廢之。其罷帥事而代以李光。或由此也。今且附此。更須參考。直祕閣知台州秦梓。移知秀州。是日。右武大夫明州觀察使襄陽府鄧

隨鄧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桑仲爲知鄧州。霍明所殺。初。仲屢爲王彥所敗。欲再攻金州。鎮撫司副統制兼知鄧州李橫曰。不率三軍入西川。卽殺敵以圖報國。勿坐困於此。仲檄明曰。金州草寇當道。當盡勦除。明不從。每報之曰。不知金州草寇。主名爲誰。安復鎮撫使陳規聞之。亦遣人謂明曰。朝廷以郡授汝矣。汝謹勿附仲。仲怒。陰有殺明意。明措置鄧州。漸成井邑。亦有戀鄧之心。仲以二十騎疾馳入鄧州。明聞。謂其黨曰。太尉來。定見害。明度仲以駿馬日馳三百里。髻必解散。預備有力者爲之束髮。坐定。明卑詞謝曰。擇日卽起兵。豈敢違令。事未須遽。莫要理髮否。仲欣諾。有力者旣得其髻。卽擒而殺之。囚其從者。而以反聞。後鎮撫司參謀官趙去疾歸朝。得召見。上問仲何如人。去疾曰。忠義人也。上問其說。去疾曰。仲嘗爲臣言。

必欲取京師以獻朝廷。第乞二文資以祿其子。上惻然感動。授仲二子昕、維將仕郎。

昕維以紹興三年二月戊子補承信郎。既而去疾。嘗

維年七歲。已能誦論。孟不類武人。是

月王子並改補將仕郎。今併附此。

己亥。布衣王大智授右迪功郎。添差樞密院計議官。呂頤浩言大智知兵法。上召見便殿而命之。制授

故南越王李乾德子陽煥。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封交趾郡王。仍賜推誠順

化功臣。自元豐後。大臣功號悉除之。獨安南如故。懷遠軍節度使占城國王楊卜麻疊。懷遠軍節度使

闍婆國王悉里地茶蘭固野。大同軍節度使真臘國王金哀賓。深皆加恩。以明堂故也。右承事郎潘疇

通判通州。疇。葆真宮道士也。建炎中。以從張浚勤王。改京秩。故以命之。既而言者論其忝竊冒濫。爲搢紳

羞。命遂寢。寢命在今年四月庚辰。

庚子。戶部尚書李彌大乞命近臣講求祖宗委任三司之意。詔給舍看詳申省。詔自今行軍。專委本路漕臣一員。通融應副。議者以爲隨軍漕運。出於一時。故以州縣則不從其號令。以運使則不恤其有無。甚至搜求獻羨。以爲己功。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有是命。言者奏山東艱食。而帛踴貴。商人多市江。浙米帛。轉海而東。一縑有至三十千者。詔許告捕獲人。補承信郎。賞錢三千緡。犯者依軍法。巡捕官失察者抵罪。是日。陝西都統司同統制軍馬楊政及金人戰於方山原。敗之。時隴州移治方山原。守將范綜以散

卒數千駐原上。金人所命陝西經略使薩里干與叛將張中彥、慕容洎合兵來犯。陝西都統制吳玠命政及吳璘、雷仲救之。大戰三日，焚其水寨。翌日，敵引去。政、臨涇人，初爲弓箭手，驍勇過人，玠用爲統制。宣撫處置使張浚錄其功，擢政知鳳州。

辛丑，鑄紹興經筵印。淮東提點刑獄公事兼營田副使王實言根括到揚州未種水田一萬七千頃，陸田一萬三千頃，已分給六軍，趁時耕種，從之。直祕閣王暎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

丙午，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一員。

藍克小麻在二月
丁丑今從日歷

以尙書右司員外郎仇愈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

公事。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姚舜明爲左司郎中，監察御史胡世將守右司員外郎。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張守請朝昭慈獻烈皇后攢宮，許之。自是以爲例。詔雲安軍羈管人謝亮許自便，以嘗使夏國也。

戊申，降授武顯大夫威州防禦史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張俊鉸所降一官。俊起諸盜，所部凡七千餘人。至是汰其老弱僅三千。朝廷嘉之，乃有是命。詔淮南諸州通判到罷並進秩一等。以廬州有請也。己酉，左武大夫榮州團練使權神武中軍統制巨師古復爲神武後軍統制。中侍大夫密州觀察神武右軍中部統制楊沂中爲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衛親兵。時衛兵不滿三千，沂中病其寡弱，於是招丁壯營牧園，未半載，軍容果張。由是上益眷之。詔孟庚、韓世忠至荆湖，日應措置事務，合從本司施行。候將

來班師令李綱措置。庚初受命宣撫福建、江西、荆湖三路。而朝議恐曹成度嶺。故命綱自閩廣之長沙。庚言措置相妨。乃有是命。始吳敏之未罷也。上奏言曹成雖已受招。陰縱虜掠。臣見在桂州措置。緣止係廣西軍馬事力至薄。望促庚、世忠或別遣大將前來。於是庚已發福州。而敏未知也。濠州守將寇宏獲僞知虹縣李子誠。赴行在。詔給以資糧。遣還僞境。臨安府布衣孫清上疏論時事。詔賜束帛。賜鄭億年家錢千緡。以其妻韓氏卒於台州故也。追奪謝鸞、葉棠出身以來告勅。廢潮州揭陽縣。縣海陽地也。宣和中。以劉花三作亂析置。至是省之。

辛亥。承節郎閤門祇候張莘、榦辦御葦院。莘、婕好弟也。

壬子。左朝奉大夫趙霈行太常博士。霈、抃孫也。初。泉州花鄭貴等謀作亂。爲賈人湯易所告。捕斬之。至是以易爲承信郎。

癸丑。詔寬兩淮租稅。戶部尙書李彌大言。道路無阻。諸路上供錢糧。並依限起發。赴行在。許之。童子朱虎臣。七歲能誦七書。排陣步射。與其兄端友偕來。上召對於內殿。端友以誦經子書賜束帛。而虎臣爲承信郎。虎臣。浮梁人也。樞密院水軍統制官張崇。李允文部曲也。有衆僅五千。詔揀其精銳三千五百人。隸李光。卽建康屯駐。龍圖閣待制知漳州黎確。左朝奉郎知台州徐偉達。並罷。以言者論其在圍城中。並受僞命也。確仍奪職。江西提點刑獄公事董濬罷。殿中侍御史江躋論濬當蔡京用事時。嘗撰蔡命三篇。以事進取。在會稽。又嘗畫中興圖以獻。故斥之。閤門宣贊舍人知澤州盧師迪。自建炎初。連結

山寨豪傑。至是五年。上在會稽。師迪與其徒赴行在。請兵收復河東州縣。上命往張浚軍中。俟路通之任。

師迪以非本計。辭不行。固請留紹興以俟命。上許之。

師迪初見建炎四年八月戊子。

是日。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閣門宣

贊舍人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知河南府兼節制應援河東北兵馬使翟興爲其將官楊偉所殺。初。僞齊劉豫之將移都汴京也。以興屯伊陽山寨。憚之。豫每遣人往陝西。則假道於金人。由懷衛太行取蒲津。濟河以達。豫深苦之。嘗遣迪功郎蔣頤持詔書遣興。誘以王爵。興戮頤而焚其書。豫計不行。乃陰遣人啗偉以厚利。偉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興死年六十。其子兵馬鈐轄琮收合餘兵保故寨。自是不復能軍。事聞。詔贈興保信軍節度使。

興之死。諸書不同。張匯節要。劉豫以翟興大軍屯伊陽。去東京不遠。及扼斷陝西道。豫深患之。故力請於尼瑪哈。期必破興。會興將楊偉降。具陳破興之計。於是發女真萬戶察罕瑪勒皮河朝。多張聲勢。揚言將

攻興。興遂出兵以應之。偉潛引賊兵由關道以襲興營。興以大兵既出。衆寡不敵。力戰而死。遺姓之遺史。劉豫遣蔣頤持書遣興。興戮頤於市。豫計不行。復誘興將楊偉。陰約內應。以謀害興。是日。賊兵徑犯中軍寨。興親迎賊與戰。遂陷重圍。中賊奮擊之。興力戰不勝。墜馬遇害。小麻全據張匯所云。(案)日麻。紹興二年七月十一日。權河南鎮撫使翟琮。父獨當一方。前後百戰。不敢辭難。不幸於今年三月二十二日。有本部將官楊偉。陰懷姦。復遠然謀害先父。身首異處。提擯首領。叛投僞齊。據所奏。則興爲偉所殺。非戰死也。姓之以爲結偉內應。此猶近之。匯謂偉先降賊。而後引兵襲興。蓋非實矣。小麻不詳考而遂因之。今不取。

甲寅。上策試諸路類試奏名進士於講殿。上謂輔臣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才爲異日之用。若其言鯁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崇寧以來。惡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因手詔諭考官。直言

者置之高等。凡諂佞者居下列。鹽官進士張九成對策曰。禍難之作。天所以開聖。願陛下以高大爲心。無遽以驚憂自阻。彼劉豫者。素無動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於君親。而委身於寇敵耳。黠難經營。有同兒戲。今日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強。篡奪之禍起矣。臣觀濱江郡縣。爲守令者。類無遠圖。陽羨惠山之民。何其被酷之深也。率斂之名。種類闕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頭未已。又行八折。八折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經實。經實均矣。又曰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數也。流離奔竄。益以無聊。臣竊謂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尙。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

中興綱目。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當春陽甚敷。行宮別殿。花氣紛紛。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融也。其何安乎。盛夏之季。風雷水院。涼氣淒清。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變匪擁蔽。不得共此疏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瀟灑。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動。兩宮得無憂乎。孤裘溫暖。歌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素丈。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鮑珍奇。必投箸而起曰。雁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具深宮。必撫几而嘆曰。穹廬區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席乎。

今閭巷之人。眈隸之伍。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室家聚處之歡。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徒以金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其溫。夏不得其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望遠傷懷。何時可釋乎。每感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思欲掃清蠻帳。以迎二聖之車。若夫小民。則不然。是以搜攬少蟲。馳驅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源。蓋亦有自。彼閹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爲名。且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

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時。宦官女子實居前。後有時者易疏。前後者難開。聖意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堵。除之役。復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指趣。論古今之成敗。將聞閣寺之言。如狐狸夜號而鴟梟晝舞也。九成家傳云。公對策言劉豫比之狐狸鴟梟。豫怒。手劍屬客欲刺之。乃策語不同。家傳小誤也。

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淩景夏次之。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景夏之詞實勝九成。欲以景夏爲第一。

此以紹興五年六月戊午上諭大臣語修入。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選。誰謂

不然。中興綱目。初上謂輔臣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材。爲異日之所用。若其言覈寃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崇寧以來。惡人敢言。士氣不作。澆弊至今不可不革。手詔諭考官。直言者置之高等。詔諛者居於下列。遂賜九成以下

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陝類省。試合格進士楊希仲等一百二十人。皆卽家賜第。時舉人策有犯廟諱及文理紕繆者。上命黜降。又有犯御名者。命收實本等。希仲視廷試第五人。恩例餘皆同出身。至助教凡七等。特奏名人五等。依揚州例。許調官。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九成。故樞密直學士鑑曾孫希仲。新津人。時舉人陳之茂等十一人。二人以犯諱降等。九人以文理紕繆與諸州助教。鎮廳人右從事郎范寅賓。樞密院計議官揭愿等六人。各進秩一等。愿辭不受。尋詔助教人調官。依特奏名例。輔臣再請。乃并文學人並附正甲之茂。無錢人寅賓。致虛從子也。愚已見建炎元年四月甲子。演慶運官在五月甲子。今併附書之。唱第在四月丙寅。今但書策試之日。以便敘事。日曆紹興二年四月戊寅。後殿進呈新第正奏名助教乞依特奏名例推恩。上曰。初降

旨令考官以嚴正爲上。詔佞居下。此以示朕好惡。凡士人常須自初進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然而學子遠來。朕悉務優容。命助教九人者。悉依特奏名例推恩。如所請。五年七月庚寅。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奏。紹興二年陳之茂等十九名爲文理。紙經及犯名諱。各補下州文學。後來併附第五甲末。前此與議。以爲紙經之文。乃緣觸犯忌諱之故。其後大臣知之。於是奏附正甲。祖信所奏。與日麻元降指揮全不同。以進士同年小錄考之。是年第五甲後。別有文學一十一人。係陳之茂至陳宗周。下注同進士出身。則是果附正甲也。但日麻遺之耳。然日麻稱助教九人。依特奏名例。而文學乃有十一人。數又不同。案日麻四月丙寅。殿試進士。有犯廟諱者。上曰。犯宗廟諱。當依格降等。然則九人之外。又有犯諱降等者二人。故祖信所奏。合紙經又犯名諱之人。通言之也。日麻載祖信奏狀。作一十九人。疑傳寫字誤。當求別本參考。○中興聖政臣雷正等曰。自鄉舉里選之法壞。而設科取士之制行。鄉舉里選。務觀其行。設科取士。獨考其言。其事若不相同。而皆可以得賢。亦各一時之宜也。故嘗謂觀其行。則必其行之至純。考其言。則必其言之不謬。若使諛佞之言。得以進。則是污穢之行。亦可容。爲法以取士。顯宜如是乎。然而以董仲舒之賢。猶有不切之譏。若劉蕡之直。則有不第之恨。道之艱於自信。與夫難於必行也。尙矣。非上之人。有以優容之。何以作成士氣。而收其顯效。太上皇帝之策士。以嚴正爲上。說諛爲下。言之切直。無所回避者。必置之首選。至犯御名者。又曰。免降黜。其優容也如是。何患於不得其人乎。

祕書少監兼權吏部侍郎傅崧卿宣諭淮東還入見。神武前軍統制王玘自

宣州還行在。賜銀帛五百匹兩。其將士皆賜銀有差。先是玘一軍凡萬二千三百餘人。而使臣輻重在焉。

乃詔以萬四千九百人爲額。

正兵萬人。使臣四百人。輻重火頭二千五百人。馬軍二千人。共成此數。

是日。金人復自水洛城入寇。統制官楊政等

又大敗之。

丙辰。詔韶州自今所鑄新錢。毋得減裂。務令民間不能做假。近歲韶州所鑄新錢。不甚磨錯。湖東人號爲

詔錢又做之私鑄夾以沙土謂之沙錢每千財直二三百及馬友逐曹成收其軍中沙錢甚衆行於潭州諸縣民甚以爲苦提點刑獄公事呂祉請拘收二種錢入官重行改鑄不行顯謨閣直學士右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陳彥修卒於德慶府吏部奏贈開儀同三司自是以爲例

此據紹興九年十月十三日本部狀修入

丁巳詔修真揚澳關

戊午詔景靈宮酌獻歲用三百五十羊自今損三之一

尙書司動員外郎吳表臣守左司員外郎詔五品以下官及執事官非監察御史以上應給告者其錦

標權以纈代之

進士曾盈夫特補將仕郎盈夫敗子也

敗漳浦人故太常少卿

獻其家所藏書二千卷故有是命

詔應有坑冶去處令逐路漕司契勘所得不償所費者並罷

己未左從政郎魏良臣充樞密院編修官良臣江寧人秦檜引之也

福建荆湖宣撫使司奏以朝奉郎

胡紡充本司參議官從之

庚申曹成引衆犯賀州清水寨守臣直祕閣劉全安撫使所遣統領官趙履乘城去先是成遣小校毛全

來告以二月丁亥發道州詔補全承信郎而已叛矣

毛全補官在此月戊午

桑仲之未死也遣鎮撫司書寫機宜文

字左承事郎譚志來告以願宣力取京師乞朝廷出兵淮南以爲聲援呂頤浩信之始大議出師以仲兼

神武左副軍統制。

是春，金人以完顏宗弼爲元帥，府右都監，左副元帥宗維，諭樞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遷秩冒濫，命西京留守高慶裔參主之，奪官爵者甚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三

【紹興二年】夏四月壬戌朔，借補敦武郎閣門祇候權壽春府兵馬鈐轄陳寶爲閣門宣贊舍人，知順昌府。先是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遣寶與守將陳卞同取順昌，以收復告。遂命之。卞等不能御下，軍多鹵掠。中原人大失望。夢得又遣統制王冠率知濠州寇宏共取宿州，爲僞齊王彥先所逐。遂陷壽春。卞棄城保南岸，主管廬壽鎮撫司公事王亨與卞有隙，且利其甲馬，乃以犒軍爲名，襲取之，盡滅其家。

王亨殺陳卞，此據明年十二月

二日郭偉所申附入，偉又言亨受僞命武功大夫興州刺史。

癸亥，詔神武前軍左部統領申世景以千人屯福州，御前忠銳第六將軍德忠以八百人隸之，仍併聽帥司節制。時宣撫副使韓世忠移兵西去，留統領官陳照馬準所部千五百戍南劍州。帥臣程邁以兵少爲言，故有是命。左朝奉大夫宋高知蘄州，用鎮撫使孔彥舟奏也。

甲子，直祕閣通判嚴州黃策罷。先是桐廬、淳安二縣令以賊爲漕臣所劾，而策庇之。械繫其告者，漕臣徐康國等言於朝，命按其事。旣而策亦以賊廢。是日曹成入賀州。

乙丑，廣東經略司言虔州盜陳顛率衆三千人圍循州，焚龍川縣。詔江西大帥司遣將捕之。

顛初見元年七月壬寅。

戊辰。詔知州兼統兵去處。非出師臨陣。毋得用重刑。以祕書少監傅崧卿有請也。

己巳。宣撫處置使張浚言。直祕閣都大同主管川陝茶馬公事兼隨軍轉運使趙開措置川路隔槽酒務。自建炎四年春至紹興元年秋。增收息錢一百四十萬緡。已陞直龍圖閣。詔中書省給告。

庚午。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翟汝文參知政事。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軍中糧乏。詔光世具見屯鎮

江官軍單甲姓名。責取統領官保明申尙書省。故監察御史沈疇贈直龍圖閣。以議章縱盜鑄獄忤蔡

京謫死。疇。德清人。事見大觀元年九月丙申。

辛未。復置諸州學官四十三員。此卽建炎三年所置者。時言者論文武之道。不可偏廢。東晉之初。首開學校。頃緣議者

務減吏員。諸州教授。例從醵減。今所在州郡。添差筦庫捕盜者無慮十數。何獨於此而吝之。欲望稍修學官。使士子有所矜式。且廉退之士。不至棄遺。事下給舍看詳。而有是命。

壬申。以平范汝爲德音釋福建諸州雜犯死罪。已下囚。其脅從歸業之人。自今毋得告。獨上四州今年夏秋稅及夏料役錢。下四州民嘗遭焚劫者。獨今年夏稅。訪聞舊來未行茶引。歲收息錢九萬緡。自置茶事。一司所收十餘萬緡。除官吏支費外。較其所入。輿搭息不甚相遠。仰本路帥臣監司同共講求利害以聞。初。命江東統制官拱衛大夫宣州觀察使閻皋以所部五千屯邵武軍。皋以檄授賊首熊志寧武功郎。充前軍統領。福建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言於朝。降皋兩官銜替。遂併其兵。中奉大夫廣東提點刑獄

公事宋孝先爲福建等路宣撫司參議官。是日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總管楊惟忠討軍賊趙進降之。進寇江州之瑞昌。帥臣李回遣惟忠討捕。時賊衆萬二千。官軍八千人而已。平旦惟忠渡江。先鋒將武德郎關門宣贊舍人傅選悉五軍旂幟行。以壯軍威。賊諜知之。曰先鋒尙如此。若全軍而來。何可當也。遂遣使迎降。詔以進爲從義郎。其徒十三人皆授官。仍畱江州屯駐。屯江州在六月壬寅。遣補官在八月乙未。

癸酉。廬壽等州宣撫司奏僞齊兵犯壽春。詔本路宣撫司不須輕舉。

甲戌。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胡松年罷。初上幸浙西。而漕臣營宮室。聞諸邑有取材於民者。遣御史黃龜年視其籍。而以錦帛與度牒償之。松年恐得罪。諭屬縣詐言已償。民間三分之一。而具文以示龜年。事聞。故有是命。

乙亥。昭慈獻烈皇后小祥。上不視事。郡臣進名奉慰。初命館職校御府書籍。尙書戶部侍郎柳約提

舉江州太平觀。以御史江躋言約頃守嚴州。略無措置也。詔進士第五甲人特免銓試一次。

丁丑。奉直大夫淮東提點刑獄公事兼營田副使王實罷。以宣諭使傅崧卿言實闇懦不才。自到官之後。止在揚州。乞別選能吏故也。

戊寅。戶部尙書李彌大兼侍讀。彌大乞講筵官不許留身奏事。從之。日屢無此。今以沈與求劾彌大章疏附入。

己卯。執政奏事。上諭二相曰。願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當如范蠡大夫種分職。先是呂頤浩開桑仲進

兵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且言近聞金僞合兵以窺川陝若於來春舉兵必可牽制陝西之急萬

一王師逐豫則彼必震恐因令韓世忠自西京入關此亦一奇也及是上諭輔臣二人唯唯奉詔

朱勝非秀水間居錄

紹興二年呂頤浩秦檜同秉政檜引傾險浮議之士列於要近以爲黨助謀出呂而專政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政事外擴夷狄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於是降制除頤浩江淮荆浙都督諸軍事總兵江上置修政局議更張法度而檜領之案趙銜之遺史頤浩始開督府乃因桑仲出師之故未幾聞仲死頤浩遂提行以事考之此說爲合恐非檜黨所擠也又是時檜所引如胡安國程瑛江躋張巖之徒皆賢士不得以傾險浮議名之勝非所云恐非其實今不盡取

詔三省樞密院人本

宗有服親不許任軍中差遣如違重行黜責時辛永宗既得罪

事見元年十一月辛亥

而神武前軍統制王玘又奏省

吏單知彰之兄爲本軍準備使喚論者恐其刺探省中事故條約之中書言諸路州縣民戶因兵火逃

亡者田業二年內許人請射在十年內者雖已請射聽理認歸業已施功力者償其費客戶權田者聽免

一科科催田主歸業者倍之仍免二年非泛科配

庚辰夔州路安撫使韓迪奏祁王見任本州詔國子監丞李愿宣召赴行在初迪功郎李霞者監富順監鹽井其子勃不肖蓄妓家貧無以爲資遇保義郎杜遠於萬州欲從之假勾卽僞稱祁王遠以舟送至夔具以告迪迪聞於朝會內侍楊公謹在夔與勃相見公謹頗能言徐王起居狀勃遂更稱徐王迪不疑其詐卽以白宣撫司宣撫使張浚令內侍武翼郎趙彥民驗視彥民心疑其非而依違以對浚以爲然乃給

觀察使俸命愿借勃赴行在。

十月庚寅行遣

武功郎樞密院兵房副承旨劉希房等十九人各進秩一等。以本

院言昨范汝爲破滅係本房首尾應辦措置行遣調發別無他誤故也。旣而言者論吏行文書蓋其職也。今各進官恐將有捐軀冒死之人聞之解體而主帥論功第賞轉益冒濫乃命收後旨勿行第行犒設而

已。後旨是在是月丙戌

朝奉郎江漢者初以本樂府撰詞曲得官宣和末爲明堂司令至是除通判郴州言者以爲

不可罷之。大學生許巖上書論事上召對命爲迪功郎。

壬午手詔曰比自宗朝播越國步艱難以來中原士夫隔絕滋久間有流寓東南者往往乏謀寡援致姓名不能上達良可惜也可詔內外侍從監司郡守各搜訪薦舉三兩人以備器使起居郎陳與義試中書舍人。是日臨安火。

癸未詔曰朕寤寐中興累年於茲任人共政治效缺然載加攷績登庸二相蓋欲其謀斷協濟事功倚毗睿遇體貌惟均凡一時啓擬薦聞之士願朕拔擢任使之閒隨其才器試可乃已豈有二哉尙慮進用之人才可勝德心則媚奧潛效偏私浸成離閒將見分朋植黨互相傾搖由辨之不早辨也可不戒哉繼自今小大之臣其各同心體國敦尙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政治者其令臺諫論列聞奏朕當嚴置典刑以誅其意時呂頤浩秦檜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爲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爲助欲傾頤

浩而專朝權。上頗覺之。故下是詔。

中興聖政臣圖正等曰。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帝王之道。其大知天。寧有私哉。然而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所寒。小民亦惟曰怨咨。以小民之意而窺天。不知

其爲大。宜其不免於怨之也。太上皇帝謂登庸二相。體貌爲均。一時皆擬龍圖之士。隨才任使。曾無有二。此其大知天者也。進用之人。或潛效偏私。浸成離間。使分別植黨。互相傾搖之患。不免上貽聖慮。此猶以小民之意而窺天也。大抵天下之事。不患於不可制。而患於不能知。知之於微。而革之於早。豈有不可制之事故。此太上皇帝所以於其幾微而明辨之。不憚於播告之詳。而以絕朋比之漸也。

秘書丞李藹爲孫傅請諡。遂諡忠定。

直祕閣知郴州

趙不羣。陞直顯謨閣。知鼎州。充湖北路兵馬副鈐轄。代程昌寓也。時湖南多寇盜。二人卒不果行。詔臨

安府。令馬步軍司分左右廂巡警照管。時初命平海軍承宣使蘭整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而權主管

步軍司邊順。援東京舊例爲言。故有是命。

甲申。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運米五萬斛至荆南。欲理川口。與行在相接。上曰。一二日前猶有言者。謂當

遣人副浚治軍。朕念委之不專。難以責成。秦檜。翟汝文皆曰。誠如聖訓。時中書舍人胡安國上制國論。大

略謂。陛下登極六年。謀議紛紜。未有一定。昨嘗降詔。定都建康。而六飛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爲分鎮。恐非

設險守邦之意。且朝廷近棄湖北。遠置川陝者。謂蜀貨可以富國。秦兵可以強國也。萬一有桀黠得之。守

峽江之險。則蜀貨不得東。塞武關之阻。則秦甲不得南。猶一身束其腰脅。而首尾不相衛矣。臣謂宜必都

建康。且不以湖北爲分鎮。則全據上流。出秦甲。下蜀貨。而血氣周流矣。又近者分鎮京畿。淮甸。多使暴客

錯雜居之。獨安陸命文臣陳規。荆渚命武帥解潛。若降指揮。以湖北與諸鎮不同。宜有更張。考二人之績。

規宜因任。潛宜改移。無不可者。仍復漕憲二司。以理財治盜。若襄陽雖已分鎮。然時方用兵。乘便分割。亦豈無機會。然後上流之勢全矣。安國又言。今日之勢。宜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而鄂渚隸江西。蓋祖宗都汴。其勢當自內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制北。與祖宗事雖殊。而意則同。此復中原之勢也。左宜教郎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呂祉亦言。荆楚乃行朝上遊。宜於沿江措置。使與吳會相接。庶幾可以一統東南。時已命劉洪道鎮武昌。而洪道未至也。詔今次補授文學人。不俟赦降。令陞朝官三員保任聽參選。

乙酉呂頤浩言。近至天竺祈晴。今雨少霽。可以上寬聖慮。上曰。朕宮中亦自有蠶。此不惟可候歲事。亦欲知女工艱難。事事質儉。

中興聖政上謂呂頤浩曰。比來苦雨。前日祈晴。雨即止。朕遣人於郊外取麥穗視之。已結秀。若晴霽十數日。二麥必大熟。茲誠上瑞。何必甘露。慶雲邪。頤浩奏曰。太宗皇帝嘗命親近人取禾穗入禁中。又駕幸近郊。觀稼。皆聖主務農重穀之意。臣聞正等曰。昔周公於詩作七月。歷序稼穡之艱難。於書作無逸。必曰。知稼穡之艱難。稼穡之事。爾何與於一人之貴哉。蓋惟至貴不忘至賤。然後能有其貴。況農事食之所出。而食者民之所以生歟。周公之意可見矣。太上皇帝憂雨之久。而喜晴。取麥於郊。而喜麥之秀。以爲過於甘露。慶雲之瑞。大哉王言。真中興之本歟。

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加封梓潼縣英顯王武烈二字。王晉人張惡子也。居縣之七曲山。舊與姚萇交。逮萇據關中。因不復出。後人卽其地祠之。浚言。比形靈應。大破羣凶。詔令中書省出告。是日。李綱始受湖廣宣撫使之命。置司。上遣內侍於蓋撫間。令見上道。乃還。賓客多往賀。綱有臨川陳冲用者。獨不賀。人問其故。冲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閒居。其

望猶重。若因此成功，尙蓋前失。萬一又無所成，平日之名埽地矣。何賀之有。是夜，太平州軍士陸德等縱火作亂，囚守臣左朝奉大夫張錞，殺當塗縣令鍾大猷，閉城自守。先是錞與兵馬鈐轄武經郎趙子綱不協，劾罷之。子綱因激怒諸軍，既執錞，遂領州事。江東安撫大使李光聞變，遣統制官耿進、右奉議郎通判建康府錢需率兵水陸捕之。子綱罷兵。四月己巳。

丁亥，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秦州張榮進秩一等，榮爲盜久，朝廷聞榮與其部曲殺平民而取其貲，命

劉光世圖之，尋召榮入朝，復進官，遣還郡。

命劉光世措置在去年十一月庚戌降旨召榮在今年四月乙卯。

戊子，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制曰：盡長江表裏之雄，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時頤浩將謀出師，而秦檜之黨亦進言，昔周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上乃命頤浩總師，開府鎮江，頤浩請辟參謀官已下文武七十七員，鑄都督府印，賜激賞銀帛二萬匹兩，上供經制錢三十萬緡，米六萬斛，度牒八百道，月給公帑錢二千緡，仍許召諸州守臣時暫至軍前議事，皆從之。

頤浩都督之除，日屢會要，玉堂中興制草皆在此日，而熊克小廉繫之四月十八日已前，蓋以是日上有專治軍旅之諭，不知

是時雖有定議，未降制也。但日屢載頤浩畫一陳請狀在四月三日，所不可曉。當是閏四月三日所奏，日屢誤繫之四月初間，今併附此候考。

故追復觀文殿大學士相國公韓忠彥追封魏

國公，以元祐宰輔入黨籍者八人，獨忠彥未加贈故也。

南康軍布衣李彧、元祐戶部尙書常之從孫也。

靖康末。嘗率里人捍賊。江西帥臣板授迪功郎。至是安撫大使李回言其學行於朝。詔補正。

己丑。給事中王叔放守尚書戶部侍郎。兼侍讀。降授左武大夫。萊州防禦使閻皋赴都督府軍前。準備使喚。皋故爲呂頤浩部曲。故頤浩請之。武德郎江東安撫大使司固統制趙琦爲樞密院準備將領。尋命

琦以所部二千充御前忠銳第八將。

琦已見三月壬辰。改充忠銳將在五月辛酉。

詔建州豐國監復鑄錢。監舊有役兵五百。提點

司歲給黃銅五十萬斤。白錫五十萬斤。鑄錢二十五萬緡。及是纔餘役卒數十人。乃減鑄額之半。端明殿

學士知潼州府宇文粹中求去。張浚承制以其弟直祕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時中代之。又以右中大夫

陳古爲成都府路轉運副使。

粹中奉祠。以七月庚午得旨。蓋用浚奏也。續成都記。時中以四月二十八日改差。故附此日。

庚寅。僞齊劉豫移都汴京。士民震駭。豫乃下詔以撫之。因與民約曰。自今更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豫僞尊其祖忠曰毅文皇帝。廟號徽祖。父曰睿仁皇帝。廟號衍祖。僞左丞相麟簽所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子府十三軍。以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馮長寧參謀軍事。徙汴京。畱守益爲京兆。畱守。豫在開封。凡軍國事。以至賞刑。關訟。毋巨細。申元帥府取決。沿河沿淮。及陝西。山東等路。皆駐北軍。由是賦斂甚重。刑法太峻。民不聊生。僞太常博士直史館祝簡獻遷都及國馬賦。略曰。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豈惟觀長淮。飲大江而已哉。豫批云。文賦非治天下所尙。然自前朝之季。上恬下嬉。殆忘監牧。國家創業。力爲生靈除禍亂。致康泰。以馬爲急務。而猶恐官吏軍民多狃於舊俗。

未知盡牧園芻秣之道。此賦極陳馬之爲用。使讀之者知此爲至重而不可忽。實有補於軍政。與滅磨勘以示無言不酬。時西京奉先卒李英賣注椀與虜人。豫疑其非人閒物。驗治得實。遂以其臣劉從善爲河南沙淘官。谷浚爲汴京沙淘官。於是兩京民間窖藏及冢墓破伐殆徧矣。

趙氏之遺史於此書張孝純罷相劉鶴秉政恐誤讀去年已爲左相矣。

是月直祕閣主管廣西經略司公事許中令諸郡上丁輸召募勇敢錢戶八千。自治平開於廣東潮梅循惠等州。專置槍手。熙寧開。又於諸州闔兵處增置保丁。每農隙輸赴州縣教閱防守。若廣西邕州之峒丁。本以防遏交趾而欽廉宜融平觀諸郡亦各有土丁。欽廉之沿海宜融之防遏。率以三等戶五丁取一至四等以下。則戶以一丁充團結而已。平觀撈邊之地。則團結父子全丁。凡爲土丁者。並蠲其身丁稅錢。皆不離本處。及中爲廣西帥。始調羈廉州峒丁赴靜江防拓。往來剽掠。所過騷然。經涉冬寒。死者殆半。每遇戰守。則統兵官先驅土丁赴敵。潰喪愈多。至是中以聖旨盡發一路土丁。既而言恐妨農事。上欲召募敢可丁輸錢五千。并折米錢三千。並易輕齋赴帥司。一方大擾。

三年二月壬午明鑾奏許中五罪論科土丁錢事在此月今附見

右中大夫右文

殿修撰知漳州趙億乞守本職致仕。許之。億年纔五十三也。

日麻無此。今以紹興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呂祉等薦章修入。汪藻作億墓誌。但云以疾請老。從之。亦不言其故。日麻

此月九日壬寅。有都省奏。廣東運司。建炎四年。糯米陳腐。弛慢失職。下提刑司嚴買指。據然止是詰責當職。羅買官。億前任轉運司。恐非其實。故也。訪附於此。國史須詳考。

顯謨閣直學士李偃卒於饒州。

偃傳在此

月未得

其年

閏四月辛卯朔。戶部尙書兼侍讀李彌大、祕書監傅崧卿充徵獻閣待制。並爲都督府參謀官。直顯謨閣。福建轉運副使李承造、陸直龍圖閣。爲參議官。尙書右司郎中姚舜明充祕閣修撰。爲隨軍轉運使。起復左武大夫榮州團練使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復榮州防禦使。兼都督府統制軍馬。翌日。頤浩言。臣今以僕射職事出。凡所措置。乞一切作聖旨行下。續具奏知。許之。後數日。彌大於講筵。畱身言。東晉王導。謝安爲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頤浩不宜輕動。又言。己爲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政。如漢朝故事。以察官郎官爲之。欲殺其專。自都督府始。陛下必欲遣臣與崧卿當別爲一司。伺察頤浩過失。密以啓聞。上以爲離間君臣。彌大遂改命。尋詔謀議官欽位視兩省官。奉使機宜。官視職司。幹辦官視雜監司。選人在諸州通判之下。時已罷隨軍轉運使。而崧卿舜明所除職論者。以爲太優。殿中侍御史江躋請降旨。以督府權任至重。特許置隨軍漕臣一員。又請自今非見任宰相。暫出撫師。其所辟僚屬。除官進職。不得輒援此例。詔令三省遵守。頤浩不悅。

許置隨軍漕。在此月丙申。參謀官已下敘位指揮。在五月戊辰。江躋論僚屬職名。在六月戊戌。

遣內侍衛茂實

往紹興府津送所畱宮人赴行在。詔左朝奉大夫知太平州張鎔先次衝替。令安撫大使司追攝取勘。時本州言鎔自到任不法等事。已行拘收。聽候指揮。乞早降曲赦。庶幾軍民一向安業。中書乃言。訪聞鎔贓污不法。郡民厭苦。遂罷之。仍詔陸德等並特與放罪。旣而聞德不服。乃命知池州王進合兵進討。又詔

江東安撫大使李光親往視師。未行而城破。

遣王邁在乙未。詔光躬親前。去節制。在丁未。今併書之。

壬辰。詔戍兵於屯駐所在有違法。許守臣監司按舉。其兵校於知通並依階級法。用樞密院請也。

癸巳。高麗國王楷遣其尙書禮部員外郎崔惟清。閣門祇候沈起入貢。詔祕書省校書郎王洋押伴。楷獻金百兩。銀千兩。帛二百匹。紙二十匹。人參五百斤。詔賜惟清起金帶。又賜酒食於同文館。辭亦如之。初議遣從官出使。既而不果行。洋資深子也。直祕閣主管洪州玉隆觀衍聖公孔端友既卒。詔以其子玠爲右承奉郎。封衍聖公。

甲午。上諭呂頤浩曰。卿耆艾有勞。今總督之任。以大軍委卿。不當復親細務。頤浩惶恐奉詔。

乙未。呂頤浩請以右朝請大夫令時主管行在大宗正司。上令易環衛官。頤浩言。令時讀書能文。元祐間。蘇軾嘗力薦。恐不須易環衛。上曰。令時昔嘗事宦官譚稹。清議不容。不當復齒士大夫之列。乃以爲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令時。燕懿王玄孫也。宣撫處置使張浚奏。以通直郎王擇仁知涪州。擇仁初除河東制置使。會都統制章忠侓不能守。以山寨降敵。統制官宋用臣。馮賽以餘衆赴宣撫司。擇仁因改命。詔諸路類試進士。赴殿試不及人。正奏名。與進士同出身。特奏名。與諸州助教。調官如文學例。以道梗特優之也。

丙申。戶部尙書兼侍讀李彌大罷。爲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仍詔以彌大係侍從官。特不避本貫。御史

中丞沈與求言。彌大謀開君臣。妄自增大。自陛下駐蹕錢塘。四方顛顛。日望朝廷爲向進之圖。今陛下命頤浩提相印。總師律。都督諸道之兵。而節制之。聖慮精微。罔不曲盡。中外翕然。爲甚盛之舉。彌大設有他見。自合委曲開陳。裨贊廟畫。乃緣懷私。妄有奏請。掩陛下推誠待遇大臣之盛德。沮陛下抗志經理四方之遠圖。望賜降黜。疏再上。後六日。詔彌大落職奉祀。是日。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引兵擊曹成於賀州境上。大破之。初。成旣得賀州。聞飛至。以兵守莫邪關。飛遣前軍統制張憲攻關。軍士郭進與旗頭二人先登。進揮槍而出。殺其旗頭。賊兵亂。官軍齊進。遂入關。

日歷飛申以閏月十二日春關口今併附此

飛喜。補進秉義郎。解金束帶以賜。

官軍旣入關。賊兵散亂。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賊黨楊再興率衆直犯順夫之營。官軍退卻。順夫爲再興斫臂而死。飛怒。盡誅親隨兵。責其副將王某擒再興以贖罪。會張憲與後軍統制王經皆至。再興屢戰。又殺飛之弟翻。官軍追擊不已。成屢敗。賊衆死者萬數。成率餘兵屯桂嶺縣。

楊再興初見建炎三年六月不知卽此人否

丁酉。詔奉迎溫州開元寺眞宗神御赴行在。初。章獻明肅皇后以黃金鑄章聖神御。上恐其海盜。故遷焉。因愀然謂宰相曰。朕播遷至此。不能以時薦享宗廟。奉衣冠出游。令祖宗神御越在海隅。念之坐不安席。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孫覲除名。象州羈管。先是李光爲吏部侍郎。上疏論覲知臨安府。盜用助。

軍錢四萬餘緡。呂頤浩奏檜削光名。下其章付大理。落觀龍圖閣待制。至是獄成。觀以衆證坐。以經文紙劄之。屬饋過客。計直千八百緡。有司言觀自盜。當死。詔貸死。免決刺。所過發卒護送。連坐流徙者又三十餘人。久之。二相免。觀上書訴枉。乃放還。

下光章在二月庚午降旨。以衆證爲定在三月庚戌。

罷後苑作。惟留老工數人。作弓鏡以爲武備。

戊戌。賜紹興府行宮復作府治。上謂時方艱難。宜惜財用。若別建府第。益煩費矣。直龍圖閣劉寧止充祕閣。修撰江淮荆浙都督參議。

己亥。呂頤浩進呈樞密院編修官王大智所造戰車。上言。大智知兵法可用。因語頤浩。人材隨能器使。皆可就事。卿爲宰相。當識拔人物。如大智宜攜以自隨。令造水戰之具。不當棄能也。詔移紹興府榷貨務都茶場於臨安。

辛丑。詔武德大夫忠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池州兵馬鈐轄韓世清特處斬。世清既至行在。隸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軍中。呂頤浩欲除之。會浙西兵馬副鈐轄趙令峻訟世清在蘄州。嘗以黃衣衣己。語言狂悖。下大理。世清具服。因醉怒。以緋腳黃旗被令峻向之山呼。故抵死。仍詔以世清一身專謀不軌。其部曲並無干涉。令樞密院榜諭諸軍。

世清狂悖事在建炎三年十一月乙巳。熊克小麻三月。江東招撫副使李光王瓊總兵至宣州。光擒韓世清。誅之。仍據其衆。要部之赴行在。實其誤矣。光至宣州。在二月辛卯。據軍在三月壬辰。世清伏

誅。在閏四月辛丑。相去凡四十日。大理寺劉子節文。寺司敢管韓世清枷項根勸。據招。建炎三年十月內。不記日。因喫了數盞酒後。去州衙理會官兵。闕千錢糧。見知州甄采。共趙令峻坐間。有遞到舒州劉文舜驛一道。令世清聽他使喚。世清道劉文舜舊曾與世清斷殺。怎

教聽得使喚。趙令峻道：「我新從舒州來，劉家人無事。世清道：「趙令峻，你莫與他劉文舜斷說着。待來算世清。你是皇親趙官家人，世清手下人，不曾起動民間。你是淮西兵馬鈐轄，可自交割取我人馬。遂叫使臣軍兵取將黃旗一面來。意待交趙令峻披著，不移時，有使臣軍兵一百來人，將到緋衣黃腳旗一面。世清下壇指定趙令峻，你又不肯交割世清人馬。你胡做時，須肯交割。世清令使臣于四將旗去，待與趙令峻披著。世清不合指定趙令峻呼萬歲。其時趙令峻走起，而西北搶起頭巾，口稱太祖官家。令峻不曾胡做。世清即時便覺有酒，不合與令峻呼萬歲等，不虛有官。韓世清特處斬，仍令大理少卿前去監斷。」

癸丑，詔統兵官行移用劄子者徒二年。左朝奉郎辛次膺監諸司審計司，次膺掖縣人也。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朝請郎楊仲光爲夔州路轉運判官。

甲辰，張浚奏桑仲侵犯均房州，已令鎮撫使王彥掩殺，乞嚴行戒約，令兼聽臣節制。詔京西係屬宣撫處置地分，自合節制。先是范宗尹當國，以京湖道遠，勿乞隸宣撫司。故浚以爲請。前三日，仲以南陽破賊功，進一官，而仲久已死矣。責授中大夫余深卒。

乙巳，宰相奏以大理卿章誼知平江府。上曰：「誼，儒者，賴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冤，勿令補外。」

丙午，呂頤浩言：「淮東宣撫使劉光世屯鎮江，兵冗不練，必敗事。乞移光世一軍歸闕，上不允。翊日再請。上曰：「比聞光世軍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卿至鎮江，可先犒設，使恩信既洽，然後料簡。光世惟卿所用，不必移也。朕之愚見如此。」頤浩歎服。時光世招納蕃漢及淮北人民來歸者不絕。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之未去也，亦招宿州人陸清等率衆來歸。樞密院言事體非便，詔今後不許招納。其後光世言：「結約到北界七十

餘寨請降詔書撫之。上不許。是日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敗曹成於桂嶺縣。成拔寨遁去。賊將楊再興爲追騎所及。跳入深淵中。軍士欲就殺之。再興曰。勿殺。當與我見岳飛。遂受縛。飛見之。解其縛曰。汝壯士。吾不殺汝。當以忠義報國家。再興謝之。飛畱以爲將。時成旣爲飛所破。遂走連州。飛命前軍統制張憲追之。成窮蹙。又走郴州。守臣趙不羣乘城固守。成轉入邵州。會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旣平閩盜。乃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而道處信徑。至豫章江濱。連營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以爲神。世忠聞成屢敗。遣神武左軍提舉事務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董敗往招之。成以其衆就招。有郝鼓獨不從。率衆走沅州。戴白巾。稱爲成報仇。旣後歸於張憲。

曹成受韓世忠招安。請書不見日月。案世忠以六月五日奏到。則必在五月半已前去。此蓋閏月。今併附此當考。

丁未。集英殿修撰知衢州席益。移知平州府。賜福建等路宣撫司錢十萬緡。以賞戰士。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復徽猷閣直學士程唐爲寶文閣學士。充參謀官。專一措置財用。浚言。唐累該赦宥。合復舊制。已割下先次繫階。乞下有司於寶文閣學士上降勅。又言。四川監司知通闕人去處。本司已差官到任。而朝廷所差官後至者。乞別與本等差遣。皆從之。御史臺檢法官晏敦復言。逮事曾祖母張氏。乞納左承議郎一官爲張氏追封許之。敦復殊曾孫也。

己酉。更鑄樞密院印。初。武功大夫榮州刺史樞密院將領韓京。以所部屯茶陵縣。而湖南安撫司統制軍馬吳錫在郴州。二人皆起於羣盜。所將多湖東士人。京本以寧部曲。兵皆精銳。聞以寧之廢。心常不

平。會有前河東經略司幹辦公事王久中者。遣錫書論京專權擅命。錫聞於朝。事下韓世忠。未達。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并京錫軍自將之。至是以聞。

庚戌。武德大夫知池州王進言已復太平州。先是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張俊。耿進等攻城未能下。進以所部赴之。叛兵陸德等許受招。進挺身而入。其次周青者言不順。進乃召使臣張錚。叱令置對。乘賊不意。執青斬其首。俄而耿進自西門。張俊自南門入。諸軍既不相一。遂殺人縱掠。城中亂。兵馬鈐轄權州事趙子綱乘閒遁去。俊執德以獻。伏誅。其後二人交訟其功。詔李光究實。光上進等及軍士五千八百餘人功狀於朝。上命以功贖過。而子綱與錚皆勒停。初進在池州。嘗以事械司理參軍衛允迪。而釘其手。言者交奏其狀。未及究。至是呂頤浩遂命進以所部二千屯饒州。

饒州。權守臣李綱。進罷池州。不見月日。案日曆。九月戊寅。樞密院勸會都督府已差本府統制官王進將帶官兵前去饒州駐劄。候到避節制。今附見也。

德之始叛也。懼官軍將至。謀盡鯨城中少壯。而屠其老弱。然後擁衆渡江。慈湖寨兵馬

俊適隸周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衆開門。其徒許之。俊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出上馬。斫中頰。九人懼不敢前。俊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臥旬日。賊黨益落。官軍四合。遂就誅。後贈俊修武郎。爲立祠號登勇。

案史。王進以閏四月奏捷。且奏張俊冒爭功賞。王。詔李光體究。甲寅。俊申進恣行殺戮。五月丁酉。光奏子綱罪勒停。九月庚辰。詔以功贖過。更不推恩。始終凡百餘日。事今聯書之。錚停在十二月。馬

俊贈官在三年十月丙申。立祠在四年正月己巳。

辛亥百官以天申節開啟道場於天竺寺。有軍將乘馬與權吏部侍郎廖剛爭道。蹄傷剛左股。宰相奏軍將爭道當降黜。上曰：第言軍將犯朝儀可也。

壬子呂頤浩言：今歲防秋。當用兵江淮之間。若車駕時巡。則諸將孰敢不盡力。但恐道路玉食不備。上曰：朕自艱難以來。奉身至約。昔爲元帥。與士卒同甘苦。一日在道絕糧。朕亦終日不食。今居禁中。雖太官上食。閒食彘肉一味。若在道路。雖無肉食。庸何傷乎。初陝西都統制吳玠戍河池縣。同都統制王彥戍金州。二鎮皆飢。而利變路制置使兼知興元府王庶過爲守備。閉石門仙人關。塞褒斜路。商販不通。玠彥病之。因訴於宣撫處置使張浚。浚初欲調護。庶令與玠彥結好。玠彥言：庶遇己無善狀。始庶治權酷與關市之征。得其贏以市軍儲。有三年之積。又爲亭壘數百。達於秦川。至歲終。有三萬人仗。於是有言庶難制。馭者浚惑之。檄召諸帥會於益昌。庶亦覺有閒己者。以素隊數百人馳會。浚問以進取之策。庶曰：富平之敗。屬耳。軍未可用也。浚不樂。曰：君欲棄三秦耶。乃以便宜命庶與知成都府王似兩易。是日似發成都。癸丑。端明殿學士許翰提舉萬壽觀。趣赴行在。時翰避地嶺南。辭不至。

甲寅。詔責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朱勝非許自便。尙書右司員外胡世將守起居郎。中大夫洪炎爲祕書少監。祕閣修撰劉棻爲右司郎中。監察御史黃龜年守左司員外郎。炎芻弟宣和中嘗爲是職。坐元祐曲學罷去。至是復用之。樞密院計議官張致遠添差兩浙轉運判官。河東布衣林向進。石論。詔赴都堂審察。

乙卯詔寺監丞以下並令吏部擬除時呂頤浩秦檜言祖宗舊制內外差遣並付審官士大夫自有調官之路故請謁奔競之風息近世堂除闕多侵占注擬士人失職廉恥道喪欲外自監司郡守及舊格堂除通判內自察官省郎以上及館職書局編修官外並令吏部依格注擬從之詔諸鎮撫使襄陽桑仲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州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廬州王亨訓習兵馬廣行布種儲蓄糧食非奉朝旨毋得擅出兵

丁巳右通直郎新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蔡延世改通判太平州以才選也

戊午寧武軍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淮東宣撫使劉光世特起復光世始聞父延慶之喪詔遣中使起復故官治軍事光世乞持喪不許賜金帛甚厚

欽宗實錄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丙辰金人登城劉延慶聲音震罵帶班直長入城候西兵萬餘人誓開遠門以出至龜兒寺爲追騎所殺靖康

朝野僉言等語書所載尤詳而光世自言弟光烈自陝西前來而說有保捷兵士王進自金寨中走歸稱父於建炎二年內結約本朝人要走歸金知覺促回遂被害身亡疑光世所云走卒之言未足據趙銜之遺史延慶死於亂兵光世不知其存亡多以金寶證人詣鶴境尋訪紹興二年五月有客人自鶴地來得其父之骸骨言死狀皆不可參考云以骨雜甘草把中故爲掩官司不能覈察或勸光世割皮滴血以驗之光世不從以禮安葬發哀成服銜之所云必有所據今附見此將仕郎賀廩獻書五

千卷詔吏部添差廩監平江府糧料院仍官其家一人廩鑄子也

己未降授左朝奉郎劉岑爲尙書金部員外郎

去年十一月乙酉劉超知光州注或與此相關俟考

宣撫處置使張浚以起復朝請大夫

張澄爲利州路轉運副使。宣教郎夏琪權陝府西路都轉運司判官公事。祕閣修撰程千秋知巴州。澄、榮陽人。始以娶宗室女補右職。後王黼薦易文資。建炎初，黃潛善以爲樞密院編修官。與浚同命。故浚引用之。封漢南昌尉梅福爲吏隱真人。初，襄鄧鎮撫使桑仲旣爲都統制，兼知郢州。霍明所殺，其將吏馳

報副都統制李橫於郢州。

熊克小廡云：仲母奔告李橫當考。

同副統制兼知隨州李道聞之，與橫共率其兵，縞素圍郢。明有

口辨，登城謂橫曰：「仲心難保，先殺明，次及兄矣。何如？」吾二人分其衆與地，請命於朝，不聽。攻之彌月，橫刈其麥以贍軍，城中糧乏。至是，攻圍益急。惟西城石壁下臨漢江，敵不能近。明知事急，乃夜半縋石城而下，與其徒數百，泛舟順流而去。翊日，橫始覺之，追之不及。明奔德安府，鎮撫使陳規謂之曰：「仲，鎮撫也。汝爲其屬而殺之，如法何？」當速訴於朝，以辨曲直。明乃去。規謂人曰：「仲、明皆黠寇也。今兩亡矣。橫遂併將郢軍，留其黨李簡知郢州。惟後軍統制王嵩奔劉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四

【紹興二年】五月庚申朔日北至。祀皇地祇於天慶觀之望祭殿。始用牲玉。自政和行方澤之祭。改設皇地祇位於壇南方北鄉。至是將命大臣侍祀。禮官請如舊制。爲位於北方南鄉。從之。

禮官奏請在
四月庚戌

辛酉。兵部尙書兼侍讀權邦彥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其一謂宜以天下爲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於東南。其二謂駕御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其三謂宜命講讀之臣。於所論說之外。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於前。以裨聖學。其四謂宜監觀傷善妨賢之讒。儉合苟容之佞。市恩立威之奸。懷諛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矣。其五謂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又謂腹已俸以佐國用。當自宰執始。又謂分圖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爲。必得賢大將然後可。又謂制置一官。宜可省也。合令沿江州縣。各備其境內。而總之以漕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講之有方。委之有人。防秋上策也。又謂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畱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否則恐天未欲平治也。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與邦彥善。乃薦用之。給事中程瑀言邦彥不可用。不聽。邦彥在樞筦。又言宜乘機者三。祖宗德澤在人人。人心不忘。王師一興。諸路響應。一也。內則淮海之賊騎。悉往西北。以虛其南。外則林牙等侵入。患在腹心。以牽其北。二也。

近覘者報敵兵疲於浚河之役。而守淮之兵皆持挺之農夫。三也。譬諸奕爭先而已。安可隨應隨解。不制人而制於人者哉。然疆理淮堦。以連下邳。藩屏荆漢。以通上流。指顧隴蜀。以成建瓴東下之勢。亦策之次也。翊衛大夫泉州觀察使神武右軍前部副統制魯珪特貸死。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免真決。不刺面。配瓊州本城收管。珪前在京東。掠取良家子。且賊殺不辜。爲人所告。下臺獄。當斬。上以珪累立戰功。特貸之。其三子並畱右軍。仍令臨安府遣官兵自四明市客舟。由海道護送。樞密院言。據探報。敵人分屯淮陽軍海州。竊慮以輕舟南來。震驚江浙。綠蘇洋之南。海道通快。可以徑趨浙江。詔兩浙路帥司速遣官相度控扼次第。圖本聞奏。詔迪功郎荆湖北路提舉茶鹽司榷辦公事高佑贈承務郎。與一資下州文學。以爲鍾相所殺。特錄之也。詔神武諸軍御前準備差使使喚使臣不能馬步射者。並放罷。發歸刑部。戶部侍郎黃叔敖請江東西路今年上供米。並赴建康府。饒州寄廩。以候行在取撥。非奉朝旨。雖安撫大使及諸統兵官。毋得擅支。如違取旨竄責。漕臣不舉者與同罪。從之。檢校少保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都總管楊惟忠薨。惟忠之討趙進也。卽軍中得疾。還洪州一日而死。安撫大使李回收其軍隸本司。以統制官傅選。胡友所部四千人爲前後軍。又命親衛大夫鼎州團練使祁超將餘兵五千充本司統制。此據今年七月六日李回所奏增入惟忠皆行閒。兼長戰守。宣政閒。在陝西頗有威名。及從上至東南。官崇志滿。不肯盡力。聲譽日衰。薨年六十六。後諡恭勇。僞齊劉豫聞桑仲死。遣通直郎張

瑛持勅書至隨州招李道。使臣彭義至鄧州招李橫。時橫留別將蔡立知鄧州。二人皆不受。且執其使以聞。詔嘉獎。據李道中僞檄以五月二日到李橫中。以五月二日到辛酉初二日也。故附於此。其後陳規言於朝。六月壬子降詔獎諭。八月甲辰。三人各進二官。

壬戌。降授中大夫朱勝。非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呂頤浩薦之也。勝非以前宰相侍經筵。不帶職名。亦非故事。

癸亥。呂頤浩出師。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將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

趙姓之遠。史頤浩出師在壬戌。今從日歷。姓之又云頤浩。

以新舊置忠銳十將。併行。案日歷。閏月三日。有旨。呂頤浩進發。其神武忠銳統制將佐。不許出城辭送。則忠銳決非併行也。又忠銳初止。七將。此月二日。乃命第八將趙琦。而第六將軍鍾忠先已從。申世景在闕中。此云十將。亦誤矣。第四將邵青。五月壬午。擄併元。只在臨安。蓋第一將崔增。第二將趙延壽。實從。頤浩行餘人。不與。姓之不深考耳。

甲子。武節大夫果州刺史兼閣門宣贊舍人襄鄧鎮撫使司都統制知鄧州霍明權襄陽府鄧隋郢州鎮撫使司公事權知襄陽府。聽呂頤浩節制。其郢州令軍中統制官同舉。可以服衆者。權知。具名聞奏。朝廷始聞桑仲死。故就命之。翌日。遷明武功大夫。遙郡團練使。仍賜詔書獎諭。不知明已敗矣。詔觀察使以上許薦。可爲將帥者二人。樞密院置籍以備選用。言者論。今正右武之時。雖二三大將。嘗立奇功。而取富貴矣。竊恐隱約之中。尙多奇士。願詔管軍臣僚及都統制官。與夫內外侍從。監司郡守。各舉所知。有謀略精深。武藝超卓者。具名來上。陛下親屈帝尊。問以恢復之計。果得其人。則不次用之。庶幾豪傑並出。故有

是旨。

乙丑進士及第張九成爲左宣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九成兩浙路類試爲第一。用陸甲恩特遷之。直龍圖閣知臨安府宋輝陞祕閣修撰。仍賜三品服。直徽猷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天民罷。先是上聞常州科斂害民。遣度支員外郎胡蒙往究其實。未奏。天民自知常州改命。御史中丞沈與求奏。朝廷號令之出。要當使民信之而已。方體究其罪。乃加除擢賞刑措亂民。其信乎。朝廷示人好惡如此。僞使胡蒙稍懷觀望。豈肯以實達於陛下之前。四方聞之。謂朝廷陽爲寬恤之言。陰縱掎克之吏。欲使其知禁勸。蓋亦難矣。況天民掎克盡民。爲浙西諸郡之最。嘗致無錫縣之民。不勝誅求之苦。致有自斷其腕。聲冤訟庭者。亦有自溺於井者。天民庇而不發。今又付之廉按之權。責之澄清之任。未見其可。乃罷天民。令提刑司治罪。忠訓郎韓遜爲閣門祇候。知孝感縣。初。孝感闕令久。鎮撫使陳規聞遜在復州之湖中。召使爲尉。以兼邑事。遜去縣十餘里。臨河築壘以捍賊。未幾。有告遜謀叛者。規謂之曰。亂離以來。州郡不爲賊破者。獨德安耳。孝感。德安之喉襟。使吾無以制汝。則不汝付也。汝胡爲反。遜叩頭請死。規曰。吾保汝。人言若是。復遣還邑。纔兩日。遜斬謀亂者數人。以獻。規上其功於朝。故有是命。

丁卯罷兩浙轉運司回易庫。以言者論其苛細也。

戊辰言者奏盜賊竊發州縣。所不能免。要在居官任職之人。或先事以折其姦。或乘微以戢其暴。如火始然。隨卽撲滅。昨范汝爲嘯聚回源。初不過四十人。不時討殺。遂致賊得爲計。日以滋蔓。至煩朝廷遣將出。

師僅能得其死命。而遺黎之不遭賊者。十無一二。蓋不勝其酷。昨者宣撫司所上功狀。動以千萬計。朝廷既捐賞以予之。顧一時養寇遺患。有如前所云者。豈可以置而不問。望陛下以臣章付外。議當時帥臣監司郡守縣令之罪。特出威斷施行。庶爲盜發所臨。謬儒不及事者之戒。詔本路轉運司體究申尙書省。時建州守臣朝奉大夫韓珉已罷去。於是又降二官。珉降官在九月庚午。

己巳。詔侍從官知州於本路安撫大使用申狀。前宰執卽書檢。

庚午。岳飛奏破曹成於賀州。詔飛不以遠近襲逐。如成肯自新。一面從長措置。直徹獄閣。劉民瞻提點夔州路刑獄公事。自建炎以來。川陝帥臣部使者。皆張浚版授。至是稍以敕除。浚尋徙民瞻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成都漕司題名民瞻以今年九月三十日到任。賜江東安撫大使司折帛錢十萬緡。爲修行宮之費。時李光言建康自一都會。

望朝廷略示經略之意。故有是命。

辛未。詔左文林郎趙子偁令赴都堂審察。

子偁初見建炎元年十月。

時集英殿修撰知南外宗正事令憲奉詔選宗子伯

琮。伯浩入禁中。伯浩豐而澤。伯琮清而羸。上初愛伯浩。忽曰。更仔細觀。乃令二人並立。有貓過。伯浩以足蹴之。伯琮拱立如故。上曰。此兒輕易。乃爾。安能任重耶。乃賜伯浩白金三百兩。罷之。後四日。以趙子偁爲左宣教郎。以此日。屨及王明清揮塵錄舊諱參修。熊克小厓云。上以子偁之子生有聖質。育於禁中。又云。賜名伯琮。臣謹案。阜陵藩邸舊諱。從王從宗。至紹興三年二月壬寅。除防禦使。然後改賜名。去伯字。克誤也。明清云。伯浩後終於温州兵馬都監。

東海軍使葛珣以舟師至淮畔。爲海州艚船所邀。呂頤浩言。賊船雖不能多載騎兵。然乘秋初北風。南來錢塘江上。震驚行朝。乃詔溫、臺、州募海船士豪。杭、越、秀州措置斥埃。

壬申。以霖雨不止。命刑部郎官及諸路憲臣窮督獄訟。斬黃鎮撫使孔彥舟言。劉豫已遷汴京。金人留戍甚寡。人苦科役。日望王師。土豪人戶。尙有團練保險。堅守不降者。誠能拜相。臣爲大元帥。宿重兵於淮南要害之地。以爲根本。指揮諸鎮。分道進兵。將見天戈所指。州縣望風降順。因民所欲。籍以爲兵。不必乞師於神武。取民所餘。資以爲糧。不必仰給於縣官。河南之地。指日可定。而京城孤立矣。一旦會合。輻輳城下。而劉豫唾手可擒也。伏念臣昨任東平府鈐轄統領。巡社鄉兵。屢戰獲捷。京東軍民。相知姓名。見今所部將士。又多東北人。皆曾隨臣出入行陣。習知山川。不問鄉導。伏望聖慈。假借名目。稍重事權。使臣獨當一路。自光之蔡。迪。運進兵。詔賜勅書嘉獎。仍令就都督府計議。太學博士詹公薦。自東京遁歸。行在詔吏部與見闕差遣。

甲戌。給事中程瑀爲尙書兵部侍郎。瑀以親年高。求去。後三日。除龍圖閣待制出守。已而復留之。

瑀復爲給事中在此

月辛巳。

乙亥。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副使韓世忠言。自來全無纖毫生事。欲以錢三萬八千緡。市新淦縣所籍賊徒田宅。慮有違礙。詔以賜世忠。

丙子權尙書吏部侍郎廖剛試給事中大理卿章誼權吏部侍郎剛尋以憂去右朝散大夫趙元裕行太常丞元裕黨人彥若子也

彥若青州人元祐侍讀學士

通習典故坐父故閑廢四十年至是添差簽書昭慶軍節度判

官祿薄不能贍請於朝召赴行在遂命之時元裕年幾七十矣初朝廷以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孟庾自温州趨湖南故命湖廣宣撫使李剛由汀道州之鎮至是剛言祖宗朝宣撫使以執政爲之近張浚孟庾爲宣撫皆見執政如臣起廢典藩亦冒使名兼庾已領湖南北韓世忠副之今又除臣湖南借使諸處盜賊一司欲令招納一司欲令討捕不知何所適從諸州錢糧一司欲令支用一司欲令椿置不知如何遵稟以至節制諸將辟差官吏行移措置皆有所妨望詳酌事宜明降處分使有遵守剛又言自建昌虔吉至衡潭約一月程自汀道州三倍今曹成在連賀非重兵不可行又福建等路宣撫司經由江西及荆湖路分逐路州縣錢米先次剗刷拘收理當通融應副所有朝廷支降並他路所輸錢糧銀帛官告度牒餘剩之數乞並椿置撥付本司詔剛先往廣東置司捍寇埃庾世忠撫定盜賊畢赴潭州仍令庾等班師日度量合用錢糧數外並畱與剛剛請取撥所至州縣錢四十萬緡米二千斛爲一歲之用又請移行所部帥臣監司州縣並用劄子皆從之於是曹成已爲岳飛所破遂就韓世忠招安而朝廷未知也蘭州文學王隴坐饋馬進錢糧昭州編管

事見建炎四年十月己卯

丁丑責授中大夫余深復特進朝廷聞深已死故用赦復之給事中程瑀言深姦謀陰賊實蔡京之腹心

今一赦盡復元官。則京黨未死官亦可復也。夫曠蕩之澤。雖曲示於寬恩。然告災之赦。難施於巨蠶。乃詔

寢前命。

寢命在此月丁亥。

初。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總師次常州。而其前軍將武節大夫榮

州團練使趙廷壽所部忠銳軍叛於呂城鎮。是日。叛兵過金壇縣。奉議郎知縣事胡思忠率射士迎敵。爲所敗。賊以槍刺之。思忠曰。寧殺令。毋掠藏庫殺平民。賊怒逐之。至市河。思忠溺死。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遣前軍統制王德追叛兵。至建平縣。及之。盡殲其衆。後贈思忠三官。錄其家一人。於是頤浩稱疾不進。熊

小麻。附此事於七月。又云。頤浩行未至丹陽縣。後軍叛去。皆誤也。日麻。五月二十五日。都督府申趙廷壽下潰兵在廣德軍作過。二十六日。右司諫方孟簡言。臣昨晚聞呂頤浩所帶前軍自常州以來逃竄。六月七日。鎮江府申有都督府前軍人馬在呂城鎮作過。據此則非後軍也。叛去之日。不可得而知。案張鑑申明胡思忠死事狀云。五月十八日。有過軍在市殺人。卽指此事。故附見於此。思忠六月丙申贈官。

己卯。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樞密院統制山東忠義軍馬范溫陞忠州團練使。僞齊劉豫自去冬起登萊密三郡之兵犯福島寨。失利而去。遂廣造戰艦。又送旂榜僞赦。欲開衆心。溫收繫其使。至是以聞。且乞賜糧舟自募商人販米。許之。初。御前除戎器。而浙東諸州所遣民匠。困於工程。多以喝死。上知之。詔給齋糧。遣還故郡。俟秋深乃集。

庚辰。詔江東西路糴米十萬石於建康府。饒州椿管。應副行在。及防秋使用。自巡幸以來。軍儲歲計。多仰浙西。而平江湖秀之產。倍於他郡。至是久雨。三州中下之田。率皆淹沒。而上田所損。十亦二三。議者恐所

入必虧。故於江南增糴。是日臨安府火。彌六七里。延燒萬餘家。火之始熾也。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仗劍登屋。督所部救之。不能止。最後修內司搭材兵至。火乃熄。於是臨安府守臣兵官及三衙管庫皆坐貶。秩時浙部淫雨害稼。御史中丞沈與求因推言災異。謂徹嚴水泉暴湧。漂及城郭廬舍。臨安火延居民至萬餘家。天變異常。同時而見。可畏也。陛下當於行事之際。思其所未至者。加之以誠。夫畏天不以誠。則巫祝雖具。近於致瀆。愛民不以誠。則詔令雖繁。終於失信。用人不以誠。則讒閒日進。將以疑似而違正人。聽言不以誠。則阿諛日聞。將以忌諱而惡正士。追祖宗之法。而不以誠。則不無背戾。悼骨肉之親。而不以誠。則不無猜嫌。薄宦士之權。而不以誠。則雖名爲裁抑。而桀黠之輩不除。正宮闈之化。而不以誠。則雖外示樸素。而奢靡之習猶在。願陛下加意而行。則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生。願爲福耳。上嘉納焉。徹嚴水災。於史不見。

特與求章疏中及之。故附於此。

壬午。武功郎閣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四將邵青充紹興府兵馬鈐轄。揀其所部精銳千三百人。隸神武中軍。保靜軍承宣使高世則提舉萬壽觀。温州供職。故追復龍圖閣直學士曾肇贈龍圖閣學士。諡文昭。以黨籍故也。肇。兩豐人。故相希弟。元符末。翰林學士。待制。以上第二十五人。汀州安置。詔泛海往山東者行軍法。諜報劉豫於登密。淮陽造舟。論者恐賈舟爲僞地所拘。則棉工柁師悉爲賊用。故有是旨。

癸未。御史中丞沈與求言。金若入寇。當由武昌。建康兩路而來。其造海舟。虛爲虛聲。以懼我。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陳貼。通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洋。次及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又聞料角水勢湍險。一失水道。則舟必淪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掉。況敵人捨馬。不能有所爲。若用舟行。一舟所容幾馬。彼不爲此。不過分遣京東簽軍乘舟。以懼我耳。倘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水手。優給庸直。而存養之。以待緩急之用。彼亦安能衝突。望分撥耿進。李彥進水軍。擇人統之。似爲利便。詔以付都督府。仍令江東。浙西大帥。司海舟。並聽督府使喚。旣而呂頤浩言。料角等處。去金陵遼遠。緩急恐失事機。彥進見隸劉光世軍中。乞就委光世措置。從之。

委光世在六月丁酉。

三省請於行在別置作院一所。令諸軍匠各造器甲。並申朝廷支撥。後以御前軍器所

爲名。仍隸工部。

日歷不載。此據會要增修。會要云。隸工部在五年三月。而此年六月六日。工部侍郎韓肖曾已申明看驗等事。則是元隸本部也。三十年七月。黃中又有申明。不知何時不隸本部。

尚書左僕射呂頤

浩言。前左承議郎范同儒學知兵。望起復故官。主管都督府機宜文字。從之。

同初見元年二月。

甲申。上臨軒疏決繫囚。自是遂爲故事。戶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三千。如兩浙例。

兩浙折帛。已見建炎三年三月。

壬。許之。是時江。浙。湖。北。變。路。歲。額。綱。三。十。九。萬。匹。

浙東路上供八萬。淮福衣八千。浙西上供九萬二千。淮福衣六千。江東上供九萬八千。淮福衣二萬七千。江西上供五萬二千。淮福衣萬五千。

湖北上供三百變路上
供三百已上皆有奇

江西、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匹

浙東上供絹四十三萬六千，淮福衣五萬三千，天中大禮八千，浙西上供三十八萬一千，淮福衣十三萬八千，天中

大禮八千，江東上供四十萬六千，淮福衣十三萬九千，天中大禮八千，江西上供三十萬五千，淮福衣六萬七千，天中大禮八千，以上四路皆有奇，淮東天中大禮四千九百五十，淮西大禮三千七百，湖南天中大禮四百，廣東天中大禮四千六百，廣西天中大禮六千五百，四川天中大禮萬三千，東川上供萬一千，天中大禮萬六百，變路上供二萬二千，天中大禮七千，利東川、兩浙、湖南綾羅絕七萬路，天中大禮八千三百，四川宜撫司截三路剛三十萬匹，又科激貧絹三十三萬匹，皆不隸戶部。

匹

東川綾二萬六千三百，浙西八千七百，四川七千八百，浙東四千六百，皆有奇，婺州羅二萬，湖南絕三口。

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匹，皆有奇，江、淮、閩、廣、荆、湖折帛錢

蓋自此始

川絹川布已見建炎四年乙未，東南絹三年十月庚寅，廣布五年末可參考。

詔行在權官並罷，惟戶部刑寺許長貳指差見任人兼權，時

言者論州縣權官之弊，以爲屢降約束，而監司帥臣未必奉行，蓋由朝廷不自信其說，有以啓之，於是自省郎以下權攝者並罷，是日始聞都督府前軍叛，詔浙西大帥司遣兵趣捕之。

乙酉，承議郎葉斐除名，鄒州編管，坐授范汝爲僞命知建州也。

丙戌，詔置修政局，時尙書左僕射呂頤浩既督軍於外，右僕射秦檜乃奏設此局，命檜提舉，而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之，又以尙書戶部侍郎黃叔敖爲參詳官，起居郎胡世將、太常少卿王居正爲參議官，尙書右司員外郎吳表臣、屯田員外郎曾統、兵部員外郎樓炤、考功員外郎張翥並爲檢討官，置局如講議司。

故事

差提舉官以下在六月辛卯。今因置局。逐書之。顯克小麻云。參詳參議官。皆以侍臣爲之。案差參議官時。世將未爲舍人。居正未爲左史。克蓋誤也。

仍詔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各書所

見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監察御史劉一止言。宣王內修政事者。亦修其車馬器械之政而已。如緩其所急。先後倒置。何修爲哉。今不過簿書獄訟。與官吏遷除。土木營造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工部侍郎韓肖胄應詔言。天下財賦窳名。舊悉隸三司。今戶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所總窳名於戶部。戶部不能悉。問諸郡所總窳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窳名。則所入亡矣。積以歲月。所亡至多。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所入所出。可罷罷之。可併併之。立爲定籍。簡明可考。漕司總諸州。戶部總諸路。以視出納。則無陷失矣。且經費之大。莫過於養兵。今諸兵軍人亡而冒請者甚多。財如江河。難實漏卮。願立諸軍覈實之法。重將帥冒請之罪。優給告賞。斷在必行。則兵數得實。餉給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艱難以來。正兵散於四方。流爲盜賊。故軍籍日削。願做康定。治平弓手。義勇之制。申以選揀教習之法。卽有緩急。俾佐行陣。或令保守。蓋人有顧藉。則進必死敵。退不潰散矣。生民之不得休息。爲日久矣。常賊之外。迫以軍期。吏緣爲姦。斂取百端。復爲寇所逼逐。田桑失時。寇去歸業。未容息肩。催科之吏。已呼於門。使何所措手足乎。願詔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俟三年收。始責其賦。置籍書之。以課殿最。強兵息民。此其先者。世將應詔言。兵衛寡弱。乞以神武五軍。並建都副統制。以分其勢。益增三衙精卒。爲萬乘扈衛。以備非常。居正應詔言。省費九切。大略謂。今有司以數路之所出。欲盡爲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廢。非所謂知時變。夫不

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而徒示人以弱。如國初歲舉進士。不過數十。今至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呼。其亦拙矣。他皆類此。臣願詔大臣論定。若非禦寇備敵。與卹民之事。一切姑置。則省費而國裕矣。司勳員外郎張巖請復置御營司。分諸將爲六軍。命大臣大將爲使副。各典一軍。以收兵權。舉淮南之地。分置重鎮。使自戰自守。又乞躬行實德。以率百官。會統言於楡曰。丞相事無不統。何以局爲。楡不聽。右文殿修撰季陵應詔言。國家承平日久。純以文治。其弊極矣。自軍興以來。朝廷所降。類多誥牒。非強以興民。則莫售。師旅所須。最先糧草。非強取於民。則莫給。民之倍費。已莫能堪。又況重役暴斂。有不可勝言者。故民之流亡。終莫能救。甚可痛也。今之爲監司守令者。亦太巧矣。監司移文於郡守。則曰。不得搔擾科率。郡守移文於縣令。則亦曰。不得搔擾科率。舊例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直者幾何。一遇軍興。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來年之賦。又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乃強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上下相籠。專以智詐。此文弊之極也。今之爲兵將者。亦少恣矣。衣食不取其飽煖。而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而取其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關心。賊至則僞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則千爲一。遇勝則一爲千。此亦文弊之極也。臣願陛下用夏之忠。以革誕謾。兼商之質。以去華侈。守此爲修政之本。庶幾其有瘳乎。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六。至此而無益於國者。軍政不修。而軍太宥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太府者無幾。

矣。計行朝每月官吏之費寡，而軍兵之費多，是竭天下之財，祇足以養兵。兵籍日衆，財用日窘，國日削，民日貧，厥咎安在？議者非不知此意，謂兵爲大事，艱難之際，特以恢復當盡節浮費，惟兵是圖，其意誠美。殊不知欲強兵者，正不在宥食也。爲今之計，儻能一舉而空敵軍，暫費暫勞，皆不足恤。若猶未也，當爲長久之慮，無徇目前，至於大壞而後已。今相臣將臣同司兵柄，嘗汰羸卒矣，嘗置營田矣，苟利於國，知無不爲。節制之師，固無可議，然偏裨遠去，紀律漸疏，臣所目擊者，試言其略。凡稱統領，兵數不多，家口隨行，般挈勞重，一聞賊至，擇其精銳護送老小，其用以自隨者，祇辦走計耳。此當議者一也。家糧口券，贍給無餘，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旣不足，寧免作過。此當議者二也。所至州軍，邀求犒設，稍忤其意，公肆劫持，守令憚於生事，竭取於民而奉之。此當議者三也。詭名虛券，隨在批請，死亡逃竄，開破不明，枉費官物，誰敢檢察。此可議者四也。悠悠之徒，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用命之人，安得不怨。此可議者五也。事類此者，未可悉數。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其因循，以作士氣。如此則軍政立矣。詔江東西諸州上供絲帛，並於建康府、吉州樁管，非朝旨而擅用者，依軍法，用三省請也。

丁亥，左朝奉大夫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仇愈充集英殿修撰，沿海制置使，尋命愈兼領福建、兩浙、淮東諸路序位視發運使，舉官如兩浙漕臣，諸路非沿海州軍，皆許按察。愈請置司平江之許浦鎮，又辟右承奉郎王安道充本司參議官，皆從之。

愈兼領諸路及許按察，在六月戊申。申明舉官及奏辟王安道，在六月癸丑。申明敘位，在七月庚申。

吏部言：近旨寺監丞

以下令本部依格注擬。其閒有應堂除及專法奉辟者。未有該載。詔權貨務都茶場仍舊堂治。御史臺檢法官主簿令本臺自辟。其寺監丞以下及檢鼓等六院官。並還吏部。自呂頤浩再相。用堂後官張純爲權貨務場。使更鹽法。故獨重其職焉。

熊克小廡呂頤浩之長天官也。嘗請寺監書局以上依舊堂除。餘悉歸吏部。案日廡今年閏四月二十四日。呂頤浩等劄子云云。蓋其爲相時所陳。非吏部建議也。劄子又云。寺監丞法寺官乞令吏部按格注擬。其後吏部申明。乃副太常國子丞克所書寺監書局以上依舊除。堂亦誤。今不取。

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淮鹽未通。乃通大寧鹽於京西。湖北。至是。秦檜聞其事。下堂帖禁之。其後浚復通蜀鹽於荆南。詔不許。

詔止在三年四月己丑。今併書。

戊子。手詔用建隆故事。行在百官。日輪一人專對。令極言得失。先是。詔省臺官限半月各述利害。條具以聞。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臺諫係言事官。遇有職事。非時入對。不在輪對及條例之限。乃命釐務官通直郎以上如初詔。

後詔在此月己丑。六月辛亥。

左宣奉大夫新除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朱勝非復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

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張守提舉醴泉觀兼侍讀。初。右中奉大夫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温州奏發宣和閒所製開金銷金屏障等物。上命止之。而康國已津送至行在。御史中丞沈與求奏曰。陛下勤儉。德侔大禹。漢文以下。不足道也。康國不識事君之禮。尙習故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廣陵故事。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明示好惡。且爲小人希旨之戒。詔屏障令臨安府毀棄。康國特降二官。

日廡。戊子日事。俱不詳。今以與求附傳及奏議增入。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拱衛大夫貴州防禦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副總管統熙秦兩路軍馬關師古爲榮州防禦使。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五

【紹興二年】六月庚寅朔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新知復州李宏引兵入潭州。執湖東招撫使馬友殺之。時韓世忠將至長沙。宏遂有殺友之謀。是日因其詣天慶觀還。襲殺之於市。其將王進、王俊以所部數千人遁去。宏屯潭州。宏殺馬友。趙銜之遺史在六月朔日。今從之。日歷六月二十六日。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司奏潭州中統制李團練於今月一日統兵入城。已將馬友處置去訖。不云是何月潭州去臨安遙遠。又此時道路不甚通。不應二十餘

日奏到。或者宣撫司軍期奏改行速。亦未可知。且依遺史附此。更求他書詳考。

辛卯內殿進呈王大智所造軍器。上曰。車戰可用否。古法既廢。不復開用。車取勝。莫若且令多造強弩。

起復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向子諲知廣州。朝廷恐賊度嶺。故就用子諲守之。右承議郎呂抗、右

宣議郎呂樞並直祕閣。主管萬壽觀。仍賜五品服。右迪功郎江淮荆浙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呂挺爲右

承務郎。中興後。大臣子以恩澤除職名。自此始。

挺初見建炎三年三月。宋勝非開居錄云。祖宗舊制。宰執子弟例不當除。只於殿部注擬。罷政不以罪則推恩。遷擢蓋二府。驗表則之地。不阿其親。

當以身率也。至蔡京作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爲執政侍從。鄒居中。劉正夫。余深。王輔。白時中。蔡卞。鄧洵文。洵武之子。並以曲恩。幸例列於從班。至建炎二年。中丞王資論列。始鑄職。建炎以後。子弟得職名者。汪伯彥子名嗣直。徽猷閣。呂頤浩二子抗。樞。泰。檢。兄梓。並爲直祕閣。張浚兄澆。亦直徽猷閣。李綱弟維。亦直祕閣。俾門復起。蓋諸公不爲國家計也。

詔進士陳邊事可采。及自河北、京東赴行在之人。並充樞密院劾士。月

奉錢十千米一斛。其後都督行府亦如之。

壬辰。温州軍事推官呂諒卿贈右宣教郎。後官其家一人。元符末。坐上書入籍。故錄之。

諒卿。黨籍餘官第七十八人。芑州編管六年二

月辛亥。官異

姪親一人。

癸巳。頒黃庭堅所書太宗御製戒石銘於郡縣。命長史刻之庭石。置之座右。以爲晨夕之戒。

中興聖政臣圖正等曰。古者盤

盂有銘。几杖有誡。其意蓋謂夫不忘乎目。則不忘乎心。不忘乎心。則不忘乎設施措置之間。此內外交相養之道。而亦其理之必然者也。是銘也。以慮民歎天爲戒。其說甚明。使人人服而行之。敢不悉心於愛民乎。惟其蔽而莫之知。故棄而莫之恤。今斯銘日在其目。則必能體揚於其心。而見諸行事矣。此太宗皇帝鑄銘之意。而太上皇帝復傳刻諸庭石。置之座右之深旨也。爲守爲令者可不念哉。

初。命廣西經略司卽韶州撥內帑錢三十萬緡市戰馬。

至是。經略司言。比歲不遘之徒。多以金銀市馬。鬻於羣盜。故馬值踴貴。望於大觀格遞增二分許之。舊格八等。馬高四尺七寸者。值四十五千。最下高四尺一寸者。值十有三千。其餘以是爲差。於是神武諸軍皆缺馬。乃命經略司以三百騎賜岳飛。二百騎賜張俊。又選千騎赴行在。

賜岳飛馬在是日。賜張俊馬在癸丑。買一千匹赴行在。在七月癸亥。今併書之。熊克

小麻云。取馬贖表。以資軍用。自古未有。今乃得之。案卑州買

然贖馬尤駟駿者。在其地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

馬格乃大觀中所定。建炎亦屢置官克謂始於紹興。非也。

但官價有定數。故不能致此等馬。

此據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甲申。上諭輔臣曰。士有從軍該賞者。可第補右選。庶清流品。三年自有科舉取士。豈可開此一路。上又曰。今麻官不精推步。七曜細行。皆不能算。故麻差一日。近得紀元麻。已令參考。自明年當改正。權尙書吏部侍郎章誼兼修政局參詳官。左承事郎陳棗。祕書省校書郎林叔豹。並爲監察御史。棗。餘姚人。叔豹。永嘉人也。右從事郎知海鹽縣歐陽興世。廬陵人。修。曾孫也。劉光世言其考第舉。並已應格。乞就任改官。許之。

丙申。直徽猷閣權主管浙西安撫大使司公事范正興言。西京路提舉軍馬彭圮。牛皋。河東路總領軍馬劉全。皆願聽劉光世節制。詔並進官。仍賜勅書獎諭。舉已見建炎四年正月。其實皋等未嘗來歸。蓋牒者吳玠詐爲之。

以要賞也。

八月二日。吳玠泉州編管。

宣撫處置使張浚至興元。檄召吳玠。王彥議事。二將皆願得參贊軍事。劉子羽守

興元。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徙徽猷閣直學士新知成都府王庶知嘉州。而徽猷閣直學士新知興元府王似復知成都府。是日。似至成都。先是浚奏似守蜀有勞。請加職。後二日。詔以似爲顯謨閣直學士。再任。庶旣黜。乃請奉祠。浚以庶不遵行府命令。盡奪其職。而奏劾之。子羽至興元。通商輸粟。二鎮遂安。趙牲之遺史云。浚至興元。閱視庶平日之所營爲。毛舉而髮數之。簿書之閒。不誦奉。行宜司指揮若干件。遂改庶知嘉州。蓋庶因與二將有違言而去。非忤浚也。今不取。

丁酉。朝議大夫折彥質復龍圖閣直學士。赴行在。彥質可適子靖。康初。爲河東制置使。坐喪師遠謫。及是

復用。武顯大夫吉州刺史湖北安撫司統制山東軍馬崔弼貶秩二等。弼自宣之鄂，道過績溪，其部曲有因擄掠食物而殺人，郡守檄弼治其罪。弼報以不知主名，令被害之家赴軍中辨認。事聞，乃有是命。仍令弼執犯人送徽州處斷，卽不獲者重黜之。

戊戌，詔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以韓京、吳錫、吳全之衆戍江州。朝廷聞曹成爲飛所破，乃令孟庾班師。李綱徑如潭州，而飛以所部之江州屯駐。時綱甫自邵武引兵三千之江西也。

諱克小麻。六月甲午，曹成自贛州至郴州，李綱遣使臣齎榜招之，成與其

徒赴司參。於是李綱奏成已招，乃詔成自榮州團練加防禦使。日麻綱五月十七日所奏云：本司已定六月五日進發往邵武，建昌軍等處就近措置。甲午卽初六日綱在福州安得有此事也。詳克所書曹成已至彬州，及遣使臣齎榜設諭，乃是江西福建荆湖宣撫使司奏狀中語。其實孟庾、韓世忠所奏，以甲午至行在，而克諷以爲綱奏。且是時曹成亦未赴宣撫司。成三年五月丁丑始進榮防，克實甚誤。

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陸漸旣從金右都監宗弼

北行。事見建炎四年七月丁亥。宗弼以付劉豫，命以官漸脫身南歸。至鎮江，爲人所告，言者論漸嘗勸金人焚臨安而去。

停官下大理。是日漸坐誅。此爲五年張孝純上書張本，日麻漸狀云：受僞齊劉豫差使歸家，載而孝純書中所云不同，恐當以孝純所云爲正。

詔堂除選人任大理司直評

事供職滿二年，通理五考，有舉主三員，並改合入官，用吏部請也。

己亥，江東安撫大使李光乞行宮北臨安增，册後殿，仍修蓋三省密樞院百司及營房等，許之。其後上手詔光，第令具體而微，毋困民力。輔臣進呈，上曰：但令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雖用數萬緡，亦未爲過。必事

事相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所不至。

上語在乙巳。

庚子起復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兼淮東宣撫使劉光世起復寧武寧國軍節度使錄收淮楚之功也。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韓世忠以平閩湘羣盜功遷太尉移屯建康府恩數視執政仍詔世忠以親兵赴行在。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以破曹成功遷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

辛丑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知鄧州李璜爲襄陽府鄧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武德郎閣門宣贊舍人知隨州李道爲鄧隨州鎮撫使兼知鄧州先是鎮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譚憲爲桑仲訟冤於朝詔以黃榜撫諭諸軍令德安陳規究實且卽軍中求可代仲者會聞新除鎮撫使霍明爲橫道所破走漢陽乃令江西李回句收使喚而以四郡分授二人時橫已受別將桑立守鄧州道不敢拜。

降黃榜在五月壬申令李回句收霍明在此月庚子今併書之李道

明年正月乙亥改命初橫聞明奔德安府聚衆數千人以是日圍德安。

趙銜之遺史載橫以六月圍德安而無其日案日麻江西安撫大使司申八月十九日德安圍解十九日己巳也又紹興

二年十一月一日德安鎮撫使陳規狀李橫等領兵攻城計六十五日以日推之其初至合在六月辛丑故附此日。

規登城以好語諭之且申和好仍送米百斛橫受之規請退

兵橫曰襄陽之兵至矣無可議者遂造天橋爲攻具規竭力捍之。

規行狀云李橫衆十萬寇城下請議事願得米二百斛而去公與之翌日橫復來寇案橫之出本爲

桑仲報歸非求粟也日履規乞收兵狀橫率兵民數千人圍德安此云十萬人亦非其實行狀又云規出城見橫恐規未必出城今從趙銜之遺史

壬寅御筆翟汝文罷參知政事時四方上奏未決吏緣爲姦汝文語尙書右僕射秦檜宜責都司考其稽違者峻懲之汝文嘗受詞牒書字用印直送省部檜不能平他日因對汝文乞治堂吏受賄者檜面劾汝文專擅汝文言臣位執政案吏而爲宰臣所劾無顏居位力求去上意不直汝文右司諫方孟卿因奏汝文不顧大體不循故事批狀直送省部不關其長每聚議則目視霄漢未嘗交談豈能共濟今日之事蓋防秋在近規爲脫去之計上以詔諭畱汝文汝文終不釋孟卿章再上遂命出守

朱勝非開屏錄云秦檜作相力引翟汝文參預機數日失

歐對案相語秦斥翟曰狂生翟嘗秦曰濁氣左右堂吏至今能言之唐相鄭畋盧攜議備察王仙芝黃巢爭論不叶鄭硯相擊議者謂唐室衰亂之兆今方圖中興豈當爾耶

左朝散大夫周隨亨提點湖南刑獄

公事還言近者諸路安撫使朝廷皆假以便宜蓋以軍興恐失機會然間有招權怙勢侵官越職假便宜之名擅易屬郡守貳移用諸司錢物自作威福無可誰何望行戒約儻有侵紊必罰無赦庶使爲帥臣者各循分守職毋敢跋扈從之詔川陝官員陳乞磨勘令宣撫處置司一面照條施行月終類奏換給付身以尙書右司郎中張公濟言道遠畱滯也右宣教郎劉知微追三官聽參選揆轉至承議郎止知微吳縣人政和末以言水利得官法當討論故有是命是日利州觀察使蘄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僞齊先是劉豫訪得彥舟母妻及子厚給以祿使其舅盧某持書招之彥舟乃有叛意未發會報權邦彥樞入

府彥舟與之有隙。心不自安。時韓世清既伏誅。而韓世忠連破湖湘羣盜。順流東歸。彥舟疑其圖己。送決策。叛去。幕客長洲王玠諫曰。總管被命鎮撫二州。任優祿厚。資可負朝廷恩。自陷不義。彥舟不聽。玠再見。遂面罵之。彥舟怒。殺玠。引所部降劉豫。其統制官陳彥明不肯北去。與統領官武翼郎郭諒率衆千餘。詣知江州劉紹先降。詔進彥明二官。與諒並爲都督府準備將。仍賜勅書獎諭。

趙牲之遺史。彥舟將行。出左右婦人皆嫁之。遂官員入山寺。恐爲行軍所

擾。彥舟臨行對官屬言。無負朝廷之意。所以反者。蓋疑權邦彥也。至光州。略襲甲仗器械。不勝計。乃歸劉豫。日展。今年四月五日丙寅。嶺黃鎮撫使孔彥舟狀。得光州並定成縣縣。用僞年號。稱彥舟母王氏有壯稱。相州人有宅子田園。親戚並稱母王氏。要取彥舟事。伏念彥舟蒙朝廷非常之恩。萬死莫報。雖愚賤武夫。粗知忠孝。不能兩立。今來劉豫意在招誘。所有光州並定成縣縣。已具檄奏。乞照會。有旨降詔獎諭。案彥舟狀。乃與姓之所云。使其舅持書招之者不同。今併附此。

江西安撫大使李回聞

彥舟遁。乃以本司右軍統領李玠以所部知黃州。

九月己卯正差。

癸卯。左宣教郎明棗守監察御史棗。長沙人也。朝奉郎知華陽縣古洵直遷一官。以元符上書押出。故也。於是集英殿押出黃定等十七人。皆進官一等。內選人改京官。

甲辰。左中大夫翟汝文依舊致仕。免謝辭。上既詔汝文出守。而言者復奏。汝文方春而來。遽竊公輔之寵。及秋而去。不顧國家之急。望誅其避事之意。復令致仕。故有是命。江東安撫大使李光言。近緣朝廷除呂頤浩都督八路諸軍。僞地震恐。遂聲言八月金人分道入寇。此固不可不慮。望專任大臣。省加措畫。凡諸處探報。乞送頤浩與臣覈實聞奏。今王彥先盜據壽春。滋長不便。臣使頤浩至建康。首議過淮。若頤浩

病勢未減。臣當遴選五六千人。召募敢死之士。身自請行。若止遣兵將。萬一失利。遂使敵人得以窺伺。愈無忌憚。詔光申督府措置。不須躬親前去。初。樞密院計議官王大智請詔戰車。詔工部侍郎韓肖胄董視。是日。大智以所造靈擊車各一乘進呈。上觀於內殿。既而車不可用。罷之。

乙巳。詔簽書樞密院事權邦彥兼權參知政事。

丙午。遣殿中侍御史江濟。尙書度支員外郎胡蒙點檢劉光世軍中將士告帖。具每月合請錢糧實數以聞。時都督呂頤浩至鎮江。而軍中告乏。頤浩言。光世軍月費錢二十二萬緡。除取撥鎮江一郡財賦外。朝廷已應副其半。望令臺部堂各一員考究。如有闕數。乞盡行支降。如無闕數。亦乞行下。光世照會。故有是旨。熊克小廩載此事殊失本旨。蓋頤浩疑光世軍中謾名冒請者多。錢糧初不乏。非謂少錢而乞朝廷應副也。今依元奏刪潤附入。直龍圖閣知鼎州程昌寓降充直祕閣。坐嘗劾

樞密院編修官王鈇在紹州棄城不實也。

戊申。輔臣進呈大理少卿李曦論太祖皇帝明謹獄事。上曰。此太祖皇帝德澤也。朕敢不遵承。每於庶獄奏讞。未嘗不致慎。亦未嘗送下公事。恐獄吏觀望。鍛鍊人罪。權邦彥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上然之。中書舍人兼侍讀胡安國試給事中。起居郎修政局參詳官胡世將。起居舍人王昴並試中書舍人。右司諫方孟卿權尙書兵部侍郎。太常少卿王居正試起居郎。尙書司勳員外郎張贍守起居舍人。左司員外郎黃龜年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禮部員外郎林待聘。兵部員外郎樓炤爲左右司員外郎。時

安國在道未至也。昂以疾不拜。後二日。改徵猷閣待制。知臺州。尙書屯田員外郎兼修政局檢討官。曾純充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左宣教郎江端友。尙書禮部員外郎。御史臺檢法房晏敦復。守祠部員外郎。敦復初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辭不就。故特命之。時祠部郎官向宗厚奉神御於永嘉。論者以給降度牒增多。權官不能讞察。由是二員並置。起復翊衛大夫福州觀察使劉光烈。帶御器械。光烈。光世弟也。庚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祖宗故事。許令館職兼在京釐務官。所以蓄養人材。自今劇曹郎官並繁冗。局務有關。乞於館職編修計議。刪定官太常丞博士國子監丞內隨才選差。亦可試其能否。從之。自是職事官復權郎矣。

壬子。參知政事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孟庾。以平寇功。進二官。爲左通議大夫。尙書右司員外郎兼修政局檢討官吳表。臣爲左司諫。左朝奉郎沿海制置司參謀官林師說。權尙書兵部員外郎。往福建起發海船。

癸丑。左朝請郎李健提舉江西茶鹽公事。初復提舉官也。

甲寅。詔尙書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令赴行在奏事。初。頤浩甫出師。而其前軍叛去。又聞桑仲死。頤浩不能進。遣參謀官傅崧卿以所部之建康。因引疾求罷。上手詔封還所上章。頤浩復乞祠。乃命還朝。以崧卿權主管都督府職事。保義郎統領光州石額寨忠義人兵張昂。以保境有勞。進一官。陞閣門祇候。

乙卯。上謂秦檜曰。周宣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近設修政局。令百官各條具利害。甚善。所爲修車馬。備器械。外攘夷狄之事。卿更宜講求。檜曰。臣敢不奉詔。詔以辛企宗所部神武副軍。隸湖廣宣撫使李綱。仍趣令之鎮。是日。福建江湖宣撫司前軍統制官解元。後軍統制官程振。以所部入潭州。屯於子城之內。新知福州李宏稱疾不出。夜。宏中軍由恩波門以遁。元遣將李義追擊之。翌旦。元盡拘李宏舟楫。之在江皋者。引兵至寨中。見宏計事。因悉其兵械以歸。世忠卽以宏爲宣撫司統制。時朝廷始聞馬友死。以敕書勞宏。而宏已執矣。

丙辰。詔江東大使司水軍統制張崇。耿進所部兵七千人。舟五千百。權隸韓世忠。

丁巳。尙書考功員外郎兼修政局檢討官張燾。陞左司員外郎。左宣教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朱震爲司勳員外郎。左奉議郎知嘉興縣施鉅爲御史臺主簿。鉅歸安人。沈與求所辟也。直祕閣知秀州秦梓主管臨安府洞霄宮。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請本軍自造軍器。赴朝廷呈訖。置庫椿管。下戶部支物料價錢。許之。凡全裝甲一副。費錢三萬八千二百。馬甲一副。費錢四十千一百。弓一。費錢二千八百。弓矢百。費錢七千四百。弩矢百。費錢六千五百。提刀一。費錢三千三百。應鼓一。費錢六千五百。皆有奇。凡裝甲一副。率重四十有九斤。此其大略也。

戊午。詔江浙湖廣福建諸路各委漕臣一員。措置出賣官田。

是月。僞齊大雨。劉豫以爲德政所感。使其子尙書左丞相梁國公麟代謝於相國寺上清太一宮。有孫肇

者。濟南人。嘗爲麟府屬。累遷尙書吏部侍郎。出知棣州。會大旱。僞庭以蕃法祈雨。執肇坐於烈日中。汲水數桶。更互沃其體。遂得疾死。此事據夷堅志。不得其年。因附見。僞宣奉大夫守尙書右丞相張孝純告老。遷觀文殿學士。

銀青光祿大夫參知機務。戶部尙書兼權門下侍郎張昺。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尙書吏部侍郎鄭億年。爲開封尹。成忠郎許青臣。主管殿前司公事。是夏。金左副元帥宗維之白水泊避暑。試舉人以詞賦。得胡礪以下。先是試之日。宗維立馬場中。呼舉人之年老者。諸生不喻其意。爭跪於馬前。宗維據鞍以鞭指摩。俾譯者諭之曰。汝無力老奴婢。胡爲應試。使汝能文章。則少年登科矣。今苟得官。自知日暮途遠。必受賂爲子孫計。否則圖財假手。何補於國。我欲殺汝。又念汝罪未著。姑聽終場。倘有所犯。必殺無赦。諸生伏地叩頭。愧恐而去。是舉也。宗維諭主司勿取中原人。礪。磁州人。與知制誥韓昉善。用燕山貫得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六

【紹興二年】秋七月己未朔，蕪湖縣進士韋許爲迪功郎，以其獻書籍也。

庚申，直寶文閣知桂州許中令再任。曹成之犯廣西也。中嘗率兵與岳飛會，詔錄其功，進職二等。至是又

任之。

中道職在六月丁巳。

辛酉，御筆福建州縣盜賊焚劫之家，悉捐其田稅。先是德晉獨免，而有司以爲著令，不過三分。上欲實惠及民，由是申命。

壬戌，復置湖北提舉茶鹽司。

癸亥，敕令廣西經略司以鹽博馬。其後歲撥欽州鹽二百萬斤與之。左承事郎沿海制置司參議王安

道充樞密院計議官，往淮東措置海道，秦檜引之也。初，江東安撫大使李光奏小使臣翟慶賀仲堪爲

宣州兵馬監押，如有已差人，亦乞從今來所辟施行，詔並特添差。

甲子，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臣嘗怪近日帥守監司辟官，往往不知尊朝廷，必欲直衝吏部已差之人。雖以李光之賢，亦且爲此。朝廷旣不能奪吏部已行之令，又不能遠藩鎮辟置之意，則不惜以添差與之。臣未知其可也。今州縣添差之官，以祖宗之舊額較之，殆三四倍。生民安得不重困。朝廷姑悉藩鎮，可謂得已。

而不已者。願罷慶仲堪。仍下吏部措置。每州縣添差不得過若干員。以寬民力。從之。令修政置局措置。罷福建提舉市舶司。依舊法令憲臣兼領。以每歲海舶不至。虛費官吏廩祿故也。

乙丑。給事中胡安國入對。上曰。聞卿大名。爲何累召不至。安國再拜辭謝。進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核實者。是非毀譽。各不亂眞。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願人主志尙如何耳。尙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乞以覈實而上十有五篇。付宰相參酌施行。先是安國爲時政論二十篇。以獻。其論定計。略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建康有可都者五。不宜數動。與敵人逐水草無異。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此不可易者。論正心。謂在先致其知。而誠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學。願更選正臣。多聞識。有智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強弱。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強於爲善。益新厥德。使無曲失。可得指議。論宏度。謂人主以天下爲度。不可以私勞行賞。私怨用刑。論寬隱。謂創業興衰之君。柔遜謙屈。必

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節。獨以威刑外施暴橫之戎。內拂貪殘之賊。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讒說殄行之臣。則天下歸心而治道成。其大旨如此。至是又申言之。

安國又有制國論。已附紹興六年四月甲申張浚言運米至荆南之後嚴實論。已附李綱復官時。

時上

欲講春秋。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安國言。今方思濟艱難。豈宜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人之經。上稱善。安國因薦司勳員外郎朱震。

丙寅。詔靖康勤王京城守禦。應緣方臘及直達綱賞。靖康以前御筆指揮。明受可行事件。并淮南州縣官。建炎以前元不離任。靖康以前鹽課增剩等賞。自今並不許陳乞。以言者論其爲濫也。

此所謂明受可行事件。申取朝廷指揮。不知以

何月日降旨。日曆未見。可

附建炎三年四月辛亥。

丁卯。資政殿學士新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守知福州。從所請也。上曰。福建盜賊之後。要在拊循凋瘵。用守爲宜。初。僞閩以八州之產。分三等之制。膏腴者給僧寺道觀。中下等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守福。始貿易以取貲。守與士大夫謀爲實封之說。存畱上等四十餘利。以待高僧。餘悉爲實封。金多者得之。歲入不下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姓雜科。時實使之。

此以紹興二十九年閏月甲子朱倬所奏修入。

起居郎王居正充右文殿修撰。

知婺州。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爲執政。嘗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及拜相。所言皆不讎。居正見上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施

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是檜始恨之。通侍大夫温州觀察使神武右軍統領官張翼卒。

以嘗有斬馬柔吉功。特賜其家銀帛百匹兩。

戊辰。右朝奉大夫王昉提轄行在榷貨務都茶場。昉。暎第也。

己巳。上謂輔臣曰。比來臺諫論駁。多涉細事。意其沾敢言之名。朕謂宜和開言事者少。千百中無一。今朕盡令人言。不開疏遠。所以人人敢言。秦檜曰。陛下所以敢言。臣亦嘗謂胡安國。凡有論駁。當務大體。若或細事。第可申朝廷改正。江西安撫大使司奏孔彥舟北遁。詔趣岳飛移屯江州。左司諫吳表臣言。風聞僞齊於京東路每戶科麻七斤。或者恐其以繩維舟。謀濟江之計。今沿江津渡。皆當爲備。就中采石江稍狹。而水緩。鑿之往事。備禦尤當嚴密。樞密院勘會。已令韓世忠屯建康府。岳飛屯江州。防掘江道。詔送沿江諸帥。武翼大夫寧州刺史翟琮起復河南孟汝唐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琮告父喪於朝。故有是命。

日歷。琮此日奏狀已繫透刺銜。而明年五月丙辰捷奏。乃止稱武翼郎。開門宣贊舍人。仍帶權字。朝廷除觀察使告命。亦止繫副使銜。八月乙未。李橫奏。竊到襄陽。始稱透刺。或是因起復轉官。而道梗未嘗受命。至襄陽乃得告也。今附注此。當求他

書參考。

庚午。詔湖廣宣撫使李綱速往潭州置司。時綱引兵至吉州。須犒軍物。而榷貨務官不時與綱械繫之。先是韓世忠軍士留其家於廬陵。江西轉運副使韓球聞命。卽輟所椿世忠錢糧以勞軍。旣而軍儲不繼。世

忠之軍婦皆憤伺球出。狙擊之。裂其衣巾。球走得免。綱之乞錢糧也。得旨。孟庚、韓世忠班師日。所餘錢糧。並留與綱。綱劄下吉州。增依奏二字。球以他郡所受不同。審其故。綱怒。劾球。事下安撫大使李回覈實。其後回言。錢糧官高公揚不時給散。致世忠軍士邀球自言。公揚坐免官。事遂已。

綱乞錢糧事。已見今年五月丙子。著此爲列劄。綱增益制書張本。

公揚今年十月庚戌免官。

辛未。左宣教郎湖南提點刑獄公事呂社加直祕閣。直顯謨閣。知郴州。趙不羣進職一等。先是湖南盜胡元爽作亂。社檄統制官韓京、吳錫破之。及曹成爲岳飛所破。進犯郴州。不羣堅守不下。奏檜言。湖南寇盜以來。州郡多至失守。請褒賞二人。而劾賀州守禦官之罪。時知賀州直祕閣劉全已罷去。

金六月甲午。以許仲勤罷。言者

謂賀州當湖廣要衝。乃賊所必攻之地。而憲臣未嘗臨按。守禦豈不失職。況偏遠小州。以數百殘弊之卒。當豺虎百倍之師。岳飛銳旅。猶墮其計。而籤判以下。皆責以不能守禦。豈不過乎。望下漕司究實。然後施行。庶幾賞罰當而軍政修。於是提點刑獄宋孝先已從辟爲孟庚參謀官。事竟寢。

癸酉。上諭秦檜曰。內諸司可省者。令修政局條上。檜曰。此盛德事也。大觀宣政間。屢省冗費。終不能行。今斷自淵衷。誰敢不聽。時有議廢修政局以搖檜者。檢討官尙書右司員外郎林待聘聞之。上疏言。陛下卽位六年。更用八相。而續用弗著者。此無他人。無常責而各有心。則治何以立。今廷論猶前日也。積弊宜更。

則樂於循故。宥濫當裁。則惡於省己。臣知修政之局廢。則亦翫歲。惕日而已。監察御史劉一止亦言。陛下
閔宿蠹未除。念頽綱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殫。置司講究。德至渥也。曾未聞有所施行。恐有以疑似之說
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刑政之虐。賦役之多。則失百姓之心。好惡不公。賞罰不明。則
失士君子之心。若無則所失者。小人之耳。失小人之耳。而得百姓士君子之心。何病焉。願審其利害。當
罷行者。斷自聖衷。勿貳勿疑。則事之委靡不振者。舉矣。二人上疏不得其日。因上語附見。一止以此月甲
戌遷左史。恐錄上此疏也。今附於未遷之前。俟考。

甲戌。給事胡安國兼侍讀。給事中程瑀。中書舍人陳與義并兼侍講。上令胡安國兼讀春秋。仍諭以隨事
解釋。不必作義。朕將咨詢。中興聖政臣正等曰。易之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而下文繼之曰。君
德也。蓋人君之德莫大於學問。寬也者。所以居是學問者也。仁也者。所以行是學問者也。學則必有思。

思則必有疑。疑而問。問而辨。辨而明。明而廣大。昭徹與天地等。得失是非。不能爲之亂。賢否忠佞。不能爲之惑。欲帝而帝。欲王而王。惟所
擇而用之。無不如意。夫是之謂君德。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汲汲也。仰惟太上皇帝。以天縱之聖。當艱難之初。萬幾之繁。日不暇給。而面
神六籍。退託不明。申命講臣。無爲義訓。隨事解釋。用將咨詢焉。嗚呼。茲德之盛。所以與堯舜禹湯文武相望於千百載之上者也。
監察御史劉一止。試起居郎。一止在臺中。嘗言人材

進用太遽。而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在外雖有異能。不見召用。執親喪。非軍事。至起復爲州縣
官。皆僥倖不塞之故。又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做劉晏法。於瀕江置司。自辟官吏。以制國用。鄉村皆置義倉。
以備水旱。及增重監司。轉運副使提點刑獄。皆以嘗任侍從官爲之。所言雖不卽行。後多採用。中書門
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黃龜年。右司員外郎劉業。並充修政局檢討官。省淮東提刑司。以其事歸提舉司。

樞密院計議官辭徽言論明州湖田利害。詔上田稅每畝增租爲四斗。以其所增與下田對節。中等田如舊。內低下處復廢爲湖。徽言永嘉人也。

丙子。詔自今未經審量人。不得舉辟及權攝職任。犯者官司及被差舉人。並以違制論。言者以爲近來惟到部人方預審量。其冒濫贓汚之人。避免到部。皆在諸處干辟。旣無進身之望。何所不至。故有是命。韓世忠進師討劉忠。是日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賊開壘設伏。以拒官軍。

丁丑。詔兩浙漕臣梁汝嘉措置鎮江府縣酒稅務。以其錢助劉光世軍費。右宣教郎知無爲軍王彥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內以大江爲之控扼。外以淮甸爲之藩籬。又必措置兵食。以贍國費。然大江以南。千里浩渺。決欲控扼。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萬里坦途。欲遏長驅。非戰車不可。舒廬。滁和。良疇百萬。欲措置軍食。非營田不可。舟車之法。以輕捷爲上。彥恢所制飛虎戰艦。傷設四輪。每輪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里。又有神武戰車。下安四輪。略同飛虎。頂張布帷。以避矢石。傍斜衝擊。其用如神。又有拒馬車。一人之力。可以轉用。比之蒙衝。偏箱。鹿角。此尤至要。淮西良疇。不可以數計。不須朝廷給本。祇以有無相濟。併力營田。計其戶口。什一養兵。則淮西可以守矣。如許令彥恢招兵教習。只乞那融。淮西數州財賦。可足舟車之用。及以數州秋成所得。那融營田。可足兵食之費。萬一今秋金人長驅入犯。及盜賊猖獗。彥恢當以此舟車。摧鋒陷陣。以此士卒。斬將搴旗。以此種蒔。飛芻輓粟。保守淮疆。決無疏失。詔彥恢就本軍措置。

戊寅提點江浙京湖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王喚言鼓鑄乏本錢乞借支浙鹽五千袋令本司販賣及借留上供錢十五萬緡爲回易本錢都省言借鹽有妨商販乞借上供錢從之舊制鑄本以二廣五分鹽息錢自鈔發行所得甚薄故喚以爲請

三年二月
丙午罷借

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主營廬壽鎮撫司公事王亨進

秩一等以收復安豐壽春縣花嚴鎮故也初壽春既爲僞齊王彥先所據江東大帥李光欲出師而朝廷不從呂頤浩言壽春本治淮南國初方移治下蔡今賊不能守得之亦不能城不若遣兵二千逐安豐霍邱壽春之寇使之過淮且於壽春寄治府事如此則在我可省轉輸又足以示敵人不過淮之信詔督府措置此月會僞齊兵退亨遣敦武郎羅興往戍其地因是得遷光又言和州鎮撫使趙霖知濠州寇宏知

己未

六安軍謝通皆有守禦之勞並進秩一等既而傅崧卿又薦霖宣力於朝乃復霖直徽猷閣

三人遷官在八月癸巳霖復職

在戊寅

己卯呂頤浩自鎮江入見

庚辰頤浩言金人頃犯建康初自北岸掠小舟數十而濟既至南岸恣行掠船濟渡軍馬其取和州渡江亦然欲令江北諸渡自九月朔日惟於緊要渡口量留舟一二以備轉送斥埃文字餘舟皆泊南岸至十

月朔日以後。大江更不得通行。應公私舟船。悉令於南岸深港內隱藏。如違。笞稍並行軍法。俟過防秋如舊從之。是日韓世忠先遣中後左右四軍渡江。逼劉忠寨而屯。先是世忠既移屯。乃弈碁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衆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警夜者呵問。世忠曰。我也。蓋已諜知賊中約。以我字爲號。故所鄉不疑。遂周圍覽賊營而出。喜曰。天賜我也。卽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行。而潛令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於山上。翊旦。辛巳日且世忠親率選鋒及前軍俱進。暨戰。所遣卒疾馳入其中軍望樓。植麾張蓋。賊回顧驚潰。大敗遁去。忠據白面山跨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爲世忠所得。始世忠之出也。宣撫使孟庾以師久勞止之。世忠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至是卒如所料。熊克小麻載此事於今年二月

蓋不知世忠軍月日也。克又云。忠欲投劉豫。途中斬其首以降。益誤矣。蓋趙雄獲世忠時。所書如此。其實忠以七月走淮西。九月在蕪陽爲解元所敗。乃走僞齊。明年四月始被殺也。克不深考。今各附本月日。

辛巳。詔呂頤浩日下赴都堂治事。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頤浩薦勝非。蓋傾秦檜也。棣州進士李棗挈家來歸。詔賜錢百千。故右承議郎鄧考甫贈直龍圖閣。考甫。臨川人。元符末。應詔上書。言新法必亂天下。坐削官羈管。年八十餘而卒。後三年。復官其曾孫一人。考甫上書那上尤甚第一人焉

州編管黨籍餘
官第六十七人

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謀官權主管本府事傅崧卿請逐路應統兵官大小將帥及本府元畱下人馬並聽節制行移兵將官及屬部仍用劄子除江東一路事務與李光會議外餘路並令諸大帥依元得便宜指揮施行從之崧卿之至建康也右承奉郎通判府事吳若以衫帽見之崧卿訴於朝若坐貶秩自葉濃之亂而福建監司皆聚於福州言者以爲建劍汀邵四州習俗強悍盜賊屢作漳泉興福號下四州其民怯弱少有爲盜者每聞寇作監司首爲逃避之計按部漳泉去賊逾遠羣凶益無所憚乃詔漕臣還治建州詔淮浙煎鹽亭戶全免役用戶部侍郎提領權貨務黃叔敖請也右朝請郎陳堯臣主營亳州明道宮初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奏統制官喬仲福斬賽等十三人防江有勞詔進一官許回授至是光世辭兩鎮之節復爲之請上命特與轉行給事中程瑀言將帥取必其流將不可收命令數改其弊將不可振望令尙書省籍記姓名後若立功優加賞典於體爲便詔以章示光世其後瑀罷去仲福等卒遷官

仲福等遷橫行
在九月癸酉

甲申呂頤浩言朝廷近置沿海措置司最爲得策然敵人舟從大海北來拋洋直至定海縣此浙東路也自通州入料角放洋至青龍港又沿流至金山村海鹽縣直泊臨安府江岸此浙西路也萬一有警制置一司必不能照應望令仇愈專管浙東浙西路別除制置使一員專管浙東福建路從之時江北士大夫

多避地嶺南者。上聞之。詔帥臣監司優加存卹。勒停人林杞以擅殺張政事訟於御史臺。御史中丞沈與求等言杞之情節終有可矜。乞行改正。詔杞敘奉議郎。

乙酉。詔武臣試換文資。權令住罷。以右正言吳表臣言。天下危。注意將。近聞武臣欲趁秋試者甚衆。蓋有舊係舉人。寄名軍中者。又有規免試弓馬。及出戰短使者。以武換文。非今日事。乞竢邊事寧息。日施行故也。詔自今臨安府遣火。止令馬步軍司及府兵救撲。仍預給色號。他軍非奉御前處分者。毋得擅出營。丙戌。御史中丞沈與求試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兼侍讀提領權貨務兼修政局。詳定官黃叔敖試戶部尚書。

試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密禮與權兵部侍郎方孟卿兩易。祕閣修撰都督府隨軍轉運使姚舜明

權戶部侍郎。殿中侍御史江躋守御史。

躋之除日麻不載。題名在七月。必以沈與求出臺故也。今附此。

初。宗正寺所掌四書。曰玉牒。曰仙

原積慶圖。曰宗藩慶繫錄。曰宗枝屬籍。玉牒如帝紀。而特詳於國書中。最爲嚴重。建炎南渡。舉四書而逸於江潛。

丁亥。大常少卿兼宗正少卿李易請編次玉牒。從之。

五年六月。丁巳。蓮坐。

是月。詔應曾在潛邸祇應人。自今並不作隨龍。時吏士攀援推恩者衆。言者引司馬光之論。以謂人主獨

私宮中之人。則所與親者至狹。況親曾遭遇之人。推恩已久。不應遷延至今。故有是命。

此以今年十月四日臣僚上言增入。

湖廣宣撫使李綱以左朝奉郎通判全州趙志之權湖南轉運判官。

此以明年六月乙未辭職言所奏修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七

【紹興二年】八月庚寅。

案是月戊子朔。

上諭輔臣曰。今巨盜悉平。年穀豐稔。天意可知。假如敵或南來。避與不避。

策將安出。呂頤浩曰。若盡遣諸將向前。廣爲備禦。敵豈能使渡江。但當先爲定計以待之。上曰。未聞千里而畏人者也。起居舍人張巖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以募可用之人。遣往伺賊。撫養家屬。以繫其心。資之財本。或使爲商。或爲伎藝。以混其迹。庶得其誠心。盡其死力。凡敵人動靜。皆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有備。彼尙安得出吾不意。以輕犯吾行闕。如前日。詔以忬都督府及沿江諸帥。右宣議郎通判興化軍劉子暈。主管建州武夷山沖佑觀。子暈。幹少子。有學行。以毀瘠不堪吏責。棄官去。讀書武夷山中。左從政郎魏良臣爲敕令所刪定官。良臣初除密編。避諱改刪定。

壬辰。參知政事福建等路宣撫使孟庚兼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復知紹興府。先是呂頤浩自江上還。欲傾秦檜而未得其要。過平江。守臣席益謂之曰。目爲黨可也。然黨魁在鎖關。當先去之。頤浩大喜。乃引勝非爲助。故以勝非同都督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至今人心追恨未泯。南狩倉皇。國勢岌岌。凡下詔令。當本至公。以收潰散之。

情冀安天步。乃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敘錄。淪滅三綱。天下憤鬱。若謂事由潛善。已不與知。此大事也。亦可從乎。及正位家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以此三者觀之。勝非忠邪賢否。斷可見矣。方今敵僞交窺。不忘東向。沿江都督。極天下之選。用人得失。係國家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上親割諭。以用勝非之意。且謂昨逆傳作亂。而勝非卒調護於內。使勤王之師。得以致力。矧今諸將皆同功一體之人。必能爲朕克濟事功。丁寧雖至。而論者未已。侍御史江躋亦奏。勝非不知兵。是日安國入對。因論京都圍城中人。乞再行遣。仍薦李綱可用。上問安國所以知綱。安國曰。綱爲小官。宣政間敢言水災事。上曰。綱固以此得時望。然嘗用爲宰相矣。如綱昔擁重兵。解太原圍。與官屬只在懷州。相去千餘里。綱多掠世俗虛美。協比成朋。朕今畀以方面。於綱任亦不輕。翌日上以語輔臣。頤浩曰。朋比之風。自蔡京始。靖康伏闕薦綱。亦本其黨鼓倡。乃至殺戮近侍。莫可止遏。此風不可再也。

癸巳。提點鑄錢司言。江池殘破。遠涉大江。乞權就虔饒二州併工鼓鑄。許之。舊制。江池饒建四郡。歲鑄錢百三十萬緡。以贍中都。江州二十四萬。池州三十四萬餘。饒州四十六萬餘。建州二十五萬餘。共役兵三千六百餘人。其後皆不登此數。至是併廣寧監於虔州。永

豐監於饒州。四歲鑄錢纔八萬緡。順昌盜余勝等作亂。左承議郎通判南劍州王元鼎督兵將捕殺

之。詔遷一官。

甲午。詔韓世忠蕩平諸寇。連奏大捷。已加優擢。其告內外指事統制官。各務立功報國。共濟中興。以光史

冊時言者以爲今日理財治兵最爲急務。如鎮江建康江湖皆以大帥總重兵。又命宰執都督諸路措置。規模已暫可觀。望陛下乘此機會。更遣侍從官提振江上。與大將周旋於金鼓矢石之間。同力捍禦。詔侍從官願行者聽。于是給事中胡安國言。提振者。提領振舉之稱。必有事權。乃可。今長江表裏。悉命宰臣都督執政權領。次則有宣撫使劉光世在鎮江。韓世忠在建康。侍從官往詣軍前。若只遵約束。卽爲虛行。若別授事權。又非特命宰執專制闕外之意。況人主近臣。入則陪侍。出則扈從。今遠去觀闕。誠非所宜。以臣所見。其說不可用也。給事中程瑀論事不合。以親老求去。罷爲龍圖閣待制。知信州。給事中胡安國言。今國勢未安。朝廷微弱。所賴以振頽綱消隱慝者。衆君子耳。如瑀志節特持。議論剛正。有補于時。蓋知臣莫若君。不待臣言而後喻也。陛下將與多士圖維萬務。共濟艱難。憐瑀之私處。以便郡使。養其親。爲瑀計。則厚矣。其爲陛下計。無乃失乎。況瑀兄弟數人。家居侍奉。鄉邦非遠。安問易通。移孝爲忠。於義無闕。詔瑀令日下依舊供職。詔江東西福建路帥憲臣同共措置石陵軍賊。限一月須管勦盡。先是石陵卒饒青、姚達等作亂。湖北安撫司後軍統制官顏孝恭掩殺達。統領官徐慶射殺青。其徒李寶等走梅州境上。旣又聚衆千餘。復作亂。椎埋建昌汀邵閩守臣朱芾以聞。時神武前軍統領官申世景屯邵武。孝恭屯建昌。猶不能制。左司諫吳表臣奏兩路憲臣互相推避。不肯專一措置。故命帥憲六人督捕。樞密院又請降旗榜招安。近歲官吏坐賊抵死之人。率皆貸配。故犯法者滋多。至是錢塘縣吏樂振受賄當死。詔論如律。其徒始駭懼。大理寺丞姚焯因請以振刑名。願下諸州從之。詔通進司令檢正官檢察。用黃龜年請。

也。

乙未。皇伯寧州觀察使安定郡王令話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輟一日朝。言者論比年編伍之民。累經蕃寇。識其技能。往往保社相聯。乘閒邀擊。敵不敢犯。今數路分屯。沿海設備。縱有百萬精銳之師。亦不能徧給。儻能激勸土豪。使之訓習。數年之後。兵民之勢。既成。卽鯨刺之法。可以漸變。詔諸州守臣。隨鄉土之宜。措置。

丙申。左司諫吳表臣言。時方艱危。州郡獲全者無幾。正賴賢守以循撫之。望用藝祖。漢宣帝。唐太宗。明皇故事。應郡守初自行在。除授及代歸赴闕者。並令引對。一則明示朝廷。謹重郡守之意。使之盡心。二則可以揣知。其人之賢否。與其才之所堪。從而褒黜。三則自外來者。可詢其所以爲政。與民情風俗之所安。而下情上通。不至壅蔽。輔臣進呈。上曰。郡守民之師帥。若不得人。千里受弊。宜從之。詔釐務官。並免轉對。埃來年三月取旨。宣撫處置使張浚奏。知興元府王庶。與陝西都統制吳玠。金均。房州鎮撫使王彥。皆以職事不相協和。深恐有誤國事。臣以便宜。將庶與知成都府王似。兩易其任。庶幾將帥一心。相爲犄角。併力合謀。以定興復。從之。時庶已得罪。而似既還成都。朝廷蓋未知也。

戊戌。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朱勝非。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是日。呂頤浩進呈。勝非還任。上曰。勝非入相三日。值劉。苗作亂。當時調護有功。朕豈不知。近因罷同都督。士人疏論。勝非功甚多。惟一二台諫不與。可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蓋頤浩必欲引勝非。故有是命。頤浩恐胡安國持錄黃不下。特命中書門下省檢正。

諸房公事黃龜年書行安國言。由臣愚陋。致朝廷過舉。侵紊官制。墮壞紀綱。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待罪五旬。毫髮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其處劉苗之時。能調護聖躬。卽與向來詔旨責詞。是非乖異。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自建炎改元。凡失節者。非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旣成。大非君父之便。臣蒙容獎。方俾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儻貪祿位。不顧曠官。縱臣無恥。公論謂何。不報。遂臥家不出。詔選人充樞密院計議編修官。到任一年。進士通理四考。餘人五考。並與改京官。初命沿海州軍藉定民間。海州每縣分爲三番。各當一年。周而復始。其當番年分而輒往他路者。抵罪。拘其船入官。論者以海道頻年藉客舟把隘。失業者多。故有是旨。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董正封卒。正封。耘叔父也。

己亥。呂頤浩奏。諜報敵中造舟簽軍。若果侵犯。其山東。江北人。豈有戰心。如使劉光世。張榮設伏兵於承楚要害地。邀擊。可以大破賊衆。上曰。可招可擊。秦檜曰。不戰何以休兵。上曰。朕觀自古中興之主。何嘗坐致成功。給事中兼侍讀胡安國言。自古聖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卽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兵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於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勳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爲國家慮深遠矣。本朝鑒觀前代。命三衙分掌親軍。雖崇寧開舊規。猶在。及至高俣得用。軍政廢弛。遂

以陵夷。陛下嗣承寶位。謀國者不思復古。親兵寡弱。宿衛單少。豈尊君彊本。消患預防之計也。伏望考祖宗選擇禁旅之法。修明軍政。威服四方。上嚴宸極。詔三衙措置。孔彥舟之叛也。尙書考功員外郎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雱。坐久在彥舟軍中。責監興化軍商稅。至是停其官。英州羈管。詔大理正斷刑治獄丞七員。並堂除。以吏部員外郎劉岑言。逐闕資望甚高。異時郎曹理鄉之選。元豐年雖係部闕。見今久無應格之人故也。

庚子。給事中程瑀言。孟庾同都督之命。物論良以爲允。然已迫防秋。乞不俟其奏事。趣令開府。庶合事宜。詔庾同韓世忠總大兵。至建康。訖赴行在。奏事。尋詔庾更辟官屬。事從便宜。自世忠以下。並聽節制。入內東頭供奉官鄭謙。還所寄資。爲武功大夫英州刺史。帶御器械。謙頗能書。上命書盤庚。無逸。詩之車攻篇。孝經孝治章。列於左右。嘗以諭輔臣。

辛丑。左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間。其要緊處。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州是也。惟此七渡。當擇官兵。修器械。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或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略爲之防足矣。又十郡之間。地不過三千餘里。有一州占江而五百里者。有占百餘里者。遠近多寡。勞逸大不均。如七處渡口外。宜每縣分定百里。專令巡尉守之。則力均而易守。詔以付沿江守帥。初。命尙書倉部員外郎成大亨等四人。催督江浙諸路夏稅物帛。而使者以趣辦爲功。至有五月初已到行在。論者

以爲擾民。於是前所降州縣催督官吏及受納管押等官推賞指揮並罷。

先旨在一月二十三
日己酉日展不書。

中書言東

南州縣鄉兵多因私置紙甲而嘯聚作過。熙寧編敕令有若私造紙甲五領者絞。乞著爲令。從之。

癸卯。上出所書孝經以示輔臣。初置宰執已下待漏院於行宮南門之外。淮東宣撫使劉光世言通

問使朝奉郎王倫還自金國。始朝廷遣人使敵。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或布衣借官以行。如倫及朱

弁。魏行可。崔縱。洪皓。張邵。孫悟輩。皆爲所拘。旣而金左副元帥宗維在雲中。遣都點檢烏陵思謀至館中。

具言息兵議和之意。俾倫南歸。須使人往議。宗維貽上書。略云。旣欲不絕祭祀。豈肯過於吝愛。使不成國。

書語以王繪甲
寅講和錄增入。

於是皓、弁皆得以家問附倫而歸。倫至東京。與劉豫相見。豫遣僞閣門官贊舍人馬某伴押

至境上。光世以聞。詔倫赴行在。

甲辰。詔武臣遙郡已上。非統兵戰守者。並依靖康指揮。減本俸之半。

靖康元年二月癸亥。減三分之一。
一七月辛未。又減四分之一。

內管軍及

宗室節度使。月廩權依六曹尙書。承宣使。依侍郎。觀察使。依給舍。防團。依郎官例支給。戶部申明。諸路總

管鈐轄已下。雖號兵官。坐請俸給。卽不應全支。從之。

初。命浙西大帥劉光世屯銳兵五千於維揚。光世以乏糧爲詞。不奉詔。言者屢奏趣之。給事中程瑀亦言。

三國東晉雖各保長江。實宿重兵於淮南。今光世未移兵渡江。誠恐真揚楚泗見屯不多。賊衆或渡淮。則

淮南爲所蹂踐。江浙必震。時光世方遣人按行宜興湖汊之間。以備退保。議者恐搖人心。請令光世掘險抗賊。詔以章示光世。光世卒不爲之遣也。論不當退保。在此月丙午。今聯書之。

乙巳。德安圍解。李橫自夏來圍德安。未嘗攻城會戰。惟於城之西北隅造天橋成。填壕皆畢。乃鼓衆臨城。鎮撫使陳規率軍民乘城禦之。規坐城樓。爲砲折其足。指容色不變。圍益急。糧餉不繼。諸將請殺牛以代軍食。規曰。殺牛代食。事窮矣。因出家財以勞軍士。氣益振。孝威令韓通來告曰。縣有粟百斛。路梗不能通。會大風雨。規命乘勢呵殿而來。賊衆疑其有神。卒不敢擊。規以書求援於朝。未報。橫遣人來。願得府之妓女而罷軍。規不可。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人活一城之衆。不亦可乎。規曰。使橫卽退。是我以婦人求和。況得之而未必退乎。卒不予。時橫填壕不實。而天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鎗自西門出。焚其天橋。城上以火牛助之。條忽皆盡。橫拔塞遁去。先一日。詔以橫及隨州李道、鄧州桑立不受僞檄。各進二官。後六日。朝廷得規奏。命江西大帥李回遣兵援之。而圍已解矣。規奏以此月庚戌至。行在日麻。李回申德安府八月十九日解圍。而趙錡之遺史在乙巳。實差一日。蓋橫夜引兵還。丙午

乃覺之也。
今從遺史。

丙午。祕書丞李靄試監察御史。

戊申。給事中兼侍讀胡安國罷。安國以論朱勝非不從。力求去。勝非皇恐。亦上會稽印。走傍郡。乞奉祠。詔

曰禮義不愆於人言而奚恤。君臣無間於大體以何傷。章十數上。卒不許。呂頤浩言於上。是日詔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任。以同都督。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出。其自為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又如國計何可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右僕射秦檜三上章乞罷安國。不報。遂家居不出。

己酉。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黃龜年為殿中侍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劉業行。右司諫。頤浩用二人。將以逐檜也。

庚戌。侍御史江躋入對。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上不聽。左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安國扶疾見君。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罪去。非所以示天下也。奏皆寢。是日給事中兼侍講程瑀亦罷。為龍圖閣待制。知信州。自是臺省相繼出矣。

瑀之罷。日歷不書。案此月辛亥。方開權給事中。必以瑀補外故也。今附此。

詔萬壽觀並歸景靈宮。提舉官保靜軍承宣使高世

則令任便居住。

此以為秦檜當考。

汀州童子萬頃。年十歲。能誦經子書。上召見於內殿。頃記誦如流。自言能詩。上

指金唾壺為題。筆閣不下。上猶嘉其敏。命為文林郎。仍賜名殿。

(中興聖政)庚戌大理少彌張宗臣奏。風塵未靜。寇盜間作。州郡兵器股削。始盡。作院旬呈之法。僅成虛文。漕

計闕乏。不復給物料之直。工匠散充他役。今兵器闕少。將使數百疲卒。束手臨敵。此必不可。宜行下諸路。嚴責州郡。凡軍器物料。速給其直。工匠不許他役。監司察其減製者。帥司或大軍取索。先足本州合用之數。方許給其餘。詔從之。臣聞正等曰。軍政之不修。莫甚於今日。

之郡國也。郡國之有兵，所以爲民人社稷之衛。今乃與阜隸雜處，轉移執事之不暇，未始一達於闔武之場，亦習熟見聞，以戎器爲兵，物宜其所儲有名無實，而僅存者，蓋折斷爛，尤可傳笑。噫！以甲仗名庫者，苟欲備儀注而已耶？則誠不必問。倘曰：民人社稷之衛在焉，不可以無一且，不虞之備，則安得置而弗憂？宜太上皇帝以是而力貴州郡也。邇者聖上克遵成訓，益勵戎威，申命諸道主兵官，專任閱習，凡器械之凋敝不備者，皆有程督將繕治而一新之，豈止於吳人之厚，果魯人之具，胄而已哉！在易萃之大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蓋國家開暇之時，而能不忘此舉，然後見聖人之政云。

辛亥，右承奉郎簽書桂陽監判官廳公事范寅秩以招降諸盜李冬至二等。李冬至二初見元年二月戊辰。詔進二官，通判

全州。冬至二者起於宜章，連犯湖廣數郡，踰年乃平。寅秩致虛子也。南雄盜鄧慶，鄧慶初見元年六月甲午。吳忠，忠初見元年

年六月庚寅。聚衆千餘，州兵不能制。守臣奏江西統制官傅樞在南安軍，去本州纔九十里，願得其兵擊賊。詔

樞總兵累年糜費錢糧，未嘗立功，當躬率所部兵討賊。如敢逗畱，重寘典憲。既而樞捕忠之黨劉軍一，其餘皆平之。傅樞擒劉軍一，以紹興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田如鼂乞推賞狀修入。樞密院統制范溫以所部至東海軍，溫在萊州福島五年，至是食盡。

遂與其徒二千六百餘人泛海來歸。朝論嘉其忠，詔溫以舟師屯青龍鎮。屯青龍鎮，在九月戊寅降旨。是日侍御史江躋

左司諫吳表臣並罷。中書舍人陳與義兼權起居郎，尚書都官郎中方闊兼權檢正諸房公事兼權給事中。

壬子龍圖閣待制新知信州程瑀中書舍人胡世將起居郎劉一止起居舍人張燾尚書左司員外郎林待聘右司員外郎樓炤並落職與宮觀皆坐秦檜黨爲呂頤浩所斥也自是台省一空矣

此以胡寅稱其父安國行狀參修但

寅云呂頤浩出遺等二十餘人以應天變除舊布新之意恐誤蓋尋出在甲寅夜此時尋未出也朱勝非家傳云言路論公不知兵胡安國亦以爲非所宜上怒與封駁者俱逐凡十三人以日屢考之胡安國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燾林待聘樓炤張燾潘特純鄭朴陳淵與秦檜凡十二人此外更有楊慝王鑑王暎王明王守道五人而恩守道爲計議官或通指此二人爲十三而檜又不在此數也當考武功大夫柴春知楚州用劉光世奏也

癸丑詔職事官輪對已周復令轉對右通直郎新知江南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王鑑罷坐秦檜親黨也直祕閣知鼎州程昌寓復直龍圖閣賜銀合茶藥詔以昌寓守鼎累年屢以孤軍禦寇忠力顯著可復舊職仍遣內侍撫問昌寓爲秦檜所黜故呂頤浩薦之諜報金人欲犯川陝輔臣言關外已有大兵爲歸峽係川路後門宜屯重兵爲備詔張浚措置

甲寅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秦檜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檜與左僕射呂頤浩不諧頤浩既引朱勝非還朝復自內批令日赴都堂議事位知樞密院事上欲以逼秦檜會邊報王倫來歸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因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檜卽上章辭位上未許前日頤浩與參知政事權邦彥面身上前復言檜之短上乃召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密禮入對出檜所獻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上謂密禮曰檜言南人

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又檜言。臣爲相數月。可使聳動天下。今無聞。密禮請御筆付院。上卽索紙書付密禮。密禮退。未至院而麻制已成。翌日制責秦檜曰。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成謨。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念方委聽之專。更責寅恭之效。而乃憑恃其黨。排擠所憎。豈實汝心。殆爲衆誤。願竊弄其威柄。慮或長於姦朋。檜既免。上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梅朝堂。檜入相凡一年。秦檜罷相事。述史極不詳。其罷相制。今洪道所編中興玉堂制草亦無之。王明清以爲皆檜專政時焚滅。當有此理也。熊克小廡但云。上召學士示以檜疏。而不云有御札及梅朝堂。今從趙銜之遺史。案史學士所受御札。後復取索。則銜之所云非誣矣。檜自辯奏云。呂頤浩都督在外。臣又奏遣北人招討都監。門客通書求好。未幾。邊報王倫來歸。頤浩欲擠以歸。已探朱勝非來朝。此所云。又與黃龜年劾疏全不同。不知何故。檜自辯全章。見二十三年七月戊戌。《龜鑑》曰。秦檜何人。誠既出宗尹而奪之位。又出頤浩而專其權。昌言二策。可雙四方。既上二策。專爲金計。南自南。北自北。此何語也。而斷然與天子言之。王居正有言。檜自請爲相。必聳動天下。今設施乃止。於是置修政局。所修何政。實欲奪同列之權。宜乎曾純有何以局爲之譏也。既而頤浩視師還朝。以傾檜。御史黃龜年之論奏一行。檜于是下章辭位矣。考紹興三四年間。國勢乍張而復沮。敵會既盛而復辟者。秦檜誤國之胎已萌此也。

詔珍禽花木毋入臨安諸門。

降徽猷閣待制新知台州王昂爲祕

閣修撰。主管江州太平觀。亦以秦檜所引故也。主管大內公事。知尙書內省。提舉十閣。分嘉國夫人朱

氏薨。朱氏開封人。治平閒。自襁褓入宮。建炎末。從衛往江西。數遭寇盜。及是年六十餘而薨。夜四更。卦

出於胃。上憂之。命大官進素膳。宰執言。所次分野甚遠。上曰。今不論齊魯燕趙之分。天象示譴。朕敢不畏

天之威也。中興聖政。臣謂正等曰。天心之仁愛人君。至出災異。謹告懼懼之者。乃所以扶持而全安之也。人君之得失。蓋在此。而臣下

乃探占步之術。或推之於鄰國。或驗之於將來。是以姑息愛其君者。爾星文變異。太上皇帝不問齊魯燕趙之分。惟知側身

以修省而避臣乃以所次甚
遠爲言其得失果何會天淵

乙卯詔防秋屆期建康修大內可罷

丙辰上以星變諭輔臣修闕政。徽猷閣待制賈安宅落致仕試給事中。徽猷閣待制新知宣州胡松年
試中書舍人直祕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趙思誠守起居郎尙書吏部員外郎王洋守起居舍人思誠明誠
兄也。樞密院計議官楊愿罷先已召愿試館職及是斥之既而右司諫劉棻論愿初係右職出身乃令
換武言者又論廖剛嘗匿母喪從林待聘求爲給事中詔剛落職待聘自左奉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責
監彬州商稅久之愿自陳本上舍登第監察御史明棗亦論剛未嘗匿服求遷乃復令改正。剛以五年正月
癸亥得旨改正

同日待聘依故與本等差遣愿
以五年七月壬申得旨改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八

【紹興二年】九月戊午朔，親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檜落職。時言者論陛下憤中國之未振，付檜以內修之事，而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不以寬大之政輔陛下仁厚之德，乃以苛刻爲務，事圖減削，過爲裁抑，人心大搖，怨謔在路。又引用程瑀等，布列要路，黨與旣植，同門者互相借譽，異己者力肆排擯。檜爲宰相，兼此二罪，尙何俟而不譴之乎？故有是命。

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秦檜之譴職，告詞云：「變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建明二策之謀，歸材可見。」謝任伯之文也。秦大慙之。案：此時謝克家以前執

政領京詞，不知制詞何人所作，明清蓋誤也。

尙書左司員外郎兼修政局檢討官張翥、金部員外郎潘特辣、兵部員外郎鄭樸、樞

密院計議官陳淵並罷。以右司諫劉棻言：「翥嘗遊蔡氏之門，輕脫干進故也。樸，西安人，與特辣皆秦檜所引，故棻並斥之。仍降淵三資，與翥皆黜，監遠郡市征。大理少卿張宗臣爲尙書右司員外郎，右承奉郎監諸軍審計司張汝舟屬吏，以汝舟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入官也。其後有司當汝舟私罪徒，詔除名。柳州編管。」

十月己酉行遣。

李氏，格非女，能爲歌詞，自號易安居士。

己未，罷修政局。以議者言修政所講多刻薄之事，失人心，致天變故也。龍圖閣待制知温州洪擬試吏部尙書，徵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鄭滋試尙書兵部侍郎。詔零祀上帝，復以太宗配，用太常寺

卿王居正請也。舊以神宗配居正建議而禮部侍郎趙子畫奏行之。新除右司諫劉棻言監察御史李蕩係親姑之子同處言地豈得無嫌詔勿避。初保靜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邢煥自忠州來朝復以爲樞密副都承旨煥在遠方盡得其山川險易比入對首陳川陝形勢利害請幸荆南調兵以圖興復上甚嘉之煥引疾不拜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煥初除日不見今因得祠蓬書之

庚申直祕閣提點江淮等路鑄錢王喚右朝奉大夫提舉榷貨務都茶場王昞樞密院計議官王守道並罷坐秦檜親黨爲御史黃龜年所劾也。

辛酉以彗星出赦天下應盜官物入己罪抵死者不赦內外臣庶許直言時政闕失行在和糴軍糧自今並用一色見錢銀絹充糴本免民間牛稅一年應盜賊嘯聚去處限十日出首免罪補官川陝豪戶輦運軍儲數多者與補承信郎至進義副尉陝西諸叛將許令自新前罪一切不問朝奉郎充河東大金軍前通問使王倫至行在上嘉其勞詔倫去國五年奉使有稱特遷右朝奉大夫充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倫言宇文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時虛中子右朝奉郎師瑗奉其母居閩中乃添差師瑗福建路轉運判官於是尙書左僕射呂頤浩議當再遣使人以驕敵意。

壬戌以左迪功郎潘致堯爲左承議郎假吏部侍郎爲大金奉表使兼軍前通問秉義郎高公綸爲武經郎假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副之命倫作書與其近臣耶律紹文

紹文九年七月爲翰林待制不知此時居何官故但云近臣

且附香藥果茗

縑帛金銀進兩宮二后。上皇金三百兩。銀三千兩。淵聖減三之一。寧德、宣和二后又減半。又遣左副元帥宗維金二百兩。銀千兩。遣右監軍希尹及賜宇文虛中半之。遣耶律紹文銀三百兩。縑幣百匹。而通問副使朱弁以下亦皆賜金。三省勘問路由東京。乃令頤浩作書。以果茗幣帛遺劉麟。

熊克小厓云。令宰執作書與劉麟。蓋從日厓所書也。案。

此時豫已僭號。不願作書。日厓紹興三年九月乙丑。潘致堯狀元降信物。內有退回物色。劉大總管天淨紗等。有旨並赴左藏庫寄收。劉大總管即麟也。

致堯公繪各官其家二人。賜金帛甚厚。集

英殿修撰知平江府席益。試尚書吏部侍郎。尋兼侍講。

益兼侍講。在丙寅。

癸亥。執政進呈胡安國請益衛兵。上曰。一衛士所給。可贍三四兵。朕命楊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卿等可修鞍馬。備器械。乃爲先務。

熊克小厓於此下書。遂命楊沂中兼提舉宿衛親兵。案。史。沂中今年三月已酉。除中軍統制。已兼帶矣。非在安國建請之後。克蓋誤也。

資政殿大學

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絢。知紹興府。初置六部監門一員。以右朝散郎新通判平江府董將爲之。秩比寺監丞郎官。有缺得兼。

甲子。直徽猷閣郭偉爲淮西招撫使。初。江東大帥李光開僞齊王彥先於壽春鳩兵聚糧。奏言。廬州王亨。濠州寇宏。六安謝通兵力單寡。恐透漏過淮。則大江之外。盡入賊境。乞兵五六千人。并近上文臣一員。往廬州屯駐。未及行。光又言。本司參議官宗穎。乃宗澤之子。以其父故。爲諸將所愛。又其人亦慨然有忠憤。

之氣。望假以制置或招撫使副之名。詔光別選文臣一員充招撫使。光之未奏也。都督府以知江州劉紹先爲沿淮防遏使。未行。尋罷紹先。復以爲都督府統制。

光初奏以六月庚辰。再乞除宗頤。以八月甲午。紹先罷防遏。在此月癸酉。不知以何日除。今併附見。

詔太史

局令丁師仁等造渾天儀。後不果成。宣撫處置使張浚遣其兄右承務郎澁。與工部員外郎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宗元、迪功郎孫道夫等四人來奏事。因與僞徐王偕來。是日至行在。上令王府故吏驗視。具言非眞。詔大理劾治宗元、方城人爲浚辟客。道夫、丹陵人。宣和末入太學爲上舍生。浚使川陝。命以官。上皆召對。尋詔宗元進秩。澁除直徽猷閣。道夫改左承奉郎。遣還。詔自今應賜帛者。自禁中及二府中丞北使并軍功捕盜收茶鹽錢及數外。每匹令戶部折支錢三千。

乙丑。觀文殿學士左宣奉大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朱勝非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勝非再相不進官。當制學士綦密禮失之。初命沿江岸置烽火臺以爲斥堠。自當塗之褐山、東采石、慈湖、繁昌、三山。至建康之馬家渡、大城壩、池州之鵝頭山。凡八所。旦舉煙。暮舉火。各一以爲信。有警卽望之。用李光請也。

丙寅。呂頤浩言。得張浚申。今歲措置川蜀有備。諸將之兵分道守險。敵來難犯。聞夏國屢遣人來吳玠、關師古軍中。金人與夏國頗睦。可令浚常通問夏國。上曰。此與今來欲講和事相妨否。上又曰。浚孜孜爲國。人多稱譽。但聞蜀中士民流怨。人情不喜。蓋軍興累年。賦調征役。不無騷動。緩急恐浚失助。宜遣人副其

事。頤浩曰：當如聖訓。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沈與求兼侍讀。馬友之死也。其潰卒過均州境上。守

臣林積仁聞之。棄城去。詔罷積仁。軍賊李通受都督府招安。通初見正月癸丑。傅崧卿以通為修武郎本府親

兵前軍統領。戊辰。以聞。

己巳。國子監丞李愿為尚書駕部員外郎。酬使蜀之勞也。集英殿修撰李擢復徵猷閣待制。

辛未。監察御史林叔豹為湖南轉運判官。陳夔為江西轉運判官。二人之出。史不云。所以恐是呂頤浩在外時奏請所除。故補外。明年十二月叔豹劾章。言為御史以

朋比逐。即指此也。降授右宣教郎監台州酒務王以寧既貶。其母陳氏干張浚乞自便。浚以聞。會朱勝非為呂頤

浩言。以寧向在荊湖。安用便宜。專殺掎斂。害及兩路。頤浩白其言。上曰：以寧罪大責輕。今又干宣司。從之。

則兩朝廷也。乃責永州別駕潮州安置。時廣東轉運副使汪召嗣奉其父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伯彥在官所。頤浩因奏左朝奉大夫新知廣州向子謹輕肆妄作。請罷去。伯彥長於治郡。欲以代之。上

曰：恐外議以朕藩邸之舊。云云。未協。勝非曰：漢用蕭曹。唐用房杜。舊僚。今使伯彥任一方面。未為過

舉。上乃許之。翌日。批旨下行。案日麻。向子謹罷歸。乃頤浩口奏。不云有言章。而壬申日行遣。乃有臣僚上言。幾八十許字。不知何也。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新知橫

州陳晟除名。雷州編管。晟客居婺州。詐稱戰功。冒請真俸。為守臣所劾。故有是命。宜撫處置使司言。見

依倣朝廷體制造綾紙度牒爲贍軍修城壘戎器之用。或不如則乞給降度牒萬道付張滉以歸。俟至卽罷。詔以五千道賜之。詔自今應批降處分係親筆付出身者並依舊作御筆行下。用三省請也。宣和二年正月九日

立御筆日限。靖康元年正月十八日照依祖宗法並作聖旨行下。

是日御筆醫官樊端彥湯藥有勞特除遙郡刺史免執奏言者以爲陛下臨

御以來深戒僥倖之弊事有不由朝廷者皆許復奏所以絕羣小之求今奉御筆恐斜封墨敕復自此始願三省評議乃寢前命然用御筆行下如故蓋呂頤浩意也。日曆九月十五日奉御筆樊端彥已降指揮更不施行此月丙子呂頤浩云云可考

壬申詔諸州武臣非教閱軍陣出師討賊者見長吏如文臣禮論者以天下艱危不可失武臣之心故有是命御史臺主簿唐輝守監察御史輝吳縣人也御筆從官因事得出者並替見任人成資闕故事太中大夫已上補郡者見任人卽衝罷言者論前此州郡廣而從臣之員少今也州郡狹而從臣之員多士人失職公怒匱乏皆由此之故乃有是旨

癸酉右朝請大夫呂源爲浙東福建沿海制置使置司定海縣以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張公裕爲本司都統制尋命御前忠銳第八將趙琦以所部從行賜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武功大夫威州防禦使張浚名守忠仍命以所部一軍赴行在遂以爲御前忠銳第二將

守忠赴行在以此月丁丑降旨其餘忠銳將在十月乙巳蓋代趙廷壽也今并附見

甲戌。端明殿學士顏歧、李邴並復資政殿學士。責授左中奉大夫。辭昂復左太中大夫。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王安中。責授寧國軍節度副使蔡攸。並復左中大夫。責授祕書少監滕康落分司。提舉亳州明道宮。皆以敕敍也。右諫議大夫徐俯言。昂諂京。卞以壞學術。安中附王黼以開邊釁。攸厚誣宣仁。結怨建禍。罪不可貸。乞追寢近恩。從之。

俯奏在十月甲辰。日麻不書安中及攸敘官。今以備章疏增入。

是夜彗星沒。

乙亥。御筆尙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蔡密禮爲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襄鄧鎮撫使司統制官侯進言。見以所部在漢陽軍。詔聽湖北帥臣節制。進桑仲部曲也。用爲鄂州都巡檢使。仲爲霍明所殺。進與其徒亡去。後受江西安撫大使李回招安。

回十一月乙卯奏至。

尙書禮部員外郎江端友主管

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丙子。詔近降御筆處分事。多係寬恤及軍期等事。與前此指揮事體不同。並經三省樞密院。如或不當。自合奏稟。仍許給舍繳駁。臺諫論列。有司申審。若奉行違慢。止依違聖旨科罪。是日進呈。上謂輔臣曰。今日批降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密院。與前已不同。朱勝非曰。不經鳳閣鸞臺。蓋不謂之詔令。呂頤浩曰。所以別於聖旨者。欲上下曉然。知陛下德意所嚮也。遂批旨行下。降授同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復武泰軍節度使。

戊寅罷鎮江府織御服羅。上諭輔臣方軍興有司匱乏豈可以朕服御之物爲先且省七萬緡助劉光世軍費也。

熊克小廩初鎮江府有歲貢御服花羅數千匹兵興罷貢至是內藏庫舉行守臣胡世將奏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有旨勅世將違旨府僚皆懼世將曰某以身任諸公無憂戊寅詔罷日麻紹興二年九月五日鎮江府狀本府未經兵火以前歲貢花平羅六千三百餘匹建炎三年前知府葉煥申明朝廷省罷近於今年六月八日承旨札據內藏庫中獲聖旨織造起發自本府殘破之後賦入不多約用本錢七萬餘貫乞展限來年起發戶部勘當所乞難行劉本府速行計置今來委是無錢起發得旨令依限起發二十一日進呈上謂輔臣曰鎮江府織造御服花羅可罷常軍興之際有司匱乏豈可以朕服御之物爲先且省七萬緡以助劉光世軍也。〔案〕此時光世以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明年四月光世移淮南宣撫始以世將代守鎮江其實紹興三年再舉行而世將有請坐是削官事見四年三月已未克實誤也。

御筆靖康建炎以來上書授官之人並令免吏部審量時方下詔求言論者以爲近歲因

命上書直言而得官者乃與宣和以前投賦獻頌之人例皆審量故忠正之士咸以爲恥未敢盡言故有是

己卯降授孟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蘭整降授海州團練使權主管步軍司公事邊順並復舊官。

庚辰端明殿學士許翰馮澥宇文粹中並復資政殿學士以敕敍也起居舍人王洋草粹中詞極其稱美

洋坐免官而粹中之命亦格

事在十月辛丑

詔福建市舶司職事令提舉茶鹽官兼領仍移司泉州

移司在十月辛卯務

要招徠蕃商課額增羨臨江軍編管人范仲熊許自便仲熊坐照附苗劉謫嶺外至是始釋之是日

呂頤浩奏論防秋事宜。欲以韓世忠爲宣撫使。總大兵屯建康。諸路帥臣兼帶宣撫使名者並罷。上因論湖南事。頤浩言。李綱縱暴。恐治潭無善狀。上曰。朕選任賢才。惟恐有遺。如綱朕固任用。不知有何功可紀。若謂在宣和閒論水災事。以此得時望可也。權邦彥曰。綱元無章疏。第掠虛美。頤浩曰。綱之朋黨。與蔡京一體。靖康伏闕薦綱者。皆其黨陳公輔、張巖、俞應求、程瑀、鼓唱太學生殺戮內侍。幾作大變。上曰。伏闕事倘再有。朕當用五軍收捕盡誅之。

辛巳。太尉神武左軍都統制福建江西荆湖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爲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沿江三大帥劉光世、李回、李光並去所領揚楚等州宣撫使名。其節制淮南諸州如故。惟荆湖廣東宣撫使李綱止充湖南安撫使。湖北、廣東並還所部。自分鎮以來。前執政爲帥者。例充安撫大使。至是右司諫劉棻屢言綱跋扈。呂頤浩將罷綱。故帥銜比江東西減大字。

日麻載出奏稟及指揮。殊不了了。蓋頤浩之意。專爲李綱設。是以沿江三大帥雖去使名。而依舊統諸元管州運。

李綱止領一路耳。今詳載庶見本旨。

世忠言。提舉官董政招馬友、曹成之衆。得八萬人。詔戶部侍郎姚舜明往衡、邵、辰、沅等州。

揀其軍。仍應副沿路糧食。世忠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軍。皆鷲勇絕倫者。

壬午。遣使宣諭江、浙、湖、廣、福建諸路。

川、陝向有宣撫司。兩淮、京西分鎮地。故不遣。

時盜賊稍息。尙書左僕射呂頤浩慮守令弗虔。請

分命御史循行郡國。前一日。手詔選強明廉謹不欺之人。觀風問俗。平反獄訟。宣布德意。三省以監察御

史明燾尙書左司員外郎曾統度支員外郎胡蒙御史臺主簿施鉅樞密院計議官辭徽言五人爲請上皆召見賜以宣諭吏民詔書御寶手麻招收盜賊旗榜而遣之其居他官者仍攝御史權尙書禮部侍郎趙子畫充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自改官制後都承旨除文官自子畫始召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合州安置劉錫赴行在承事郎權陝西轉運判官董詵直祕閣

詵已見去年二月甲申

先是張浚錄詵功進三官除職

名故申命之已而言者以爲大過遂罷遷秩之命

詵遷秩在十月己丑

殿中侍御史黃龜年言近旨令臨安諸門

差官率兵搜檢往來舟船以察私鹽之盜乞速賜寢罷以安人心詔三省戒飭毋得藉便搔擾

癸未新作行宮南門成詔大理寺置監門使臣一員用本寺請也仍用舊制令內侍一員在門檢察

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中大夫夔州路轉運副使劉繼知遂寧府詔御前忠銳第七副將宋穩所部

並付沿海制置使仇愈

甲申直祕閣范寅敷知岳州自袁植爲李允文所執岳州遂無守將寅敷有田在岳之平江參知政事孟庚出使付一郡事至是奏而命之詔淮浙鹽每袋令商人貼納通貨錢三千已算清而未售者亦如之

十日不自陳論如私鹽律應販私茶鹽雖遇非次赦恩特不原免時呂頤浩用提轄權貨務張純議峻更

鹽法至是畫一行下鹽鈔畫一日歷全不載會要亦無之十月十八日乙巳右議大夫徐俯劄子比降鹽鈔指揮內一項貼納錢

三貫文者云云十一月十五日壬申有旨廣南鹽鈔並依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淮浙鹽鈔已降畫一指揮施行

三年正月十五日刑部狀檢會九月二十六日聖旨。應販私茶鹽。雖遇非次教恩。特不原免。今參附書入。以補史闕。但呂頤浩鹽鈔畫一。與張浚措置相抵。乃同日而下。亦可怪也。徐俯劄子。廣鹽指揮詳具本月日。可以參考。

是日直龍圖閣

宣撫處置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趙開初變鹽法。盡權之。做大觀法。置合同場。收引稅錢。與茶法大抵相類。而嚴密過之。初成都潼川利州路十七州鹽井戶。自元豐開歲輸課利。錢銀絹總爲直八十萬緡。比軍興所輸已增數倍。至是開始令每斤輸引錢二十有五。土產稅及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有半。應折錢引者。每引別輸提勘錢六十。其後又增貼納等錢。蜀中鹽課最盛者。莫如簡州。舊爲課利錢幾千三百緡。絹千九百匹。銀百兩。引法初行。歲課至四十八萬餘緡。他州倣此。自是歲益增加。合三路所輸。至四百餘萬緡。而夔路十三州及隆慶。岷諸州官煎者不與焉。

乙酉都督府請增辟參謀官。已下文武十七員。以孟庚至府故也。右僕射朱勝非嘗因辭同都督之命。上章極論利害。至數千言。勝非以爲宰相權任已重。若更典兵文武二柄。盡在其手。豈人臣所堪。後世不幸。姦人居此位。建立功業。託名濟世。將何以處之。他日因進呈。復奏此官當罷。呂頤浩權邦彥皆言方防秋未可。勝非又言。庚姑存之。頤浩所領可罷。庚奏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盧知原爲參謀官。從之。

十月

戊子

丙戌顯謨閣直學士知興元府王似爲端明殿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與張浚相見。同治事。始浚出使。第以宣撫處置爲名。至是始帶川陝及等路字。浚在關陝。凡事雖以便宜行之。然於鄉黨親舊之見。

少所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得者。始起譟議於東南。大略謂浚殺曲端。趙哲爲無辜。而任劉子羽。趙開爲非。是朝廷疑之。將召歸。先爲置副。時似已復還成都。而行在未知也。

朱熹撰浚行狀云。譟者謂浚任劉子羽。矣。珍。趙開爲非是。

案浚用珍。時人皆以爲宜。所以譟子羽及開者。指子羽屬僞。開案斂耳。於珍無所與。今刪潤修入。

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李光落職。提舉

台州崇道觀。以言者論光頃爲御史。不言蔡京之罪。及秦檜罷相。而光含憤與訟故也。先是光嘗遣呂頤浩書稱李綱凜凜有大節。四裔畏服。頤浩以白上。上曰。如此等人。非司馬光。富弼誰能當之。頤浩因言。光與其儕類。結成黨與。牢不可破。上以爲然。

頤浩白上語在辛巳。

都督府參謀官傅崧卿兼權知建康府。集英殿修

撰程邁充徽猷閣待制。知温州。以孟庾言邁在福州保護下四州有勞也。集英殿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趙子澧。鄭望之。右文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季陵並復徽猷閣待制。以敎敍也。子澧。令鑠子。宣和末。嘗以雜學士爲陝西都轉運使。坐累免。至是始復之。

令鑠。王世雄子。故寶文閣待制。

右朝請大夫浙東福建沿海制

置使呂源復右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婺州編管人施達移瓊州編管。以孟庾言范汝爲殘破閩中。達實禍根罪首。乞竄海外。以謝福建茶毒之民。故有是命。達中道逸去。後改名宜生。奔僞齊。

丁亥。保靜軍承宣使邢煥爲慶遠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皇伯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權知行

在大宗正司事。時爲洪州觀察使安定郡王。

是月錄故直龍圖閣尹洙四世孫錫爲將仕郎。

此據明年三月戊戌
錫乞岳廟狀修入

初劉忠旣爲韓世忠所破。復聚衆走

淮西。駐於蘄陽口。世忠前軍統制解元以舟師奄至。襲忠。大破之。忠與其徒數十人遁走北去。遂附於劉豫。豫以忠爲登萊沂密等州都巡檢使。忠之將文廣率所部詣江西安撫大使李回降。回卽以廣爲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充本司統領軍馬。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在雲中。聞敵將寇蜀。遣使臣相僞開行。以告宣撫處置使張浚。且贖上所賜御封親筆押字爲信。兩劄細字。作道家符籙。隱語云。善持正道。有進無退。魔力已衰。堅忍可對。虛受忠言。寧殞無悔。虛受忠言者。蓋隱虛中之名也。又遣其家人書言中遭迫脅。幸全素守。惟期一節。不負社稷。一行百人。今存者十二三人。有人使行。可附數千緡物來。以救艱厄。昨有人自東北來。太上亦須茗藥之屬。無以應命。甚恨其負。於是其夫人黎氏奏以縑帛茗藥。附通問使潘致堯。而致堯已行矣。

虛中遭僞事以紹興四年十二月宇文粹中
所奏修入黎氏以十一日甲戌奏至今并附此

僞齊長星見。僞太后翟氏死。謚曰慈獻。

是秋。金主晟如燕山。左副元帥宗維。右副元帥宗輔。右監軍希尹。左都監宗弼皆會。爾右都監耶律伊都守大同府。左監軍昌守祈州。伊都久不遷。頗怨望。遂與燕山統軍稿里謀爲變。盡約燕雲之郡守契丹漢兒。令悉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僞許之。遣其妻來告。時希尹微聞其事而未信。偶獵居庸關上。遇馳書者。覺而獲之。宗維族稿里命希尹誅伊都於大同。伊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

有兵幾何。云：親兵二三百，遂不納。乃奔塔坦。塔坦先受希尹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塔坦善射，無衣甲，伊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西京副團守李處能坐累誅。南京團守郭藥師、河東南路步軍都總管蕭慶皆下獄。旣而獲免，處能、燕人遼宰相儼之子宣和末自平州來歸，拜延康殿學士，賜姓名趙敏修。金人交燕，復取以去。宗維以藥師家富於財，謂其可以動衆，悉奪而囚之。宗維次室蕭氏，本天祚之元妃，希尹殺之，謂宗維曰：「彼與兄實爲仇讎，然忍死事兄者，蓋有待也。今事旣不成，他日帷開寸刃不測，可以害兄矣。」希尹以愛兄故，擅殺之。宗維泣謝。於是宗維令諸路盡殺契丹、金主晟、聞伊都叛，未至燕而歸。大赦，彰德軍節度副使高景山告知相州杜充，陰通江南。先是充之孫自南方逃歸，充不告官而擅納之。遂下元帥府掠治。宗維問之曰：「汝欲歸江南耶？」充曰：「元帥敢歸江南，監軍敢歸江南，惟充不敢歸也。諸會相顧而笑。踰年乃釋。」

西京即雲中大同府，南京即平州。

內樞密使楊樸卒。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九

【紹興二年】冬十月戊子朔。置學生馬監於饒州。命守臣提領括神武諸軍及郡縣官牧馬隸之。仍遣使臣五人專主其事。時言者以爲軍旅之事。馬政爲急。多事以來。國馬爲戎狄所侵。盜賊所有。其在諸軍者無幾。乞講求孳生之利。於江東西擇水草善地。置監以牧之。故有是命。集英殿修撰何志同。宋伯友並復徵猷閣待制。右文殿修撰李璆。左朝請大夫趙子崧並復集英殿修撰。朝請大夫衛仲達復祕閣修撰。璆開封人。宣和末。自中書舍人坐朋附蔡條斥去。衛仲達華亭人。靖康初。爲禮部尙書。寇至而遁。坐除名均州居住。至是並以赦復之。而子崧已卒於潯州矣。

庚寅。斬富順監男子李勃於都市。勃僞稱徐王。下大理。至是獄成。詔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徵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趙子畫。皇兄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審問。法寺言。勃受俸券。饋遺金銀。共計賊絹四千餘匹。當杖脊流二千里。居役之年。詔勃依軍法。命神武前軍統制王璆。大理少卿元袞。蒞其刑。保義郎杜遠坐資給勃勒停。內侍武翼郎趙彥民坐驗視故不以實。湖北安撫司將官敦武郎秦濤坐護送勃擅畱禁兵。並除名。彥民英州。濤永州編管。初。勃之出蜀也。道過衢州。吏白守臣左朝奉大夫汪思溫避正堂以待。思溫曰。卽乘輿。至。何以待之。治具如大賓客之儀。旣就館。思溫入謁。出謂人曰。帝王之胄。自與常人殊。而舉措不類。何也。勃之未決也。左從事郎田如鼈言。恐奸雄假尺布斗粟之謠。以爲嘯聚之聲。乞以

其獄布天下。奏可。遂以如鼂爲樞密院編修官。

如鼂已見元年六月。其建請在九月。辛未除官在十月。已亥。今聯書之。

思溫、鄆縣人也。

臣謹案靖康陷二皇族數云徐

王見在新王沒於五國城時顯仁后南歸之後。去此已久。足明其詳也。

詔陝西都統制吳玠、金房鎮撫使王彥、統制熙秦路軍馬關師古並賜金

帶。仍降詔獎諭。言者請諸州守臣移罷者並先次離任。令漕臣擇本路廉幹官主管。帥臣則令監司暫

權從之。詔諸路常平司歲舉京官員數。令憲漕二司分舉。憲司一分。漕司二分。嘉祐舊制。郡倅舉京官。

如守臣之半。熙寧初。取歸常平司。至是省提舉官。故有此命。徽猷閣直學士湯東野爲江南東路安撫

使。兼知建康府。言者奏其貪刻。罷之。

辛卯。正侍大夫華州觀察使夔州路兵馬鈐轄田祐恭知珍州。倣務川成例。以省經費。用張浚請也。政和

中。初置珍、思、承、漆、播五郡。宣和末。已廢其四。至是浚欲省珍州。故以祐恭主其地。後不果廢。朝議以坑

冶所得不償所費。悉罷監官。以縣令領其事。至是江東轉運副使馬承家奏存饒、信二州銅場。許之二場

皆產膽水。浸鐵成銅。元祐中。始置饒州興利場。歲額五萬餘斤。紹聖二年。又置信州鉛山場。歲額三十八

萬斤。其法以片鐵排膽水槽中。數日而出。三煉成銅。率用鐵二斤四兩而得銅一斤云。

癸巳。詔湖北安撫司後軍統制官顏孝恭以所部還鄂州。孝恭初奉詔討石陂軍賊余照。照爲軍官所殺。

其次李寶等百餘人皆就招。尋以寶爲樞密院準備將。左宜議郎直龍圖閣胡寅應詔上書論修政事。

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佞諛。去奸慝。十事。大略謂。今政事之大。莫甚於四裔強盛。而兵甲不振。以爵祿與人。而人莫肯用命。抑又有甚焉者。今年以來。大政幾變矣。內則立修政之司。外則開都督之府。今日講議。而明日併廢。今日出師。而明日召還。廟謨成算。其果安在。今國步雖日蹙。警人之身。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江左雖微。尚跨有江淮之地。自古未有欲守長江而不保淮甸者。淮甸者。國之唇。江南者。國之齒。唇亡齒寒。其理明甚。金人遁三年矣。邊備宜日有可恃。乃反不如前日。淮甸數十州。地方二千里。孫權以來。所恃以爲障塞者。今不過置一二鎮撫使。以處盜賊。一旦有急。安知不併力助敵。爲彼先驅。藩籬何賴焉。軍旅之事。大要有三。一曰選將。二曰蒐練。三曰教閱。今王室危甚。緊諸將是賴。宜得慷慨知兵之士。付之重權。庶幾能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今也至有不知兵法。不習戰鬪。內不能與士卒同甘苦。而得羣下之死志。外不能禦服賊盜。而書尺寸之功。平居趨起。以邀其上。一旦有急。首倡奔潰。豈不痛哉。今國內空虛。養衆非得已也。而偷惰冗食。十常三四。爲將帥者。以動搖軍情爲畏。專務姑息。故常敗事。爲今之計。宜無卹紛紛之論。而惟實效是圖。兵不可用者。悉蒐去之。猝有搶攘之變。驅以赴敵。何患不致死。今養兵雖衆。獨不開暇時。以教閱爲事者。而貴遊近戚。大臣權要。拘占役使。動以百數。軍政一壞。緩急之際。何可復理。戰而不捷。彼之肉其足食乎。臣願修此十事。以承天意。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甲午御筆起居舍人汪洋面奏不急之務。可降一官。初詔羣臣條闕失。而洋面奏請官五代九國子孫。上

諭輔臣曰。朕虛已求言。務濟時病。如敵國外患。及朝廷闕失。可言者非一。洋姑應詔旨。豈朕所望。諸國在
五季時。割據類皆盜賊。洋欲封其後。是獎賊也。洋言無取。與降一官。若後來獻言之人。有補治道。朕當旌
賞。進士周拯。夏康佐。陳康國。各上書論時事。詔拯召見。餘賜帛罷之。既而康佐等辭賜帛。上曰。唐太宗
固嘗如此。本朝久亦不廢。茲乃待士禮意也。其以此諭之。上詔在己已。

乙未。詔起復徽猷閣直學士王庶。語言輕率。用意傾險。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本州居住。始用張浚奏也。
右文殿修撰劉觀復。徽猷閣待制。責授中大夫祕書少監黃潛厚。落分司。提舉江州太平觀。便居左朝
散郎。提舉建昌軍仙都觀。胡安國。左朝奉大夫。提舉建州武夷山沖祐觀。胡世將。並更俟一赦。取旨。皆以
刑部簽舉也。既而右司諫劉棻奏。潛厚聚斂苛細。賣官鬻爵等四事。命遂格。棻奏在十月丙午。

丙申。初置江浙荆湖廣福建路都轉運使。以大理卿張公濟充。集英殿修撰爲之。自罷發運使司。頗失上
供錢物。故呂頤浩以爲請。詔統領軍馬官經由及屯駐所在。以請受之類爲名。陵犯知通縣令者。流三
千里。將校依階級法。時統兵官在外。肆爲凶暴。韓世忠後軍統制官巨振。過安仁縣。笞邑尉數十。幾死。論
者以爲言。故立法。日麻載所立。雖不甚明了。今以慶元隨敕申明修入。河南府助教杜諤。嘗集春秋傳。右司諫劉棻請付之學官。從之。

諤。眉山人。以春秋教授諸王。元祐中。舉進士不第而卒。

戊戌呂頤浩言建康米斗不及三百欲於鎮江上下積粟三十萬斛以助軍用上曰若選精兵十五萬分爲三軍何事不成祖宗取天下兵數不過如此省兩浙添差漕臣員

己亥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知夔州韓迪降三官落職責監資州在城稅務坐奏僞徐王不實也

庚子御筆右諫議大夫徐俯志氣剛方早聞於世其於文學直其餘事可賜進士出身故事任子不爲臺諫官故有是命都省言江西吉筠州臨江軍上供糧斛累年不至今歲豐稔乞命倉部員外郎孫逸同

轉運副使韓球催理三十萬斛赴鎮江府交納從之詔自今非監司及沿邊守臣毋得再任違者令御史察之時言者以爲士大夫貪冒苟得巧圖因任非國舊制故有此命宣撫處置司主管機宜文字張

宗元張湜入辭並賜五品服是日朝議大夫直徽猷閣唐佐爲僞齊所殺初唐佐既降

事見建炎三年九月壬子劉

豫因以唐佐知歸德府有尙書郎李亶者乾封人建炎末避地不及豫使守大名時通問副使宋汝爲亦

以豫命同知曹州

事見建炎四年冬末

三人素相厚汝爲知豫無改悔意與唐佐等密疏其虛實遣人持蠟書告於

朝唐佐亶募得卒劉全宋萬僧惠欽汝爲募民王現邵邦光皆十餘往反尙書左僕射呂頤浩之過常州也得唐佐從孫憲授保義郎開門祇候禱持帛書遣之憲至睢陽唐佐妻田氏使與館客張約同食憲疑不出田氏曰無傷也旣而爲約所告豫遣人捕唐佐并其家至京師憲走得免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斬唐佐於境上下令曰唐佐結連江南謀反斬首號令其家屬皆從坐貸死送穎昌府拘管時全萬惠欽

爲選者所得。事泄，亘亦坐誅。先是武顯大夫孫安道爲應天府兵馬鈐轄，城陷不得歸。後謀挺身還朝，爲人所告而死。事聞，贈安道忠州刺史，爲亘立祠，名愍忠約，江南人也。

此以唐佐附傳。趙銜之遺史，宋汝爲忠嘉集，葉夢得避暑錄話，魏頭王忠義五錄及紹興三年

三月十六日，唐佐妻田氏自訴狀參修，但諸書各有所差互。今並以史爲正。宋氏所錄云：凌，李道兵卒劉全，宋萬，附惠，飲皆十餘往反，後曾與卒爲邏兵，所得事，凌、凌、李俱族滅。此與銜之遺史，夢得錄話俱不同。田氏自訴狀云：去年六月，蒙僕射相公差到姪孫凌家，將到蠟彈，即時斃領。後來已將回文去訖，不期於八月中，有一南中秀才詣劉豫，陳首蠟彈文字。於九月十五日，追取夫凌，徵賦前去，點問其本末，遂高聲毀罵劉豫。至十月十三日，於界首斬了凌，獻其狀詞，告與銜之所書，合所謂南中秀才，即張約也。(案)此則李亘之死，當是曾與卒被獲，而唐佐又自有告者。特宋氏傳聞不詳耳。銜之又云：唐佐家屬各決脊杖二十，由是田氏暨婢妾五人各遭重決。唐佐二子，長子已卒，次子方九歲，兩杖而斃。(案)田氏狀云：隨母，男王端，人力陳德，各決脊杖，編管外。田氏并男定國、安國、新婦周氏、女子六娘、小兒祖德，所使人五人等，並各枷項，送穎昌府拘管。則銜之所云非也。遺史又載劉豫所出犯申云：直數文，聞凌唐佐。(案)此時未有數文，聞銜之亦小誤。夢得錄話云：李亘，兗州人，爲劉豫守南京，還大名，留守。後謀歸本朝，爲豫族誅。據會要載：亘立廟事，亦云：魯齊知府事，與葉書同。然歷天自陷敵後，即以唐佐守之，或者亘先守大名，而後代唐佐守歷天，已而被殺，亦未可知。今不得其詳，且奉聯附見。願正書唐佐死狀，差互已辨之。見建炎三年九月，唐佐紹興三年三月，贈官詳具本日。亘十年三月立廟，今附見。安道紹興五年，贈官不得其被殺年月，以其爲歷天鈐轄，故因唐佐事，遂爲書之。當考。

辛丑，祕書少監方開爲起居舍人，左朝奉大夫張綱爲尚書右司員外郎，綱，金壇人。尋命綱權監察御史。

綱權察官，日麻不見。起居舍人汪洋坐草詞溢美，罷爲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事初在九月辛巳。

此據左右司題名。

壬寅詔江南西路兵馬副鈐轄張中彥以所部充都督府統制官仍遣右通直郎都督府幹辦公事楊揆往吉州濟其軍食。初中彥以討捕駐軍廣州脅制州縣供億以萬計一路爲之震擾。朝廷撥隸楊惟忠李回岳飛孟庚韓世忠李綱皆不稟命。綱察中彥意樂爲郡檄令權知岳州。中彥果至卽械送獄遂并其軍揆仁和人也。中彥初見建炎三年十二月末其令聽李綱節制在今年十月壬辰被誅在十二月庚子而熊克小中大夫洪炎

歷於九月乙酉李綱止帶湖南安撫使已前費之實甚誤也今移附本日綱行狀作張忠彥亦誤

爲祕書少監建炎初除是官久不至及是又申命之認待闕官權攝州縣職任者令長吏批書印紙違者無得調官用右宣教郎知無爲軍王彥恢請也。

甲辰詔宣諭官所至有使相及前執政官知判州府者許出謁。是日金國通問使潘致堯至楚州通判州事劉宴與諸將謀夜劫致堯於舟中奪其禮幣而去。巡檢馬貴知其謀以告守臣武功大夫柴春率衆拒戰。晏敗走俄而晏兵自子城出春鬪死錄事參軍劉晟亦爲所害。晏遂攜掠國信奔僞齊致堯還承州復治行而後出境。此月辛亥劉光世奏至詔置承州聽旨癸丑詔光世遣赴行在十二月庚辰贈劉晟宣教郎與一資恩澤

乙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都督府統制軍馬劉紹先充福州兵馬鈐轄朱勝非之謫九江也紹先爲守臣不之禮勝非憾焉紹先有部曲九千餘人至是揀其壯者隸神武中軍而有此命。右諫議大夫徐俯言比降鹽鈔指揮應商販淮浙鹽之未售者每袋貼納錢三千十日不自陳論如私鹽律臣

謂立法太峻於人情有未順恐天下之人謂陛下爲利而不恤乞轉由海道之鹽。埃到州縣日爲始寄頓邸肆之鹽俟鹽主到日爲始自是之後錢有未足者許質鹽於稅務而寬其期詔各展十日如錢有未足聽商人於官司質當取息三分。武翼大夫江東安撫大使司水軍統制耿進以所部屯建康當受宣撫使韓世忠節制進聞世忠來謂其徒曰若分據此軍當相從下海還鄉耳。準備使喚李明詣世忠告進結謀順蕃世忠命水軍統制張崇代將其軍執進屬吏事聞是日有詔械進赴行在已而權主管都督府公事傅崧卿奏進自言無反謀乃下大理更以其衆隸都督府統制官姚端。以進軍隸姚端在三年正月辛酉今並書之。進三年二月甲午行道。

丙午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謀官權主管都督府事權知建康府傅崧卿降二官落職提舉洪州玉隆觀左奉議郎御史臺主簿充湖南宣諭施鉅降一官放罷。初朝廷以軍興糧乏出官告度牒以糴於民而有司定直太高無願受者會崧卿出使奏崇德嘉興二縣能損度牒之直與私價格相當提點浙西刑獄公事施垌保明如所奏既而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言二縣有未糴者上以詰崧卿崧卿言前所奏事蓋以二縣暗增米直使與度牒官價格相當故民不以爲病非謂其及額也上又遣監察御史李鶴案問。鶴還言二縣未嘗損直上以崧卿爲欺乃有是命鉅先知嘉興縣坐不自言故緹而垌以觀望亦降兩官責監遠州市征。崧卿初奏在今年正月癸丑劉問崧卿在七月辛巳命鶴體究在十月庚辰今并書之(中興聖政臣圖正等)曰銜命而使。應皇華之選分外養之寄吏之否臧事之罷行皆得以專達乎上實天子耳目之司也是宜激濁揚清彰善癉惡如鑑之明。

如衡之平而無私焉。而乃奏報不實。公肆詭慢。失職之誅。庸可道乎。太上皇帝獨運剛斷。鑄貶職。則是職者誰不戒焉。

尚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權監察御史。充湖南宣諭。代

施鉅也。罷三省吏行遣文書。犒設明年四月。塑昭慈神御禮房。吏以下百二十有二人。增給食錢萬餘緡。五次犒設。銀絹二千四百餘匹。兩議者復以爲言。乃止。

丁未。以孟冬薦饗太廟於温州。是日也。先禘祭。祠部員外郎神主神御提點向宗厚言。祭不欲數。乞用故事。權罷時享。禮官援政和五禮新儀不從。於是禘祭孟饗薦新朔祭。兼行於一月之間。非故事也。是日盜張成入醴陵縣。右從事郎知縣事程愿率士兵射士擊之。巡尉曹修郭建皆爲所殺。愿中刃不死。賊亦去。後贈修建各兩官。錄其子久之。愿自愬其事。於是亦進二資。

戊申。端明殿學士新知平江府事趙鼎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許過闕。詔減落糶本關子價直

之人賞錢五百千。許入告。

慶元隨
較申明

己酉。詔帥臣統兵官以公使酒醕賣者取旨論罪。先是李綱爲湖廣宣撫使。請於所在州軍造酒。許之。及是呂頤浩因進呈言。茶鹽權醕。今日所仰養兵。若三代井田。李唐府兵可復。則此皆可罷。不然財用舍此何出。朱勝非曰。權醕自漢孝武時。因兵興而有。上曰。行之千餘年。不能改革。可見久長之利。故有是旨。詔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併力招捕湖寇楊太。時太據洞庭。有衆數萬。太主誅殺其黨黃誠

主謀畫。誠之下。又有周倫、楊欽、夏誠、劉衡之徒。大造車船及海鯨船。多至數百。車船者。置人於前後。踏車進退。每舟載兵千餘人。又設拍竿長十餘丈。上置巨石。下作轆轤。遇官軍船近。卽倒拍竿。擊碎之。官軍以此輒敗。大率車船如陸戰之陣兵。海鯨如陸戰之輕兵。又倫、欽雖各有寨。而專倚舟以爲強。誠、衡雖各有舟。而專倚寨以爲固。此其所恃也。韓世忠之在湖南也。遣使臣朱實往招之。太不聽命。至是昌寓以奏。乃命趣捕之。

庚戌。武節大夫果州刺史霍明爲江西兵馬副都監。

辛亥。徽猷閣待制安復鎮撫使陳規陞徽猷閣直學士。詔規俟來春赴行在。左迪功郎孔端朝、宣聖之

後也。上召見。特改左承事郎。尋以端朝爲祕書省正字。

端朝除正字。在十二月。

壬子。都督府統制官王冠盡追所有官。降爲承信郎。赴神武右軍自效。時諸將之起於羣盜者。朝廷盡揀其軍。冠兵皆老弱。又虛張軍數。冒請糧食累年。故有是命。尙書吏部郎中晏敦復嘗以事忤呂頤浩。言者論敦復治吏而不白其長。又不信朝廷批狀。而自審於都堂。詔送吏部。

丙辰。權尙書刑部侍郎王衣罷。爲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右司諫劉棻論其於刑名屢有出入。又嘗舉張汝舟。每懷憤恨也。尙書金部員外郎呂廷問請令文思院造斗秤升尺出賣。以助經費。私造者抵罪。從之。

是月尙書右僕射朱勝非上經營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軍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倘無變通，必致坐困。逆豫方行，什一稅法聚以資敵。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邊圉。淮南既實，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淮北山寨，及知名賊二十六項，所以然者，彼謂官軍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宜分爲三軍，聲言取徐、邳，而實取淮、揚，聲言趣京師，而實取陳、蔡，聲言入濱海，而實取青、密，使逆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廬、壽，直擣宋、亳，豫必成擒矣。三慮賊併力南寇，今敵使旣行，未有要約，不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得金帛，當明諭將帥，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土豪助順者，就以爲守將，俾自爲備，則兵勢益張。如此則不三二年中原可定。上納之。僞齊劉豫以知東平府李鄴爲尙書兵部侍郎，兼權尙書左丞。

豫傳云：是月以鄆權右丞范萼守左丞案，僞齊錄有什一稅法，進劉云：卓昌四年五月權左丞范萼、卓昌四年癸丑乃罷，與三年則萼此年未權守傳蓋誤也。

陽穀令李俵言什一稅法利害

可采遷監察御史，俵，僞弟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

【紹興二年】十有一月戊午朔。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言大臣不可立威。宜與諸將論事。又言杜充一向威嚴。諸將不敢議事。其敗以此。上曰。朕命大臣與諸將會食。共議。卿特未知。呂頤浩曰。將相和則國安。豈可人情不通。自頤浩。張浚執政。始與諸大將共食於朝堂。論者謂諸將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階級之法廢矣。

朱勝非開居錄云。朝廷承隆之勢。宰相號表則之官。動運典禮。不容妄作。故事。每見客無迎送之禮。無燕聚之私。建炎以來。車駕巡行。典禮雖不備。然大體尙存。三年渡江。至臨安。有苗劉二賊之變。副樞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同爲勤王之舉。聚兵吳門。日與諸將議事。或攝勞偏裨。置酒高會。必至夜分。款狎無所不至。如是四十日。事定。遣朝。呂拜相。張拜樞。與諸將會。集不已。酒酣。其侶以至朝。請喧闐紛拏。無復禮儀。至呼諸將第行。以兄事之云。幾哥故事。悉廢。議者深惡之。

己未。尙書工部侍郎韓肖胄。移吏部侍郎。仍兼工部。權吏部侍郎章誼。移刑部侍郎。仍兼兵部。

肖胄兼工部。在丁卯。誼兼

兵部。在庚午。

御筆新除尙書比部員外郎蔣璨。直祕閣。知台州。璨之奇從子也。時台州守臣屢以不才罷。會

璨召對。獻議。請帥府望郡皆增置通判一員。而易其名爲長史。少尹。論者以爲不可。行詔以璨在臨川有聲。故有是命。旣而右諫議大夫徐俯再疏。論璨交結梁師成。師成所蓄古今書畫。最爲富有。常置璨於門下。爲辯其真僞。命遂格。

臣僚駁議所議。在十一月辛亥。俯初論。璨章職。在此月庚午。罷。在辛亥。今刪書之。

庚申執政進呈朝堂所受訟牒州郡有未決者乞付大理上曰宰相進賢退不肖用治天下豈可以細事爲務顧呂頤浩曰卿可諭臨安守臣宋輝令盡心獄訟毋致煩紊朝廷

辛酉詔自今住講日令經筵官輪進春秋口義一篇至開講日如舊右承事郎陳正由試尙書屯田員外郎以其父權任諫官言京卞誤國特錄之也詔湖廣縣令闕官處令提刑司限半月具名申吏部差

注限日之任自喪亂以來湖廣縣令皆罪廢或右職攝之論者以爲言故有是旨直徽猷閣和州無爲軍鎮撫使趙霖以營田有緒遷一官爲左中奉大夫是日盜陳顥破武平縣

壬戌尙書駕部員外郎李愿請望祭程嬰公孫杵臼於臨安從之

乙丑詔江湖閩浙廣南路州縣官吏曰朕以中原否隔狄難歲滋巡省治兵久淹江表惟是六師供億調度之繁加以盜賊干戈誅求之苦擾吾郡邑害及生靈終夜以思當食而歎雖詔書寬恤敕令蠲除以時而下尙慮奉行之吏便文自營徒掛牆壁使吾惻怛哀矜之意不能下究而元元之民靡獲沾其實惠朕甚愍之肆簡忠信之使分路循行逮諸郡縣檢察詔令平反刑獄觀風問俗宣布德意付之以親札之歷使舉案必書以稽其殿最丁寧告戒躬臨遣之惟爾在官小大之臣斯亦知朕志矣其相率勵各公乃心勤乃職毋荒失朕命務安吾民凡使者之所上聞朕將卽其功罪示以勸懲隨其情修加以誅賞爾乃狃於習俗行或不良時冒吾禁其洗心易慮務自悔革勿蹈大刑朕言必行惟明聽之勿忽左承奉郎虞灑爲祕書省校書郎先是灑與沈長卿石公揆同召試上諭輔臣以長卿策尙懷明附呂頤浩曰惟灑答

所問長卿乃於題外別敘四事皆是自外準備公揆文詞荒略不可舉選乃詔長卿已爲李綱所辟令赴任公揆別與差遣漫奕子

奕錢塘人
工部侍郎

公揆會稽人也

長卿
已見

中書舍人兼侍講陳與義言臣竊見陛下憂勤庶

政日昃不食臣嘗深思致治之要不過擇人欲無遺才不若素察陛下垂意黎庶不爲不切而近郡之守或一歲之間乃至數易選擇在廷之臣按察諸路猶或失之至於改命皆以見在人材寡少故也若稍修臺省寺監之缺悉召天下之材聚之朝廷詳試以考其能還觀以究其蘊緩急任使豈憂乏人或謂大農之費不可增則今州縣添差之官豈不食於民力而於此顧惜之乎自古急於人材之代必有搜訪之術今之士大夫雖更數年夷狄盜賊之禍而流落墮晦散在諸路尙多有之其不願從仕者少而困於無津不能自達者多若使諸郡每一季或半年以里居不仕及流寓之人並列姓名爵里以聞則披籍一覽可已盡知矣詔諸路州軍如所陳開具尙書省度支員外郎胡蒙言方今時尙艱危兵未可戢則理財之政必以經常所入爲先若諸路年額上供常平應干租課與夫摘山煮海之利三者畢集費用自足倘用其一而緩其二至於闕乏不得已乃橫斂暴取以蠹民必矣朝廷比來措置權貨鹽鈔公私雖已盡利然官兵贍給糴買犒賞賜予之類悉取於此其諸路歲入財賦至行在者實數甚微臣愚願詔諸監司官凡管下租賦利入拘催趁辦未足額不許截撥上供其一路一州一縣物料錢帛應輸行在之數有違者限滿委都省剗刷以聞嚴行懲戒詔以付諸路漕臣初明州象山定海鄞縣劬海有鹵田三十七頃民史

超等四百六十餘家刮土淋鹵煎鹽。官未嘗收其課。至是浙東提舉茶鹽公事王然始拘充停戶。盡權其鹽。歲爲二百九萬餘斤。收鈔錢十萬餘緡。事旣行。乃言於上。於是守臣直祕閣陸長民言。此乃失業細民。旋採薪煉土。往來無常。明州自兵火之後。民未復業。今又集舟調夫。水陸防拒。勞苦已甚。豈宜更置鹽場。重其騷擾。都省勘會。提舉官建明。有利無害。令憲司具的確利害。申尙書省。毋得少有觀望。旣而提點刑獄公事孫近言。象山一縣。可以置場。如然請。然之未權也。知定海縣蓋文淵嘗以爲言。張守時爲安撫使。言小人不曉朝廷之意。務在苛刻。恐非今日所宜。事遂寢。至是卒推行之。

用孫近言置象山場。在三年四月九日。文淵建言。在今年閏月二十五日。此據

會要日
麻無之。

是日。僞齊劉豫召武功郎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至汴京。以爲大總管府先鋒將。

此以紹興四年五月七日

關大鈞待
罪狀修入。

先是金房鎮撫使王彥在金州。威聲頗著。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彥遣屬官高

士瑰率諸將以圖商。虢。至紫嶺。與先遇。官軍敗。統制官劉琦戰死。然先以困迫。遂棄商州。彥以統制官邵

隆知州事。

彥明年二月朔以勦殺董先復商州。除軍職。未知的在何時。不知彥因董先爲僞齊召去。遂棄處以取商州。或先爲彥所困。而棄城依豫。是皆未可知。林泉野記。稱彥忌其統制劉琦。然先亦困迫乃降。恐誤。先歸正在明年正月。彥已失商州久矣。

丙寅。顯謨閣待制江常爲給事中。詔以常宣和閒爲侍御史。言事無所畏避。故用之。後五日。諫官徐俯論其賣京附庸。貪墨著聞。不可污論駁之。任命遂寢。和安大夫榮州防禦使王繼先主管翰林醫官局。填

新紉關。繼先辭不受。

丁卯。左中大夫致仕胡谷瑞卒。谷瑞壽昌人。嘗爲尙書吏部郎中。建炎閒。請老。卒年五十三。谷瑞爲郎時。初得任子恩。先官其弟。朝廷許之。因著令。初遇大禮。有子者聽蔭補期親。

戊辰。中大夫中書門下省都檢點魏孝純除名。郴州編管。先是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劾孝純凶險悖逆。御筆送大理治罪。孝純具服冒請俸賜。法寺當追一官勒停。呂頤浩進呈。特有是命。

己巳。詔太尉韓世忠應得恩數。如兩府例。上謂輔臣曰。世忠有功。宜厚賜。予朕昨遣中使賜帶笏。絨坐以寵之矣。尙書左僕射呂頤浩屢請。因夏月舉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爲。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亡八九。未幾。敵分三路入寇。江浙兵皆散而爲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其冗。修飭器甲。今張浚軍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刀鎗弓箭皆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玘軍一萬三千。雖不如浚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弱頗衆。然選之亦可得其半。又神武中軍楊沂中。後軍巨師古。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忠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況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憚不爲。且向者邵清擾通。秦張琪劫徽。饒李成破江。筠范汝爲據建。劔孔彥舟。馬友。曹成等爲亂於江湖。朝廷枝梧不暇。今悉已定。又自敵之南牧。莫敢擐其鋒者。近歲張俊獲捷於四明。韓世忠扼於鎮江。陳思恭擊於長橋。而張榮又大捷於淮甸。良由敵貪殘太甚。天意殆將悔禍。又敵以中原付之劉豫。而豫煩碎不知國體。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事固可料。觀宇文虛中密奏。雖未可盡信。然敵騎連

年不至淮甸。必有牽制。則天意蓋可見矣。今韓世忠已到行在。臣願睿斷早定。命世忠、張俊與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令世忠由宿泗。劉光世由徐漕以入。又於明州團海船三百隻。令范溫、闕泉乘四月南風北去。徑取東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饋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爲守。敵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復。況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銷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爲深惜者也。

願浩此疏在今年不得其本。日熊克小廩擊之。二月末聞恐誤。疏稱韓世忠已到行在。當是此時。若二月則世忠尙在湖南。不離云爾也。疏又稱後軍陳思恭疑傳寫之誤。思恭去年九月已

死矣。今改作巨師古庶不抵牾。

庚午。詔自今御筆並作聖旨行下。時右諫議大夫徐俯言。祖宗朝應批降御筆。並作聖旨行下。自宣和以來。所以分御筆聖旨者。以遠慢住滯。科罪輕重不同也。今明詔許繳駁論列。當依祖宗法。作聖旨行下。方其批付三省。合稱御筆。三省奉而行之。則合稱聖旨。然後名正言順。人但見宣和御筆。謂不當然。不知祖宗御筆不少。王廣淵在仁宗朝。嘗編類成書。以爲後法。乞依故事施行。上從之。右宣教郎韓亮特進秩三等。以參知政事孟庾言。亮從其父勦除賊寇。備見勤勞故也。禮部尙書洪擬言。近時吏強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有以財用不給而罷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以刑名而罷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罪。吏言之。有司治之。惟恐後。吏有罪。官案之。則相疑曰。豈寬縱致然耶。故任職者。官以不案吏爲得計。宜其所

在奸吏專權擅勢。大作威福。臣竊憤之。願詔有司立法。應官除名者。吏勒停。官銜替者。吏放罷。官能自案。吏則許免。失覺察之坐。如此。則吏強官弱之風。寢衰矣。上謂宰執曰。朕思此一事。要在官得其人。吏不敢舞文爲奸。呂頤浩曰。緣官不知法。致吏得以欺。上然之。其後刑部言。吏犯賊私罪。已有正法。擬所請難行。事遂止。

利部議下。在明年正月癸亥。

戶部尙書黃叔敖請。做在京法。應見緝出。臨安諸門者。五千以上。收其稅。匿不自言。半沒官。半給告者。後二日。詔見緝出門。毋得過十千。其收稅勿行。

辛未。廣東經略使汪伯彥始受命。時虔寇謝寶以衆數千攻博羅縣。伯彥遣官兵募土豪與戰。各有勝負。寶乞就招。士民言。遠人不諳戰守。願從賊請。以安人情。伯彥以便宜授寶承信郎。賊遂散。

熊克小廡云。諸伯彥知廣州。未拜會。

盜數萬。侵廣東。圍城邑。郡人相率請伯彥討賊。伯彥乃出領師事。既而賊亦遁去。此蓋汪藻指伯彥輩之詞。非其實也。今以伯彥自奏。相安事修入。狀在日曆。明年四月二十八日。中興聖政。上曰。朕嘗思創業中興事。殊祖宗創業。固難。中興亦不易。中興又須願祖宗已行法度。如何。壞者欲振。墮者欲舉。然大不容易。此實艱難。朕不敢不勉。臣面正等曰。創業中興。始末可以難易分也。蓋削平僭叛。混一區宇。與夫救溢扶衰。重光基緒。自非明聖之主。負大有爲之志。安能辦是功業哉。太上皇帝因論創業之難。而深念中興之不易。但欲勉強而力行。故能撥亂反正。中興炎祚。三紀之間。方內晏然。蓋大有爲之志。已先定於圖服之初矣。

壬申。上諭輔臣曰。自昔中興。豈有端坐不動於四方者。將來朕撫師江上。朕觀周宣王修車馬。備器械。其車攻復古一篇可見。若漢世祖起南陽。初與尋邑之戰。以少擊衆。大破昆陽。其下如唐肅宗。雖不足道。能

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復王室。朕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卿等與韓世忠曲折議此否。如朝廷細事姑付有司。卿等當熟講利害。朕前日與世忠論至晚膳過時。夜思至四更不寢。朕與卿等固有定議。昨日批出。可更召侍從。日輪至都堂。給札條對。來上。朕將參酌以決萬全。呂頤浩等曰。謹奉聖訓。吏部侍郎韓肖胄言。今日之勢終當用兵。如晁錯之論七國以爲削亦反。不削亦反。金人猶是也。繼因賜對。面奏賊豫盜據中原。人心不附。宜出不意遣兵將鼓行進討。聲言翠華再幸金陵。督使過江。願賜睿斷。克成大勳。時頤浩亦召世忠至都堂。諭以焚毀劉豫糧料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不行。禮部尚書洪擬獨言。國勢強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爲主彼爲客則戰。陛下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興王之居未定。如唐肅宗之在關中。光武之在河內也。又邇者諸將雖有邀擊小勝。未見雷合電發。以取大捷。又江浙農耕未盡復。淮甸鹽菜未盡通。平日廩給尙艱。緩急將何以濟。又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使千里出戰。則彼逸我勞。凡此皆可以言守。未可以言戰也。擬歸語家人曰。吾知迎合可取高位。然豈以一身之故誤國事耶。（中興聖政臣圖）正等曰。兵凶器也。有時而致吉。戰危事也。有時而致安。爭逆德也。有時而致順。少康非兵不能以中興。於夏宣王非兵不能以中興。於周光武非兵不能以中興。於漢順宗非兵不能以中興。於唐國家艱難之初。敵騎猖獗。直欲長驅東南。非太上皇帝親總六師。指授諸將。挫其銳鋒。而奪敵師之氣。敵肯爲前日之和哉。豐金交游。盟擁百萬之師。壓我淮上。非諸將角數戰之勝。太上決親征之策。致彼凶徒。自相殘戮。聖上繼承。繼興師討敵。肯爲今日之和哉。太上皇帝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斯誠不易之論。

祕閣修撰知臨安府宋焯言。本府酒稅課利。乞依揚州例。權免分撥諸司。應副本府支使。俟移蹕日如舊從之。詔吉州權貨務見賣廣南鹽鈔。並增貼納錢。如淮浙例。

癸酉尙書右司員外郎曾統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唐輝守左司諫。尙書戶部郎中王衍充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甲戌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守太常少卿。右司諫劉棗充集英殿修撰。知台州。江浙荆湖廣南福建都轉運使張公濟言。諸路州軍財賦出入。並許取索點檢。如上供錢不足。乞以轉運司移用錢依條限補解。如漕司別作名目支用者。許行案劾。從之。詔淮浙鹽場所出鹽。以十分爲率。四分支。今降指揮以後文鈔。二分支。今年九月甲申以後文鈔。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鈔。用戶部尙書黃叔敖請也。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乃令商人輸貼納錢。至是復以分數均定。如對帶矣。命潭鼎荆鄂帥守李綱等四人。約日會兵。收捕湖寇。初。綱以湖廣宣撫使赴湖南。聞曹成將自邵入衡。以趨江西。而韓世忠所置提舉官董陵親兵才數百人。勢不足以彈壓。卽住師衡陽。遣使諭成。使散其衆。成至衡。綱召與語。俾率其餘衆四萬詣建康。時馬友之將步諒。有兵二萬。掠衡山。泊吳集市。綱置統制官韓京屯茶陵。以扼賊。而親帥大軍自白沙潛涉江。諒不虞其至。遂出降。至是以聞。詔綱精加揀汰。得七千餘人。隸諸軍。

此並據綱行狀。不得其日。案史綱以十一月癸酉奏。

步諒解甲。公參故且附此。

綱尋入潭州。械右朝奉郎知醴陵縣張觀屬吏。權攝官以漸易置。賊吏稍戢。綱延見長老。問民疾苦。皆以盜賊科須爲言。乃撤州縣。非使司命而擅科率者。以軍法從事。應日前科須之物。並以正賦准折。又遣統制官郝晟降潰將王進於湘鄉。吳錫擒王俊於邵陽。自是湖南境內潰兵爲盜者悉平。惟湖寇

楊太據洞庭。文榜指斥言詞不遜。綱命統領官李建、馬準、吳錫分屯襄陽、益、楊、橋口以備之。湖南無水軍。綱乃拘集沿江魚網戶得三千人屯潭州。言於朝乞合兵討蕩。詔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荆南鎮撫使解潛遣兵會之。仍權聽綱節制。

乙亥。賜新除殿中侍御史曾統進士出身。時統以故事任子不除臺職。又與諫官徐俯連姻爲言。詔統元祐石刻名臣之子。特賜進士出身。統乃受命。詔江東西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募民如陝西弓箭手法。故正議大夫唐恪贈觀文殿學士以其子琢言恪在圍城中不獲伸迎奉二聖之謀。乃飲藥而死。故也。中書舍人胡松年奏恪輔政無狀。陛下謂其累經赦宥。特與復職。臣不敢輕議。若曰嘉其死節。願

詔有司詳考實狀。命遂寢。

王明清揮麈錄。誤以松年所奏爲張激已辯之。見建炎元年二月癸未注。

丙子。尙書考功員外朱異兼權監察御史。充浙西宣諭。代曾統行。異桐廬人也。右承務郎任申先守尙書考功員外郎。

戊寅。閩盜范忠掠龍泉縣。忠范汝爲餘黨也。與其徒千餘爲盜。犯建州之松溪。尉吳某及寶文閣待制知泉州陳穢之妻皆爲所殺。至是去而之處州。

己卯。起居舍人方闡充右文殿修撰。知衢州。從所請也。於是修注官全闕。乃命太常少卿黃龜年、祕書少監洪炎兼權。右諫議大夫徐俯奏監察御史李鶴素無行檢。詔鶴主管台州崇道觀。右通直郎新通判

溫州陳桷直祕閣。桷，機弟也。爲韓世忠官屬，用世忠請而命之。中書舍人胡松年言：「中祕圖書之府，祖宗以來，非儒學名流，不在此選。桷雖久在軍中宣力，恐於職名非所當得。乞於等第推賞外，更與量行轉官從之。」是日，宣諭五使劉大中、胡蒙、朱異、明燾、薛徽言同班入見。上諭曰：「比所下詔，令州縣徒掛牆壁，皆爲虛文。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守令民之師帥，縣令尤親於民，奸賊之吏，必須案發，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於麻。朕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使比也。乃詔異改浙東、福建，蒙浙西，大中江東，西，徽言湖南，而燾使廣東，西，如故。其分鎮地分，令鎮撫使選清廉彊明官，偏歷所部，徵言請州縣已蠲租賦文簿，建炎改元已前者，並行焚毀。又乞所至州縣，吏無大過，而職事不辦者，如漢辭宣守馮翊故事，聽臣兩易其任，不理遺闕。翌日，上諭大臣曰：「近臨遣五使，而諭丁寧，非往時遣使之比。朕欲實惠及民，可依所奏焚毀，示民不疑。如有合對移官，具事因申省取旨。初，五使將行，上命各賜內帑帛二百。大中等辭。上謂大臣曰：「朕欲出使無擾，一切不受饋遺，若不賜予，何以養廉耶。」

辛巳，上謂輔臣曰：「昨日大理少卿元袞面對，朕戒諭以持法明恕，如宣和間開封尹盛章王革，可謂慘刻。呂頤浩曰：「惟明克允，用刑所先也。」

壬午，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言：「自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麻。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麻。」

條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備記言。垂一代之典也。苟曠三十年之久。無一字之傳。何以示來世。望許臣編集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閒詔旨。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歷官采擇。許之。自軍興。史官記錄。靡有存者。藻嘗於經筵面奏。乞命史官纂述三朝日歷。會朝廷多事。未克行。比出守湖。而湖州不被寇。元符後所受御筆手詔賞功罰罪等事皆全。藻因以爲張本。又訪諸故家士大夫以足之。凡六年乃成。小麻。紹興元年九月初翰林院

學士汪藻言。自元符以來。並無日歷。此國家大事。願圖聖心上納之。既而宰執請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至是除藻知湖州。詔領日歷如故。案克所書止據藻舊誌。與日歷不同。兼藻奏疏亦稱。昨於經筵面奏。未見施行。則知藻在翰林未嘗得旨也。今不取。

詔

江浙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每度牒一爲錢百二十千。以償三副之直。是日。皇兄左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因朝參失其長女。詔立賞告捕。

癸未。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張守言。被旨令本州脩修城池。案圖記。福州城築於晉太康三年。僞閩增廣至六千七百餘步。國初削平。今爲民田已久。閩土砂礫。用石砌甃。約費錢七十萬緡。米六萬斛。今公私困敝。請俟他年。先是右司員外郎張宗臣。乞令泉福州築城以備寇。守以爲難。事遂止。宗臣建此議時。爲大理少卿。

甲申。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敏。薨。輟視朝二日。贈觀文殿學士。敏弟儒林郎欽。宣和末。棄官爲僧。至是敏祖母韓氏言於朝。乃復令出仕。欽出仕在明年六月乙亥。今併書之。時流民有至行在者。知臨安府宋輝請常平

米賑給從之。

是月，虔賊陳顯等犯梅州，圍其城。守城右承務郎劉安雅命取人芻草，研取其汁，投之酒醋，散於民居。賊遣人齎索金銀鞍馬，安雅遽磔之。盜入民居縱飲，死者以百數。餘多昏迷不省。賊疑懼遁去，圍遂解。

安雅

四年六月丙戌

減三年磨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一

【紹興二年】十有二月丁亥朔。詔闖盜范忠竊發。令神武前軍左部統領申世景、御前忠銳第六將軍德忠以所部二千速捕之。毋致滋長。如不卽撲滅。其帥守監司及應干捕盜官並重寘典憲。既而處州復告急。乃命忠銳第一將張守忠以精兵二千會之。權聽守臣宋伯友節制。賊遂平。世景以勞自武功大夫加榮州刺史。

忠初見十一月戊寅。世景除通判。在明年正月甲戌。

初。婦人易氏爲亂兵所掠。後在劉超軍中久之。從商人張德易。嘗見同

掠內人。頗能言宮禁事。遂自稱榮德帝姬。宗室成忠郎士倫送之。至荆南時。朝請郎苟敦夫通判府事。鎮撫使解潛以敦夫女嘗在宮掖。俾驗視之。苟氏以爲然。潛遂遣官部送至行在。過衢州。其從者怙貴執辱官吏。一郡騷然。守臣汪思溫曰。是亦一徐王也。上命崇國夫人王氏等驗認。果詐。遂與赴大理。易呼曰。我與主上親同氣。何無手足情耶。至是大理奏獄成。詔易杖死。德黥隸瓊州。士倫、敦夫並除名。敦夫漳州。苟氏千里外編管。

臣譚案。榮德帝姬。道君皇帝長女。在東都降曹晟。靖康陷。金皇族數云。晟死於燕京。公主嫁錫軍國王已死。見在大金皇后後位居住。是明易之妾也。今併附此。

黃州布衣吳伸上書曰。

臣竊觀陛下有孝悌之大德。而二帝之間不通。敵國之陵不已。土地之封日削。國用之富不饒。盜賊之鋒未戢。此五者其故何哉。臣竊謂今兩國之難未解。鼎峙之形已分。使者雖數十輩。金帛雖數十萬。能免僞齊之盜乎。此遣使之無益明矣。陛下忍小恥太過。示小敵太怯。視疆場太輕。任藩屏太易。寄託非人。而土

地之產多曠。姑息太厚。而殺戮之威不張。此五者雖國家之急務。然猶未足爲陛下之輕重。臣復見國勢如累卵之危。生靈有塗炭之厄。臣曉夕爲之寒心。不識陛下欲復祖宗之故業乎。止欲爲東晉之南據乎。臣竊謂復祖宗之故業。則陛下有萬世垂統之基。若止如東晉之南據。則不過有百年之世祚。然尙恐土地日削。社稷日危。亦未必安於百年也。說者必曰。朝廷賴僞齊以爲藩籬。以捍金人。臣竊爲不然。外敵之患。患在手足。中國之患。患在腹心。不識僞齊今不爲盜。能保其子不爲盜乎。能保其孫不爲盜乎。不識僞齊俟金人既定之後。去僞僞之大號。還土地之故疆乎。爲復割據中原。久假而不歸乎。若曰。臣無伐君。則武王爲何而并天下。若曰。國可並立。則隋高何爲而滅叔寶。縱使劉豫止欲割據。豈不爲奸雄開基。又況自古南北雌雄之勢。但見以北并南。未聞以南并北者也。臣竊聞立國之所以重者三。太學本籠絡天下之英雄。今悉罷去。而劉豫乃爲學校。以延多士。今諸軍士卒。皆河北山東人。邇來如劉光世軍中。一月之糧。或闕其半。各懷去心。而豫大張形勢。廣示富饒。省刑薄斂。彼思鄉之人。聞此豈不動心。南北往來。商賈如織。厚增其利。售我物貨。關市無征。阜通無禁。朝廷事無巨細。往往皆前期而知。此無佗。從商賈之便者。然也。誘陛下之英賢。則謀謨可得而策。誘陛下之士卒。則戰鬪可得而用。誘陛下之行旅。則國之虛實可得而知矣。凡此三者。悉有離心。則陛下國勢日以孤危。臣又聞金人重兵悉趨陝西。志在吞蜀。萬一不幸。蜀有變動。彼將順流而下。水陸並進。則陛下豈可復有乘桴之行乎。僞齊有實無聲。若卽伐之。如摧枯拉朽。爾不亟平之。非特爲子孫患。臣恐爲陛下憂也。臣觀東南之地。本非帝王之都。歷考古今。未有卜世之

久者。況吳越之地。形勢尤薄。萬一未復神京。而建康古都。亦可暫駐鑾輿。無久居於海隅也。臣觀自古帝王之興。兵權未嘗重假於人。今陛下親御之衆。不如藩鎮之多。臣竊憂之。願陛下簡治甲兵。躬行天罰。若猶豫不斷。金人得蜀。必復立僭僞。割據城國。陛下土地。止有東南。因循苟安。恐成大禍。願陛下以歸命侯。長城公之言爲戒也。臣又見近日沿邊州軍。多用武臣爲守。或起於卒伍。或招於賊徒。毒心不改。謀逆猶存。近置安撫大使。正如唐之節鎮。文臣爲之。則不知兵者有焉。武臣爲之。則貪污寡謀者有焉。設有寇至。皆是提重兵以自衛。臣竊觀周以同姓之親而昌。唐任異姓之權而亡。爲陛下計。莫若以沿邊之郡。十州之地。建一諸侯。以同姓之親者主之。且耕且戰。足爲屏翰。金枝玉葉。布在四方。足以伐敵國之謀。絕亂臣之望。臣前言願陛下伐齊者。策之上也。不得已而建諸侯者。策之次也。舍此二者。復有祕策。當俟對天顏而後面陳。非紙筆得以盡也。臣竊見酈食其與唐儉爲死閒事。與今日頗相契合。陛下以臣言可采。臣願爲食其。唐儉。出使僞齊。謀說將定。陛下興師。從而伐之。臣雖遭鼎鑊之烹。猶生之年也。臣竊自料。臣死有三。陛下怒臣狂愚之言。而殺之。通衢。臣亦死。陛下用臣狂愚之言。而遣之。死閒。臣亦死。陛下不聽臣言。他日或如王蠋。自經於木枝。臣亦死。有此三者。必死之道。臣願爲聖宋之鬼。不忍爲異國羈旅之民也。臣書凡六千餘言。其大旨如此。疏入。詔赴都堂審察。遂以仲爲將仕郎。仲補官在十一月乙卯。

戊子。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辛炳爲侍御史。趣赴闕。

己丑。百姓張本杖脊送千里外州軍編管。坐念詩譏諷。及談說本朝國事爲戲也。

庚寅。廣東經略司言。海賊柳聰已受招。詔補承信郎。充經略司海上捉捕盜賊。聰爲盜久。有舟數十。徒黨數百人。往來廣、福、雷、瓊、欽、高、南恩諸州境上。至是愈熾。帥臣汪伯彥言。已遣官說諭歸業。故有是命。尋又官其徒七人。然聰居海中出沒如故。久之乃定。

明年四月己酉。其徒七人並補官。四年二月戊戌。廣東經略使李陵申自汪觀文招諭柳聰了當。目今無餘黨。今并附見。

辛卯。尙書祠部員外郎鄭作肅爲監察御史。直徽猷閣。淮西巡撫使郭偉權知廬壽春鎮撫司公事。偉將至廬州。上奏言。權鎮撫使王亨管受僞命。欲閉門拒之。上命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將兵與偉會。而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以忠銳二千潛舟由巢湖以入。遂執亨。奏至。乃有是命。左從事郎王之道特改左宣議郎。以和州鎮撫使趙霖言其保全須濡之功也。

之道初見建炎三年十月

左朝散郎新知江陰軍趙詳之言。陛下

甄別廉污。以示天下。然州縣之吏。猶聞抵冒。以干典憲。今犯賊之人。搢紳所不齒。敕令所不宥。計賊綱網不滿十五匹絃。其法禁非不重。告戒非不明也。然未聞立按察官之法。臣乞爲法制著於令。申諸監司按察官。計部內州縣之數。視舉官法。於部內有犯入己。賊不因按發。因事冒望。每一人降一官。或展磨勘。三人加等。至於貪賊狼籍。所犯數多。取旨竄黜。將見持節按察之官。仰承風旨。加意督責。必不容貪污之吏。叨在部屬。而廉慎之風。馴可致矣。事下刑部詳之。又奏乞令經筵官兼講諸史。上諭大臣曰。朕觀六經皆

論王道史書多雜霸。又載一時裨閣辯士曲說。遂不行。

癸巳。禮部尚書洪擬請依元祐法。兼用詞賦。經義取士。已而御史曾統以爲未須兼經。可止用詞賦。上曰。古今治亂。多在史書。以經義登科者。類不通史。呂頤浩言。均以言取人。第看所得人材如何耳。臣嘗見太祖皇帝與趙普論事。書數百通。其一有云。朕與卿平禍亂。以取天下。所勅法度。子孫若能謹守。雖百世可也。上曰。唐末五季。藩鎮之亂。普能消於談笑間。如國初十節度。非普謀亦孰能制。輔佐太祖。可謂社稷功臣矣。

甲午。御筆申嚴銷金之禁。上因覽韓琦家傳。論戚里多依銷金事。且聞都人以爲服飾者甚衆。故禁之。

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充湖南安撫使李綱罷。初。綱爲宣撫使。請擇人攝所部守貳。理爲資考。朝廷從之。又乞所差權官到任。其吏部先差下人。雖到更不放上。內有材能之人。別行辟置。劉棻爲右司諫。言此乃藩鎮跋扈之漸。若久任之。將使軍民獨知有綱。不知有陛下。知有宣司。不知有朝廷。非國之利。非綱之福。疏入。不報。棻又言。綱靖康中。力主邢侗。結伊都之議。又令姚平仲夜劫敵柵。邊迫之禍。皆自綱發之。不報。棻又言。綱與吳敏誣上皇。欺淵聖。謂宣和傳授。出於己意。寄居福州。招納賄賂。移文江西。增益制書。

事見七月庚午。

方命矯制。不恤國事。章四上。右諫議大夫徐俯亦奏劾綱。至是。檢會棻奏。以綱提舉西京崇福宮。命吏部尚書沈與求爲龍圖閣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仍詔綱。俟與求至。乃罷。綱嘗言。荆湖之地。自昔號爲

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

漸。未及行而綱廢。

柴汝稱罷汝文任執政日。而奏李綱與臣同寓福州。招納賄賂。受統制官辛企宗米三百石。陛下嘗諒汝文長綱黨。終不肯還奉聖訓。當考。

言者論通州歲支鹽二十萬

袋。近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喬仲福。王德市私鹽。傲官袋。而用舊引貨於池州。人不敢問。今歲緣此支鹽僅三萬袋。有害鈔法。尙書省言。茶鹽之法。朝廷利柄。自祖宗以來。他司不敢侵紊。今養兵大費。多仰鹽課。若將佐容縱侵紊。非獨妨客販。卽養兵大費必闕。乃詔光世詰仲福與德之罪。後有犯者。捕送臺獄。重行貶竄。夜行在臨安府火燔吏工刑部御史臺及公私室廬甚衆。乙未旦乃滅。賜神武中右軍忠銳第五將馬步軍修內司救火卒三千人錢各一千。令戶部出米二千斛。賜民之不能自存者。

丙申。呂頤浩等上疏待罪。上曰。朕一夜宮中恐懼。不寒而栗。應合寬恤賑濟等事。卿等可速條具施行。乃降親札曰。惟天降災。彰朕失德。當與卿等共思所以謝天譴。其勿有請。時吏部案牘悉爲火所焚。乃詔應陳乞還官任子者。但有官私印押文字一件。可以照驗。卽許召保陳乞。用侍郎權尙書席益請也。益建議。在此月辛丑。

太常博士趙霈言。國家以宋建號。用火紀德。今駐蹕以來。未舉大火之祭。望詔有司舉行。從之。詔省浙東沿海制置司。時言者以爲浙西沿海制置使仇愈置司許浦鎮。別無措置。但責巡尉分地而守。州縣官皆可任此事。然控掘山東海道。尙爲不可廢者。呂源在浙東。尤爲端閒。乃詔源俟來春給罷。其海州令明

州守臣兼領尋命愈移司定海縣并浙東領之。

此月丁未降旨。

丁酉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上面諭俯有合奏稟事不拘早晚及假並許入俯嘗勸上熟讀漢光武紀上書以賜之曰卿近進言使朕熟看世祖紀以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徧之爲愈也先以一卷賜卿雖字惡甚無足觀者但欲知朕不廢卿之言耳。

戊戌詔臨安民居皆改造蕭屋毋得以茅覆蓋行宮皇城周回各徑直甬空三丈毋得居左宣教郎洪興祖爲祕書省正字興祖擬兄子也嘗爲太常博士以內艱去及是與左承事郎孔端朝左文林郎張炳左從事郎周林四人俱召試上覽策謂大臣曰興祖所論議直切中時病當爲第一遂與端朝並除正字而炳林令吏部與諸州學官祕閣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衛仲達卒是日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趙鼎始至建康視事時參知政事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太尉江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皆駐軍府中軍中多招安強盜鼎爲二府素有剛正之風庾世忠皆加禮兩軍肅然知懼民旣安堵商賈通行焉。

己亥淮西巡撫使郭偉罷集英殿修撰知江州胡舜陟復徽猷閣待制廬州壽春府鎮撫使兼知廬州朝論以偉擅執王亨懼其生事故命舜陟守之仍令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暫權廬州

舜陟明年三月到官。

右朝請郎

知徽州孫佑直祕閣知江州兼沿海安撫使佑北海人也龍圖閣學士新知潭州沈與求力辭湖南之

命且言不習軍旅必致敗事乃以與求知常州時龍圖閣直學士折彥質在廣西卽以彥質爲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仍令李綱俟彥質至乃罷與求猶稱疾不已遂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辭謝

熊克小麻十一月己巳沈

與求除知潭州與求乞祠改提舉太平觀(案)此時李綱未罷克蓋誤也

尙書右司員外郎李與權言今兵勢稍振然所試亦不過鋤平寇盜羣餓

烏合之衆而已若不簡練恐未能以臨大敵望用古今上中下關之法立爲三等壯勇武藝精熟者爲上壯勇可教藝者爲中僅能披戴者爲下賜資請給各視其等如此則上兵得逞不混於不能之間中兵欣羨亦復勤於訓習下兵執役不增招其額非獨省費亦激勸之道詔神武諸軍相度後不果行詔八路轉運司除攝官及應辟人外其闕並權歸吏部候邊事寧息取旨以本部言員多闕少故也

庚子祕閣修撰知臨安府宋輝罷以殿中侍御史曾統再疏論其救火無術罪戾至多又受入內東頭供奉官符輔之請求縱釋私酷故也仍以輔之送大理寺先是宗子不同寓居餘杭縣輝遣兵掩捕得其私醞旋又釋之及究治輝自言與輔之不相識蓋右修職郎新鹽官縣令刁癩與不同親厚以書囑簽書事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李勤責出之於是追輔之二官降勤二官癩一官並衝替仍割輝照會

輔之三年正月乙亥行遣

今并書之輝四年三月己未

詔斬江西兵馬副鈐轄張中彥於潭州用帥臣李綱奏也

中彥事已見十月壬寅

辛丑給事中賈安宅試尙書工部侍郎中書舍人胡松年試給事中太常少卿黃龜年爲起居舍人故

右武大夫寧州觀察使知陝州李彥仙贈彰武軍節度使。故起復靜難軍承宣知慶陽府揚可昇贈感德軍節度使。張浚言可昇詐降以誤敵事。竟卒爲所害。故錄之。吳公澗彥仙傳乃稱彥仙仕至拱衛大夫寧州觀察使與宣撫司奏狀不同今從奏狀。 詔諸路

制勘公事徒罪以下。並令宣諭官酌情斷遣以聞。四川分鎮路分。令宣撫鎮撫司遣官結絕。以權刑部侍

郎章誼言。諸路制獄二百餘。遠者數年不決。干繫日久。故有是命。明州奏高麗國遣知樞密院事洪彝

敘等六十五人來貢。詔起居舍人黃龜年接伴。而吏部侍郎席益館之。高麗人卒不至。熊克小麻於十二月甲辰書高麗遣人入貢蓋

誤高麗人實未嘗至也。

未嘗至也。

壬寅。左承議郎張致遠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宣撫處置使張浚卽成州置院類試陝西發解進

士。得周漢等十三人。浚承制賜漢進士出身。餘同出身。癸卯。以聞。詔令尙書省給黃牒。趙銜之遺史。姚岳。京兆人。避地入蜀。張浚欲收

陝右士夫心。紹興初解試。令陝右流寓進士盡作合格。類者試亦如此。惟雜犯黜落一二人而已。岳爲榜首。由是陝右流寓進士三十餘人皆過者。案宣撫司所奏。岳乃第十一人。非榜首。姓之恐誤。然所云流寓進士盡作合格。理容有之。今附見此。更求作書參考。

右朝散郎李元淪充御史臺檢法官。用殿中御史曾統奏也。時臺中全闕長貳。上特命統辟之。

甲辰。詔張浚罷宣撫處置使。依舊知樞密院事。徵猷閣直學士知夔州。盧法原爲龍圖閣學士。川陝宣撫處置副使。與王似同治事。先二日。命駕部員外郎李愿往川陝撫諭。因使持詔召浚還朝。且令浚與參贊

公事劉子羽主管機宜文字馮康國俱還。仍以親兵千人護送。時法原奉祠居蜀。浚承制以法原代韓迪。言於朝。閱四日。遂有是命。尋詔浚於國有功。久勞於外。令學士院降詔召赴樞庭。仍命學士撰蠟書十通。付宣撫副使王似書填。賜諸叛將書略曰。昨宣司參議劉子羽弄權用事。不通人情。今已召張浚還朝。更命王似無復嫌隙。其早自歸。浚聞乞祠不許。

賜叛將詔。楊氏編年有之。作書蓋無也。降詔召似在丁未。令學士撰蠟書在戊申。今并書之。

詔李綱未罷宣撫使

以前。刷下二廣錢物。令湖南安撫司取撥應副支用。先是綱遣官剗刷廣西常平一司帑藏。得錢七十八萬餘緡。米十七萬餘斛。金銀八千餘兩。朝廷以湖南殘破之後。慮乏軍儲。故令取撥焉。

日麻有此指揮。今以明年三月四日都省勅會

指揮增入其所刷錢數。以明年十二月廣西提刑董弁具到數附見。

尙書省言諸路寺觀常住田多荒閒。詔僧道能措置種蒔及稅租無拖欠者。

並差撥住持。是日上謂大臣曰。近引對元祐臣僚子弟。多不逮前人。亦一時遷謫道路失教。元祐人才皆自仁宗朝涵養。燕及子孫。自行經義。取士往往登科。後再須修學。所以人才大壞。不適時用。

乙巳呂頤浩言。近遣郎官孫逸督上供米於江西。聞已起三綱。則三十萬之數可集矣。上曰。所補不細。江西漕臣必待遣官趣之。則失職爲可責。朕面諭都轉運使張公濟。俾先理常賦。若常賦不入。反務橫斂。非朕恤民之意也。觀文殿學士知廣州汪伯彥罷。右諫議大夫徐俯言。伯彥公議不與。衆惡所歸。軍民不悅。付之方面。必致誤事。故伯彥遂罷。右金吾衛上將軍提舉西京崇福宮朱孝孫卒。計聞。贈開府儀同

三司孝孫淵聖后兄也靖康中自節鉞換授

己酉尙書吏部郎中周隨亨充川陝撫諭官與李愿偕行各進一官賜白金五百兩仍命隨亨宣押王似盧法原赴撫司治事

庚戌孟庾自建康來朝樞密院計議官李誼與遠小盪當坐漏泄朝廷機事故也先是誼奉詔往青龍

鎮未還有旨召從官至都堂集議會常州進士李觀國上書及其事輔臣召問謂從誼得之故有是命

此以

紹興五年三月一日臣僚上言修入奏稱誼以十月二十五日差往青龍鎮事十一月十一日侍從集議十八日誼方回誼同時觀國已上書矣集議事日歷全不載不知所議云何當求作書參考

詔福建轉運司移福州提

刑司移建州以言者論漕計在以鹽課應副諸郡福州瀕海之地置司爲宜故也時轉運判官徐宇以建州殘破不欲居乃以私書遺呂頤浩言其事頤浩進呈遂兩易憲漕之地焉

元降指揮已見七月辛巳案日歷此日行遣止作臣僚上言今以明年

十月癸卯
首章增入

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季陵知廣州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僭名號作亂朝

廷責帥司收捕陵入境密誘叛人曾袞令以功贖罪不旬月擒之屬吏請奏功陵曰討賊帥職也惟補袞

承信郎充歸善巡檢而已

辛亥司封員外郎鄭士彥言國以兵故強兵以教故精國家承平時禁軍教法甚嚴況今艱難而諸州往往穴占以將迎爲急務教習爲虛文望詔有司申嚴故事每州選兵官專主歲終較其精粗而賞罰之詔

以付諸路帥司。右文殿修撰江淮荆浙都督府參謀官盧知原充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泗州得僞

齊宿州祿有犯廟諱御名者邊吏審於朝三省奏若行退回恐往復稽遲乃命以黃紙覆之。襄陽鎮撫

使李橫敗僞齊於楊石店遂復汝州先是僞河南尹孟邦雄發永安陵。此據熊克小麻鎮撫使翟琮憤不能平思

出奇以擒之知虢州董震亦與僞將先密謀以所部應琮時襄陽糧乏橫不能軍乃引兵而北敵自入中

國少能抗之不意其猝至悉潰而去橫至汝州城下守將武德大夫彭玘以城降。熊克小麻載李橫復汝州在明年三月蓋不知其違兵月

日也日麻載橫捷奏云十二月二十五日敗僞齊於楊石店故繫此日熊麻又云橫軍中乏食朝廷所給皆州縣虛情之數(案)此當是明年還軍後事此時襄陽乃分鎮地分朝廷未嘗有所給也今不取。是日金人犯商州初左

副元帥宗維在雲中使陝西經略使薩里千裏五路叛兵與僞齊四川招撫使劉夔入寇。辛炳勳張浚疏稱王萬年叛云此時

在軍中蓋誤萬年卽王喜也此時爲拱衛大夫威州刺史宣撫使統領兵馬。時秦鳳路副總管吳璘以兵駐和尙原敵懼不得進欲以奇取蜀乃令

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窺仙人關以要吳玠別將以遊騎出熙河綴關師古而大軍由商州入寇師古與別

將遇敗之薩里千至商州斥堠將望風退走守將邵隆度不能守卽退屯上津。日麻三年三月十九日宣撫司奏金人以十二月二十五日自長安

引兵犯金商辛亥二十五日也關師古以是月

十三日已亥敗金於熙秦今附見此更不別出

壬子尙書左司員外郎張綱請命郡邑月具禁囚存亡之數結罪申提刑司歲終較其多寡量行賞罰從之。

癸丑左朝奉大夫張錞追二官勒停永不得與知州差遣錞守太平州坐軍變故有是命。

甲寅參知政事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落權字言者論淮南多閒田而耕者尙少今安復鎮撫使陳規措置屯營田深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望倣其制下之諸路詔湖北江東西浙西屯田令帥臣劉洪道韓世忠李回劉光世措置都督府總治詔都轉運使移司常州。

進士汪大圭張致平伏闕上書論時事三省言靖康初曾因奸臣鼓唱太學諸生伏闕致京城紛擾殺害劫掠甚衆理當懲戒。

乙卯詔近來未嘗因言責人惟伏闕事不可不戒可令臨安府押歸本貫大圭徽州人致平成都人也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耿延禧復龍圖閣直學士延禧上疏自訟爲蔡京徒黨王賓鄧肅所攻故有是命。

丙辰慶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邢煥薨於行在上將臨其喪言者以爲駐蹕吳越以來持重戒謹有所不出至於肺腑恩澤之候豈足以勤乘輿況方春不宜臨弔乃止加賜銀帛二千匹兩以其弟閣門宣贊舍人蓋臣添差浙西兵馬鈐轄令湖州量給葬事後諡恭簡。

煥三年十一月追封

是日知鼎州程昌寓令兵馬副總管

杜洪率將士冒雪入沅江縣境，盡焚賊寨，奪舟取糧。

熊克小麻，縣冠楊玄業至數萬，是月詔熊邊攝使程昌寓遣兵討之。〔案〕此時鄂州已罷分鎮，克所云誤也。

是冬，虔賊謝達犯惠州，圍其城。守臣左朝奉節范濂聞賊且至，募鄉豪入保子城。城外居民悉委以啗賊。

達縱其徒焚掠，獨葺蘇軾白鶴故居，奠之而去。濂遂盡取賊所殺居民首以效級。州人怨之。

此以洪邁夷堅志及明臺勅范

濂章疏修入，但遇以爲遠，爾州城與堂所奏不同，恐誤。蘇軾白鶴故居亦在城外，遇不細考耳。

初，僞齊進士薛筇嘗詣金國，上書言事。金人執之以歸。僞齊筇至

汴京，復以醜言訐豫，欲令繫頸以組，與大臣同詣闕下。臣子之義雖死猶生，或得以全其宗族。若夫緩一

時之誅，忘終身之患，他日受擒，與妻子磔身東市，悔無所及。豫大怒，欲斬之。僞相張孝純救解得免。

此據僞齊

錄張孝純上本朝書增入，不得其年。孝純書在五年之秋，而又云召至門下者二年，故參酌附此年末。

是歲，宗室賜名命官者十有八人。大理寺言斷大辟三百二十四。戶部奏兩浙路主戶一百八十萬

三千六百二十四口，三百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客戶三十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八口，五十三萬三千六

成都府路主戶八十萬八千八百六十一口，二百三十四萬七千四百一十七。客戶三十二萬一千六百

二十八口，九十二萬一千六百一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二

【紹興三年】

歲次癸丑金太宗晟天會十一年僞齊劉豫阜昌四年

春正月丁巳朔上在臨安。江西安撫大使司將官李宗諒誘奉新

戍兵以叛進犯筠州。統領官趙進擊卻之。宗諒奔潭州。是日權河南鎮撫使翟琮及權知饒州董震以

山寨餘衆入潼關。後二日琮入西京。僞齊圍守孟邦雄方醉臥遂俘其族以歸。蕭克小廩稱察以丁巳朔入西京據琮奏乃在初三日今從之

己未命諸路憲臣兼提舉常平司公事。用戶部尚書黃叔放請也。時論者以爲自罷提舉官以來諸色田

宅所收租課錢物詭冒失陷虧損國計不知其幾。乞委提刑司根括。事下叔放。叔放請諸路提刑各給敕

兼提舉常平等事。許辟差榦辦官一員。諸州令主管官管榦。故有是命。詔婺州年額上供羅並權折價

錢。時宣諭官朱異至婺州。而州人言每歲輸羅兩數太重。異請損其半。戶部因令折錢。自建炎中詔減婺

羅爲三萬匹。至是計臣乞復崇寧之舊。守臣王居正上三章。且遣其屬詣都堂白宰執。仍手疏五不可以

開。乃詔依已減定之數。王居正奉蕭克小廩附去年末。而日廩無之。因朱異奏請附見。然戶部所申乃云年額羅二萬匹。又減於建炎已減之數。不知何也。

庚申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孫琦特追三官。坐不察官兵冒請錢糧。爲安撫大

使劉光世所劾也。孫琦恐卽是黃應衛兵去爲盜者當考。大理評事山陰石邦哲言。近僞徐王李勃僞帝姬阿易之來。遣使迓

之。絕釋於道。有以見陛下之親睦。既察其詐。遂正典刑。又有以見陛下之明斷。臣恐漢光武之誅王郎。雖或者疑其爲成帝之遺體。而猶誅之。蓋惡人之惑衆。而僞者莫辨也。唐代宗之訪母后。嘗曰。寧受百欺。冀得一真。蓋懼人之避罪。而真者莫至也。今李勃阿易之事。既已鏤板播告四方。尙恐皇族有自金國脫身南歸。宜令州縣驗實。許以推賞。不得隱匿。庶茂本支。詔禮部徧牒諸州如其請。是日襄陽鎮撫使李橫破穎順軍。降僞齊知軍事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蘭和。後二日。敗僞齊兵於長葛縣。

辛酉。開封府免舉進士張松壽。特補池州文學。以江東西宣撫司選鋒右軍統制董敗言其嘗至辰州招降曹瓜有勞也。

壬戌。右諫議大夫徐俯兼侍讀。詔宰執侍從官。自二月朔日。依令繫金帶。宣和後寇難作。拮聚金幣以遺敵。約和有旨。宰執侍從許以花犀帶入朝。二府正透從官倒透爲別。蓋權宜之制也。至是以高麗貢使將至。乃詔許服帶如舊。仍以左藏庫所有假之。

癸亥。左承直郎大理評事趙公燿爲左奉議郎。公燿轉對。請令諸處鹽場具見遞年租額增虧。申嚴賞罰。故有是命。虔盜陳顥圍潮州。不能下。是夜拔柵遁去。復還江西。尋命神武前軍左部統領申世景以所部二千自閩中往擊之。

甲子。命尙書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總領大軍錢糧。用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請也。時諸軍屯建康者。歲用錢糧五十餘萬。皆戶部財計。故命舜明領之。總領名官自此始。庾又言。應統兵大小將帥並

聽節制。自今軍期及錢糧事。並先申督撫。毋得妄有申明。庶幾號令齊一。庾又言。降受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通曉軍務。請以爲參議官。從之。翌日。庾發行在。右承務郎孟思誠特進一官。思誠。庾子也。爲督府書寫機宜文字。上召對。庾力辭。而有是命。詔御前忠銳第七將徐文以所部屯定海縣。聽沿海制置司節制。尚書右司員外郎張宗臣試大理卿。左朝奉大夫知封州熊大啟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大啟應詔上書言利害。故就用之。既而右諫議大夫徐俯言其不材老繆。命遂寢。是日。李橫復穎昌府。先一日。橫引兵至城下。僞齊京西北路安撫使趙弼固守。橫率將士急攻之。至日城陷。弼巷戰不勝。遂遁去。劉豫聞橫兵至。急遣先鋒將董先使拒敵。先出京城。殺掠數百人。奪騎數百。走翟璋軍。璋以先爲鎮撫司都統制。董先事以五月戊午翟璋所奏修入。

乙丑。手詔曰。天下之平也。曹劌謂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爲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可布告中外。應爲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爲訓。臺屬憲臣。常加檢察。月具所平反刑獄以聞。三省歲終鈎考。當議殿最。

(中興聖政臣圖正等)曰。人主有好生惡殺之心。而治獄之吏。以慘酷害

之。斯民固有以小罪而陷深文者。猶吾內入於機弄也。太上皇帝中興之功。出於仁慈。盜賊雖流毒於天下。而不能使人心解。擲而去。蓋不忍人之政。素有以結之也。時方艱難。既以救吾民於水火。而兵革休息。又恐其限性命於酷吏之手。聖心亦已勞矣。爲吏者安忍高下

三尺而傷中和之政乎。紹興初，宰相欲以大理編高誼知蘇州。太上皇帝曰：大理人命所繫，獄官多慘刻，少恩。宜儒者奏職平恕，勿令補外。到大中，官驗江西而歸，擢爲諫官。已而曰：大中江西興獄頗多，若置之諫官，恐州郡觀望，遂改除祿曹少監。聖慮深遠，故如此。

集英殿修撰歐陽懋充江淮荆浙都督府參議官。西浙轉運副使梁汝嘉言：得劉光世牒，鎮江府所撥贍軍苗米，近已兩次應副奉使一行，及韓世忠軍兵往還食用，令別行科撥。三省勘會，鎮江府一郡財賦，雖有旨聽取撥助軍，緣止謂酒稅之類。況日收不下數百千，兼本月錢糧既有定數，即未審此錢有用，有無赤麻，已札下提刑司取會。其苗米係上供之數，不合占留。方今行在贍養內外官兵，常恐糧儲不足，若不體認急闕，但巧以名色占破，如此雖竭一路糧斛，亦無由應副足備。乃詔世忠往還所給糧，令漕司償其數，餘不行。如奉行有違，合于官吏並當重行竄責。左宣教郎趙子僞添差通判湖州。徽猷閣待制何志同卒。是日，金人陷金州。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召本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州、吳玠、金均、房州、鎮撫使兼本司同都統制王彥、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劉子羽會於興元。約金人若以大兵取蜀，即三帥相爲應援。子羽聞敵至，諭彥俾以強弩據險邀之。彥習用短兵，屢平小盜，不以子羽言介意。金州之西有姜子關，乃承平時商旅由子午谷入金、洋之路。金聲言取姜子關路入漢陰縣，故彥頗分兵守之。旣而薩里千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境上，召漢陰統制官郭進以三千人乘流夜發，遇於沙隈。敵舍騎來攻，戰數十合。敵見官軍少，晡時步騎並進，塵埃蔽日，進力戰敗死。彥曰：敵所以疾馳者，欲因吾糧食以入蜀耳。卽盡焚儲積，退保石泉縣。金人入金州，彥退趨西鄉。會浚遣榦辦官甄援持手書督彥清野來會。彥

遂踰西鄉。劉豫以其臣周光爲京西安撫使。

初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在江州軍中糧乏。江西安撫大使李回分其軍之半萬二千屯於江。筠州。臨江。興國軍。而命飛以餘軍卽吉州屯駐。言於朝。丁卯。詔飛卽以兵赴行在。

己巳。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席益。試工部尙書。兼權吏部尙書。中書舍人兼侍講陳與義。試吏部侍郎。

庚午。詔太宗正司自廣州還行在。以嗣濮王仲湜兼判大宗正事。奉濮安懿王神主及諸宗室俱行。言者謂宜諭五使所至。毋得受理匿名文書。從之。

辛未。入內東頭供奉官榘辦皇城司馮益。還所寄資。爲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進士李康仲。

特補將仕郎康仲之母黃庭堅女也。始上詔庭堅子相赴行在。至荆渚而死。黃氏請以其夫已命未調之。

官祿康仲上特許之。仍詔餘人毋得援例。

未詳非開房錄黃庭堅豫章人善詩律書法蘇軾謫入館仍兼史院又厲修起居注而蘇轍方秉政以爲庭堅無行不可建中靖國中除吏部郎官亦不及赴祿與

初今上偶喜其字畫呂相願造因薦渠族弟叔致徑登項圖終於版書其甥洪炎以噴疾久廢亦降詔命至不能對除中書舍人行詞非賜劉光世兩鎮節度使印及別賜寧國軍旌節自是以爲例尙書工部員外郎袁正功

獻渾儀木式。

是月壬戌遣星

太史局令丁師仁等請折半製造許之初京東渾儀凡四座至道儀在刻漏所皇祐

儀在翰林天文院熙寧儀在太史局元祐儀在合臺每座約重二萬斤

此據太史局所申云爾沈括筆談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麻官韓顯符所造依數劉暉時

孔挺吳崇辨圖之法失於簡略天文院渾儀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用唐梁令瓚一行之法頗爲詳備而失於雜用熙寧中予更造渾儀并將爲玉壺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別設官領之天文院渾儀送朝物法物庫以備講求括所記與此差不同今附見

破皆爲金所索揚州之陷也呂頤浩收得渾儀法物二事獻諸朝

金宋渾儀據欽宗實錄云耳而呂頤浩又奏渾儀法物二事豈金但取其一乎當考

至是

折半計用銅八千斤有奇既而卒不就

三年十一月甲戌可參考

詔私販茶鹽再遇大禮赦亦不合原免先是浙西提

舉官夏之文言茶鹽係一司專法慮不應引用海行條大理卿張宗臣權刑部侍郎章誼皆言委得允當

於是行下

修武郎都督府親兵前軍統領李通既受招

事見去年九月戊辰

數月不解甲至是督府命通以所部

屯和州行至廬江之王家市通爲徒中王全所併其下劉德率衆圍舒州

都督府申通以正月十五日被殺故附於此

是日雨雹

而雷

壬申詔左文林郎方慤許參選慤桐廬人深明禮學政和中嘗獻所著禮記解義遂賜上舍出身至是法當討論權吏部尙書席益等言慤所進解義今行於世與進賦頌直赴殿試者不同故有是命

癸酉初復大火之祭配以闕伯歲以辰戌月祀之用酒醑

此卽趙鼎所請或可移附去年

三省奏淮東久闕帥臣乞以徽

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湯東野知揚州充淮東安撫使右承務郎鍾離潛管任高郵縣丞熟知本路利害特遷一官通判揚州仍命神武右軍授湯東野兵千人以行賜米六千斛黃金二百兩白金三千兩爲養兵之用武功大夫明州觀察使知揚州史康民改充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以所部屯鎮江先是劉光世不肯渡江朝廷以寇賊既平而民未歸業田疇不耕者衆故復用文臣

乙亥武功大夫袁州防禦使襄陽府郢州鎮撫使李橫爲襄陽府郢隨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新除鄧隨州鎮撫使李道依舊知隨州先是朝廷遣成忠郎邱坦持告賜二人而道畏橫之強終不拜左承議郎通判襄陽府趙去疾等因言四州人馬不可分擘且勢分力弱恐誤事機故有

是命

熊克小麻於去年冬未書董明殺榮仲及李橫授襄陽等州鎮撫使皆無本月日且差落殊甚今不取

丁丑中書後省言百官定證乞惟特恩賜證者命詞給告餘如故事出敕從之吏部員外郎王庭秀面對言吏部四選自渡江以來案牘散失品官到部無所考驗止憑保官審實不容無弊竊見朝廷遣使宣諭諸道欲乞令立式下所屬州縣取責管下見任及宮觀寄居待闕丁憂停替責降安置編管官除曾任侍從外每員具夾細腳色家將五人爲保結除名之罪知通考驗詣實籍爲三本一置州一置轉運司一候使人回日送部其在軍下令主將保明注籍一置軍中一納樞密院一送部三省百司有官及入品吏人令御史臺取責編類一置所屬一置本臺一納部仍令吏部榜諭品官將來到部聲說於某年某處注

籍訖本部據籍點磨無錯誤。卽與判成堂除舉辟。亦從本部參照會實係籍方許放行差遣。庶幾銓曹案文覈實。吏胥不能爲姦。而僞冒之徒無所容迹。詔本部勘當。後不行。武功大夫康州團練使京東山寨統領范溫。自青龍鎮以所部赴行在。上召對。賜金帶衣甲。遂以溫爲御前忠銳第四將。溫除忠銳將在此月乙酉。

戊寅。神武中軍統制揚沂中請以所遺水軍五百人。冊置第六將。許之。時中軍纔五千人也。

己卯。詔太史局依舊頒降諸路轉運司歷日。其賣到淨利錢。赴權貨物。尙書工部侍郎賈安宅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先是右司諫唐煇奏。安宅在靖康末。嘗欲從莫儔。儔敗。乃乞休致仕。明受之。

際。葉夢得率湖州寄居官偕往。勤王安宅持不可。

事見建炎二年三月。

安宅家居與富人張子琛交結。爲之占田。詔

安宅勒住朝參。令分析安宅自辯甚悉。而理終屈。呂頤浩庇之。令御史臺定奪。且命毋得挾情觀望。誣人功罪。御史曾統等言。安宅不曾與夢得偕行。且交結子琛有實。故有是命。煇言不已。乃降安宅爲集英殿修撰奉祠。詔翰林醫官十二科通以四十三員爲額。

庚辰。用禮官議。歲以春秋二仲。遣宗室環衛官於法惠寺行望祭諸陵之禮。時庶事草創。位牌但以白木

黃紙爲之。紹興末。乃改作。

此據三十年十一月居廣所奏。

辛巳。翰林學士棊密禮言。祖宗時。凡節鉞臣僚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別。除一官致仕。熙寧間。富弼以元

勳舊相始令特帶節鉞致仕。弼猶力辭不敢當者久之。其後相繼者則曾公亮、文彥博也。他人豈可援以爲例耶。近楊惟忠、邢煥致仕，不復納節換官，恐違舊制。詔三省樞密院討論以聞。遂命自今如祖宗故典，後不果行。降旨依典故在三月。謚陳過庭曰忠肅。

壬午起居郎趙思誠試中書舍人，祕書少監洪炎守中書舍人，直徽猷閣知桂州，許中奉詔市戰馬，得千四百匹，而弱不堪用。上命降中二官樞密院，因請卽雍州置買馬司，馬必四尺二寸以上，每百匹爲一綱，令帥臣提舉收買。選見任官管押，毋得差峒丁土丁，其沿路諸軍毋得截團，自是歲得千匹，雖道斃者半，然於治軍亦非小補。今年二月辛卯李預事可參考。詔禁衛神武三衛諸軍御前忠銳宰政親兵並支雪寒錢。

甲申命進奏院月以賞功罰罪事鏤版付天下，復舊典也。其後不果行。詔復郎官番宿之制。

乙酉，謚聶昌曰榮愍。減民間蠶鹽錢。初，祖宗時賣民間蠶鹽，政和三年詔民間不願請鹽者輸鹽錢十之六。渡江後不復予鹽，而差損其直。至是又申明之。建炎三年十一月丁未所書可參考。左朝奉郎提舉台州崇道觀李光

貶秩二等。初光在建康，以軍衣不足，借用上供絹，至是下本府責償，且令具當職官姓名來上。江東安撫大使趙鼎謂光爲大帥，直移文有司取而用之，誰復敢議。安可併及他官，遂止。以光聞，因奏漕司不時應副，且迫於軍衣，不得不爾，擇禍莫若輕，非其罪也。光之罪行及臣矣。時呂頤浩方怒光，故卒抵其罪。熊克小麻

載此事於今年二月末。且云。是月下本府具當職官案日麻。去年十二月甲寅得旨。具當職官姓名。今年正月本府奏到。克實誤也。克又云。始朝廷既怒得鼎奏。乃薄光罪。此亦據鼎行述所云。其實本府當職官各降二官。乃去年先降旨。今但黜光而不及餘人。則用鼎奏。并行述差誤。今修潤令不抵牾。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三

【紹興三年】二月丁亥朔。陞桂州爲靜江府。以上嘗領節度故也。工部尙書兼權吏部尙書。席益言。魏晉而下。甄別人物。專任選曹。至唐而銓法密矣。然不盡拘以微文。激濁揚清。時出度外。故杜淹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韋思謙坐公事負殿。高公輔遽擢爲監察御史。國初猶存舊制。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常調集選人。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材可擢者。具名送中書。引驗加獎。則是尙或任人而不專任法也。其後官制盡改。典選者一切不得以意從事。振拔幽滯。無復聞焉。望稽用乾德詔書。凡常調中材行可取者。許長貳具名以聞。從之。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守湖州。用例敷糴軍糧於民戶。而土居左朝請郎通判無爲軍顏經投匭。訟藻廢格。敕令跋扈不臣。事下宣諭官胡蒙。蒙具以聞。經坐貶二秩。經言不已。停其官。經停官在三月己未。詔禁箭箝往山東。犯者抵死。官吏失察。流三千里。不以原赦。右諫議大夫徐俯進

春秋解義。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用左氏說。父在故名。上謂俯曰。魯桓公篡立。天王當致討。旣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故書名以貶之。戊子。俯乞編之記注。

己丑。言者論軍中虛費四事。一曰。冗兵。二曰。虛券。三曰。廣作名目。以收使臣。四曰。招集遊手。以充效用。大略謂。或有一軍不過三二千。而使臣至五六百。又效用之給。倍於上禁軍。今乃以供雜役。望詔統兵之臣。

與應副錢糧官同心體國愛惜財用立定使臣員數選汰效用詔樞密院申嚴行下右承事郎徐端益知漢陽軍端益陽翟人

此乃本中之父建美元年四月先見者自是一人

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權邦彥薨於位上將臨其喪其家辭而止特贈七官爲左奉政大夫輟視朝一日賻銀帛千匹兩邦彥無子有女適右承事郎韓稷乃詔所得恩賜皆以三分之一給其女邦彥秉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充位而已

庚寅詔以法惠寺爲同文館初議以臨安府學館高麗使人言者奏雜在兵閒不可無學且恐爲麗人所窺乃改除館以待之旣而麗人言至洪州洋內風敗其舟卒不至知鼎州程昌寓遣將攻夏城寨寨據芷江東西北各阻陂湖惟西南半面有平地賊設重城重壕其外設陷馬坑官軍屯於寨下以守之

辛卯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徐俯爲翰林學士尙書考功員外郎任申先試監察御史都督府統制官

王進改充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以所部二千自饒州移江西屯駐初置廣西提舉買馬司於賓州

俸賜視監雜司凡買馬事經略司毋得預仍命撥本路上供封樁內藏錢合二十七萬緡欽州鹽二百萬斤爲買馬費先是提舉峒丁李械與帥臣許中有隙坐停官中遣屬官任彥輝代領其事移司賓州至是雍州效用蒙賜投匭上書以爲賓州去橫山寨十二程道遠不便又鹽緡價高公私多弊故良馬不可得上納其言遂以左朝請大夫新知建昌軍李預提舉廣西買馬仍召見遷官而後遣行預江陰人也

歲服買馬

錢。在此月甲午蒙賜上書。在辛丑。除李預。在甲辰。置使賓州。在庚戌。廢鹽。在壬子。預遷官。在三月癸亥。今聯書之。熊克小廉云。撥本路上供錢七萬緡爲本案。日庫所撥乃上供錢七萬緡。提刑司封樁錢及韶州歲額內藏庫錢各十萬緡。十一月壬申。預奏內藏庫封樁錢並無現在。乞改撥贖學經制錢十萬許之。仍詔通其餘見取寬各計三十一萬。應副買馬支用。案鹽二百萬斤。約計二十四萬緡。又有錢十七萬緡。實計四十一萬。克蓋誤也。

國子監丞蘇良治爲尙書都官員

外郎。良治與呂抗善。故頤浩用之。是日。陝西都統制吳玠與敵遇於眞符縣之饒風關。先是知興元府

劉子羽聞金州陷。卽遣統制官田晟守饒風關。拒敵來路。且馳檄召玠。時宣撫司未有行下。玠曰。事迫矣。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直祕閣主管機宜文字陳遠猷請曰。敵舉國而來。其鋒不可當。宣撫旣命分守。各有守地。何苦遠赴。萬一不勝。悔之無及。玠不聽。自河池一日夜馳三百里。中道少止。子羽移書曰。敵旦夕至饒風嶺下。不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子羽當往。玠卽復馳與敵遇。玠軍纔數千人。益以洋川義士萬三千人。玠先以黃柑遺薩里干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薩里干大驚。以杖擊地曰。吳玠爾來何速也。

張同撰吳玠傳諸補遺。金帥薩里干最好釋氏。僧午長老者。最所尊禮。至得與其妻妾雜坐飲食。而仙人關尼某。少畜於是。僧忠烈於是。置尼私第。日已施利厚給。已而使尼手書。言忠烈所以待己。意惟汝可報。及密許高爵。且囑以金。午喜諾。吾謙之往者。皆館於方丈。往來不絕。薩里干不疑也。於是金人情。凡至密之事。吾舉得之。費士戮蜀口用兵錄。亦載此事。且云。至是玠知金將犯金。洋云云。案史。金人以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遣金。商而玠以今年二月五日至饒風關。相距且四十日。不得云先知。今姑附此。更須詳考。

時金房鎮撫使王彥自西鄉以八字軍來會。諸軍見援至。稍弛。玠怒。欲斬壕寨將。而壕寨將走降。金人告以虛實。且言統制官郭仲荀地分雖險。而兵寡弱易敗。乃縱所掠婦人還山寨。而自蟬溪領遠出。

關背夜以輕兵襲取之。仲荀果退走。敵既得山寨。遂乘高下。關饒風。以精兵夾攻王師之背。王師盡卻。玠斬之不能止。凡六日。關陷。

壬辰。起居舍人黃龜年進起居郎。尚書左司員外郎張綱爲起居舍人。尚書右司員外郎李與權爲中

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吏部員外郎王庭秀守左司員外郎。劉岑爲右司員外郎。

癸巳。都司檢詳官奏下營田法於諸路行之。悉以陳規條畫爲主。其江北無牛之地。仍用古法。以二人拽

一鋤。凡授田五人爲甲。別給菜田五畝爲廬舍稻場。初年免田租之半。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

之。悉以歲課多寡爲殿最。左通直郎揭投直祕閣。知楚州。楚州自殘破後。久不置守。樞密院言投才可

用。遂除職而命之。

此可見王明清所云撥欲新秦繪事。誤。已見建炎三年十一月丙午注。

仍令都督府以兵千人授投之官。尋詔兼沿淮安撫司公

事。撥兼沿淮安撫。

勒停人謝亮復右朝請大夫。知筠州。以奉使之勞也。左司諫唐輝奏亮庸謬不才。又法當

討論後旬日。遂罷其命。

甲午。降授武功郎樞密院聽候使喚耿進特送處州羈管。先是韓世忠奏進有反謀。下大理。法寺當進對

其徒有下海歸鄉語。比私罪徒。追一官。罰金。使臣李明聽聞不審。誤告世忠。當死罪杖。世忠上疏言無以

懲後。遂遷明一官而緇進。

世忠奏進反事見。二年十月乙巳。

丙申。乾化縣土兵作亂。先是。關門祇候劉瑾。以禦寇之勞。就知縣事。瑾日縱土兵剽掠。人甚苦之。會瑾改除江西兵馬副都監。安撫大使。司以右承事郎黃象先爲代。象先與瑾不協。每裁抑之。是日。象先出郊飲酒。土兵有盜民園蔬者。象先執以屬吏。其徒篡取以去。象先怒。後八日。密遣土豪鄧密等。以兵掩土兵寨。盡殺其孥。焚其居而去。時岳飛討虔寇。朝廷命瑾以所部六百人爲鄉導。在虔吉聞。守臣侯延慶以象先屬吏言於朝。象先坐罷去。

丁酉。饒風關陷。吳玠收餘兵趨西縣。王彥收餘兵奔達州。彥潰兵走通明縣。破之。四川大震。

王彥奔達州。吳玠功績記云爾。

彥潰兵破通明。惟劉長源奏議及之。蓋作書無有也。

戊戌。詔要郡次要郡守臣帶兵馬鈐轄路都監者並罷。以言者論虛文無補也。

己亥。御筆臨安自兵火後。民地爲官司軍營所占者。其預買絹皆除之。翌日。輔臣言。上戶往往以免。下戶不能自陳。宜遵詔旨蠲放。上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四者。凡施惠當先及下。彼豪家雖立法抑之。猶能侵細民。不可不察也。是日。薩里干入興元府。經略使劉子羽焚其城而遁。初。饒風關陷。子羽與吳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子羽亦退屯三泉縣。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牙齧食之。遺玠書曰。子羽誓死於此。與公訣矣。時玠在興州之仙人關。爲守備。得書而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等亦舍節使去。玠乃從麾下。由閒道與子羽會於三泉。敵游騎甚迫。玠夜視子羽。方酣。

寢旁無警呵者。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子羽慨然曰：吾死命矣，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子羽約玠共屯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金人所以不敢輕入者，恐玠議其後耳。若相與居下，敵必隨入。險反守，徐取閒道，則吾勢日蹙，大事去矣。今經略既下，玠當由興州、河池遠出敵後，襲斜山谷，如行鼠穴。敵見玠遠出其後，謂將用奇設伏，邀其歸路，勢必狼顧。吾然後據險邀擊，可使遁走。此所謂善敗者不亡者也。子羽以潭壽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凡十六日而成。其衆稍集，既而統制官王浚又以五千人至。於是軍勢復振。

張同傳補遺曰：劉子羽自漢中西道，謂忠烈曰：今漢中失守，公不若與子羽同至閬州，調兵以出，破之。未晚，忠烈不從，則又日以羽書邀從，約入共共。案：子羽固玠當是共守蜀口耳，非欲同趨閬中也。

不然。子羽胡爲而三泉耶？諸書毀子羽太甚，今不取。

庚子，詔伯宗特除和州防禦使，賜單名從王，令學士院擬二十八字進入，自擇愛字以名之。吏部員外郎權監察御史江南東西路宣諭劉大中言：昨岳飛提兵洪州，頗有紀律，人情恃以爲安業。今盜賊未息，而飛既去，則民不安，農務失時，欲望速賜選兵前來，免致盜賊滋蔓。詔以湖南安撫司統制官韓京爲江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將所部千五百人自衡州移吉州屯駐。詔官兵所過州縣，並具人數及所敷錢米與支用實數，申尙書省，尋命官軍所過毋得調夫。

此月壬寅。

皆用江東西宣諭劉大中奏也。左迪功郎梅

汝能爲進武校尉，汝能初以注列子授官，法當審量，用權丹徒縣，日常有捕盜功而改命。詔三省都錄

事自今不許赴御史臺。故事，直郎以上遷官，皆赴臺謝。惟兩省侍從官則否。至是，御史臺令省史皆謝，而朝請大夫中書門下省都錄事魏彥弼等言：「舊例無之，但文案散失，不見故事，遂有是旨。」蓋呂頤浩開陳欲以抑御史也。其後頤浩去位，卒改之。九月丙子衝改。

辛丑，詔天章閣神御二十五位，旦望節序，帝后生忌辰，依舊逐位排設。內應用羊肚者，以他物代之。上以每位當用一羊，故有是旨。且諭大臣曰：「祖宗以仁覆天下，豈欲多殺物命？」呂頤浩曰：「陛下奉先盡禮，而仁恩及於微物，天下幸甚。」詔廣東諸郡盜賊所過，被掠之家，捐其稅，用中書舍人趙思誠請也。

壬寅，宗室瑗爲桂州防禦使。

此據當時告詞所書。

癸卯，樞密院言：「自來軍賞轉資，禁軍副都頭廂軍副指揮使以上，給降宣命，禁軍十將以下，三衙給帖，今統兵去處，既許軍前給據，補轉資級，欲並申朝廷，改給付身，方行支破，請受從之。」

甲辰，詔諸州經總錢並委通判拘收，用浙東提點刑獄公事孫近請也。舊委守臣椿管，而常爲侵占移用，至是始革之。

乙巳，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謝克家知泉州。詔諸路漕司移用錢，每季具支使科名申戶部，本部察其違法之甚者，案劾以聞，仍令諸州季具漕司取撥之數申戶部，用議者請也。是日，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僞齊兵於伊陽。初，孟邦雄既爲鎮撫使，翟琮所執，而邦雄之黨梁進者，復爲劉豫守，襲

琮所寓治鳳牛山寨。琮設伏擊之，盡殲。吉、端氏人也。

梁蓬事不得其日。案史吉以二月十九日敗孟邦傑於伊陽，故繫此。吉七月庚申補武功郡開門宣贊舍人。

丁未，知成都府王似始受川陝宣撫處置副使之命。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見似除書，上疏言：都統制吳玠參議軍事，劉子羽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尙書左僕射呂頤浩與似連姻，聞浚論似非才，不悅，或告右僕射朱勝非以浚起義平江時常有斬勝非之語，勝非又毀之。浚由是得罪，時浚承制以子羽爲宣撫判官，與似同治事。大事多與子羽謀之，似充位而已。

日曆二年九月丙戌，知興元王似爲宣副。十二月甲辰，又除知夔州。盧法原，成都人，似二年閏四月自成都移興

元。六月，遷成都。十二月，遷顯直再任。今年二月，始爲宣副。張深代似知成都。五月到任，蓋道阻，除命不時至。故似二月始聞命。子羽爲宣判，見於常同勅疏，而浚子羽行狀墓誌皆不書。惟宣撫司案牘有之，今撮取附見。

虔賊周世隆率衆犯循、梅、汀州。己酉，詔統制官趙詳、韓京、申世景、王進合兵捕之。

庚戌，襄陽鎮撫使李橫爲神武左副軍統制，京西招撫使初橫旣進兵，僞齊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添差鄭州兵馬鈐轄牛皋、武德大夫知汝州彭玘各以所部兵與橫會。橫以便宜命皋爲蔡唐州鎮撫使，玘知汝州。言於朝，故有是命。仍賜橫武翼郎以下告三百，遂以皋爲左武大夫安州觀察使。

賜橫空名告，在此月壬寅，今并附於此。

橫又言：臣已起兵撫定，克復神京，請命重兵宿將進屯淮西，按兵勿動，以揚聲援。詔同都督江淮荆湖諸軍事孟庾、淮東宣撫使劉光世、江東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徽猷閣待制盧壽鎮撫使兼知廬州胡舜陟改充淮西安撫使，應本路鎮撫司並受節制。時論者以爲鎮撫兵皆烏合之徒，其帥守與夫僚屬率多肆

貪殘之威。無子惠之德。故民之復業者少。宜稍選沿江諸郡長民之官。責以勞徠勸相之任。於是淮東已復置帥臣。故改命舜陟。初集英殿修撰葉煥知池州。募官兵得三千人。號曰敢勇。分爲五軍。然所募多烏合不逞之徒。煥不能制。是日左軍反。右軍環甲將應之。兵馬都監華旺大呼令釋甲。左軍以諸軍不相應。遂焚天王樓而遁。煥檄池州統制官王進以所部追擊叛兵。過江而潰。事聞。上謂大臣曰。此事雖由小人喜亂。亦守臣馭之失宜。呂頤浩曰。請先抽出過敢勇。且分汰其餘衆。乃議守臣之罪。於是煥坐落職奉祠。

事聞在三月戊午。煥奪職在六月甲申。

劉忠餘黨犯分寧。武寧二縣。江西大帥司遣統領官武經郎高道修武郎司全合

兵討平之。後各遷一官。

二人遷官在十一月戊午。

辛亥。工部尙書兼權吏部尙書兼侍講席益參知政事。新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徐俯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書下執政一等。至是特詔鈞禮。又例外賜以金帶。

壬子。降授右朝散郎提舉浙東茶鹽公事王然罷。仍貶秩一等。先是宣諭官朱異論然置明州三縣鹽場。將沿海下戶一例拘籍。其間有不願結甲。及雖結甲而不願貸本錢。至有憂畏而自縊。或持仗而逐保正者。言者亦論其擾民。故有是命。

甲寅。詔自今守臣到任半年。先具民間利害或邊防五事來上。因以察其材能。翰林學士茶密禮兼侍讀。給事中胡松年兼侍講。集英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檀倬。祕閣修撰邵溥。並復徽猷閣待制。

倬、建德人。宣和末，嘗爲給事中，坐王黼黨廢。至是始復之。直祕閣提舉江州太平觀馬咸召對，請申嚴鞫獄於本狀外，別求他罪之禁。頌之。中外上納其言，遂以咸試大理卿。右中散大夫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罷，仍貶秩二等。先是康國獻羨錢十萬緡，上不受。宣諭官朱異、左司諫唐輝論康國拋糶民戶米麥，踰年不償，故有是命。

王明清揮麈後錄云：韓琦叔夏爲司諫，奉使江外，回赴堂白事。徐康國爲兩浙漕，亦以職事入謁中書。康國自謂數歷已久，率多傲忽。既詣者，候於廳廡，以待朝退。一綠衣少年已在焉，天尚未辨色。康國初不知爲叔夏。

也。貌慢之，僊然坐胡床，雙展兩足於火踏子之上，目視雲霄。久之始問曰：足下前任何處？綠衣曰：乍脫州縣，時方事之湖外，方以獄利害得審察之命，因以求任使者。康國疑爲此輩，易之曰：朝廷多事之際，隨材授官，乍脫州縣者，未易遽干要除堂吏過。與之揖，康國且詫於綠衣曰：此某中奉也。某在此，儘非諸公調護，亦焉能久安耶？語未終，丞相下馬，遣直省吏致意康國曰：適以韓司諫奉使回，得旨有所問，未及接見，吏引綠衣以登，回首揖，康國始知爲諫官，驚恨恐怖，腳蹙踏子翻空，灰火滿地，皇灼而退。越數日，竟爲叔夏彈其結交堂吏，臣所目覩而罷。洪邁夷堅丙志：紹興初，韓叔夏瑣以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歸，有旨令詣都堂以職事白宰相。時朝廷草創，官府儀範尙疏略，兩浙副漕徐大夫者，素以簡傲稱。先在客次視韓綠袍居下坐，殊不顧者。久之乃問曰：君從甚處至此？韓答曰：自湖外來。徐曰：今日差遣不易得，雖見廟堂於事亦何所濟？少焉朝退，有省吏過廡下，徐見之，拱而揖曰：前日指揮某事，已即時奉所戒，東方愧謝，望見韓，乃驚而去。徐固不悟，繼復一人至，其語如前，俄有趨避而丞相下馬，直省官抗聲請察院。徐大駭，念起欲謝過，方冬月，燠爐在前，袖拂湯餅，僕衝夾敷室，因不暇致一語。韓既退，徐右司諫，即具以所見劾之，以爲身任使者，擢事胥徒，遂放罷。案：韓瑣以建炎四年九月除監察御史，是年出使湖南，治鍾相獄事，紹興元年四月，徐右司諫十一月送吏部，當康國罷浙漕時，瑣去言路久矣。又案：康國紹興二年五月，因進銷金屏風事降二官，乃中丞沈與求所劾，與瑣殊不相關。過累年爲史官，不知何以差謾如此。

左承議郎襄陽鎮撫司參謀官趙去疾來獻捷，上召見，以去疾爲左朝散大夫直龍閣圖，仍命有司以米五千斛餉橫軍。朝廷未知金房鎮撫使王彥之敗，亦詔彥以軍

食給橫。時宜撫處置使張浚念非王庶不可修葺興元。庶以左通議大夫責江州未行。乃復起庶爲參謀官。使詣巴州措置梁洋一帶。庶至巴。急散桒梁洋境上。招其軍民不數日。遠近來會。巴之北境卽米倉山下。視興元出兵之孔道。始敵破金商。無所得。已失望。撒離喝至金牛鎮。不見兵。疑有伏。自以深入。恐無歸路。又聞庶在巴州。吳玠陽爲軍書會諸將。欲斷敵歸路。敵避得之。懼會野亡所掠。食稍盡。乃引兵還興元。詔劉光世韓世忠赴行在奏事。以將易鎮也。

乙卯。劉光世遣統制官鄺瓊等以萬人屯泗州。爲李橫聲援。僞齊劉豫葬僞太后翟氏於東平。是月。豫開貢舉。得進士羅誘以下四十八人。誘海州人也。

三月丙辰朔。禮部尙書洪擬兼權吏部尙書。

丁巳。浙西提舉茶鹽公事夏之文言。去歲賣鹽增鈔錢五十萬餘緡。所煎鹽增八百七十餘萬斤。詔之文與其屬官皆遷官。

戊辛。賜貴州防禦使印。初。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劉光世言。本軍月費錢二十七萬緡。朝廷及漕司纔應副十六萬七千有奇。雖有取撥鎮江一郡財賦之名。而兵火之後。所入微細。欲盡撥歸漕司。祇乞貼數應副。都省言。浙西提刑司具到鎮江酒稅課利田賦。以紹興元年計之。總爲乙百餘萬貫石匹兩。兼本府水陸要衝。商賈輻輳。若諸色稅課悉歸公上。則比之前日。不無增羨。乃如光世所奏。財賦並令漕司拘收。酒稅令兩通判措置。遣入內東頭供奉官容思殿祇候趙愿往京西勞李橫軍。詔兩浙諸州和

買物帛聽以三分折納見緡用戶部請也。

己未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州縣武臣添差甚衆一郡有至三四十人貪汙不法民受其弊望自今惟忠義及有功勞於國之子孫朝廷特加優卹者許添外差餘並禁止若以員多缺少自當稍清入仕之門以息官冗民貧之弊詔除宗室外令吏部開具申尙書省中書舍人洪炎兼權直學士院初炎因朔日轉對言趙姓出於少昊而原廟之祀止及於黃帝黃帝子孫蕃衍盛大王天下者蓋非一姓獨少昊及太祖開基以來未有大顯者望命諸儒討論一正禮典以盡尊祖之義事下禮部後不行美章疏以辛酉降出今併附此

庚申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知隨州李道領榮州團練使以樞密院言道能察軍情不受鎮撫之命理宜褒賞故也。

初命神武後軍統制兼都督府都統制巨師古以所部萬人屯揚州壬戌孟庾奏謂之不許名湖州唐太子太師顏真卿廟曰忠烈用守臣汪藻請也召布衣蘇庠赴行在庠丹陽人父堅元祐中爲太府卿庠少能詩不事科舉徐俯薦其賢於上令赴都堂審察固辭又命鎮江以禮敦遣赴行在庠喪明不至淮西安撫使胡舜陟至廬州時潰卒王全王全初見正月辛未蹂境上督府檄召之全拒不從聞舜陟入境遂與其

徒來降詔以全爲承信郎擇其少壯之士五百人隸淮西軍籍

王全以是月戊寅補官

前郡將王享籍官逋之在民者

亡慮數萬緡。舜陟盡蠲之。享又託名贖軍。令市販輸金。物物苛斂。民擾且怨。行旅幾絕。舜陟亟罷之。流民稍稍自歸。舜陟發粟貸民。俾濟農事。俟秋登乃償。會歲大穰。所收至倍。公私皆給焉。

癸亥。詔前降鎮撫司差官按察。郡縣指揮並罷。以殿中侍御史曾統言分鎮之地。平時既無監司按察。而一旦遽加繩削。則將不可勝誅。乞俟戍馬既平定。更選膺使。布宣德意。故有是命。詔權貨物都茶場。除提領官并左右司外。其餘官司。並非所隸。毋得句喚吏人。及取索文字。以提轄官張純言。本務係朝廷庫務。依法不隸省寺故也。於是權貨事戶部不得預。

日歷無此數旨。以今年十月壬辰戶部點當狀修入。以見常同論議法事張本。

甲子。資政殿學士江西安撫大使知洪州李回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回老而慢。其下多縱弛。帥司屯兵數萬。皆招收潰賊。既無所憚。又軍食不足。恣其所爲。郡民夜不解衣。惟恐生變。宜諡官劉大中至江西。奏回專權廢法。且縱其子右宣教郎藻預政受金。及多辟親黨攝官。凡二十餘事。朝廷初疑太多。再下大中審實。大中言。十中之一二事耳。事有大於此者。於是江西轉運副使吳革。韓瓊並罷。而藻勒停。回素與呂頤浩不諧。由是不復而卒。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趙鼎爲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鼎過信州。舉人汪洋方志學之歲。裁書謁鼎。鼎喜。遂與偕行。洋。玉山人也。京西招撫使李橫傳檄諸軍。收復東京。是日。以其文來上。略曰。僞齊僭號。自速翦平。國運中興。王師已進。西壓淮。泗。東接海。沂。駟騎交馳。羽書疊至。我則兼收南陽。知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又曰。金商之兵出其先。荆湖之師繼其後。若

能納款。則悉仍舊貫。執迷不悟。則後悔難追。朝廷嘉之。後五日。詔橫自武功大夫袁州防禦使特遷右武大夫忠州觀察使。

丙寅。詔讀書習射童子求試者九人。惟習射者令召見。餘賜帛罷之。上因謂大臣曰。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蓋繇昨嘗推恩一二童子。欲求試者雲集。此雖善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惡。不可不謹也。直祕閣知江州兼主管沿江安撫司公事孫佑言。本州對岸。自舒州至蘄黃數千里間。盡爲荒榛。旣非所統。稍有動息。別無斥堠。甚非控守之計。請蘄黃二州軍期控守事務。並從本司措置。從之。仍詔大事聽江西帥司處置。寇賊令湖北帥司應援。其岳州係長江長流緊要控扼之地。守臣亦令帶沿江安撫。俟盜賊寧息如舊。丁卯。省沿江三大帥官屬員。詔自今臣僚上殿。毋得輒論私事。及有僥求。對畢仍申關門照會。時直龍圖閣呂源自浙東使還。賜對。乞改正過名。爲言者所劾。故有是命。襄陽鎮撫使兼京西招撫使李橫獻金人之俘二十有二。詔女真達呼拉等四人處死。其渤海漢兒分隸神武諸軍。

己巳。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李擢試尚書工部侍郎。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黃唐傅試給事中。祕閣修撰浙東提點刑獄公事孫近爲祕書少監。並限三日赴行在。是日。穎昌捷奏至。詔李橫再進翊衛大夫。加賜空名告身二百。令京西山寨並聽橫節制。劉豫聞橫入穎昌。遣使詣左副元帥宗維求援。橫等軍本羣盜。雖勇而無紀律。見敵所遣子女金帛。乃縱掠數日。置酒高會。敵聞而易之。豫遣其將李成以二萬人迎敵。金遣左都監宗弼援之。敗皋於京城西北羊馳岡。橫等軍無甲。皆敗走。敵亦不敢深逐也。穎昌

復陷。參議官穀城譚世則爲賊所執。令其臨漢江招橫。橫不答。世則遇害。

庚午。右承事郎陳正彙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正彙。黨人瑾長子也。崇寧中。上書訟蔡京罪。流海島者十餘年。上聞其名。召見。將用之。正彙稱疾求去。乃有是命。初。大理正劉藻乞借官許用蔭贖。刑部請係朝廷許便宜從事。實因功勞。先次擬補官之人。犯賊私罪杖。非重害者。及公罪徒並贖。從之。

辛未。故直徽猷閣知應天府。凌唐佐以死事。贈徽猷閣待制。上命其從孫閣門祇候憲往潁昌。津致其家。且賜金五十兩爲道路費。先是唐佐妻子皆爲劉豫所囚。李橫入許。始知其狀。言於朝。遂命收卹之。而道已梗矣。初。命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督捕虔寇。而飛言軍無春衣。乃出戶部帛萬五千賜之。仍令吉州權貨務就賜錢三萬緡爲行軍費。於是飛有衆二萬四千餘人。詔江西、廣東、湖南三漕臣濟其軍食。武德大夫知汝州彭玘爲武功大夫高州刺史。

壬申。閣門宣贊舍人神武中軍右部統領韓世良帶御器械。詔貴州防禦使瑗育在宮中。不可與諸宗室比。特給真俸。從內東門司供納。

癸酉。命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孟忠厚朝謁。昭慈獻列皇后攢宮。以將再期也。左承務郎通判潭州張揆坐與孔彥馬友交通。下吏計賊抵死。以昭慈外親免編配。送韶州收管。揆妻趙氏。宗室女。有美色。彥舟之敗也。掠其妻以去。至是抵罪。東流令王鮪坐賊抵死。除名編管新州。自是賊吏罕復黥配矣。

甲戌。尙書左司員外郎王庭秀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之間。豈無廉介自將。沈於下僚者。望命五使所至。以廉潔清修。可以師表吏民者。具名來上。參以公議。不次陞擢。以厲士風。從之。直祕閣主管萬壽觀呂抗。呂樵。並改在外宮觀。任便居住。以其父頤浩言。京祠當奉朝請於班列間。不免與百官相見。恐致嫌疑也。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劉子羽。吳玠。王彥。饒。風。嶺。勸。殺。金人。

丁丑。進士聞人武子特補從政郎。孟庚之使閩中也。武子以客從軍。戩奏。至是得官。江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言。近旨諸軍不得互相招收。請自今官兵已受宣敕者。並於紙背書寫軍號。用印以爲照驗。詔從其請。自今批勘官吏失察者。徒二年。初。惠州獄囚黃四等七人。有司以爲強盜當死。司士曹兼管左推勘公事孟師尹錄問。駁正無罪。及是上聞之。特遷右宣教郎知營道縣。旣而有司言。師尹嘗平反死囚五人。復命遷一秩。師尹遷秩在明年正月乙亥。左朝奉大夫知藤州侯彭老獻賣鹽羨錢千萬。上批其奏付三省曰。縱有

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或恐妄有刻劄。取媚朝廷。特降一官。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翌日。徐俯又以爲言。彭老遂罷。彭老。延慶兄也。詔衢州守臣汪思溫追捕事魔爲首之人。重寘於法。毋得張皇搔擾。先是衢州妖民余五婆居開化之九里坑。傳習魔法。新除祕書少監孫近在浙東。恐其爲變。請命衢嚴州守臣捕治禁止。故有是命。時江浙州縣溪山深僻之民。更相傳教。各有主首。願爲徒侶之人。卽輸餞上簿。聽其呼率。私置軍器。羣起舉事。里正恐其累己。匿不告官。由是其徒轉熾。旣而近又言。江浙山谷

之民。平時食肉之日有數。所以易於食菜。今者一概株連黨與。則其衆不可勝治。乃命爲首者取旨論罪。其餘皆釋之。御史曾統亦言。開化連接徽嚴二州之間。地險而僻。其人勇悍喜鬪。不可不早爲之圖。望捕爲首三人。法外行遣。自餘徒黨。一切出桮釋其罪戾。免致反側生變。從之。而亂已作矣。統奏在四月庚子。今附書之。此爲今年五月經

聖事始

戊寅。內侍賈翊責監英州宜安鎮鹽稅。日下出門。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韋淵提舉亳州明道宮。以淵引疾有請也。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言。家無居第。乞令臨安府蓋屋十五間。爲皇后宅。上不許。命以官屋假之。

辛巳。詔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軍馬兼知秦州張榮兼知承州王林並以所部聽帥司節制。以湯東野有請也。

壬午。太尉武成威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江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朝廷聞李橫進師。議遣大將以劉光世兵不練。而世忠忠勇。故召見而遣之。仍賜世忠廣馬七綱。軍士甲千副。激賞銀帛三萬匹兩。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斛。爲半歲之用。命戶部侍郎姚舜明往泗州總領錢糧。賜世忠甲在三月甲戌。支錢糧在癸未。賜綱馬在四月辛卯。壬辰。遣孫逸在丙申。倉部郎官孫逸詣平江府。常秀、饒信、撫州督

發軍食。直祕閣提舉廣南市舶宗穎添差都督府參議官。右宣教郎通判和州賈直清提舉淮西茶鹽公事。兩淮舊爲分鎮地。至是始命監司。言者論軍屯所至。發掘冢墓。及借取平民首級之弊。詔以付武神諸將。宣撫處置司同統制官楊政率兵入僞地。因糧攻討。是日至水洛城。與賊遇。乃還。

癸未。左朝奉大夫提舉建州武夷山沖佑觀胡世將復徵猷閣待制。知建康府。直徵猷閣知靜江府。許中降職一等。時中原士大夫避難者。多在嶺南。上數詔有司。給其廩祿。中言。本路諸州。賦入微薄。請禁寄居官毋得居沿邊十三郡。見寓止者。皆徙之。仍毋給其祿。上惡之。乃有是命。詔今後賊吏。依祖宗舊制。斷訖。令刑部鑲板行下。以兵部員外郎劉景真。有請也。大理正劉藻。請諸路獄案。情犯未圓者。除命官外。更不取會。令刑寺。悉行兩斷。委憲司遣官審問。定歸一斷。事下本寺。本寺奏如所請。其不可定歸一斷者。卽上朝廷酌請處斷。施行。從之。

甲申。右承議郎新通判温州陳桷。直祕閣。賜五品服。桷爲韓世忠所厚。故上召對而申命之。詔自今進士策問。及銓試選人時議。並以七書爲題一首。旣而言者以爲文具。遂不行。四年二月辛亥。禮部侍郎陳與義申請不行。今并附於此。初。

江西安撫大使司將官李宗諒。燕筠。以所部叛於筠州。引兵侵瀏陽諸縣。李綱爲湖南安撫使。遣兵擊降之。詔宗諒。筠戮於市。其衆分隸諸軍。(案)宋史。江東轉運判官陳敏。讖黜監嶺南諸州市征。以言者論其

頃在分寧。首欲降敵也。

(案)宋史。

繫壬午日。江東轉運判官陳敏讖黜監嶺南諸州市征。以言者論其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四

【紹興三年】夏四月丙戌朔李橫奏已還軍汝州有邊機事欲輕騎詣行朝奏稟詔俟邊事稍定日赴行在。是日端明殿學士江西安撫大使趙鼎至境上視事鼎言臣本由拙直受知於陛下亦以招怨於人昨蒙陛下除臣知建康外鎮責任之劇無逾於此然足食足兵帥司之事也而臣無生財之長策但以漕司應副不繼屢匄於朝廷而已勞來安集守臣之職也而臣無及民之實利但以豫買價小不均疊聞於陛下而已至於僚屬所取皆州縣無聞之人郡政所先唯鹽米聽斷之物此皆臣已試之效也何足取哉臣素苦腳疾而江西最號卑溼萬一浸加卽不能支惟陛下憐臣孤忠除一宮觀詔不許。

丁亥直徽猷閣和州無爲軍鎮撫使趙霖右宣教郎知無爲軍王彥恢並罷先是霖奉詔遣歷陽令荀紳至無爲軍宣諭遂案彥恢不法而彥恢亦劾霖姦賊淮西安撫使胡舜陟言霖本賊吏之魁今已老病而彥恢年少妄作兩州吏民皆不安居請悉免官治罪從之然議者以霖爲鎮撫而彥恢以屬郡案之非也其後獄具霖坐率民出防城錢有司當公罪杖罰金事遂已。

霖罰金在十月丁亥日

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知虢州

董震爲武節大夫貴州刺史權商號陝西鎮撫使用李橫請也震又言敵僞犯蜀臣見調本軍三千人自豐陽而西絕敵糧道萬一四川將帥不能堅守墮敵姦計思之寒心今山東富庶如昔金人重兵亦不在

彼望朝廷乘此機會興師深入可以破僞齊之巢穴兼牽制金人取四川之兵矣時震以貢士黨尙友爲幹辦官遣來奏事詔特補文林郎而荆南鎮撫使解潛言橫已還鎮而四川總領財賦趙開邊糴將士飢餓望下湖南北濟師保護蜀口乃詔宣撫司應副軍食

潛奏在此月壬辰

尙友河南人也

江東西宣撫司統制

官中衛大夫成州團練使杜琳翊衛大夫昌州團練使劉寶拱衛大夫文州團練使岳超等八人並進遙郡二官先是琳等以平寇功各進二階韓世忠言但得虛名不增廩祿故皆改命尙書左僕射朱勝非以母魯國太夫人楊氏憂去位

日曆四月己丑中書門下省奏朱勝非母楊氏今月二日身故丁亥初二日也熊克小曆勝非去位在二月壬寅案勝非以七月乙亥起復舊官若在二月丁憂則不應半年方起復熊克

恐誤特詔賻卹如舊禮出殯日令太常卽都門贈祭

戊子上謂大臣曰沈與求席益前爲吏部長貳甚有能聲今乃不如凡注擬吏率沮難以邀賄賂今員多闕少又重以水火盜賊去失士大夫失職者衆倘非痛戢吏姦安得注擬無壅可召洪擬等諭之翌日上又言議雖累歷亦恐失於濡緩益曰擬甚用心前此與求爲尙書有所覆實責保持報迂久不決擬白罷之人以爲悅上曰治吏以法使之畏威乃不敢舞文呂頤浩曰其次莫如猛誠如聖訓尙書省言浙中去歲大豐近年未始科率今韓世忠移軍泗上恐饋餉不繼欲給空名官告勸誘大姓廣蓄之家博糶米五十萬斛料十五萬斛委江淮等路都轉運使張公濟兩浙轉運副使梁汝嘉措置尋命戶部員外郎徐

玘通判臨安府兼權倉部員外郎邵相偕行公濟等言米直總爲二百五十萬緡詔空名官告內改給銀帛二十七萬緡品搭充糴本其後纔糴四十萬斛相宜興人也

遣兩郎官在此月甲午品搭銀軸在丙申今聯書之

是日百官入朝以

近昭慈獻烈皇后大祥權罷舞蹈

己丑韓世忠言近被旨措置建康府江南北岸荒田以爲屯田之計沿江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以如陝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議乃蠲三年租田主自訟則歸之滿五年不言給佃人爲永業於是詔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尋又免科配徭役駕部員外郎韓膺胄轉對論刑罰輕重國祚短長繫之望追法仁祖舊章凡獄官失入死罪者終身廢之雖經赦宥永不收敘上曰此仁祖之事也其仁民詳刑如此乎乃命有司申嚴行下膺胄胄弟也

熊克小麻以膺胄爲刑部郎中蓋誤

給事中黃唐傳言承流宣化責在守令今郡

守之任患在不久縣令之選失之太輕乞自朝廷立法自今郡守未終更非實有故者不得輒清宮觀凡大邑非歷官有顯績及曾經朝廷陞擢者不許除受以次小邑亦令吏部先選通判以上資序次選曾任知縣無過犯人既重其選必假之權凡文移自上而下有不便於民者聽以己見立議申監司郡守卽有沮抑徑申尙書省兩更大邑有善狀者得選除郡守兩更小邑有善狀者得選除通判凡守令治行尤異者並不次擢用庶人思自奮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不然徒責州縣奉行詔書而望其治效臣未見其可輔臣進呈上曰縣令於民最親今多非其人呂頤浩言漢以九卿爲郡守郎官宰百里今縣令但以資格差

注。上曰。豈在官資崇卑。唯在得人。乃詔吏部看詳申省。其後權吏部尙書洪擬等言。歷官有顯績。卽無定法。其朝廷陞擢之人。若非責降。無緣卻歸部注擬。又如小邑。須選嘗歷縣無過人。卽新改官未歷縣人。無可入差遣。亦與舊法相妨。議遂寢。

吏部看詳在五月庚午。

庚寅。徽猷閣直學士安復鎮撫使陳規爲顯謨閣直學士。知池洲。兼沿江安撫使。規守德安七年。賊不能犯。至是召還。入對。首乞罷鎮撫使。又言。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遂以右通直郎鎮撫司幹辦公事韓之美爲直祕閣。知德安府。仍以安復二郡隸湖北帥司。自是不復除鎮撫使矣。

規入對在三月癸未。熊克小廡。

載規赴召於七月末間。實去誤也。

詔神武諸軍將統領官闕。依已降旨保明具奏。給降敕劄。如直行差填。及額外增置。當重實典憲。以樞密院有請也。右奉直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郭康伯爲淮南轉運副使。兼權淮東提刑。

填復置闕。康伯以寓居揚州辭。詔勿避。

日原康伯除淮漕。在四月庚寅。而免避本實。在三月甲戌。且附此。必有一誤。

辛卯。起復寧武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劉光世爲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屯鎮江。時光世與韓世忠更戍。世忠至鎮江城下。而姦細入城。焚其府庫。光世擒而鞠之。皆云。世忠所遣。於是訴於上。江東統制官王德請於光世曰。韓公之來。獨與德有隙耳。當身往迎見之。其下皆不可。

或請以騎行。德不聽。入謁。世忠大驚。謂德曰。公誠烈丈夫。曩者小嫌。各勿介意。因置酒結懽而別。

熊克小廩 庚寅浙西

大帥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於池州置司。世忠已至鎮江。而奸細入池州城。潛燒倉庫。案日廩。光世制命卽云建康府置司。九月方移池州。此時光世自鎮江卽至建康。世忠何爲焚池州倉庫。蓋光世未離鎮江。而世忠先至城外。是以遺姦細入城也。今從趙姓之遺史修入。

是日。金人去興元。自金人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劔南諸州皆爲徙治之計。宣撫處置使張浚亦下令

移潼州。軍聞之皆憤。或取其榜毀之。利州路經略使劉子羽遣浚書。爲言已在此敵必不南。浚乃止。薩里

千雷屯中梁山。踰月始自斜谷去興元。子羽與吳玠謀以兵邀之於武林關。不及。斜谷路狹。惟可單行。故

凡所掠獲悉棄之於路。熊克小廩三月壬午子羽與玠謀遣兵邀敵於武林關而敵棄輜重以去擊其後軍敗之楊氏編年敵去興元在此日張浚奏狀亦云四月九日訓練官杜福遇敵於南龍潭小廩恐誤浚遣統制

官王俊復洋州興元府。時新羅兵革軍食益艱。浚命取糧於內郡。什邡丞眉山孫坦當督運。請發常平倉

以行。遂先諸郡而至。薩里干旣還鳳翔。乃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子羽。玠子羽盡斬之。惟雷一人使還

曰。爲我語之。欲來卽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玠亦遣薩里干書以大義責之。薩里干乃止。

壬辰移都督府於鎮江。照應江。淮兩軍機務。於是建康府權貨務都茶場亦移於鎮江。時朝廷以韓世忠

將出師。聽之妙簡僚佐。乃以徽猷閣待制知處州宋伯友爲徽猷閣直學士。充參謀官。直祕閣湖南提點

刑獄公事呂祉陞直徽猷閣。與直祕閣陳桷並充參議官。始世忠之過括蒼也。伯友待之甚密。故薦用之。

旣而世忠不渡淮。伯友社皆改命。浙東宣諭朱異薦左宣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

義烏縣令閻邱昕、右承議郎知龍泉縣汪汝則、左奉議郎知瑞安縣熊彥詩、右從事郎知嵯縣姜仲開政績，詔並進一官。呂頤浩言：「仲開、臣之外親，乞勿賞。」上曰：「此所以爲公使有罪，雖卿之親亦不當貸。」昕、松陽人也。九成彥詩已見是日，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以大軍次虔州。

癸巳，執政奏事，上色不怡。久之，曰：「昨夕暴雨，朕通夕不寐，恐於蠶麥有傷。」徐俯曰：「暴雨不傷蠶麥，久則爲害矣。」上色稍和。詔禮官重別討論，昭慈獻烈皇后諡號。時登仕郎鄒況上書言：「其兄浩直諫事，且乞雪慈后元符之謫。」前二日，上諭輔臣曰：「此哲宗朝事，言之毋傷乎？」徐俯曰：「陛下母事昭慈，追崇極典，天下共知其謫已矣。」上曰：「昭慈勳臣之家，當時備禮而納正后，此本朝盛事。」俯曰：「宣仁聖烈太后尤重家法，欲正后生元子，繼萬世之統，以哲宗少年戒之在色，不欲其多近嬪嬙，小人陰連宮掖，因是得行謀孽，遂至廢后。」上曰：「皆當時大臣不諫之罪。」是日上又以爲言，遂詔有司更定諡號。翌日，詔況引對。上曰：「況，浩之弟，故欲擢之。」俯曰：「浩自有子柄。」呂頤浩曰：「柄嘗爲李綱客，然朝廷要當以其父故滿拂用之，不然，則終陷於綱黨，不能自拔。」上曰：「直臣之子，復擢用之爲御史，使言事聳動四方，亦足爲國家之光也。」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洪炎以足疾不能朝，罷爲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俸賜如舍人例。旣而言者謂爵祿公器，人主不得而私。若炎文采可用，候其疾愈造朝，再加進擢，孰曰不宜？今乃越等而予之祿，士大夫竊議以爲乃有不釐務中書舍人兼炎博通典故，能以廉節自守，必不敢受此無名之祿。上乃寢前命，炎再乞外祠，許。

之。詔美請給人從以舍人。在此月庚子。臣僚上言在壬寅。炎改崇道在五月庚申。

慶遠軍承宣使神武前軍統制王夔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兼淮

南宣撫司都統制。仍詔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御前忠銳將崔增、李捧等並受韓世忠節度。於是世忠始

去神武左軍都統制專爲宣撫使。

世忠解都統制不見月日。案世忠三除宣撫使並帶都統制入御自此卻不兼帶當以與王夔巨師古官稱相犯故也。今且附此。

責受昭信軍節度

副使徐乘哲卒於漳浦縣。詔令歸葬。詔自今三衙管軍並給全俸。

甲午。詔神武中軍官兵並進秩一等。以其扈衛四年而無出入功賞故也。於是統領起復武顯大夫康州

刺史閣門宣贊舍人朱師閔等六千九百九十四人皆遷官。

師閔等遷官在五月丙寅。案楊沂中奏中軍見官五將更於水軍內選五百人爲第六將去此未久不知何以詔

興二年已前到軍人乃有此數也。

賜知唐州胡安中敕書撫諭。先是安中以勢孤援絕附於僞齊。至是知隨州李道招來之。

故有是賜。左奉議郎知嚴州顏爲條上便民事乞嘗得解及應免解人並免丁役。許之。其後太學生亦

免。免太學生丁役在十五年二月戊子。

乙未。詔博羅補官人不作進納仍與免試注官。用戶部尙書黃叔敖請也。是日宣撫處置司訓練官杜

福邀敵於興元南龍潭降女真漢兒軍四百。

六月辛卯奏至。

丙申，勅停人陳杙復朝請大夫，知泗州。杙爲韓世忠所愛，故起廢用之。世忠又言：浙東兵馬副鈐轄劉綱、淮泗土人，熟知地利，乃命綱以所部聽世忠使喚。是日，僞齊將李成以衆二萬攻虢州，陷之。鎮撫司統制官謝皋與敵遇，舉刃示敵曰：此吾赤心也。汝宜視之，遂剖心以死。權鎮撫使董先率餘兵二千奔襄陽，皋，開封人也。

戊戌，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所遣統領官劉深以兵至鼎州。時鼎寇楊么衆益盛，僭號大聖天王，旗幟亦書此字，且用以紀年。又以兵二萬入寇公安縣。彥質言：么之勢不減，曹成望朝廷勿輕此賊。乃命彥質督潭、鼎、荆南兵討之。是日，湖北統制官顏孝恭亦以千九百人至鼎州之城外。

己亥，昭慈獻烈皇后大祥，命參知政事席益祭告於几筵殿。上素服親行，撒几筵之祭，用牲幣。

庚子，百官集議，改諡曰昭慈聖獻。用癸巳詔書也。旣而議者以爲本朝諸后諡號，皆連帝諡。今昭字與宣祖昭憲皇后諡號相犯，請命禮官改正。朝廷難之，事遂止。

臣僚見議，在五月辛未。

詔復五帝日月之祀，用祠部員外

郎鄭士彥請也。其禮祀四方帝，以四立日。黃帝以季夏之土王，春秋分朝日夕月，禮如感生帝。湖南宣諭使薛徽言奏彬、道州、桂陽監去年旱，民乏食，詔戶部剗刷本路諸州米二萬斛，付提刑司充賑濟。命未至，徽言卽諭漕臣發衡、永州米賑糴，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民賴以濟。

五月己卯放罪。

修武。關門祇候知孝感縣韓通進一官知復州。詔陳瓘孫大方言政可采。以爲右迪功郎。大方正彙子。關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七將徐文以舟師屯明州。謀爲變。朝廷命神武中軍中部統領官朱師

閱以兵二千往襲之。

日麻但書朱師閱往福州屯駐。代申景赴行在。此據趙銜之遺史修入。五月乙丑。詔世景依舊福州屯泊。丙寅。詔師閱發歸本軍。可見二人初非更戍也。

辛丑。以政殿學士知泉州謝克家移知平江府。監察御史任申先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集英殿修撰都督府參謀官歐陽懋充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徽猷閣待制新知建康府胡世將移知鎮江府。充浙西安撫使。是日。荆南統制官羅廣以所部三百五十人至鼎之城西。而軍食不繼。於是潭將劉深。鄂將顏孝恭皆引所部去。後二日。廣亦引兵北還。由是不克討。然賊徒屢抗官軍。多被殺。人心頗搖。乃肆僞赦。立鍾相少子子義爲太子。自楊太以下。皆臣事之。

壬寅。詔昭慈聖獻皇后同姓親遷秩二等。異姓一等。甲辰。封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醴泉觀使孟忠厚爲信安郡王。制曰。載考濟陽之始王。雖由元舊。顧如隆祐之盛烈。特鮮近親。蔽自朕心。用作爾社。丙午。封哲宗美人慕容氏。魏氏並爲婕妤。皆用后大祥推恩也。入內東頭供奉官榘辦御藥院陳永錫爲武顯大夫。入內侍省押班。尙書右司員外郎劉岑請訪四方遺書。以實三館。從之。童子彭興祖五歲能誦書。劉穀五歲能騎射。二人皆神武右軍小校子也。都統制張俊以聞。上召見於內殿。以興祖爲右迪功郎。穀爲進武校尉。皆賜袍笏。二人召見在三月辛未。錄故太師文彥博孫緯世等三人並爲迪功郎。緯世父

太僕卿維中。建炎中。從上渡江。至湖州而死。至是用守臣汪藻請而命之。

丁未。工部侍郎李擢言。昨知平江府。所聞民間利病五事。東南有逃田。皆湖浸相連。陸岸久廢。無人耕墾者。且以平江言之。歲失租米四萬三千餘斛。願委官相視。可以疏導耕墾者。招誘東北流徙之民。給本施工。與免三歲之租。其決不可施工者。監司復案。除其舊額。平江陷敵之民。所棄田之萬六千餘畝。多有舊佃戶主之。諸縣悉已立定租課。除常賦外。餘以三分爲率。一給佃戶。一以上供。一拘籍在官。俟其歸業。併田給還。二年不歸。卽依戶絕法。今三年矣。陷敵之民。豈不願歸。願力未能脫耳。望且更展二三年以俟之。平江水鄉。不可植桑柘。故祖宗舊法。無和預買絹帛。舊本府租米歲三十四萬餘斛。旣取其所有。不責其所無。往因毛友陳請。分臨安之數。抑令歲輸數萬匹。逮今累年。未嘗敢斂於民。今戶部裁定其數。乃欲始自今歲。使之輸納。實可矜憫。惟容斷盡罷之。平江去歲租米十六萬五千八百餘石。悉充上供。不許輒用。然兵食吏祿。月費七千餘石。所不可闕。望借撥漕司移用錢三二萬緡。造酒取贏。充收糶軍糧錢本。圭田多瘠薄。有司拘以舊籍。民已告病。願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損其已定過多之額。後皆以次施行。惟和買如故。

擢此奏。見平江田租事。甚詳。著此爲手摺。年經界張本。或可削去繁詞。附入。

僞齊登萊沂密都巡檢司劉忠。在懷仁縣。爲其部下王林等所殺。傳

首行在。詔以林爲修武郎。開門祇候。充樞密院準備差使。其徒九十三人授官有差。

林等授官。在六月戊戌。忠死。不得其日。依趙姓之遺

史附此
以俟考

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遣統領張憲、王貴分道擊虔寇彭友、李滿，獲之。飛自至虔州，日破一寨，賊徒震恐。友等先據龍泉，至是乃敗。

戊申，詔諸路宜諭所案發置獄，除正犯人外並放。上嘗諭大臣曰：向遣五使宣諭，意在利民。至於賊吏所當深治，然所在多置獄，橫及無辜，非朕本意。此後惟謹擇監司，不必每事遣使，故有是命。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高士曠爲保寧軍承宣使，權管客省四方館關門公事。士曠初召見，乞落階官。上曰：士曠以宣仁近屬，故稍優之。然躡等亦不可高爵厚祿，畱待立功將士。朕於外戚未嘗假以恩澤，今後宮之家，官未有過保義郎者。此曹何厭之有？雖與之正任承宣使，又望節鉞矣。武節大夫明州觀察使浙西兵馬鈐轄史康民將所部至行在，以康民爲御前忠銳第九將。詔自今大軍所過，並令本州通判充錢糧官，自入境隨軍，至出境止。西南蕃武翼大夫歸州防禦使瀘南夷界都大巡檢使阿永獻馬百有十二匹，瀘州以聞，詔押赴行在。阿永乞第子也。元豐間，乞第旣效順，願歲進馬，以見向化之心。官以銀緡賞之，所得亡慮數倍。其後阿永所獻之數，歲增不已。政和末，始立定額，每歲冬至後，蠻以馬來。州遣官視之，自江門寨浮筏而下，蠻官及放馬者九十三人，悉勞饗之。帥臣親與爲禮，諸蠻從而至者幾二千人，皆以筏載白楸、茶、麻、酒、米、鹿、豹皮、雜氈、蘭之屬，博易於市。畱三日乃去。馬之直雖約二十千，然揆以銀緡之直，則每匹可九十餘千。自夷酋已下，所給馬直及散犒之物，歲用銀帛四千餘匹兩，鹽六千餘斤，銀則取於夔之涪。

州及大寧物帛則果遂懷安。凡馬之死於漢地者，亦以其直賞之。此其大略也。邕州進士昌懋特補充州文學，充廣西買馬司，準備差使。初，提舉峒丁李械既罷，經略司更委通判賓州任彥輝就本州買馬。道里迂遠，大理馬遂不至。及是，朝廷復置司買馬，懋上疏請招來之，仍諭諸蕃中馬及三百匹，賜錦袍銀帶。如有出格之馬，依溪峒搭價收買，不可循其舊例。每蕃令提舉官以綵帛爲信，如遣效用入蠻，許借官錢多市鹽綵，結託山獠及諸蠻，令開拓道路。庶幾諸蕃忻慕，曲盡招馬之術。疏入，遂授以官，俾行其說焉。

初，樞密院計議官辭徵言之出使也，請所至州縣視吏之能否，苟無大過而止，不勝任者，兩易之。詔徵言具事因聽旨。事見二年十一月會權桂陽監陳如墳與平陽縣主簿權縣事陳發朋比爲姦，斂民錢數萬緡。徵言廉

得之，卽移如墳而罷發。己酉，呂頤浩奏以如墳等屬吏，仍令徵言分析，上可之。

庚戌，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月給公使錢七百五十緡。光世初乞從韓世忠例，呂頤浩言：世忠既移軍淮甸，則建康爲近裏州郡，與前日事體不同，由是減半。武顯大夫湖南安撫司統制官任士安爲閣門宣贊舍人，以帥臣折彥質言：士安討閩賊，降步諒有功，且老於兵閒，而後進，皆位於其上，望除一閣職，以爲激勸故也。時湖寇方盛，而湖南諸將惟士安與吳錫所部僅萬人，彥質賴以爲用，故有是請。於是知鼎州程昌寓攻夏城寨七十餘日，久雨水漲，攻具無可施，援兵不至。是日，昌寓乃班師。

辛亥，左朝散大夫趙康直爲都督府隨軍轉運判官。左奉議郎張延壽主管江州太平觀，延壽爲侍御。

更以憂去。至是免喪而有是命。大里寺丞姚焯言兼并之家困廩動以萬計而力耕之民得食無幾。望令有司參酌每畝以二稅役錢爲準。除外不得過若干倍。以抑兼并。舒貧弱。事下戶部。不果行。是日御前忠銳第七將徐文叛奔僞齊。文以所部屯明州城東。朱師閔將至。文覺之夜以所部泛海舟而遁。未明至定海縣。忠銳第八將武德郎趙琦以本軍沿海拒敵。文乃去。沿海制置使仇愈率諸將追之不及。日曆不書

文敷去之日。紹興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趙琦乞推賞狀云。去年四月二十六日夜。徐文作過辛亥。二十六日故附於此。

壬子起復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再起復。以光世丁內艱故也。仍賜白金千兩。武德郎王繪爲

閣門宣贊舍人。添差紹興府兵馬鈐轄。繪仲通子也。上以其父使金不屈而死。故錄之。仲通靖康末以拱衛大夫平海軍承宣使死燕

山。詔韓世忠全軍渡淮。毋失機會。

癸丑武德大夫榮州團練使曹成爲右武大夫。尋復遷一階。領忠州防禦使。先是神武右軍提舉官董政

承制進成橫行遙郡三官。都督府以爲言。故改命。成遣遙防在五月丁丑。今併書。熊克小歷二年六月甲午。李綱奏曹成已就招。成自榮州團練使陞防禦使。恐誤。戶部尙

書黃叔敖言。自渡江。後來諸州有未補發上供。及估剝虧官錢物。並限半年補發。如違令。提刑司取勘。從

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五

【紹興三年】五月乙卯朔。上諭大臣曰。朕省閱天下事。日有常度。每退朝。閱羣臣及四方章奏。稍暇。卽讀書史。至申時。而常程皆畢。乃習射。晚則復覽投匭封事。日日如是也。

中興聖政臣置正等曰。爲天下者。豈易哉。躬勤而治。君德明矣。夫戶樞之不蠹。以日運也。精力

之人少疾。以氣血無壅也。況乎天下之大。一人臨之。勤亦不可以已也。而明實生焉。漢之君。惟能勤訪公卿。覽奏事。講論經傳。而致中興之盛。惟其爲臣所蔽。使不得聞。又不觀書。而光於亂。故不動則無爲明也。不已於勤。則亦不已於明也。太上皇帝躬明德。以濟中興。其積此。諸

詔諸路宜諭官所薦人才。並俟終更令入對。當不次陞擢。以勸能吏。左文林郎王闈除名。全州編

管闈。吳縣人。嘗以朱勳薦爲祕書省正字。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楊可輔出一美妾。呂頤浩欲之。俄闈以貨取去。頤浩大怒。宜諭官胡蒙卽劾其不法。頤浩奏遣大理寺丞姚焯至平江案治。坐詭立官戶。減免助軍錢。特責之。其所欠租稅。悉令以其家田土計置納入官。四年三月己未改正。右朝奉郎新浙東提舉茶鹽王鳴勸

停。以左司諫唐輝論其妄占民田也。賜平江高貨。宣和中。以交權倖得三品服。至是併奪之。左承奉郎林儼獻書二千卷。詔官其家一人。尋以儼監西京中祿廟。日麻不書鑑差遺。此據勸乞補官狀增入。詔諸路提刑司起發諸州

建炎以來禁軍封樁闕額錢赴行在。

日麻無此。今以八月甲辰手詔所云附入當考。

丙辰，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權河南鎮撫使翟琮爲利州觀察使，河南府孟汝鄭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武功郎權河南鎮撫司馬步軍都總官董先爲武功大夫吉州觀察使，河南鎮撫副使權提舉商虢陝州軍馬張玘爲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知陝州權兵馬鈐轄趙通爲武顯郎閣門宣贊舍人，知商州先是琮擒孟邦雄遣榦辦公事雷震來奏事，上大悅，遂有是命。琮言：「道路梗澀，緩急無兵救援，請亦隸宣撫處，置使張浚許之。」遂詔有司以米二萬石餉琮軍，且命董先及李橫、牛皋、彭玘會兵牽制。時朝廷方嘉橫敢勇向前，命橫等直至京城，或徑往長安，與宣撫司夾擊。江西安撫大使趙鼎奏：「襄陽居江淮上流，乃川、陝襟喉之地，以橫鎮撫，誠爲得策。今聞橫舉兵往東京，又聞僞齊亦會金人及遣李成領衆西去，恐緣此紛擾不定。橫烏合之衆，將不能禦，則決失襄陽。川、陝路絕，江湖震動，其害可勝言哉。近有自襄陽來者言橫正緣乏食，兼無衣，則其出兵固非得已。望詔有司時有資給，使橫衣食足，則不假他圖。然後責其守疆待敵，不得因小利出兵，則可久之計矣。」上覽鼎奏始憂之，於是蜀口敵騎已退，而董先、牛皋皆失守南奔，朝廷蓋未知也。

餉琮軍及令典宣司夾擊在丁未。琮乞隸宣司在戊午。今聯書之。庶免小屨載察除觀察使在四月初詔。李橫夾擊在四月末。實其誤矣。

命工部侍郎李擢提舉製造渾儀。

初，馬氏據湖南，始敷郴、道、永州、桂陽、監、茶陵、縣、丁錢絹米。其後丁有逃亡，而不除其數，民極以爲患。至是，湖南宣諭薛徽言奏道州丁米萬七千餘斛，乞以其半敷之田畝，半取之身丁，事下漕司相度。未幾，守臣右朝散大夫趙坦亦以爲言，乃命田畝三分之二。

今年八月已酉。

詔博糴米斛以度牒官告償其直者，中糴

數多之家，多給官告，數少者給度牒。

博禮事初見
四月戊子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官林通卒。是日，徐文

以舟師過青龍鎮，遂至海門縣，盡棄南船，掠民間淺底湖缸，放洋而去。沿海制置使仇愈、都統制閻皋、神武中軍統領朱師閔合兵追之，不及。文所部復歸者千餘人，詔隸神武中軍，與師閔俱還行在。愈坐貶二

秩。五月
壬午

丁巳，故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翟興以死事，贈保信軍節度使，遣樞密院計議官任直清往襄陽商號，河南撫諭，仍賜河南鎮撫司黃金百兩，爲祭告諸陵之費。直清本鎮撫司營田官，其
除計議日月未見當考。

戊午，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張公裕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兼沿海制置副使，朝廷將罷仇愈，故有是命。大理少卿元堯言律令煩多，非明察詳審而熟於憲章者，未免有失，故四方請讞，比擬謬誤者，十常二三，舉此驗彼，則得自論決者，概可知矣。望令刑寺官具法令引用有可擬者，爲之推原法意，申明以頒天下，俾郡縣無承用之駁，而姦吏絕因緣之市，以廣陛下欽恤之意。詔刑寺看詳，如其請。

己未，命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統所部三千人往嚴州措置盜賊。初，遂安民繆羅以匿妖民，余五婆爲官兵所捕，遂率其徒據白馬源，羣出拒敵。事初見三
月戊寅知嚴州顏爲遣兵馬監押從義郎王宏將射士保甲六

千餘人捕之，事聞，乃命沂中行，以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兼權中軍統制，中書舍人趙思誠充徽猷閣

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權河南鎮撫使翟琮、權陝虢經略使董先言、今歲臣等首同李橫東擊僞齊、京城震恐、復以無援、引兵而歸、思之痛迫、臣等所管之地、東至鄭州、西至京兆、南涉僞境、北臨大河、亦得兩國虛實、但西南去宣司三千餘里、東南去行在四千餘里、外無應援、內乏糧儲、勢力孤絕、望選委重臣於行朝宣司之中、屯駐一司、以爲聲援、詔報以已令韓世忠充宣撫使、領大軍屯淮南。

辛酉、詔築第百閒、以居南班宗室、仍以睦親宅爲名。故朝請大夫歐陽棐贈直祕閣、以元祐黨人故也。

棐之子、元祐吏部郎中、黨籍餘官第六人。

河南布衣王忠民、特改宣教郎、忠民、潁陽人、世業醫、忠民幼通經史、尤明於刑名、靖

康以來、數言邊方利害於朝、累召弗至、上渡江、忠民隱居不出、諸鎮翟興等皆重之、弗能致、張浚以爲迪功郎、不受、輿徙至藥川、忠民辟地南下、遇商鉞鎮撫使董先於內鄉、爾之軍中事以師禮、忠民以爲豫僭立、嘗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遣人達之金帥、又鑿版印圖、散於敵境及僞齊、以斷天下之疑、至是、翟琮薦其忠節於朝、遂命先津遣赴行在。錄故樞密副使包拯曾孫嗣直爲迪功郎、用淮西帥臣胡舜陟請也。壬戌、詔奉使官左承議郎潘致堯、武經郎高公繪赴內殿奏事、致堯等言、金人欲遣重臣以取信、後三日、以致堯爲尙書兵部員外郎、公繪爲浙西兵馬都監、先是朝廷以果茗緣帛遣劉麟假道、麟不納、致堯等復持還。此月乙丑得旨、付左藏庫寄收。時呂頤浩已定議出師、而恐與和議相妨、事遂中止。應童子舉張揉爲迪功郎、揉

饒州人年九歲能誦書爲古風詩孫子論上親試而命之

癸亥呂頤浩奏事因論祖宗兵制上曰祖宗制度自朕家法至於仁宗臨御最久恩澤及人最深朕於政事閒未嘗不澤思仁祖庶幾其髣髴也

何備鑑鑑我高宗之法祖也論兵制則曰祖宗制度自朕家法進寶訓則曰祖宗規

曰祖宗成憲不敢改也謂仁祖臨御最久恩澤在人最深朕於政事專以仁祖爲法景
德契契丹講和故事今日可以遵行信以眞宗寶訓進皇於是而得繼志述事之孝矣

戶部言來歲大禮已下左藏庫自今

日收錢十分爲率椿出一分專充賞給之用從之

甲子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晁公爲言妻仕氏受求珍金銀臣並不知法寺斷私罪杖乞改正過名詔改作公罪

乙丑侍御史辛炳入對言艱危多事之時冗食之官當減今福建八州而添差至百八十餘員理宜改正詔付吏部炳又言願宣諭大臣自今勿廢公見之禮則必無乏材之歎詔三省通知監察御史鄭作肅言通判出於帥守之門則於州事無所執守視過咎無敢刺舉今藩屏之權已重於此尤所宜謹乃詔諸州通判見任守臣所辟者並罷

丁卯尚書吏部侍郎韓肖胄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胡松年試工部尚書充副使

趙姓之遺史上命朱勝非擢副使勝非言故事當用武臣時方艱危不宜專倚舊制遂薦松年(案)史此時勝非丁憂未還朝遺史恐誤今不取

詔肖胄官子孫七人松年

五人上中節二十九人，皆遷官四等，白身人子初品官，下節七十人，各遷四資，三節人共賜裝錢二千三百七十緡，銀三百八十兩，帛千五百一十匹，探請俸兩月，又別給贍家及浚錢，加賜肖胄錢萬緡，黃金三百兩，綾二百五十匹，爲私覲費。

賜金錢，在戊辰。三節人轉官資至給贍家銀，在辛未。使副與恩澤及裝錢，在壬申。賜綾在壬午，今並書之。

時肖胄長子右奉議郎協提舉

浙東茶鹽，乃詔肖胄次子右通直郎彬，松年親屬右朝奉郎田積中，各於寄家處添差通判。彬臨安，積中平江，自是以爲例。

二人添差，在此月庚午。

安化蠻蒙全劍聚八百人，焚宜州普義寨，廣西經略使許中遣兵馬鈴轄羅選統宜融平觀四郡兵擊之。戊辰，以聞。是日，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以大軍至桐廬縣，而魔賊繆羅與其徒八人已就招。

日辰，五月庚午，嚴州奏。

宏提下繆羅等八人，而六月丙申楊沂中申乃云，繆羅已就嚴州招安，明非捕獲也。今後從奏當考。詔沂中速往招捕餘黨，宣諭官胡蒙請榜諭其徒，能自首者免罪。

給賞許之。既而沂中捕斬其徒九十有六人，詔沂中以舊官領保信軍承宣使，將士進秩有差。

胡蒙建議，在五月己卯沂

中申到，在六月丙申。亂之始作也。鳳林巡檢保義郎章甫、淳安尉右迪功郎曹作、肅指使保義郎徐詹皆爲遷官，在七月庚辰。

所害後各官其家一人。

十月丙申甫等贈官與恩澤。

己巳起居郎黃龜年起居舍人張綱並試中書舍人祕書少監孫近行起居郎。僞齊尙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權給事中馮長寧尙書右司員外郎許伯通同修什一稅法及阜昌敕令格式。是日書成。凡條法三十一件。隨法申明二十二件。諸律刑統疏議。阜昌敕令格式。與什一稅法兼行文意相妨者。從稅法。其進割大略云。宋之季世。稅法爲民大蠹。權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恃其高貲。擇利兼併。售必膏腴。減落稅畝。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戶。急於貿易。俯首聽之。聞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錮拘囚。至於賣妻鬻子。死徙而後已。官私攤逃戶賦。則牽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實直。巧詐欺民。十倍掊取。舍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至於檢災之獨放分數。方田之高下土色。不公不實。率皆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貪虐相資。誅求不輟。朝行寬恤之詔。夕下割剝之令。元元窮蹙。羣起爲盜。其大指如此。此據齊錄

庚午。詔免岳州今年稅役。用守臣范寅敷請也。寅敷時已丁憂。尋詔起復。寅敷起復在丁丑。

辛未。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李與權試大理卿。尙書左司員外郎王庭秀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駕部員外郎韓膺胄守左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岡爲右司員外郎。膺胄以其兄出使故遷。左宣教郎江端友守尙書祠部員外郎。主管温州神主。尋詔端友兼權太常少卿。充神主神御提

點。端友權少病。

湖北安撫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顏孝恭爲貴州團練使。武經郎閣門宣贊舍人郝

在此月壬午。
殿等千二百九十四人並進官有差。以平石陂盜饒青之功也。

壬申言者論五使所至。訟牒紛起。其閒固有久負屈抑。不得自伸。至於因緣嫌怨。虛誕不實者。十蓋八九。望令有司具申朝廷。特寬嚴憲。從之。

癸酉京西撫諭任直清辭行。

乙亥天申節韓世忠進生鹿。上不欲卻諭輔臣將放之。山林以適物性。樞密院言已遣使詣大金議和。恐沿邊守將輒發人馬侵犯齊界。理宜約束。詔出榜沿邊曉諭。如敢違犯。令宣撫司依法施行。

丙子左朝奉大夫知永州黃陞與其州官文武六人並罷。以湖南宣諭辭徹言劾其賊汙不法也。是日金房鎮撫使王彥遣兵復金州。初金兵既還。彥遣本司統制官武節郎許青以所部千三百人出漢陰縣。僞京西南路安撫使周貴迎戰。青引兵橫擊大敗之。貴僅以身免。遂復金州。又敗金兵於洵陽。乃棄金。房去。時軍食益艱。張浚乃以彥兼宣撫司參議。駐兵通州。而置統制官武功大夫格麻以兵三千守金。房是役也。宣撫司幹辦公事右朝散大夫高士瑰以功加直祕閣。將佐軍校義兵三千四百七十人受賞有差。

日曆四年四月己

酉王似等奏至

丁丑右奉議郎鮑貽遜知黃州仍命以江西湖北兵千人之任賜白金二千兩爲軍費貽遜奏右迪功郎李敏功爲判官從之

賜銀辟官並
在六月丁亥

左中奉大夫王聲英州編管坐權知岳州受賕當絞也仍以其獄示諸

路州縣

戊寅殿中侍御史曾統試祕書少監左宣教郎李長民守監察御史左修職郎程克俊右迪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歐陽興世登仕郎鄒況並特改京官先是四人俱得召對上問輔臣曰長民性行比兄正民如何呂頤浩對二人皆淹博文詞則長民優上曰陳襄薦司馬光等朕得其棄以示從臣而正民以爲光等皆不合時宜者士大夫笑之徐俯以長民家世趣尙對且言正民之父景淵長者持論平正不以元祐爲非臣嘗戒長民當繼父志上曰願長民材行何如爾元祐之人雖賢其子孫亦不必偏用餘人亦不可偏廢惟賢則用之又問況何如人頤浩等對以浩之弟上曰浩固賢今更當議況之賢否爾頤浩曰陛下既賜之對矣故事選人賜對當改秩上可之席益曰陛下不以正民之過而廢長民雖已知浩之賢而又問況之賢否可謂至公矣上曰朕未嘗偏有好惡況用人乎

克俊已見
元年正月

興世修孫也既而侍御史辛炳言況

本非士類鄉評無聞玷辱名臣之後望授降等差遣從之

況與知錄縣丞在八月癸卯中興聖政臣雷正等曰用人之道與聽言同聽言而不擇於先人之私牢不可破此害理

之大者也。求才必於名門。凡賢人父兄之後。慨爲可用而不加察焉。不爲善用。人者矣。夫人才將焉取哉。取於疏賤而賢。則用之。取於世族而賢。則用之。疏賤非無人才。而氣質成就之爲難。世族非必多才。而事業見聞之有自。抑選者多見遺。近者無不錄。能使大臣知之。薦之天子而用之也。往往寒賤爲左。膏粱爲右耳。彼其承籍風烈。克肖於一門之中。如十六才子者。美矣。不才如四族者。烏能保其有無哉。太上皇帝褒錄元祐黨人子孫。則衆賢舉勸之道也。不偏於用舍。則求賢審官之公也。問李長民之性行。更議鄒況之賢否。雖大臣所當無論。而嗚呼。嗚呼。若此。以知人之難也。孟子論用賢之道。亦曰。未可者三。然後察之。蓋賢哲羣才之鑒。惟明則精也。一不用明焉。殆矣。

新除尙書司勳員外郎朱震依舊主管江州太平觀。

震初爲胡安國所薦。故引疾而有是命。

己卯。詔淮南宣撫司統制官解元。以所部畱屯泗州。朝廷旣遣韓胄等行。乃俾元退屯盱眙。且戒以勿侵齊地。宣撫使韓世忠請畱淮南兵馬都監劉綱。以五百人屯泗上。而大軍悉還鎮江。詔元以二千人戍泗州。餘畱屯江北。湖南宣諭辭徽言。上左承議郎通判永州劉延年。祁陽令張登治狀。上問延年何如人。輔臣皆言不識。上曰。古人求賢如不及。然人固未易知。雖聖人猶難之。大臣旣不識。何由知其賢否。通判非如縣令之不可數易也。乃召延年赴行在。登就任。增秩。徽言又奏。擅發錢米賑糶飢民。乞黜責。上釋其罪。因詔自今宣諭官合用錢物。並申朝廷。違者重寘典憲。延年敵從子也。嘗權興國軍。巨寇李勝以迎奉神御爲名。將徒衆數千人。拏舟入軍。延年御之有方。勝屈伏而去。江西人至今稱之。

敵青江人嘉祐侍讀學士

左武

大夫忠州防禦使新知郢州曹成爲兩浙東路兵馬鈐轄。紹興府駐劄。

日麻成自正使
諱國除恐誤

左朝奉大夫知衢

州汪思溫、左奉議郎知嚴州、顏爲並罷。思溫仍貶秩一等。坐失察妖民、余五婆爲變也。以尙書吏部郎中

李大有知衢州。尋詔以爲捕獲繆羅、復令居官以責後效。後又進一官。大有、清江人也。孫觀撰汪思溫墓誌、知衢州時、有諫議大夫被

召過郡、或請致豐饒。公曰：諫官御史當知部使者之禮、不敢過也。既去、又揚言謂公薄己。公曰：諫大夫辭受、天下所瞻、而子敢以役爲簡乎。餘雖嚴、賤盜起、公聚兵境上、塞其隘、秋毫不犯。盜平而諫議公適在、輒省勅公玩寇、降秩二等。罷歸。御史中丞辛炳道三衛得公寬狀、

疏辨其誣、詔復故官。案史、余五婆乃衢州開化縣人、思溫爲守臣、不云無罪、又此乃都省所勅、非輒密院奏也。日麻、五月九日癸亥、侍御史辛炳有本識公事進對、在思溫未罷前、十月、今乃云未幾炳道三衛得思溫寬狀、亦誤矣。觀所云恐未可全據、今且附此、更須詳之。

爲六月甲申遷任。四年三月己未轉官。忠訓郎開門祇候劉軫爲左奉議郎、與通判差遣。軫、政和初中進士第、爲鄞城尉、以捕盜之勞換右職。至是請復文階、而有此命。是日、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王似至閩州。

庚辰、江西安撫大使趙鼎言：岳鄂爲沿江上流、控扼要害。鄂州雖有帥臣及軍萬餘、其間大半皆烏合之衆、以至器械未備、萬一有警、難以枝梧。欲候虔賊既平、令岳飛以全軍往岳鄂屯駐、不惟江西藉其聲援、

可保無虞、而湖南、二廣亦獲安妥。詔候飛平江西、湖廣賊畢、聽旨。時朝廷聞李橫失利、乃詔橫等逐鎮屯駐、非奉朝旨、毋得進兵。

趙鼎奏李橫事宜、或可移附此日。

辛巳、罷宣撫司便宜黜陟。日麻不載此據、成都續記附入。初、張浚旣受黜陟之命、事重者出敕行之、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

密院徐俯大不平，指以爲僭，及是凌還行在，而王似等代之，故有是旨。

宋時非開唐錄，唐制不經風聞覽盡，不得謂之敕命，今兩省錄黃是今人所受之敕，乃尙

書省敕牒也。故前云奉敕云云。後元準敕故牒，然則三省奉行聖旨之書也。張丞相凌頃以知樞密院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得旨以便宜行事，事多出敕。余在朝廷日見之，前云某司以逃事因，右語云奉敕如何，未以使衙押字黃紙大字，皆過於敕席，益參除副樞密俯大不平，指以爲僭。余曰：川土性誇侈，意以劉子爲不尊，故用便宜作敕，初不思奉何敕，聞退前自建康出使，未出國門，已行便宜事，亦類此。

故承議郎胡端修贈直祕閣，以元符上書入籍故也。

端修，常州人。元祐尙書右丞宗愈子。元符上書邪上尤甚，第四人，黨籍餘官第七十一人。

著者(宋)李心傳撰

Author

625•2102

書碼 5425
Call No.

書名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二百卷：四

Title

登錄號碼 007865
Accession No.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月日 Date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3 27	許用霖		

國立中央圖書館

625•2102

書碼 5425

登錄號碼 007865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07865



02

音